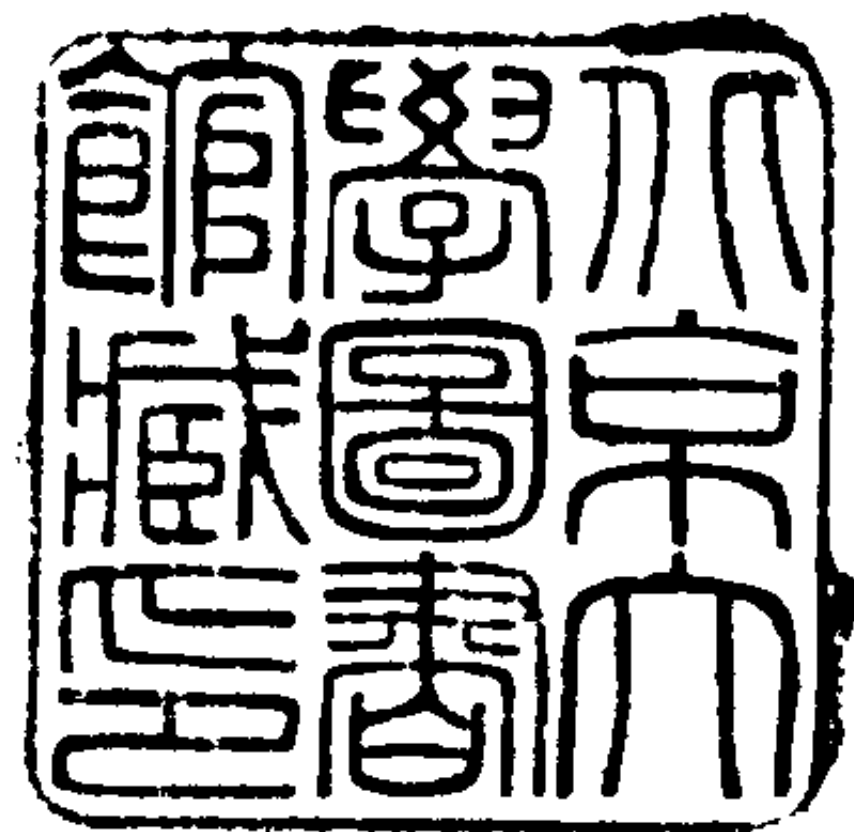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 駿 富 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三七)

卷二四六至
卷二五二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11/27/10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六目錄

守令三十二

楊兆杏 楊兆李 洪飴孫 莊達吉

莫與儔 羅志謙高大鑄 陸繼輅

魏瀚弟瀛 許紹宗 朱鳳森

粹凝度秦琳 蔡培 秦鳳渠 聶鎬敏弟銑敏

袁名昂丁公路 賀憲椿 蔣雲容 馮廷松

葉機 沈麟 周儀暉

蔣紹宗 王昭麟 李黼平

程伯鑾

守令三十二目錄 一

周際華補錄

補錄

周際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三十二

楊兆杏 楊兆李

楊兆杏字春暉一字晴園祖文賜始由雲南昆明縣家黔陽父洪以孝友稱兆杏充乾隆己酉科拔貢生嘉慶二年考取八旗官學明年戊午中京兆試舉人四年充鑲白旗教習報滿部選湖北武昌縣知縣調投建始歷署宣恩利川恩施等縣二十三年因監犯自戕解任既事白免議署應城江陵等縣道光元年補通山六年委解甘肅軍餉十二年委解高錫十三年署漢陽府通判所莅撫

以寬仁勤能聽斷在建始民多溺女作文勸之犯者以故殺律論
所活無算議修南門外大橋或言不利於官兆杏曰官以爲民民
利矣吾何憂毅然行之後雖如其言罷去不悔在恩施開塘堰修
河隄藝山種廣儲社穀由是地不憂旱通山多積案奸猾擇人而
噬期年清結千數百件無枉縱多盜捕其魁誅之餘教以謀生手
製條約反覆勸誡庚寅夏大水兆杏冒暑溼力行賑恤民忘其患
斷某媼婦案兩姓辦香生祀所宰多山邑至卽嚴立書院課程措
置膏火暇輒與諸生講解批抹尤以實行相期由是士習端文風
亦漸興大邑埒性篤學夙號通儒歷充湖北壬午乙酉壬辰鄉試
同考官得人甚盛弱冠時如錢通政澧紀文達公昉趙總憲佑羅

鴻臚典皆巨儒交口延譽嘗主本郡縣書院邑人無甲科至是易
良倣陳道隆相繼成進士倣選河南盧氏知縣兆杏訓以官須自
己作遽訝其言兆杏曰作好官闔邑人大便闔署人大不便好官
不自作主誰代汝作誰許汝作者後果著循聲生平不計家人產
在應城爲前屬建始典史章鴻捐復其官通山典史葉書歿於任
並資遣其家屬回籍他善舉典衣稱貸曰吾以求心之安而已解
組時年六十八囊橐蕭然晚就養弟兆李汝州官舍兄弟怡怡白
首相對人恆以清白吏目之卒年七十二

右傳易變堯撰

道光壬辰科湖北鄉試崧毓獲幸出湖南楊晴園先生之門先生

下世幾二十年矣嗣君積煥將輯家乘以狀授崧毓屬爲先生立傳竊念先生入室弟子無如易君屏山今屏山旣歿則傳先生者舍予小子其誰故不敢辭而拜手稽首敬書於左

公姓楊氏諱兆杏字春暉晴園其別號也先世籍雲南之昆明乾隆初有官湖北巡撫諱永斌者公之伯曾祖也曾祖諱景斌郡廩生祖諱文賜官湖南永綏廳花園巡檢遷安徽安慶府照磨引疾乞休貧不能歸因家黔陽考諱洪遂爲沅之黔陽人公生而岐嶷與仲弟夢蓮先生早知名受知於學使者錢公澧錢官侍御時直聲震朝野其教士也嚴而有法歿祀湖南名宦至今人師之公與仲弟率其教先後登賢書一時並有國士之目爲學務根柢修身

備行尤爲鄉黨所矜式嘉慶閒公既不得志於春官乃以教習謁
選得湖北知縣初宰建始繼宰應城通山通山在萬山中地最瘠
苦人無冒至者公處之獨久雖十年不調泊如也公所至能得民
尤愛士士爭歸之故去官日囊無一錢而詩歌贈遺恆盈篋子孫
守之人莫不知爲清白吏後嗣也公既以老致仕夢蓮先生亦自
汝州解組歸風雨連牀白頭相對時季弟年齒亦相亞怡怡一室
姜被田荆雖有干駟萬鍾必不以彼易此同邑易屏山良俶不羈
士也少負奇氣好拳勇公教以學折節讀書十年成進士官鄧州
刺史有政聲道光十五年投劾歸過武昌省公畱數月余因識之
於座上鬢髮已白而精悍之色猶見於眉宇小有不平輒瞋目攘

愕然在公左右恂恂執弟子禮甚恭酒後抵掌論時事激昂慷慨
欲碎唾壺公因喟然嘆曰余老矣不復問天下事君輩他日恐不
能安閒也師弟相對歔歔此景宛然在目今公既久歸道山屏山
聞亦化去惟余以衰老多病蒿目時艱回憶師言可勝惘惘公之
歿也屏山爲文甚哀述生平之受教誨成全者情極真摯賻贈如
禮若余小子則陸氏荒莊尤望恩門增愧耳公生於乾隆三十三年
戊子八月初二日卒於道光十九年己亥正月十四日配危氏
早卒繼配文氏後公三年卒子積煥國子監典籍孫三人
門人彭崧毓曰公之宰通山也與通城毗連均爲蕞爾邑民俗頑
悍稱難治時宰通城者爲平湖蔣秋舫先生公之同年友而崧之

受業師也兩公皆盛德長者以儒術化民民樂其政安其教一時莫不知有兩先生然風尚漸殊異己者多所齟齬兩先生尋皆罷去公之罷也頗有官私累賴公仲弟及易屏山爲之屏當始得脫然而歸蔣先生以累羈竟卒於鄂嗚呼廉吏可爲而不可爲古今有同慨焉或者于公之門三槐之蔭其有可必者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歟

右家傳彭崧毓撰

楊兆李

楊兆李字仲變一字夢蓮洪次子爲叔潤嗣幼從兄兆杏受讀遇事指授輒悟長偕游嶽麓京師嘗與趙文恪慎眵羅觀察琦等以

道義相切劘中乾隆甲寅 恩科鄉試舉人嘉慶六年挑發河南
以作好官誓於都門關帝廟自鐫手章曰不貪爲寶曰勤以補拙
歷權太康獲嘉臨漳考城滑濬等縣知縣所在汲汲於忠孝節義
興學校修古蹟百廢具舉十九年授真泌陽縣下車勘斷楊貞女
案豫人譜爲不垂楊傳奇至今演之重修崇聖忠義節孝祠拗建
銅峯書院調鹿邑續刊胡穉威烈女李三行詩入志並爲重修享
室道光元年升陝州直隸州知州拗建召公祠請增祀唐陝東道
大行臺長孫操及召南書院與義學五所又修羊角山石室六年
以運米霽變被議八年豫撫楊國楨奏稱官聲素好民情愛戴請
捐復原官報 可署光州直隸州知州信陽州知州尋補汝州建

汝陽書院置四關義學勸修城池壇廟蝗神祠仁普堂事集而民
不勞累權汝甯歸德等府知府在信陽援武進陽湖例請建節孝
總坊爲上司書吏所持卸事後會新藩栗恭勤公毓美至面求刊
發格式通飭各州縣期年得旌萬三千有奇權歸德檄商邱縣
修復微子墓垣於木蘭故里修孝烈將軍祠其政績卓著不負初
心如此嘉慶戊寅恩科充河南鄉試同考官所得多知名士道
光甲午科乙未恩科充河南鄉試內監試十八年引疾歸卒年
七十有九捐有黔陽縣學鄉試卷費永爲式天性孝友所後父母
早逝每逢忌日齋宿泣拜不與宴樂本生母雲宜人嗜橘病垂篤
醫以妨病禁之遂終身不食橘兄兆杏官湖北負累萬計弟兆棻

輕財好義皆分俸應其緩急無後言尤仁厚廉明鹿邑水災請粟
四千餘石按戶撫綏大兵勦滑臺鞠所俘裔從全活獨多襄滑衛
軍局毫不苟取同事每加誚讓堅守如常歸德積案六百餘件莅
任三月後無畱牘有某婦刁悍善訟與夫姪爭產京控者再積年
不決時以發審局會訊指其非氏頭觸兆李同官皆爲不平兆李
引坐避之加意婉勸翌日再訊則伏地泣曰本欲蕩盡姪產耳今
感公不再訟矣凡三歷直牧兩縮郡符必博訪周咨飭屬造報一
切事宜權其因革故所在有聲史尚書致儼督學中州時兆李因
公謁見閱名刺歡迎曰吾嘗聞古循吏今久耳君名信不愧古人
矣姚公祖同撫豫風節凜然獨於兆李有加禮遂首登薦牘晚居

省垣時人繪湘中十八耆英圖齒第二可想見其德望云

右傳易變堯撰

公姓楊氏諱兆李字仲燮一字夢蓮先世有諱辛者明初從黔國公沐英征雲南授武略將軍自江西甯都徙昆明爲縣人世襲千戶十傳而至縣學生寓乾生子二長永斌歷任廣東湖北江蘇巡撫終吏部右侍郎爲雍乾間名臣大學士伯文端鄂爾泰公銘其墓所稱陟山楊公者也次景斌廩膳生景斌生文賜湖南澧州嘉山鎮巡檢署澧州州判調苗疆永綏花園巡檢遷安徽安慶府照磨引疾乞休家黔陽爲縣人是爲公祖文賜生洪太學生以孝聞生子三長兆杏嘉慶戊午舉人湖北通山縣知縣季兆棻次卽公

也出後從父潤乾隆甲寅 恩科舉人嘉慶六年大挑知縣發河南誓於神而行歷署太康獲嘉臨漳考城滑濬有政聲大兵之勦教匪李文成於滑也鞠俘囚多所全活襄滑衛軍局無苟得同僚誚讓不爲動十九年補泌陽楊某者憎其女夫貧悔婚構訟公廉得實而女母懼女死已竊遣歸其夫公備彩輿助匭具命其夫婦入署成禮揚旌鼓吹騎導而歸豫人爲傳奇演之調鹿邑值水災請粟廣賑道無流殍遷陝州直隸州知州道光六年因事落職八年巡撫疏言楊兆李官豫有聲百姓愛戴請入賢復官報 可署光州信陽補汝州直隸州歷署汝甯歸德府知府公所至城池壇廟書院義學名山勝蹟有廢必舉嘗以爲化民之道尤在轉移其

心能知古人所以足重然後思自拔於今人經籍所載非儒者末
由考而知至於前徽遺列表而章之歲時鄉里展慕流連其入人
心尤至故於往代賢哲節義里居祠墓務崇大喪顯赫赫照耳目
又援武進陽湖例請於大吏奏建節孝總坊期年豫省得 旌者
萬三千有奇十八年引疾歸卒年七十九初公母雲氏嗜橘病亟
醫請屏之母卒公終身不食橘子積煦貢生分發河南通判歷署
鄭州禹州知州有廉能名大學士王文格公鼎奉 命治河聞其
賢薦於 朝孫基善拔貢生候選教諭垣善同知職銜塙善國子
監典簿

前史官王先謙曰淑浦嚴公正基言公官河南名與栗恭勤公毓

美埒而栗公亦稱公擬於漢魯恭卓茂然仕竟不進人能宏道無
如命何知道者豈以位高下爲顯晦哉

右家傳王先謙撰

泌陽民楊坦販布小裕惟二女愛如掌珠長字同邑生員陶正心
子少女二歲其撮合者陶之邱嫂卽坦族姊也陶本儒士不工治
生藉舌耕自給突歲荒失館窮窘無以自存致女年二十有一嘉
禮未諧楊甚以爲憂嘉慶甲戌次女歿會同里某生青年喪偶楊
私謀所知遣議姻某前師事陶頗聞其夙許師子而所知詭爲許
陶者與陶子同庚非此女某不信質之陶陶始知有悔婚意因擬
請期親迎楊反宣言於眾謂陶賴昏且具控署令漢陽林公穆堂

林公心識其詐而未及決焉蓋中州風俗凡兒女既行媒以贊珥
釵釧同庚帖致之名下定陶初不能備物楊以此藉口林旋釧事
去黔陽楊公夢蓮莅任復訟持益堅公以未識女意所向遂施筆
楚或難爲後日姻婭地乃傳喚鄰右親串並楊宗老同集縣庭將
博採公論而人醜其行久皆不至一日兩方守轅候訊家人梓召
歸見老嫗率弱女與妻相對語語語如不出聲命女向之拜聞大
驚其妻具道故始悉嫗爲楊鄰而女卽子聘婦也先是女聞陶貧
隱自爲計擇每詎譁陶女常蒙顧不欲離比連諸訟臥病者累月
其母百方開導知不可回竟鄰嫗報其姑曰但以一車迎所不遣
嫁者有如日其姑雖感女意而憤楊訟己曰允若是是始則賴昏

繼則盜女翻被他人口實矣鄰嫗反命女愧甚傲悃無與疇及楊公集訊時譌言蜚起有謂楊得直斷離婚者女乘閒輒自裁母跬步伺之乃已鄰嫗見事急願往送諸陶母慮不受女慨然曰離昏必死陶不受亦不免死死均耳於陶爲安竟決計行旣至其姑喜不自勝而未知所處陶歸亦茫然趨白公公曰女貞克贖父愆尤可風也置楊不問命陶別館女涓吉日備肩輿入內衙夫人賜以妝飾遣侍兒扶出成禮當是時閩邑闔傳士女填塞街衢見旌旗簇擁陶子綵紅跨馬出公門前行導女而歸咸嘆息稱羨不置焉女幼工刺繡旋屏去不復作惟畱心紡織陶邱嫂每自楊歸必以其狀告陶婦故癸酉甲戌薦饑陶什物典賣殆盡獨機一張畱之

至是投女陶子廢學久楊公勸楊歲助錢爲膏火資復理舊業楊亦欣然願輸後楊過市人嘲之佯正色曰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拘名義而使女凍餒吾心何忍且不致訟求陶以薄笨車迎女不可得安能如此輝煌哉聞者莫不爲之發粲云

右紀事陳志實撰

洪飴孫

君諱飴孫字孟慈又字祐甫北江先生之元子也先生以氣節震天下君能繼其志先生以瞻學博聞迪後進君能嗣其業先生以詩古文辭發揮道德導播情性君能承其規幼卽沈敏嗜學不厭聞見旣洽心力尤銳每旬月不見過其齋搜其案纂述者已盈寸矣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日表三卷毘陵藝文志四卷青埵山人詩十卷皆成書漢書藝文志考隋書經籍志考諸史考略世本識餘各數十卷皆未成嘗聞其緒言胸中所願爲而未及措手者尙倍於此中嘉慶戊午江南鄉試舉人四試禮部不售乙丑己巳甲戌皆以薦卷挑取國史館騰錄旣默默不得志而

北江先生捐館後家益貧乃以膳錄期滿議敘謁選得湖北東湖
知縣在任有惠政抵任八閱月遽卒年四十四嘉慶二十一年七
月十六日也君體氣壯盛工飲啖耐勞苦值某發憤窮日夜無倦
容徒步日可百里擇交至嚴不能爲唯阿處眾中凝然莫窺其涯
淡志合者傾倒如不及君卒之歲予方自安徽罷歸過魏贊卿值
其不在坐待之見案上訃狀訝其字以爲偶同也卒閱之而信失
聲一詫涕淚直墮嗚呼好學者理固短命乎抑亦數有不可知者
乎君娶於汪子穀曾孫承敏承定穀曾愿而能立斐然向學蓋克
守其業者以道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君於德澤鄉前橋祖
塋昭穴先世具北江先生年譜故不著銘曰

嗟乎祐甫疇子刻也金之玉之沙礫之匿也又亟毀之杙之力也
其身可埋光不蝕也道固有否吾黨則靈也視此四尺終古無泐
也

右墓誌銘李兆洛撰

洪孟慈名飴孫孟慈其字也又弓祐甫陽湖人考諱亮吉翰林院
編修以博物洽聞爲海內學者所宗仰孟慈承家學沈敏嗜古雷
意纂述之事其精力又足以赴之嘉慶戊午舉於鄉四試禮部不
售以薦卷挑取國史館謄錄以謄錄期滿選授湖北東湖縣知縣
上事甫八閱月而卒年四十有四孟慈既卒友人李兆洛申耆求
其遺書得所撰世本輯補十卷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三卷毘

陵藝文志四卷青埵山人詩十卷皆成書其他剞爲之而未及成者倍焉旣而由書取三國職官表史目表刻之其世本輯補則已刻於揚州秦氏矣先是趙懷玉收庵嘗爲孟慈世本輯補序而申者乃復爲之書其後曰吾黨之士自孟慈歿而亶然有志纂述者瞠乎如失所依據意銷沮而力不前矣孟慈志學旣篤博聞多識加以強力兼人夙夜不怠其所欲爲者甚夥如隋書經籍考證漢書地理志考證之類凡十餘種皆手勦未就其就者世本輯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三種而已世本輯補之成嘗以其藁請質於孫伯淵先生遂畱其齋中孫後以其藁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於原書前後不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爲三大卷又於序中

竄入數語以附其名耳近世爲世本之學者頗夥然多採摭殘碎
約略編次雜而不貫獨孟慈此書鉤稽義類釐譌補闕能使世本
復還舊觀用力甚至有裨於承學之士甚大秦氏旣梓而行之則
好學者得家置一編於孟慈之意當甚慰蓋著書者期有益於世
而已豈必爭此名哉予旣爲刻職官表史目表故並世本原序及
收庵先生序刻之以繫於後亦使來者有考焉嗚呼安得有志之
士取孟慈未竟之業一一成之也余與孟慈有舊而其季弟齡孫
尤善余以孟慈行狀屬爲傳乃刪次而傳之

右傳吳德旋撰

莊達吉

莊君諱達吉字伯鴻武進人於前邠州知州忻爲子於故國子監生 誥贈奉政大夫睿纘爲孫於故開州知州學愈爲曾孫武進莊氏自刑部侍郎應會請免江西全省積欠爲 國初名臣子孫多貴顯至邠州君學於舅氏錢文敏公維城才名甚盛君旣名父子又早慧倣備自喜多與服聲伎之好邠州君性通脫不以繩度束君甫弱冠卽縱使遊俠結客每江鄉張燈競渡君清譚玉貌跌蕩其中見者無不傾靡納交惟恐後而老師宿儒言行端謹者亦頗譔笑以爲狂君固知之愈益甚余家與莊氏世爲昏媾垂髫時卽識君而先太孺人以端謹爲教禁勿與君遊君亦時時省邠州

君於秦中或應京兆試不恆里居蹤蹟疏闊歲時相見一揖卽別去意中不知君何如人也君獨心好余屢欲自通輒又不果如是者數年乾隆甲寅余應鄉試與君同號舍是科初以五經取士見君所爲文沈博絕麗訝之試畢君來訪余余往報君於家就君案頭見所校淮南子三輔黃圖諸書乃笑謂君曰人言君不學雖吾亦以君爲不學也且君顧安所得學時邪君曰負謗久矣幸吾子終察之因惘然自述數年來相慕之意歸告太孺人太孺人許諾遂數與君相過從知愛日益深余好面折人旣與君定交益不欲有所藏匿君有過必眾責之辭氣往往太過後吳君培崔君景儼祝君百五莊君曾儀丁君履恆暨余兄子耀適皆以勸善規過爲

君良友君於諸君雅好辯難雖已心服不肖遽默獨於余言冰釋
響應色喜心夷隨時遷改未嘗有忤每與余別未嘗不灑淚及歸
急走過余雖已昏暮必籠燈行未嘗至旦君以詞章受知於畢宮
保沅王少司寇昶又與錢州倅坊洪編修亮吉孫糧儲星衍爲攷
据訓詁之學故其在關中名特盛少年時視科第爲故物旣屢不
中選益厭苦場屋嘉慶戊午順天鄉試報罷值 朝廷開川楚事
例遂請於邠州君入貲爲知縣分發陝西試用陝西君熟遊地盡
知其民之誠僞良悍與政之利弊得失顧以邠州君官其地人所
至有循聲懼不克肖則悉屏所好輿服聲伎專志爲治耀適實與
偕行初至署咸陽再署大荔補藍田調咸甯擢潼關同知耀適告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四
余曰君每日晨起啜粥盡一器卽出坐堂皇決事耳聽口答書牘
尾常數十行如燭照數計奸民不能售以欺私相戒曰此小包公
也慎毋犯之其知咸甯也有兵馬司指揮爲橫鄉里王仙人者以
傳道惑眾君上事數日卽擒治各論如律凡君前後所獲尙朋李
綠林張明道李光岳等數十人皆巨盜大猾大府方勤襄公維甸
朱公勳目君健吏倚如左右手然君尤以廉惠爲本嘗冬夜入獄
閱囚囚二十餘人君語之曰歲行暮矣若曹豈欲一歸省父母妻
子耶眾皆泣不敢應君慨然曰限開印前一日各自投到無負我
遂悉縱之至期而二十餘人中惟少一人方擬遣役致諸其家而
其人已馳至叩頭曰距城遠門且閉幾不得入咸陽人相傳以爲

美談大荔號銀窩紳士初見令奉千金或數百金爲壽君延入之而盡卻其贄荔人曰舊例也君笑曰新令安用舊例荔人愕終君任不敢干以私君既調咸甯邠州君卽致仕比擢潼關皆就養署中嘗爲余言君之致疾也同州旱禱雨未應君猝無計長跪烈日中歷兩時許雨驟至從者請曰可以起矣君曰今日雨不沒踝不起已而雨果沒踝歲卒有收而君以中溼故病足會滑縣軍興陝甘兵奉調出關者相望於道君力疾供億餼牽足遂大腫不可鞵以至不起初君禱雨大荔請以一子爲龍神子易甘澍濟民雨集而子暴死至是益以身殉嗚呼可哀也已君卒於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四配汪氏無出繼配陳氏妾丁氏李氏男

于子三鈴庚錯而庚幼殤女子子二一嫁永濟崔曾益一未字君
通曉音律好作篆書學錢文敏三十後究心靈素時時有所論述
余求諸其家不可得又所著吹香閣詩喪舟滲漏爲水浸不可識
別惟秣陵秋江上緣樂府二種彙本尙存邠州君不知余之不文
也使鈴錯兄弟以墓石之辭爲請且曰葬未有期吾老矣兩孫幼
吾子預爲之以待事其可因就所聞撰次之而以余所自欲言者
附綴於篇於君生平無所隱飾後之人可以觀君矣并係以銘曰
設講院興水利於君爲事之常而弗勝誌也凡列於篇者皆人之
所難能嗚呼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右墓誌銘陸繼輅撰

莫與儔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畱守家焉三傳至如爵果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 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徵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徵君上言稅

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
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
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故糧不足於食朝
定開廠募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鑛礦竄耗眾散爲盜非土司受
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
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貪小利買大費
事誠不便大吏趨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鎗雪而行至則礦
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眾嚴兵以待旣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
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
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

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酉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
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
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
則牽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粟旣除母喪吏部
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
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
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旦暮進諸
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
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埽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
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侑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

詰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弟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三日葬縣東青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彙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爲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旣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爲文表其

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据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爲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張惠言臬文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右墓表曾國藩撰

國朝詩林卷之六

卷之六

六

羅志謙 高大鏞

羅志謙字靜貯湖南龍陽人嘉慶己未進士授禮部主事洊升御史歷禮科給事中出爲潼川府知府任給諫時曾上均田一疏守潼川數月卒於官生平篤孝友家務委兩兄訓子姪嚴淡於仕進書法偏近鍾太傅有盛名性不謀生產卒後無以爲殮同官贈賻乃克歸葬同郡高大鏞字東序桃源人嘉慶庚申舉人署上杭縣知縣有陳紀傳者在江西龍泉傳習邪教捕急逃歸居數月忽自首問何故曰高公好官不忍以久匿相累也紀傳旣坐法總督汪志伊以此奇大鏞調臺灣鳳山縣軍功擢直隸州知州大吏以噶瑪蘭新闢生番未靖非強幹吏不能爲遂借補噶瑪蘭通判番民

皇朝詩林卷之二

帖然俸滿應內推尋卒

右傳李元度撰

陸繼輅

陸出古陸終氏漢晉開爲吳中望唐宰相宣公至君凡三十二世
明初有昭毅將軍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諱福者自淮安
徙居常州君之十四世祖也曾祖廷煒祖載起並諸生 贈順昌
縣知縣父廣霖乾隆己未進士歷官福建廣西終恭城縣知縣署
思恩府百色同知治績載閩志嫡母高繼母莊生母林君諱繼輅
字邴孫一字修平恭城之暮子也九歲而孤林太宜人實能長而
成之君儀幹秀削讀書夙成文彩四照音聲清如唳鶴吐辭雋婉
常傾座人當代先達有人倫鑒者爭羅而禮焉不肖輕涉世事惟
肆力於詩清溫多風如其人也嘉慶庚申中江南鄉榜入試禮部

仍黜丁丑大挑二等選合肥縣學訓導君少羸善病憚鞅掌而爲
校官得士譽上游薦以才任治劇又修省志董成事以勞議敘授
江西貴溪縣知縣到官三年治政清肅因疾乞休旣得請旅省城
行有日矣而竟不起予年二十始識君於君之第一時里中少儁
士皆集因而定交予每至郡必詣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
友也君綢繆婉摯篤切劇之誼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壺歡笑閒作
已或觸所聞見微辭致規因極論得失欲刳心相示涕泗橫流不
知者以爲酒狂也自予服官淮甸遂不復見比君赴合肥予適旋
里得一再見而情緒非復昔時矣君盡室之官空其屋以賃某姓
某不戒於火盡燬所居追憶昔所遊宴處如在目前念君歸來當

何如措懷而竟與人俱渺也復可以致思乎哉君性至孝痛祿養不逮爲林太宜人請封典撰錄年譜求諸同人能文詞者爲序讚銘誄等若干篇都爲一集以傳於後曰貞珉錄嘗致子書欲有所爲子不能繼諸人後遲遲未成也今君亡矣愧負何可釋著之君誌成君志焉著崇百藥齋詩文集并札記五十餘卷學者多愛誦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道光十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配錢宜人生子耀連蚤卒女三壻憚彙昌洪毅曾楊方訓皆友之子皆文而才適室王生子二曰光迨曰嘉遂光迨五齡嘉遂二齡耳方耀連之不祿也君以兄子耀適之子聰應爲嗣孫曾孫佑杞佑勤君歿耀適爲塋葬於陽湖豐西鄉橫塘之阡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月二十五日也耀適齒稍長於君恩則父子而相親若兄弟其趣操亦略同庶幾廣受籍咸之亞方刻君遺書而傳之銘曰

行何翩翩世何怱怱通而非通窮而非窮君文則工

右墓誌銘李兆洛撰

魏瀚 弟瀛

魏瀚字南厓湖南衡陽人有夙慧初學語聞父與客論秦鄭相去遠近應聲曰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客大驚五歲父執唐宜中與戲論唐魏氏族高下瀚曰魏祖畢萬出自公高文之昭也唐叔虞爲武王弟武之穆也宜中又曰吾祖唐堯瀚曰文祖后稷帝嚳元妃子也堯母慶都嚳次妃也以魏先唐不亦宜乎自是有神童名七歲能屬文十歲爲諸生學政令人抱於馬上送之出贈以詩乾隆己酉年十九充選拔受知學政張姚成嘉慶庚申舉鄉試客京師作東巡頌二篇新樂府十二章文名動公卿授浮山知縣爲政清簡馭胥役嚴調安邑賦役繁重簿書填委瀚壹以簡治移武鄉

縣以善決獄調省城司獄時林清伏誅餘黨多逃入山西營弁頗
妄捕平民圖遷擢大同擒盜四十九人瀚覆訊具審其枉盡釋之
巡撫大驚然雅知瀚不詰也又從至澤潞按解絳諸州叛黨平反
數百人聞父喪嘔血數升不俟命歸尋卒年四十六著耶菴山房
詩文集十三卷祖瓊歲貢生清樸好學當瀚爲令時貧如故家居
有門人來畱之飯設赤菀四簋門人疑有飯遂巡待之瓊舉箸盡
二器更命家人益之乃知其常菜食云瀚弟瀛字葵臣少瀚四歲
後瀚十二年而克拔貢生祖瓊皆及見焉又七年舉於鄉授定陶
知縣至則大雨水列狀請振或曰凡報災非嘉祥上官不喜聞又
令所利者徵收也成災不蠲則緩蠲旣失利緩則爲累更長不聽

分別勘報而豪吏田高無傷欲從災例瀛曰是逋課也急徵之明年蝗入境但集林樹不損麥禾調泗水攝荷澤皆有治蹟濰縣號難治擇瀛往坐盜劫餉銀罷官所劫地實非濰境或勸申辨瀛曰諉過鄰縣非義也盜魁濰人聞之自投復官改發福建署晉江縣事閩俗習械鬪官弗能禁瀛廣布耳目將鬪輒往嚴戢之悉解散補南安縣境樸兜鄉悍鬪聞天下累拒格捕兵提督面承 詔發兵往捕會總督偕往瀛力請按兵單騎入村中指索渠魁七人皆自縛隨之出立斬之遂罷兵調鳳山縣開罪主兵官坐遲誤兵米劾罷之桐城姚瑩分巡臺灣特奏署淡水同知及鹿子港通判道光壬寅夷船入鹿港瀛帥番兵擊之擒百餘人以功遷同知引疾

國朝老成類傳卷之二

三

歸尋卒

右傳李元度撰

許紹宗

先生姓許氏諱紹宗字迪光一字進舫先世浙江山陰人祖廷相
贈文林郎湖南武陵縣知縣妣葉氏 贈孺人父燦國子監生
累 封朝議大夫湖南武岡州知州加一級妣孫氏累 贈恭人
朝議公好游客關中久樂其風土家焉遂占籍爲咸甯人先生生
於陝西漢南旅寓性穎異五歲喪母哀痛如成人稍長讀書有夙
悟十七歲通經史及古雜家言爲文精湛無浮響十九歲隸咸甯
縣學籍爲縣學生嘉慶三年中陝西鄉試舉人六年成進士改庶
吉士踰年散館授湖南永定縣知縣兼攝慈利縣事署巴陵縣調
補武陵縣知縣稍遷武岡州知州鳳凰直隸廳同知先生偉軀幹

豐頤廣額腰六十圍目光炯炯出睫外神清識朗聲如洪鐘望而知爲巨人其宰永定也年甫二十有五廉明剛斷摘伏如神王嗣南者永定十四都傳教之頭目也其師爲慈利楊金龍蓋羅其清餘黨金龍傳慈利毛登榜登榜傳嗣南嗣南傳向大順王嗣年等七人展轉傳八十餘人先生偵知密不發一日託勘事出先期集役晝卯而陰擇健者五十人平明令曰皆集十四都違者斃杖下夜二鼓抵其地繫嗣南盡得其經卷悖逆書狀嗣南知事洩備陳七人姓名居址窮一夜捕獲皆無所得脫論如法而黃八十餘人使自新凡八日而獄具辰州民向登前驚悍多脅力其弟曰拌二拌三拌四日與其黨數十人盤踞慈利爲民害官不敢過問胥役

或他有句攝輒爲所劫趙氏嫠新寡拌四利其貲與其兄一夕劫之去嫠伺聞脫鳴官不能理先生至登前使拌二來陳訴蓋嘗試也先生佯語之曰事虛實未可知而汝兄弟畏匿則情可疑果虛者俱來吾直汝未幾拌三來好語如初登前刺知官無他乃與拌四俱來俱繫之而陰諭鄉民犯已集無恐於是訴者麇至先生坐堂皇大集眾而讞之登前等相視錯愕不能出一語立予重杖幾斃四人者相繼死餘黨潰散民大悅武陵窮民王世龍獨居古廟死數日人無知者村民祀神至見扃戶闕而入世龍屍赫然地下往報其弟世鳳奔視檢衣物無存先生訪知往勘視其出入蹤蹟曰盜不遠矣村民李開名素無賴疑之按其家無賊而於其兄開

成家得棉馬褂一襲與賊目同召世鳳視之確而開名堅不承反
復鞫之則曰此我兄所爲耳拘其兄則盡室行矣乃緝開成而羈
開名待質先生一日閉開名靜室中好言撫之曰爾認棉馬褂實
乎爾兄之冤亦爾冤也開名泣曰此真小人物前言盜者誣供也
然則何以與賊目同也曰冤哉小人之衣青而藍裏綫用白世龍
之衣青而藍裏綫用藍官不信請裂而質之先生曰若然殺世龍
者非他人卽爾也馬褂未得何以知爲藍綫開名口噤詰其賊埋
叢樹下起視宛然武陵把總某冢被發棺上有斧痕不得盜捕一
人來曰滕林子麻陽人也其父曾以行竊首於官捕者黑夜遇之
墟郭閒手持斧疑爲發冢也一訊而伏問以賊則曰黑夜負之登

舟蒼黃沈水惟一鞞存已賣漁者陳甲矣拘陳至則如林子言問其鞞則轉賣誰何之人無可迹林子故操舟爲業者也覆訊之無異先生曰是其言太易非眞盜督捕如故捕愬甚曰盜認而官疑更何所得盜乎先生不聽督益亟一日平明捕遇一賣柑人挾兩筐疾走視其筐有複底故之則藏穢衣數事皆無鈕釦復啟其一斧鑿在焉問其姓名爲熊大用繫以來先生曰此眞發冢盜矣蓋楚俗殮衣必去鈕釦其斧與林子斧合訊之自發把總冢後至是凡發十一冢矣其明斷摘發類如此先生作令二十年治官事如家事興利除害勸農桑明學校於書院育嬰農田水利諸大政孜孜如不及每去一官百姓奔走哭送相屬於道永定西有漩水四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四十二
面皆山外爲青魚潭澗水匯焉澗水出山罅灌田甚眾舊有洞洩
水乾隆中洞塞水漲田皆淹居民議開溝引水入澗而青潭民畏
下流氾溢相持久不下先生集山內外耆老曲爲曉譬溝之如議
而償水所過者直工成溉田數千畝青潭民田竟無恙滄港爲古
滄浪在武陵東地有市聚西南驛路所經也人煙稠密奸民乘水
涸築子隄於北岸水不得洩市民苦之訟諸官時守常者爲宜黃
應君先烈謂隄築已久結者飛糧爭占議勿毀先生慨然曰是與
水爭利也不數年子隄日高無滄港矣謁守具陳隄當毀狀守艱
然爭之愈力竟從先生破沉水西來常德郡治當其衝恃一隄爲
捍先生深慮隄工未固議更築以費鉅止時歎曰三十年後必有

受其害者道光辛卯隄潰鼎澧間遂成澤國其言卒驗武陵多水
災民間例借給子種墨吏奸胥從中掎克民償不如額前令董如
岡以虧帑罹法至是災民援例請眾謂勿給便先生曰是因噎廢
食也乃集耆民誓之曰吾予若庫項無絲毫扣減汝能如期償乎
眾泣曰有官如此而忍負者明神殛之乃飭庫吏如數封固登記
纍纍積堂上先生自操牢盆而諭鄉民自檢封發視驗無毫髮爽
乃各書領狀持去越歲如期爭償無一後者其感人若此先生才
大而識卓讀書從乙部入作識論謂集天下大事存乎才定天下
大事存乎識治事之暇或巡行所部必以史冊自隨有讀史隨筆
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鄭重言之精於吏事而不輕定讞終夜秉

燭披牘平明集兩造於庭平心易氣不輕予杖而民自服所至大書其聽事曰當思百姓妻孥亦子女毋以一己喜怒亂是非湖以南民氣刁健越訴部控者比比先生所莅三縣一州之民獨無有焉性嚴重事上官以禮而不爲詭隨大吏過境有所銜於先生將中以危法或促其陳謝解免先生屹不爲動卒亦無如何平生篤嗜風雅矜尚名義口不言錢作居官六字箴曰忍曰斷曰勤曰慎曰靜曰恆獨不及清其言曰苞苴之不行簞簋之必飭稍知自好者皆能之不足異也先生負經世才思大有所建白旣迴翔牧令不得展汲汲以人才爲念愛禮賢士嘉與來學課書院生徒務爲體用明備之學凡三爲同考官及州縣試所得士最盛出先生門

者皆有本末可觀於先賢文獻搜討尤力修武陵志彙武岡州志
簡嚴有法又訪得管白雲先生墓於武陵傅忠節公墓於武岡皆
爲之封識勒碑以紀及移官鳳凰又以書招顯鶴謀修三廳志書
發而先生病革凶問踵至矣悲夫先生學有本原詩古文詞俱不
苟作古文尤有義法議論偉然有讀雪軒學詩讀雪軒學文讀雪
軒經藝讀史隨筆史評補若干卷嘗以關學自明康對山呂涇野
韓五泉及國初李二曲先生以來先正典型危如一髮近時孫
酉峯戴未堂兩老先門多敏達君子而亟思所以埽除振起之者
惜乎年未中壽以歿不及踐其言爲可惋也先生歿後今天子
登極方破格求賢有起自守令旦夕至方伯連帥者時廷臣多

知先生得以其名上而先生不及待矣不尤重可哀哉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嘉慶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三配強宜人先卒側室秦氏葉氏秦孺人生子一曰鈞塤於武陵趙氏前雲貴總督太子少保文恪公慎軫孫塤山西候補知縣敦訓子塤也葉孺人生一女適萊陽趙氏前分巡辰沅兵備道文在之子某早卒先生既卒官鳳凰鈞幼朝議公將謀以其喪歸舟過武陵其民悲戀相與畱葬於武陵西城外數武之古原而朝議公率孤嫠依之因家焉今又爲武陵人也朝議公篤老鈞讀書用武陵籍應試將有成矣以道光十八年六月日先朝議公八月卒遺一子二女子七閱月今甫八齡趙氏婦亦卒矣嗚呼

天道人事其尙可量耶先生葬武陵久辛壬之水環鼎城廬墓皆毀先生墓獨無恙顧墓道之石尙未立鈞在時嘗以爲言念生平以文字受知先生義甚深今先生之門獨顯鶴與武陵劉君夢蘭在耳恐溘先朝露不克執筆重負師門罪戾滋大爰敘次先生居官爲學之大系以銘碑於墓道以俟他日史館傳儒林循吏者有所採擇且以望其孤孫之成立焉銘曰

漢治近古吏尙安靜安則不擾靜則不競先生之學達於爲政六言自箴百族在泳令行禁止刑端景正居以民甯去而益詠臨沉之西周道緯經公體實函遙望生敬昔歲龍蛇懷襄告警萬瓦濤飛千塋露迸公冢歸然百靈從令石闕高銜穿中孤牘峴首涕隕

隨原心柄人亦有言于門當盛至於先生其言不應榮榮孤麓土
斛塵甑棠舍餘芟麥舟待贈惟余小子受公提命無德不酬居卑
誰聽勒此貞珉敢告億姓我言不誣公集可證善人有後天理終
勝更千百年繁衍滋慶

右神道碑銘鄧顯鶴撰

朱鳳森

州縣爲守土吏倉卒有警以全城保境爲功最至不幸取必一死
雖 朝廷卹典優加而城殘地破生民塗炭所失多矣况 國法
失城有誅無能跳免故徒死非難定變爲難殉城匪易全城尤匪
易若臨桂朱府君守濬縣功不可沒已方教匪林清之入 大內
爲逆也其黨李文成牛亮臣馮克善崔士俊朱成貴徐安國等布
滿直隸山東河南約同時起事滑令強克捷先偵知逆狀械繫文
成事洩文成黨遽叛克捷全家死之滑亂而長垣曹縣定陶相繼
陷當是時以全城保境稱者有二一爲金鄉令吳階其一則濬縣
而濬距滑不及一舍非金鄉比其時賊全力據滑逆燄方張不東

窺河濟卽西踰太行以圖大舉惟恃濬城爲之捍蔽牽制而府君以一書生嬰城固守歷三月之久賊攻城凡十一日百計捍禦以待援兵賊以是不得四竄大兵雲集於是奪道口破司砦克復滑城禽首逆論者比於江淮遮蔽之功事平奉 旨以同知用府君益感激思奮而同官有害其能者造蜚語熒聽上官遂引疾歸歸後五年復起畱河南補用署固始三載於後大府有賢君者仍以君還濬縣濬人聞之悲喜交集居無何復有禽獲安徽越獄重犯趙麻孜事送部引 見 今上稔知君守城功 特旨命回原任以同知儘先升用而君遂以濬縣終矣悲夫以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濬民號泣罷市三日相與肖像立祠以祀嗚呼若府

君者可謂蹇蹇匪躬盡瘁以隕者矣君姓朱氏諱鳳森字韞山臨桂人朱氏爲粵中巨戴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 贈某官府君生而偉異有大志五歲入塾讀孝經卽能解悟九歲能詩成童著學籍其舉於鄉成進士甫逾冠其官河南濬縣知縣年方壯也府君沈毅有治才履任釐積案清保甲拯旱荒政聲大起甫三載而滑亂君聞變卽閉城搜斬奸細閭義成等一百七十七人大集紳民議戰守策慷慨流涕誓以身殉滑人咸飲泣受命願效死力於是得勇銳八百人分守六門芻蕘器械咄嗟立辦君居中調度身負矢石以徇相持十晝夜登陴屢出奇計掩賊賊衄不敢薄城謀西渡據太行畏城中躡其後徧焚掠村莊府君先已分遣紳民

義勇團練堵禦賊不得逞復盡力撲城賊首馮克善至攻東門更
銳城幾不支會河北鎮總兵率大師至圍解是役也以數百人當
數萬眾城垂陷而復完眾謂有神助而不知府君忠誠蘊結有以
激發保全之也府君敦行孝弟矜立名義好讀書尤精宋五子家
言於天文輿地兵法河渠水利旁及藝術方技靡不窮究詩文皆
有法度不苟作狀言君天資高邁踐履篤實平居以古名賢自期
許臨事建樹卓卓如是非偶然也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
秋五十有八嘉慶戊午舉人辛酉進士河南潛縣知縣軍功以同
知儘先升用例授本政大夫以子貴 誥贈朝議大夫配王宜人
繼配姚宜人子長琦道光辛卯廣西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進士

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次輅國子監生某官孫某某府君喪歸
葬臨桂某原顯鶴辱交長公子侍御義甚深某年月日侍御服闋
北上補官過湘舟次出府君守濬日記及歸安葉鴻臚紹本所爲
狀乞志其墓敬諾之十餘年矣深懼一朝溘逝無以表揚盛德謹
案狀序而銘之獨念府君以守濬功與金鄉同受知先帝以同
知用金鄉再遷至曹州知府而府君晉一階終其身未獲眞除自
來談濬事者動稱金鄉而不及濬用是益嘆府君韜晦自全不表
襮於時爲不可及也竊以爲府君未竟之緒當於侍御一大昌之
今海內望侍御將大有建白於時而不圖其拜疏出國門如此之
速也可感也夫可感也夫銘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二
滑亂濬搖河衛狂跳破不崇朝有倬朱公以爾臨衝首捍厥鋒賊
至無算公旅未半以一當萬賊勞公逸相距旬日援兵始出我我
大伍棄甲與齊天低日淒賊証城完折而西奔聚而一燔道口奪
矣司若掇矣滑臺拔矣論功酬庸天許人窮公耳若充一笑驚駭
歸課丁男絕口不談再起古汴還公舊縣復以勞薦 帝念勞臣
賞不酬勤 特旨儘先公拜受 命時清 主聖始終一令公所
施陳協於鬼神孚於人民德豐遇屯不於其身必於子孫賢哉侍
御格天一疏令聞廣譽矧復知止進遲退駛不愧名子公則何恨
一時恩怨百世公論桂林之負千山明瑩遙望生敬我言若契歷
千萬禩保此幽窶

右墓誌銘鄧顯鶴撰

守令三十四

三十一

1954年12月1日

1954

薛凝度 秦琳 秦鳳梁 蔡培

薛凝度字帖亭江蘇無錫人嘉慶六年進士由中書出爲雲霄同知建城垣修學校輯廳志二十卷四署郡事所到革除陋規任淳州劫罷不職者二員署興化鋤梗安良士民著甘棠雅詠頌之與前太守薛梅洋並祀爲二薛公祠同時秦琳初名琦字漆漁嘉慶九年舉人授山東范縣知縣時大旱琳請於大府得給振民咸曰秦父母活我會教匪李文成滋事鄰境東明長垣閒寇盜充斥邑戒嚴琳籌畫儲備夜宿堞樓而月环解帶武弁藉端需索琳裁抑之聞母訃代者未至琳寢苦從事卒賴安堵著漆漁詩文集秦鳳梁字琴山嘉慶九年舉人工詩古文攝甯州知州清積訟攝雲州

里民謀殺其姪前官縱不問鳳梁下車獲之訊實抵罪前官皆被
議民人楊紅爲捕役所殺府委通判代驗通判與吏目有親賄紅
妻以火葬滅跡鳳梁自省歸發其奸府及同官皆恚誣飾情事謀
以危法中之鳳梁屹不動事卒白補浪穹知縣引疾歸己卯分校
得滇省知名士五人主司林川徐爲繪五芝圖記其事蔡培字啓
塘嘉慶十四年進士由庶常改甯晉令癸酉甯晉大旱培方詳請
秋振時京師逆匪林清滋事軍書旁午請發庫銀雇車以應兵差
民得不擾又密獲西境逆黨二十五人頭目二人置諸法境乃安
調高邑邑多猾胥培至嚴約束釋株累以憂歸再任文登卒於官

右傳楊熙之撰

聶鎬敏 弟銑敏

聶鎬敏字京圃湖南衡山人父肇奎益陽教諭鎬敏乾隆甲寅舉人嘉慶辛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左右春坊贊善中允司經局洗馬提督安徽學政尋丁父憂歸服闋改兵部職方司郎中遷嚴州府知府鎬敏學識淵湛與弟銑敏同官詞垣均負時望視學皖江時校士公明輿論翕服及出守嚴郡察吏勤民尤多惠政以母老乞休遂不出著易理象數合解二卷古本大學通解二卷賜書堂經進初葉弟銑敏字蓉峰乾隆乙卯優貢本科舉人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己巳恭逢 萬壽進呈回文賦並詩頌稱 旨特授編修庚午充貴州副考官放榜前一夕

猶搜落卷恐有遺珠己卯提督四川學政在任三年文必親閱無
弊不剔並廣發朱子全書以正士習尋以知府揀發浙江署紹興
士民感其德建生祠以祀易五賢祠爲六賢卒年五十四題祀四
川名宦並祀鄉賢著寄嶽雲齋初稟二十卷近光經進初稟六卷
玉堂存彙奏御彙斯文精萃補蓉峯詩話

右傳李元度撰

袁名昺 丁公路 賀懋椿

袁名昺字春腴湖南甯鄉人兄名曜翰林院侍讀名昺嘉慶辛酉舉人歷知高安金谿信豐廣昌等縣善斷獄不用刑而民服凡大獄歷久不定者皆立決廩生吳善本因事被褫赴都訐控事下巡撫覆訊委名昺鞫審一訊而結善本呈詩謝之監中囚有聞其廉明以未逢此官爲泣者大旱步禱立雨卒於官同邑丁公路字禮門嘉慶辛酉進士知岳陽縣有惠政去之日送者塞途竟日乃得行畱冠服爲記改任武鄉亦如之賀懋椿字彭年嘉慶己巳進士知羅江縣有清聲調權茂州值蠻眾因武弁肆虐蟻聚謀變懋椿單騎往諭蠻感其誠立散改署江油卻陋規數千金地多姦宄寓

寬於猛民以安謐旋署簡州回羅江舉卓異館舍火民爭葺之不
一月而完卒於任士民泣送者不絕於道

右傳李元度撰

蔣雲容

道光元年四月永明蔣錦橋給諫前輩出其仲兄敬亭先生行狀
委余銘其墓時距先生之歿已四年矣余未識先生而給諫之言
則信而可徵者乃不辭而爲之銘按狀先生諱雲容字瑞章敬亭
其號也少穎異初執筆學爲文塾師不能易一字年十六與伯兄
某同受知於學使姚雪門先生補邑博士弟子員時零陵張光曾
齒與先生齊同時入泮學使稱爲二僑試輒冠其曹辛酉以選拔
貢成均考充正紅旗官學教習期滿選湖北光化縣知縣邑當蓮
匪蹂躪之後民氣凋瘵滿目蒿萊先生顧之若痾瘵之在身思所
以爲綏輯計甫下車卽廉訪民間利若弊一意興革氓庶大和未

幾河南滑臺告警大府檄公防堵民洶洶不自保先生念縣屬老
河口鎮民物繁夥奸匪易以藏匿遂首先捐俸並勸富紳出資募
健勇數十人防範稽查民恃以無恐值歲歉米價翔踊豫省饑民
流入境內者趾相錯先生牒請平糶上官格不行乃籍諸富室畱
半年之積餘俱減價出糶又設廠十餘處煮糜分餉流歎之聲溢
於道路饑民賴以全活米價亦因是漸平願上官終以平糶之請
爲不達時事適有採辦滇銅之役遂以先生行去邑之日士民擁
送道左有相對泣下者比至滇復以任內案限遲延部議罷職方
冀送部引 見重邀敘用而先生遂抱疴不起矣先生孝友忠愛
出於至誠生母張孺人患螻瘻之疾醫者以白馬消合藥先生恐

氣味逆口嘗而後進翬臉手自漑滌不假手婢僕季弟給諫病幾
殆先生旦夕護視身不貼牀褥者逾月令光化時迎伯兄至署公
暇輒促坐款話歡洽如童時與人交坦懷相示終始如一有不當
意輒見辭色旋亦消釋以故人皆憚其嚴而服其誠朋舊患難力
可援者必殫竭爲之謀同里候補知縣周圭同年吳大恕歿於京
邸先生經理後事至質衣爲償負不以爲德光化密邇襄陽同省
北上諸君或迂道造謁雖素未識面必割俸助其行負意氣無佞
辭諂色居官未嘗阿意取容其所奮激雖挫辱不少抑居恆不問
生產視阿堵物若土苴在官數年服器儉樸如寒素學官經術爲
文清矯拔俗無近時圓熟習若先生者可謂文有其行誠於家而

形於民者矣然而科不過拔萃位不過縣令而又爲之不竟其志則先生之蘊而未抒者其可量也夫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祖父皆以季弟給諫 贈如官配陳氏子二人長啟鉉次啟銓啟銓爲側室程氏出女四人均適名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某原銘曰

先生之文先民是遵而不請於羣先生之政惠此百姓而上以爲病雖病於上而於己無喪雖戾於羣而於道則醇人見爲先生之屈而余則以爲大伸於虛先生其又何恤夫世俗之紛紛

右墓誌銘賀長齡撰

馮廷松

馮廷松湖南永綏廳人嘉慶辛酉選拔由教習投廣東知縣初任三水調香山所在檢御胥役申理枉屈風譽流聞因事去官志氣勃鬱無所發乃作萬言書上當道指陳時事當道才之然以性高岸不能下人故終不見用遂老於粵少能詩有溫李之目其妻胡畹香亦有詩才閨中唱和無虛日乾隆乙卯之變畹香家居殉節死廷松卒於粵詩藁散佚然粵人至今有能誦其所上書

右傳李元度撰

國事者其有元氣

卷二

三

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糜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鑪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瀆兩盜爲海巨癘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跡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眾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眾曰

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揜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歎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齎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眾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舩艘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旗機之旗也自署曰代

山其村名也朱濟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旗阮公聞於
朝奉 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右書事龔自珍撰

國朝詩林卷之六

四

沈麟

君諱麟字繡甫姓沈氏其先自蘇州遷浙江烏程之馬要鎮至君之曾祖凡十二世曾祖諱元勳祖諱正皆 贈翰林院庶吉士父諱齊義知壽張縣乾隆甲午八月賊王倫率眾入城公端坐縣庭大罵賊以刃脅之罵不絕口遂遇害事聞 天子嘉之贈中憲大夫分巡道廕一子仍世襲恩騎尉壽張公配陸恭人生懷忠及君繼配張恭人生騏懷忠宜得蔭職而以羸疾讓於君君固辭不得乃從之署湖南岳州府通判及龍山邵陽二縣真授安鄉戊申夏水驟漲淹浸田廬君哀民之無業也以便宜開倉振給人爲君危之而巡撫李公世傑願以此器君道水退請於大府貸銀緩賦多

方調劑民始安遂倡築長隄周十餘里水以不害久之復權邵陽
由邵陽擢鳳凰廳同知廳舊設通判隸辰州大府議以地當苗民
來往之衝崇山深箐最爲險要奏改通判爲同知後遂爲直隸廳
而以君深得民心故有此命乙卯正月貴州苗石柳鄧乜妹等抄
掠郡邑出沒銅仁松桃之間與鳳廳接壤是時兵備道王公以憂
去代者未至鎮將明安圖公遽以全師出君恐震動苗民力止之
不可未幾永綏苗石三保等復起助亂明公往援永綏被困不得
歸賊勢遂張鄉邑之民避難來者千百爲羣君開門納之散給口
糧令城外積貯悉運於城中時士卒皆已赴永綏且分守要路聞
者僅百人又多老弱君慮賊之乘虛來襲也卽夕命城上四面列

火爲疑兵賊果驟至望之以爲有備遁去君乃募鄉勇得七百餘人沅州都司張公復以兵二百來援而賊眾數萬先已傅城時東南風大作賊燒民廬鬱攸滿郭雉堞盡赤城欲圯者再君親率民負土填闕得以完整賊又潛登山巔瞰城中虛實尋渡河來攻火器齊發危在晷刻君乃入與母張恭人訣誓以身報國恭人及君配李氏皆要言城陷卽同死君遂偕將吏提兵自北門出大呼馳突士皆力鬪斬首數十級賊乃卻次日復糜至君登譙門覘之見其渠魁方乘高手赤旗指揮左右因令曰有能得彼賊者受上賞百戶曾家貴請獨出遂縋而下斬之舉其旗還賊眾驚卻亦會長沅諸軍赴援賊遂解去蓋相持一月卒全孤城自逆苗構禍以

來請守城者往往失守而死永綏同知彭鳳堯乾州同知朱如春
皆及於難而君出入死地獨與城俱全雖有天命亦其果毅有以
固之也方急時奸民竊發與賊相應和賊或溷入城中君皆按得
斬之制府福甯公以鄉民雜處街衢潔汙令民徙辰州民不願徙
君爲言於公得不徙君才足拯民民德君甚福公將以功入告而
有所求於君君卻之遂絀其功陽以好語勞君使暫釋鳳凰廳任
民以爲罷涕泣相從不去諭遣之乃已君旣解任尙領夫馬事五
月張恭人卒君哀慟告歸然是時苗賊尙熾巡撫姜公晟特奏畱
君君遂不敢固辭居城中守禦如初自五月至六月苗晝伏夜來
攻圍不息溽暑內蒸井水涸竭士多罷憊所以慰藉獎激倍難於

春時君與鎮將蘇靈公計保南山壁壘賊復據北山乃伏轍二處擊之賊多死遂宵遁縱兵分道奮擊迫諸山後斬殺無算貴州獲殘苗詰之云是役也望見沈同知旗鼓皆錯愕走曰誰謂老沈已歸是頰面者非耶賊之畏君如此初制府之至也意不悅君既而察君實有能仍命協力備辦至賊退後以軍功復敘一等當路有嫉君者中傷之賴福公與姜公調護得免於害而功亦卒不得敘嘉慶丁巳長子崙奉張恭人之喪歸家己未事畢君引疾歸庚申入京待選踰年病卒時辛酉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七配李宜人太學生璇女子男四崙世襲恩騎尉撫標千總次崙次崑郡學生次崇縣學生孫男二君歷官楚中皆有治績安鄉濱洞庭

湖多盜君捕其首惡置之法餘黨戢焉嘗澧州時有盜拒捕脫去其父至庭言兒不肖已手刃之矣及驗尸無首問其故云怒而棄其首於江中君叱令繫之吏莫測君曰人被殺者肌膚促縮其血鹹今不然且父之於子何忍自殺殺之亦不肖棄其首此必匿其子取他尸當之冀自免耳後卒得其子父子皆伏法綏甯有僧誣諸生丁山不法吏得僧賄爲僧實其事上官與吏有親檄君治其獄微以意諷君君卒釋丁生而坐僧與吏鳳廳有天星寨地勢險絕盜窟其中役人不敢往捕君甫莅任單騎至其巢賊眾大駭君諭以禍福皆感泣羅拜請自改不敢爲非君擇其少壯者使傭工其次分置各鄉任以徼巡之事由是境內平甯君仕宦二十餘年

衣食財自給及卒家無餘資初壽張公死難其季女雉經以殉而君之兄能護爵君居官又有父風君子以爲難裔等以君之事迹請予撰述不敢辭謹就所錄刪次其語而爲之狀

右行狀張士元撰

163-094

163

周儀暉

周伯恬諱儀暉陽湖人考諱情與李申耆之父友善攜就讀李故多書遂恣意流覽工六朝文詞尤深於詩嘉慶九年舉於鄉大挑得訓導宣城俸滿授陝西山陽縣令地貧瘠民以例供官之薪炭棚架皆罷之或曰俗好訟宜少立威自見於上官君曰吾老矣乃復與少年輩治名聲也鄧公廷楨先見君韓城驛詩愛重之及巡撫陝西語僚屬曰周君固名士且老矣可使無以歸乎乃換署鳳翔而鄧公旋薨君之友魏公襄亦先卒京師君悲傷成疾遂卒時道光二十六年也君之年蓋七十矣君少與陸祁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後皆爲知縣或不久棄去惟張君官山

東十年有政聲君固非溺文藝薄吏事者而不能如張之久且年
之未衰也然君去山陽時有歸志父老或知之曰官去鳳翔時無
遠歸必還我山陽此亦足以知君矣有二子曰本植曰騰虎能以
文繼其家

梅曾亮曰君爲校官來江甯言論豪甚著屐鞋日行十餘里訪友
人或獨往城西北山中後兩見於京師及之官時稍衰矣余念之
每爲不自釋然爲君計亦無有可以易其之官者也而余與君遂
自此別矣

右家傳梅曾亮撰

蔣紹宗

蔣紹宗漢軍鑲白旗人知攸縣縣多山界連數縣盜賊多匿其中紹宗至嚴緝盜務獲乃已境內肅然民間有蔣閻羅虎渡河之語邑書院以經費絀將停廢紹宗清釐書院田租舊逋除其弊士民爭輸銀幣田畝益之書院復振縣境驚鷲洲荒蕪有年紹宗召佃民墾爲田以所輸租佐養孤貧時縣民劉立貴負夙逋將鬻妻以償既成券矣紹宗廉知之召立貴毀其券代償所逋復予之金使爲生後立貴生子因名曰蔣會大水壞瀕江廬舍紹宗履勘撫卹力剔侵漁冒濫諸弊民霑實惠擢永綏同知後攝辰永沅靖兵備道道光六年奉檄勘攸縣水災以勞卒於縣境草市舟次明年

王昭麟

小弁山人姓王氏名昭麟字公符太倉人明太常寺少卿世懋七世孫高祖昊舉康熙己未博學鴻儒科官中書曾祖緝修康熙甲子副榜充國學典禮生官陝西府谷縣知縣祖良穀雍正中以人材徵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父勸畱諸生山人少爲學官弟子去游京師會時修太學誌大臣奏選國子生八人校錄山人與焉事竣選浙江龍游縣丞調太平縣丞課最擢知縣攝龍游西安臨安常山東陽五縣奏調衢州江山縣山人所至有清白聲孜孜務得人和令有不便者必去之而後已尤以興起人才爲己任西安民多入山作炭舊例官市炭百斤錢百四大吏率檄縣和買市價數

倍官給如故民重困山人至則改隨市價輕重白諸大吏遂無復
檄買者在東陽除官價市肉弊吏不得因緣爲奸兩地皆立碑爲
故事乾隆四十六年夏諸暨大水泛溢東陽界大府方請振山人
曰必得請而振生者死死腐矣卽出粟三百石金千兩振之吏
執成例以擅動倉庫爲言慨然曰百姓我赤子也忍立視死不救
耶卽重得罪不恨東陽富人韋奉千金爲壽請以其子爲門下士
山人峻卻之不與通諸生葉綦者貧甚山人知其才厚贍之令就
學省城書院歲餘綦成進士其令江山也衢州俗生女多不舉富
人買婢者錮其身不得嫁江山尤甚山人請於按察使立碑禁絕
犯者繩以法視事二年舊俗遂革旣乃以鄭生事得罪罷鄭生者

曾刊其師所著書怨家摘字句訐之然板已燬數年書無存者山人重傷士類且以無左驗寢不治既復訴大府抵鄭罪山人亦被劾論戍江山東陽諸縣民間者爭謀代山人納贖旬日間輸者廣至荒村僻壤手把力作之民亦持數十百錢爲助山人弟玉麟齋所輸抵京師請贖 詔許乃釋歸予讀漢書趙廣漢得罪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王尊坐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其功效彼其於長吏若此何風俗之厚也今觀山人被罪部民之奔走營護者與班氏所稱若符契合則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夫縣令親民之官一稱其職民卽分憂任患若父兄親戚然洵乎民情之易感而山人之臨政亦從可識已王氏自太常與兄世貞並以文

章名海內山人胚胎家學工詞章善眞草書弱冠爲今尙書劉公
壙所賞值 天子南幸 召試 賜束帛歸平生寢食於詩嘗言
人生不讀書胷無根柢出語皆俚俗耳識者謂眞詩人語也其書
注重於時天台雁宕閒碑刻往往出其手云山人少孤事母郁甚
謹方丞龍游時督餉入川主者將奏畱之告以軍功議敘可得不
次擢山人曰江浙地近便迎養川路遠且險恐不能與老母偕請
辭自謁選至去官凡十二年無一晦之產一金之蓄其歸也老屋
數椽僅庇風雨布衣蔬食未嘗請謁當事旣歿檢其橐惟爲令時
萬民所贈衣數襲而已歿年六十歲子夔諸生孫鼎謨鼎垣
論曰山人少儻負才藻其 召試行在也尙書劉公力爲推轂

然卒不遇其游京師最爲大學士傅公所知士大夫爭以狀頭相許僅得一縣倅其官浙中循良之聲家戶戶祝然終以詿誤罷晚歲戢影里中杜門卻掃而人亦罕知有山人者竊嘗歎山人之遇不能盡山人之才而山人竟鬱鬱死矣悲夫

右傳蕭掄撰

李黼平

吾師之主講寶安書院也及此八易寒暑矣院左文昌神祠以道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二十二日落成先一日師率諸生習禮畢返院坐未定汗出不可止醫至氣已絕矣會城學者得之意外相傳以爲無疾坐化歲晚訃至始悉其詳急拏舟往哭且送靈輜之返阻風不得達歸乃爲位以哭復撰百二十韻詩代文焚焉痛念執贄門牆於茲九載甲申春始見於順德城南石湖舟次蓋應鄒海瀾縣尹招來校試藝事歲卽東未獲暢聞警教是秋七月艤舟東官珊瑚洲謁於講院師肩輿下臨蓬窗聆教誨者朝至日昃丙戌仲夏將駐南海學署預以書期又得一見明年秋重至東莞畱

旬日許以越月揚舫南下既來藤花亭宿菊盡乃去餘則庚寅之
春繼見於會垣寓齋中間雖鱗翼頻通而追陪杖屨坐春風者惟
此而已師屢主講席高足生以千計飛騰去者指不勝屈廷枻及
門最晚獲訓迪最深時有撰述必加獎勵秋賦之年選題課藝郵
書諄督殆同父兄每榜發報罷耿耿不自適若逾於身受也者吳
天不弔萎我哲人凶問遲來不及蓋棺視殮迴念生平恩義曷日
釋懷哉去年長嗣君以謝弔來館會城出所著狀商乃悉師行誼
心似有不能已退而撰爲誌且銘焉師姓李氏諱黼平字繡子又
字貞甫明初自饒平遷嘉應之程鄉城南世有宦達高曾以上並
苦聲譽序祖做園府君以子深澤令葆軒先生貴 贈如其官父

仰亭府君母楊以師貴晉階爲奉直大夫爲太宜人太宜人夢吞
流星遂篤生師懷中授唐人斷句輒上口就外傳讀書絕穎異不
誦而識十四精通樂譜著傳奇曰桐花鳳或舉示州牧異之方試
言於督學使者使者疑其私竟置焉後六年始爲博士弟子又十
年與鄉試兩試禮部不第旋食盡則走謁陳簡亭中丞大文於山
東旋就幕保定乙丑成進士選庶常假歸主講越華院時江浙文
風尙組織粵士猶循訓詁之習師課士一本諸經而教以研辭鍊
字五色十光於是粵中文風一變散館出爲昭文令政主寬和鞠
囚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結案無畱牘尤以作士爲務月課必親
定甲乙公暇卽手一編不喜與搢紳接昭文故歲收漕奸民倚爲

衣食藪師懲治之則飾訴於上官搢紳以寡交往故視之漠然也
會交代有弊卽病不親察又家遠至食指繁費不時節竟以虧空
免官繫省獄當是時刻意補苴告急之書四出有應有不應旣不
能如限以償而仰亭府君又病卒於家未幾師婦謝宜人亦卒師
聞憂不得歸躍望於數千里外捩踊幾不欲生逮宜人訃至則悲
痛已習爲故事蓋在獄八年疊遭凶難家人先返鄉里乏捩擋者
仲弟錫侯先生雖從患難願以籌謀款項持書日走四方餽粥出
納實惟長嗣君一人其艱難悽楚顛沛抑塞之況概可知矣旣援
赦出獄主陳薌谷中丞署又三年乃得南旋抵家而楊太宜人先
數月卒不獲見終天之痛視在獄時抑又甚焉阮雲臺制軍方開

學海堂聞師歸聘閱課藝遂留投諸公子經居久之病頭風辭出
主講寶安令尹咸敬愛之然每自重非慶賀不至縣署教人學
行兼助一如其主越華時莞城文風又一變至是竟卒距生乾隆
庚寅年六十有三師生平論詩爾心聲所發含宮咽羽與象簫箏
鼓相應故所爲詩專講音韻能得古人不傳之秘曩梓詩集使廷
枻爲駢文跋尾跋於粵中先正自由曲江下引及鄭氏矯雅而以師
繼之師固不以爲然是可以識其宗旨所尙所撰述惟毛詩袖義
善錄 皇清經解他如易刊誤文選異義讀杜韓筆記皆未刻同
產三仲黼章舉人卽從師江南字錫侯者季黼文子三長通言州
學生卽侍師獄中者次獻言進言並有時名銘曰

昔嘉慶中漕議海通僉言不便畏濤且風師甫受事懷經畫息謂
牽輓難莫航海易請於上官俾達 至尊志雖未遂偉論則存淮
流近決糧舫行拙 詔駛雲帆獲申前說懿鑠吾師斯文在茲豈
惟粵士海內宗之川源不竟漑霑已盛五緯在天寒芒色正胡厭
紅塵遽此遷神如瞽失相如歲無春公言誰剖惟千秋口驥尾附
焉銘亦可久

右墓誌銘梁廷枏撰

程伯鑾

程公號次坡名伯鑾初名中錡前任貴州黎平府古州清軍理苗府同知厚堂公之長子也厚堂公年四十因元配余太恭人無嗣娶瞿孺人實生公生公之夕厚堂公夢神人導一金冠少年入臥側曰君夫婦多善行民爲君祝子者屢矣今以此爲汝子醒相語私奇之而公適生公生未三歲卽識字百識不差稍長喜聞忠孝事性至孝日夕依余太恭人恭人忘非己出也髫齡時能屬長對作古今體詩見者皆奇歎謂厚堂公有令子方厚堂公官威甯等處公餘訓課諸生人或錄公文殿其閒乃拔弁前列厚堂公知之謂謂者諛也課日更出他題試公眾卷入公急照官課題順揮一

藝插眾卷中閱者甲之厚堂公亦以爲宜後甫知之心輒私喜也
丙辰歸應童子試州縣皆冠軍學使李公滄雲按臨試以詩古文
藝皆佳喜指其座曰此子坐也遂補弟子員辛酉厚堂公任威甯
足病不能舉公晨夕侍榻下不頃刻離每聞呻吟聲淚涔涔漬重
繇透及厚堂公卒公哀毀骨立水漿旬日不入口見余蒸人瞿孺
人則強顏以慰出仍悲不自勝治喪甫畢而交代之事起初辦理
威甯運鉛滇銅等務官者視爲利藪厚堂公兩任威甯潔已奉公
無所染同官者忌甚代者某逢上官意以公懦可欺也怖且誘之
大幕某亦隙厚堂公謀傾公家勢岌岌幾不測公年雖少屹不爲
動日侍靈右條釐經手一切悉中款要某某皆無如何後菊溪百

公開藩至黔釐前後代頂公上書數千言陳枉狀百公既直厚堂
公事復奇公文召公入見見輒喜曰品清而文奇且言史事如指
掌必爲名臣循吏真克家有子也欲畱讀署中公以厚堂公未葬
母老弟穉辭百公感其誠厚遣公歸且勸曰君神骨清剛當由詞
臣爲諫垣重功名在千古毋徒爲富貴計也勉之於是公謀歸葬
而邪氣尙熾遂卜葬厚堂公於畢節之陽觀禮者數千人見公戚
色哀音皆大感動公廬墓側日益刻勵書禮內養致孝事叔父母
若父母教幼弟學皆成雍睦一堂如厚堂公在日服闋應甲子鄉
試中式乙丑連捷進士改庶吉士報至人賀公公且泣慟厚堂公
不及見也冬請假歸省余太恭人於畢節祭厚堂公塋夷漢數百

人聚觀之喜相告曰此程青天公子也戊辰散館授職編修秋聞
太恭人有恙急假馳歸太恭人固無恙也乃日究經史問字者沓
至公課讀不倦受業如封建福王懷曾懷孟昆季皆先後登賢書
己巳奉太恭人歸於塾主講本邑書院從遊者尤眾辛未就官京
師癸酉科典試貴州得士胡元音徐久道成世瑄等數十人多備
才甲戌春充國史館協修官本院保送御史記名以御史用是年
乞假歸省丙子主講東川書院丁丑冬太恭人促公起補官公雅
不欲就科道職乘大考於戊寅正月抵京銷假及試日得公卷諸
大臣咸稱賞已擬一等第三後以偏旁筆誤抑置三等 命下人
爲太息有惱憾坡公寫木旁之語三月補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

上東省盜賊充斥奏請查辦又條陳川省積弊四件巡視南城飭
禁學政收受陋規事同官多議者或告公公曰京官貧教官亦貧
吾先人及吾均過來人豈不知第欲爲一家計獨不爲寒士計耶
識者是之時開武陟例報效者眾公疏請嚴冒濫以清流品極指
其弊二十四年稽查祿米倉事務二十五年冬復請疏通仕路以達
人才而清吏治道光元年疏稱密保事尤有關係又增北關中皿
中額士林感之公官臺諫三年奉太恭人訓不彈擊人細事後先
章十餘上皆侃直得治體然多畱中人莫得聞是年俸滿截取引
見奉旨以繁缺知府用交軍機處記名未幾授粵西思恩府
缺蒙召對訓以除莠安民察吏等事請假歸省親迎太恭人

以粵故多瘴不欲往且促公行公履任後民有疾苦者立除之思
恩舊無義學捐廉設西雝書院置膏火郡人始知勸學地更瘠土
司歲有薪米費及童試各屬舊規納送各費可數千金公悉除不
受土司請襲郡守例轉詳規亦二千金公曰吾甘清苦慣矣何用
多金爲且渠童穉不更事何遽議襲殃夷民耶堅不允大府笛樓
趙公益重公奏護右江道公念太恭人甚屢乞養不允畱粵四年
大府復奏護道篆以公練達勤慎率屬有方題署桂林府事桂林
爲省首郡新例兩廣賊案多引重典官司獲盜至二十名立得升
獎有一案株連至四五十人入情實者有分贓錢三五百入死罪
並有瞽目殘廢童穉無知亦入死罪公愀然曰是罔民也立告各

寅屬無妄坐並瀝請上憲始從末減民大蘇有結盟劫奪二獄上
憲意從嚴懲辦入死辟當數十人公憫其愚與株坐者取見證立
焚之可原者出之白大憲接對十餘日意始爲移誅首惡數人餘
罪以次悉減免一時有活人多程次坡之謠粵人愛如父母惟恐
其去也桂林爲粵富守公治郡益自清苦總粵中錢政錢法爲之
一清時太恭人猶強甚公數迎養不果行甲申力乞歸數四乙酉
始如所請而囊橐無餘資斧且鬻入黔境假里中貿布人錢以歸
歸時行李蕭然惟襪被一肩敝衣數稱而已抵里登堂太恭人喜
甚公亦以得侍慈幃同家人皆大歡喜聲溢庭外越明年丙戌二
月公疾作至四月朔有二日辰次端坐牀命盥屏藥盃曰吾不復用

此矣復命取表視畧刻置之曰汝等善事太恭人兩太孺人語畢
遂逝時年四十七歲也公性嚴正終日危坐無倦容接待獨謙謹
人忘其貴善規人過人感其誠亦無忤於朝政侃侃不阿屈庚辰
秋 先皇帝升遐詔至公伏地痛哭泣不自禁其忠孝蓋本天性
云幼力學邃經史習掌故能悉四方利弊事學皆歸於實用書工
鍾王法得者以爲寶嘗手錄七經文選皆成編著有陶村詩集若
干卷古文制藝若干卷奏議若干卷

右傳李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六補錄

守令三十二

周際華

君姓周氏名際華字石藩初名際岐後更今名其先祁陽人明初以武功授畢節衛指揮世職七世祖曰永新萬厯中官川北道僉事致仕歸始遷新貴後新貴并入貴筑遂爲貴筑人父曰奎字照域中乾隆庚子科舉人授開泰教諭巡撫賀公長齡疏請入祀鄉賢祠君少穎異年十四補貴筑縣學生教諭君赴禮部試畱京七年不歸家赤貧君傳授蒙僮以養母又自謂學業未成兼就學於貴山所館遵省城三十里遇課藝率夜半趨城比曉受課卷交卷

仍疾趨至館嘗飢乏困頓田野間其好學自勵如此嘉慶三年舉於鄉六年順臯榜成進士授內閣中書以就養請改教授七年選授遵義府教授時遵義歲旱飢民互相斂米民情洶懼君請發常平倉平糶知府謂當申白上官而後可遵義去貴陽三百里文牒往還須六七日且聽否不可知君復語知縣胡君德瑛曰擅發倉不過罷官被擯而已可以救民何惜一官且事定可買補於官事正無礙也胡君從之遂不告知府而徑發倉民心稍安三日雨大澍歲熟以平糶錢購穀儲倉如舊額十四年丁內艱服闋補都勻府教授二十四年保舉以知縣用道光二年丁外艱服闋入都謁選六年選輝縣知縣輝縣有衛水峪河東石河數爲患又有新河

者萬厯中知縣陳必謙所鑿引衛水東流南迤至縣南復西南流入衛水以分衛激之勢資灌溉之益縣人稱玉帶河者也峪河舊有紅石堰以禦旁溢紅石堰壞峪河淤塞東石河沙泥邕積地勢墳起新河亦淤塞不行於是縣境歲受水害君出奉錢率民醵資濬峪河而深之復紅石堰以禦其衝自縣西至獲嘉雖盛漲無漫溢之患疏新河令縣中二十社分段任其工刻日而畢鑿東石河六十餘丈通於新河而堅築其岸縣東之水亦安流又勸民種桑四萬它樹十五萬株咸簿記而時勘之樹成而蠶織屋廬器械大得其利又爲之興學出貲購房舍廣百泉書院誦學約十條以勵之設義學十餘分教鄉民之秀者又修復高子羔邵子故里洎孫

公和姚文獻耶律文正孫夏峯諸祠十年代理汲縣十一年調署
陝州知州自澗池入陝州有峽石驛石道峻峭將四十里覆車折
軸踵相接賃負者因緣挾取行旅之重利或有藉爲攘竊者君倡
率州民輸銀八千餘兩雇千人修之鑿險平崎兼購地以益之二
月而涂成方涂之初修也好僧鳴鐘召羣不逞之徒以阻之君聞
之使幹役出其不意縛至州庭笞之羣奸咸散功始就旣興工於
亂石中得碑乃雍正中總督王公士俊修峽石驛紀事碑王公貴
州人也至是百餘年君復修亦貴州人陝人稱焉冬旋輝縣蝗已
年子顥婦父朱君爲河南布政使回避改發江蘇其年輝縣蝗已
又大水君勘成災請緩徵適以回避去職將行上官弗允其請君

上書曰輝縣被水諸邨里錢漕二項前已稟請緩徵憲意謂十年前民欠已經 恩免民力不至大困不知民間舊欠皆官爲籌解未經解者雖經豁免但官不籌措耳於民無所加損且今歲自春徂夏二麥不成繼之以蝗又繼之以水民之流亡十室而九有司不敢以蝗報又不忍不報乃擇其甚者而歸之於水報請緩徵民已報災有司已請緩民方恃以息肩乃竟不得所請以困極之民迫以徵輸必激而爲變變則有司當其辜究之於 國計民生兩無所補使者爲 國家籌固本之計必當維持盡善民情可閱民暑亦可畏迂拙之見伏維采納其言直而無隱爲當世所難識者以是稱之十六年署高澗知縣十七年補興化知縣興化與鹽城

阜甯東臺泰州高郵寶應山陽諸州縣俱在黃河南江北海西運河東多水患而興化又居諸州縣中如釜底受患較諸州縣尤甚洪澤湖水盛例開高家堰放之於邵伯諸湖滿則啟開放於運河以南注大江運河東岸在高郵南又有五壩析流東出合而爲渠徑阜甯鹽城在興化之東境而東入於海五壩卽所謂下壩渠卽所謂下河是也運河自瓜洲別於大江稍北至甘泉東南有六閘分爲數支南入大江其稍東一支曰人字河又東曰芒稻河皆入江又一渠東流曰白塔河徑泰州通州而入於海人字河入江之口曰關江壩運河爲洪澤邵伯諸湖所灌而水盛則開關江壩放之入江以殺其勢渠東諸州縣始不被其患阜甯鹽城東臺近海

之地有限爲閘十八以泄高郵五壩之水於海入海口僅廣六七
十丈弗利於泄故多停蓄爲患而鹽城載鹽之舟自泰州泝白塔
渠而西轉六閘入運河過江都至儀徵始入大江閘壩開人字
河之水南下勢急鹽舟自六閘入運河難故運鹽官吏不利開閘
江然運河溢不開閘江則下河白塔渠皆泛渠東諸州縣受水患
益重長民官又弗利是以屢爭不決往例運河水溢必揚州知府
同知請於上官得允然後許開閘江壩侯官林文忠公之署兩江
總督也許以三溝閘爲議水至開一丈二尺準開壩以救渠東諸
州縣之患已而代者至又弗許君申牒爭之曰全淮水注洪澤湖
開高家堰放歸高郵寶應等湖由漕河南流入江入江之口自金

國朝通志卷之四十二
四
灣新舊閘而東則有東西灣鳳凰橋壁虎橋彎頭閘人字河芒稻
河諸處前河督張公以原寬於委奏啟芒稻河七閘磯心開瓦窯
鋪新河使原委相當是時入江之口悉開而水勢尙盛不能宣泄
然後開高郵之五里壩新壩草壩車邏壩昭關東注下河歸之海
水之注下河也必衝灌於民田停蓄於民竈始至范隄乃由興化
東臺之丁谿草堰白駒劉莊四閘東注門龍港以入海其支者由
鹽城東門之石達閘北門之天妃閘合注新陽港至上岡鎮之野
潮洋入海又一支則由阜甯南門外之大關注通洋港入海三港
計有十八閘其入海之門僅六七十丈入海之程自高郵以來凡
三百里五壩初合廣二百四十丈每壩之深皆八九丈以二百餘

丈橫闊之流縣注而下束之以六七十丈紆折三百餘里之渠始至海豈能不停蓄泛溢爲患故五壩啟卽漫沒下河州縣而秦州分司所轄北五場鹽竈亦被淹溺於是有民振有竈振爲患不已興化如在釜心受西南北之水東路通海而地形偏高范隄內束成側釜之勢浸注沈溺動及數月田穀將熟未及刈穫盡歸漂溺邨民構巢而居歲莫飢寒束手待盡慘不忍言漕河入江之口惟人字河最捷因蓄水運鹽故設闌江壩在鹽務持議以邵伯鎮爲辭不肯輕開此壩實以壩開溜急不利牽挽後經河道議以邵伯鎮三溝閘之議爲準視其閘水至識水處一丈二尺卽開闌江壩去年水已過識水處揚州劉守急通京將壩土盡啟水無邕遏悉

入於江故下壩不開下河州縣得其刈穫今年水亦過識水處府
縣稟請開壩未奉示覆壩自潰決水入江無所阻下河州縣復得
收穫前劉守稟云開壩於運鹽無甚礙請三溝閘水至識水處卽
由知府會同知啟放不必稟請稽延致有邕邊署總督林公批如
所請後又奉總督示云俟揚州長生庵識水至五尺以外府廳飛
速稟請辦理不得徑開夫稟請往返必十數日此十數日間漲日
盛流未通其勢迫不及待必將開放下壩而下河之州縣被其災
在鹽務所計不過十四里牽挽之費以較七州縣田廬場竈之漂
溺蠲免振卹之煩費億萬生靈之性命其輕重何如謹將下河地
形繪圖坵呈伏乞煩察利害許如署總督林公所批三溝閘水至

識水處一丈二尺知府卽會同知啟闡江壩不必稟請如蒙允請卽刻石垂之久遠於 國賦民命均有補益矣牒上總督如所請渠東諸州縣始無水患興化有文正書院君增益其膏火裏下河多盜縣有捕役具知其處所君誘之令言次第捕獲之輝及興化皆不習織君出貲立局置機牀二紡車三十招織媪教之令民間女十歲以上願學者授以木棉而供其飲食三十人朝入夕出能者令歸教於家後來者復補其缺於是二縣之民更相傳習木棉之利大興民無寒者二十一年調江都江都沿江居民連年被水而鹽義倉貯粟甚富君請於總督裕公得粟九萬以振飢民而令縣人之賢者主之沿江民數十萬口得以生活明年歲大熟英吉

利犯邊舟入自大江沿江居民多擾獨江都安堵君請振之力也
頃之兼署秦州知州管秦壩監掣以江防功保舉加同知銜裕公
又特奏保舉送部引 見是年子頊以給事中出爲常鎮通海道
君回避已而以年老因疾引歸二十六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君
秉性和易有遠識篤守程朱學而痛斥浮屠官輝縣時民俗好焚
香禱祠聚人至千百君再三申諭前後毀淫祠百餘區率碎其像
就其祠屋改爲義塾僧有爲奸者輒沒入其寺田以爲義學田輝
故無節孝祠君廉得一尼庵尼多而不守戒律君悉令還俗而改
其庵爲節孝祠興化民假爲候補知縣李某立祠以規利君嚴李
有善政於山陽與興化無與亦禁止之輝縣旱修峽石驛大雨君

禱之皆立應道光八年十一年再充河南鄉試同考官所取多端
入家居時大吏臨貴州者悉問利病君荅之以書皆縷析中宜邦
人十賴之著有省心錄其城從政錄海林從政錄嘉蔭堂詩彙感
深知己錄一胸錄子願縣學生項嘉慶二十五年進士官常鎮通
海兵備道頴道光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清軍鹽法道頴廩貢生早
卒灑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卽用知縣頴早卒孫循方道光二十三
年順天舉人

右傳鄒漢助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七目錄

守令三十三

李兆洛

奚大壯

吳堦

吳松

李毓昌

楊岳東

劉斯馨

瞿家鼈

王景章

丁周

應先烈

閩廣居
韓湯衡

李友毅
高上桂

張映蛟
王有年

徐躍龍
李清英

陳光詔
羅湛恩

徽繼祖

宗霽

金錫鬯

李端元

周飛熊

蔣作梅

易良俶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傅璜

趙廷澍

張琦

吳清皋

董敏善

陸費聲

陳藻

補錄

周錫齡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三十三

李兆洛

君諱兆洛字申耆姓李氏江蘇陽湖人也本無錫夾山王氏明神宗時有本成者育於武進三河口李氏遂冒李姓武進分陽湖三河口屬之故爲陽湖人祖衍曾國子生 馳贈奉直大夫父徵蘭陽湖學生 封奉直大夫妣奚 贈宜人娶宜興路氏 封宜人子二顛前歿願國學生女一適同邑陸佑麟孫六曾孫二君短身碩腹豹顛剛目面麻黑至之峻聳若不可近而就之和易終日手

口無停轍而未嘗有病言遠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子以嘉慶庚申識於白門壬戌過訪主其家七閱月徧檢其所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丹鉛校羨脫正錯悟矢口舉十三經節無遺失上自漢唐下及近世諸儒說條別得失不檢本尤嗜輿地學備購各省通志較互千餘年來水地之書證以正史刊定顧祖范讀史方輿紀要之與原史不符者並世先達唯開化戴簡恪公友生中唯吳沈欽韓文起記問差足相上下餘無能爲疑似矣而慮以下人見一才一技殊么小而君盛推掖獎借自以爲不及子稚於君六歲所學至淺陋而君見說儲彙本謂其慮周亭林詞媿敬輿以塗改句別甚蕪累手爲繕清至十餘萬言楷法一本渤海十日而

畢子逢人誦說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吾
申耆庶幾近之聞者駭然久之則皆以爲知言也成童應縣試陽
湖令陳君見君年最少而投卷太速疑之君應荅如流陳君款詢
家世曰汝可卽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雖皆未投卷然知必無及
汝者招覆非第一不可汝童年初試卽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
也卽在聽事書聯爲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眞有好兒郎一
時傳爲佳話旋丁奚宜人憂服闋赴試督學使爲仁和胡文恪公
奇君文旣首擢及發落文恪已將君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
生各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若毋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下
未見有如李生者矣嘉慶甲子應江南鄉試領解乙丑成進士改

翰林院庶吉士戊辰散館一等授知縣選四川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鳳臺爲壽州分縣民悍同壽而地特瘠君莅任知漢芍陂在邑境勘之今名焦岡湖濱淮而山岡環繞易爲旱潦君增隄防設溝閘督耕耘民以有歲邑多豪猾爲逋盜藪者相望君嘗騎率健勇循行閭里每出不意得其魁又察其中有重氣節矜然諾者撫用之盜以斂戢辛未秋百文敏公任兩江督先是儀徵有劫殺巨案戕一家三命文敏偵得兇盜爲蒙城人而匿鳳臺檄兩邑限一月捕送君偵知容隱兇盜之巨猾不受捕乃召撫用者至內室賜之酒饌曰吾當解組歸里門故與若作一劇飲受撫者怪語不倫請其故君示以督檄受撫者曰役故知其人匿巨猾家然力不

能取君曰若力能取者吾早以捕事責若矣吾卽去此若亦不能終作好人故與若作別耳受撫者嗚咽良久日有一計或可試收役家屬於獄而發硃簽諭役往然三日不回則役死猾家已役之妻若子可終身伺應夫人公子供灑埽幸得延宗祀君諾之猾家距城二十五里受撫者卽日至猾家猾款之曰雲泥路隔已三載何幸臨此得毋爲儀徵案耶示以硃簽猾曰信在此可召出其飲而商之兇盜出則曰我公之新友而彼則舊友且我一身而彼一家願爲新友之一身陷舊友一家乎我卽從入城耳次早猾遣長牙二十護送至城門而返蓋兇盜至趨勁猾恐受撫者非其敵也君初遣受撫者下鄉卽於署內製堅檻並集昇者護者百餘人以

需受撫者引兇盜至君適在聽事識他獄一訊各姓立檻解蒙城而身督護送鳳臺去蒙城七十里中道有鎮爲分界所檻車入飯店君降輿當門坐環觀者如堵君曰此巨盜斷不能捕而我竟捕得若等知吾樂否取巨觥痛飲又命侍者酌飲其父老與話嘈雜不可休醉甚乃升輿前行猾已遺數十健者來劫見君攔店門轟飲遂出鎮外候良久君與過猾黨問檻犯何尙不來荅以隨後猾黨返至店則早已毀店後牆昇檻車前去計且抵蒙矣猾黨旣返君卽改乘快馬疾馳至蒙會蒙令受兇盜詞卽聯銜會印通詳聲明鳳邑捕得道檄交蒙邑轉解儀歸案君返鳳之次日兇盜越蒙獄蒙令先以虧缺奉督院嚴詰事未竟又失兇盜遂縊君嘗語子

曰鳳穎泗三府州揀集五千人可以方行天下然唯其豪能用之
官用之必帥至千里外或容兵勢盛足相鈐制乃可否則驕蹇難
爲降伏已然則君真體察北方强者之性情至熟易故機一發而
必達非徒恃智若鏃矢已也甲戌君奉奉直君諱去官以交案羈
滯歲餘服闋例還原省君無意出山而鳳臺猶有官貢沈館數年
以脩脯補虧缺官事竣遂旋里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
而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君爲諸生每試必冠曹士論謂君文利
小試遣子弟從君遊求弋獲技故前後從者數十無能受君之學
者及主講暨陽江陰人士頗能信受毘陵之僑亦從而假館四方
艤舟問字者無虛日君乃得各就性情所近分途講授就遠旣久

多有能得一體者古今文辭行世者君無不披覽時論盛推歸方
崇散行而薄駢偶君則謂唐宋傳作皆導源秦漢秦漢之駢偶實
唐宋散行之祖與予持論若笙磬而予以辭達爲宗君則規撫體
勢朋儕中能文者偶過君君輒做其章句至本人不能辨亦以此
少所自得唯官鳳臺時撰邑志十卷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爲
精心之作君名日益重求文者接踵君自信其文非行遠遂亦不
甚珍惜點竄來狀率如人意付去卽棄棄門弟子各司錄副或有
檢得於故紙者咸寶守之君旣卒首選弟子蔣同爲年譜一卷又
述平日所聞做宋人語錄爲暨陽問荅二卷郵致乞志墓其明年
薛子衡又爲行狀而高承鈺哀輯同門所藏君文以聚珍板排印

爲二十六卷猶以君文多散軼爲憾欲隨訪隨續俟備更付梓氏
郵排印本來乞傳道光甲午春予過常州以張館陶墓表郵書質
君覆云衰頹已極不數年卽當以此事相煩是君固早命之矣予
無以辭故編次所習略不取材譜狀以傳君之真焉

右傳包世臣撰

武進李先生諱兆洛字申耆進士官鳳臺縣知縣研求義理通達
事情專心有用之學不爲空談其所著鳳臺縣志各論具有本末
士林稱之

右學案唐鑑輯

四庫全書

五

奚大壯

奚大壯字安止號兩谷蓬溪人改入籍溫江嘉慶戊午舉人乙丑
進士官湖北興國州知州兩谷爲桐生妻叔父蜀中名進士宰應
城卓有政聲以拏獲天主教匪晉擢刺史四校鄉閭所取多知名
士乞養歸田淡於仕進值聶蓉峯太史督學來蜀聘主墨池講席
亦多所造就云

右 國朝全蜀詩鈔小傳孫桐生撰

163-146

11

吳堦

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等乘大駕幸木蘭將以九月十五日潛入禁城爲亂而其黨之散處於山東河南直隸者同日起兵應之河南賊首日李文成牛亮臣起滑山東賊首日崔士俊起金鄉曰馮克善曰徐安國起曹定陶直隸賊首朱成貴等起東明長垣開滑令強君克捷捕得李文成牛亮臣署金鄉令吳君捕得崔士俊羣賊知事泄倉猝起不獲與林賊如約二君之功大矣然李牛二賊破獄出城陷強君死之而金鄉晏然總統無分兵輸餉之勞得與楊公遇春等專力破滑所謂曲突徙薪者非邪於虜君負才名三十年顛躓坎壈愛憎之口互有異同而卒能自見如此然則瑰

奇之士固非目論者所得而測識邪君少孤貧年十八卽獨身走京師謁諸父執諸父執或延見或否而王少司寇昶獨奇之爲取婦畱館邸第最久後又受知於朱學士筠陸撫部燿與懷甯余鵬少雲同縣黃景仁仲則齊名京洛三君者才日益奇遇亦日益困仲則少雲不勝其憤先後客死而君嘗從王陸二公習章奏律令試挾其能游秦晉間聲大起資傭值以養母稍稍買宅市裘馬爲豪士君年三十識余楊荔浦倫座上欲與爲友時君方以純廟南巡獻賦拜文綺之賜名藉甚且年倍長謝之又八年始與定交於鄉試號舍自是有無相通患難相恤疾病相扶持二十八年之中雖屢與君別而箋疏規勉閒以駁辨月或一再往復今尙存

篋中而君已長逝於序爲可悲也君客晉垂二十年罄所蓄貲入戶部以知縣注選次後不得除復大困同學少年或外擁節麾內參機務下者爲廉能吏有聲君鬱鬱無可藉手乃益揮金錢盛譙會飛騰綺麗以自邀放所稱貸積數千金旣償不如期頗見窘辱而君處之泰然誘君者口日益眾雖知君者亦相顧咄詫不能置一辭久之南河大工需人君將往投效余及徐君準宜莊君曾儀丁君履恆攜酒脯餞之飲次君泣然曰僕以辭賦竊譽誠過當然尤善制舉文雖諸君不吾知知之者獨伍克學士法式善耳因出十一科落心呼其子孝釗至使臧之君遂行留南河二年工竣敘勞以本班發山東試用累署聊城鄒城泰安卒未眞最後署金鄉

遂邀 特推君之署郟城也余往省之郟人方臚君德政求文辭
壽君余至遂以屬余余亦喜君政之足以傳余之文也爲著新樂
府十章郟人大喜余留郟三月將歸會君亦以母喪解任郟人送
君者至持余而泣其後四年余自都門還過郟郟人聞余至爭來
問訊因告余以君守金鄉事已而悵然歎息有出涕者謂君官貴
不復可作郟城令也君旣全金鄉論功升桃源同知 賜花翎未
抵任升曹州知府君素有瘖疾引 見時方劇 上知爲積勞所
致也嘉歎久之君至曹自以小臣受 主知無可報知府責在察
吏然非自律嚴無以率屬於是敝衣惡食深自刻厲然後剗爲一
年兩考之法凡州縣有所施行及聽斷纖悉著籍以聞於府府次

其第以聞於行省爲之數年吏治清肅爲十二府州最論者謂君
旦夕當任方岳而君再失官再復遂終於曹時 今上建元之八
月四日也春秋六十有五明年月日歸葬某鄉某原君諱堦字次
升武進人曾祖馮棫翰林檢討記名以坊局升用祖正琳父炎舉
人兩世俱以君官 贈朝議大夫祖母龔氏母潘氏俱 贈恭人
妻蔣氏繼妻莊氏妾杜氏程氏丈夫子三孝荃湖南候補典史爲
世父後孝釗國子監生孝鉞福建候補府經歷女子子一吾友蔣
學沂其壻也孫二悌澤悌澄孝釗以書來告葬且乞銘嗟乎方川
楚奸民習教時意在斂財而已非有潛伏若斯之眾也非有內應
如劉得財楊進忠其人也然而軍興至五六年糜帑至億萬萬計

而後廓清使當時牧令盡如吳君但各保所治不軌之徒固已無所容其頂踵矣君之功既上見明詔其鉤致調遣捍禦之精詳復具於盛君大士周君濟之所序述書生之效於斯偉矣君其可無恨君遺書曰禮石山房集都五卷曰手治官書曰金鄉紀事各四卷又少時通曉音律著樂府三種曰皖江雲人天誥護花幡銘曰

孰進退之悠悠者人邪孰顯晦之昭昭者天邪我銘君藏固君夙昔之所命也而惡知其言之信邪

右墓誌銘陸繼輅撰

君姓吳氏名堦字次升晚號禮石江蘇武進人也曾祖馮杖康熙

辛丑進士歷官詹事府中允祖正琳國子監生父炎乾隆癸酉舉
人卽選知縣君守曹州二世並 贈如君官祖母龔母潘並恭人
君少孤力學爲人精審幹事嘗爲朱學士筠王侍郎昶所知從陸
撫部燿學章奏管侍御世銘學文乾隆甲辰迎 駕蘇州獻賦
召試鍾山書院列二等 賜緞二端省十一試無所就以監生援
川楚捐例由布政司理問職加知縣嘉慶乙丑投效南河承辦山
盱幫戢土工加高輒工議敘先補發山東權聊城鄒城有能政鄒
生徐棻作樂府十二章頌之載鄒志母憂去官服除權泰安嘉慶
癸酉七月權金鄉是行也巡撫同興公以金鄉教諭典史言密偵
宄徒得三十二人屬君捕治君至卽往見致仕河東道張君體公

詢縣事悉首惡崔士俊倡言惑眾狀乃先撤訪弁禁誣控以緩其
遁而命諸役互保遴吏張自修阜李爲口授以計鉤獲士俊至不
加刑陽以他案遣就省質又獲其黨孫戰標李敬修及和風坊民
自首其子弟劉佞等四十餘人具供其渠潛近圻頭目布各路甚
眾士俊其一且譎言白洋劫至旦夕將爲變君始意其小醜及得
實甚駭度憂不止一邑遂馳啟巡撫請移步軍統領密緝而手書
趣鄰境急掩其黨時偃兵久多疑君張皇或戒以激變獨巡撫信
之卽以君言入奏奏達行在逾一日有賊攔入禁城獲其渠林
清果京南黃村民造八卦教名煽眾久遂構逆與其黨約九月望
並起以君與河南滑令強君克捷先破其謀不及期倉卒蠢動旋

踵就殄於時直隸長垣山東曹定陶先後有戕官劫獄之變以次定滑陷兩月復而金鄉卒全君之在金鄉也既獲首惡其從悔罪自投者宥之稍稍解散然士俊黨尙熾君不露聲色隨事籌備以爲詰奸莫善保甲而久弛乃勒限二十日急編牌冊具戶口產業名氏年貌戶十爲牌十牌一甲長十甲一保正互糾毋隱出私錢買牌冊紙毋索民城垣例有保固限州縣懼賠率艱於修葺時曹城亦殘缺而庫帑禁那移工需當聽嚴報急籌項繕要害設卡晝夜邏街市野則聯鄉完堡城兵十八名益以民壯不足出庫中鳥槍八刀械數十急募丁勇得百二十人傾俸給儲糗庀器教之團練守禦陰戒官家各出一二人聞警則赴又請權貸義和拳收其

助義私拳亦市井角力名其徒素與賊仇者也保甲令行十日西
葛村民高光貴告變甚急明日賣茶柳甸華獲賊三賊謀是夕赴
城襲刃四入柳幼女窺而疑之君先集眾衛庫獄以故得獲而城
中力單猝難內外顧君傳語苟有疑者速出之閉城暮熱繩雜炬
而登賊伏南郭望睥睨間火徹曙不敢動君遂率士民誓社廟鳩
金哀食料丁設長分堞固列選謀探賊置郵通警飛書乞援又五
日賊起葦子坑焚掠李家草園興隆集陳家口等十一莊而君守
具已完會州發餉銀三千兩巡撫檄兗標兵百五十河標兵四百
相繼至君乃決策以勦爲守謂賊恃驅襄烏合耳我不畏彼彼卽
畏我若蔓而除之難矣而將備皆言奉調守城獨遊擊海陵阿君

然其策遂與參將齊君國珍千總張君慶出守備孫君魁一繼之
遇賊闔場殪八人馘十五人獲騾馬器械無算賊出不意驚竄齊
從皆潰去君乘勝遣役夜出近其巢穴捕之復連獲賊數十於是
鄉民競投其黨投縣生員李君九標擒其首李卓立境始靖而君
亦病矣縣民聞君乞代日涕泣拜堂下請畱君力疾與新令畢善
後事始去其在金鄉僅九十七日事平敘功 賜花翎君先擢曹
州府桃源同知旋授曹州府知府 上嘉其勞 御製天人交感
說中特以賢牧令褒之引 見日 溫旨訓勉益感奮巡撫奏事
奉 硃批傳諭吳堦王朝恩密訪要犯時刻勿懈就獲立需重恩
疏懈必加重罰硃諭兩行朕言不再欽此王朝恩者先爲鉅野縣

知縣亦辨賊有功者也時尚有逸賊羅治無迹君乃與朝恩議欲杜賊窩必使莠民革心良民協力仍請申明保甲本末並舉條具二事巡撫奏行之一義學縣設四所官措脩膳擇端士有才者主之入塾者免父兄役每旬兩期宣講 聖諭廣訓使僻壤愚氓咸得敬聽以漸收徙善去慝之效一鄉汛兵額無溢設而得移駐請量撥近地弁兵於宵小出沒所增置防緝復佐以鄉約牌丁其大要做故明王文成撫贛遺意保設約長一約史二保所管牌各設牌長一以時會書十家善惡而勸戒之選有產壯而愿者牌一丁使習勇藝蠲其徭私籍而官閱之獎犒亦官捐之無事守望有急調遣君所謂寓緝捕於稽查先稽查以化導者不獨爲一郡言也

曹單瀕河鉅野故藪澤地瘠潯澤定陶俗悍健君爲條教首以尊
朝廷親長上爲勸餘如節財息訟鬪禁飲博諸務恆言曲喻婦
孺皆曉又令減田開畝謂十畝而盡潦何如割二爲洩水地而以
溝土培其八則高下兩得欲田多者試倡之事皆規畫可行時曹
當兵燹後歲連稔民賴以安其察吏分聽斷催科緝捕保甲四目
簿記春秋下縣按視以知能否尤務訪求所部亟稱武城單父以
大賢率小邑尙貴得人況文俗吏古之鄉飲賓介三老嗇夫皆佐
治者今關防之設拒罷士非遠哲彥也宜辨別而進之責屬邑具
其人姓名住址報府蓋君在金鄉得力於是也君旣以弭賊顯才
復獲曹盜馬振邦等五十餘名大府遂屢以諮君君言緝教匪在

保甲緝盜賊在捕然府不能不假手州縣州縣不能不假手捕役
役貧則資賊一病限於格束於例得健吏難久任尤難二病故必
重役之賞罰卹其私而責以公然後州縣可以收其用嚴州縣之
勸懲用其長而寬所短然後府可以收其用因舉鉅野王令受代
荷澤呂令罷官爲惜乞自後曹屬州縣聽府甄別事雖不盡行當
時聽其言在曹六年以失察鄆城單縣各案呈議去前後四奉
恩旨 特命引見 俞巡撫保畱之請復原官改部議補官日降
五級畱任自君在曹東省大僚劉君清楊君遇春胡君祖福熊君
方受入對 上時垂問及之及劉君載代守曹 廷訓猶舉吳堦
以示 聖心倚重一時郡邑吏莫敢望是冬奏准再補曹州道光

元年八月在官卒其再任曹未滿一歲也年六十五君績在一隅所關者大所著金鄉紀事手治官書皆有實用居幕府屬彙每數十紙委曲詳盡此二書可略見也平生篤內行卹孤周急嘗饑歲以五百金贍貧族工文刊禮石山房詩則君餘事也子三鑿出後於兄湖南候補典史孝釗監生孝鉞福建試用府經歷君族人名星萃者亦監生先金鄉之難客曹縣君捕朱成貴移曹令不省星萃乃詣君叩其狀還促治之至攘臂爭不得事起賊索星萃斫之死君爲經紀歸葬上其事得祀忠孝祠

沈寶麟曰吳君嘗佐其戚令陽曲人稱其能及墮車中喉疾幾失音中歲乃得一官孰知其有定變才哉夫人與事相需而不盡相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五十一
通其人顯晦止一身其事濟否或關一世才固如是亟也然君深
識治本嘗論州縣利病以爲權不足則身殆財不足則心擾欲盡
其才必紓其力有以夫

右家傳沈寶麟撰

吳松

吳大令松字清彥別字鶴村恩平人少貧甚家人欲使廢學松不可及長慕海忠介陳文恭之爲人好爲詩修潔自喜嘉慶十二年鄉舉試禮部不第居京師數年人無知者性廉直尙氣節與人語傾吐無不盡然與語亦不數人也二十二年以知縣試用河南凡八年新興陳在謙曰鶴村在吾黨爲詩人爲學人爲今之古人又爲古之循吏在河南署內鄉縣盡決穢獄察民所不便以次釐剔有爲縣家私利者或謂如後政何松曰人孰貪於我我且能敢薄他人耶有殺人賊亡命他省忽自歸人問之曰吾罪合死死爾終不忍果賢令所讞犯一人適流恩平數爲恩平人頌說德政其感

人如此繼署河內甫四月卒於官百姓巷哭罷市宦囊蕭然布政使楊國楨爲之部署喪始歸所著清暉閣詩陳在謙爲編次恩平令田溥授之梓

彭泰來曰吳君恂恂書生未嘗習爲吏一旦治民而民信賢哉天下爲吏爲書生者幾千萬才力術智未必盡後吳君其所學所行者何事吾不得而知也聞君家居養飧或不繼有以重金請館穀者審其人謝弗往蓋有所不爲者也久困而後用用而不及盡悲夫

右傳彭泰來撰

李毓昌

李毓昌字臯言山東卽墨人也嘉慶戊辰科進士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覈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鈎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仲漢冒賑狀具清冊將揭制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金君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願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寢後包祥至入室君方苦腹痛而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叱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已所繫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復於淮安守王穀穀遣驗視之報曰尸口有血也穀怒責

驗者四十遂以自縊狀上有沈某與君同至江甯久未得君耗往山陽就君至則君死已閉棺其族叔李太清來迎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葉半紙曰山陽冒賧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負天子蓋復總督書彙諸僕所未知毀去者也沈某與李太清偕行至君家君婦某氏有噩夢其家屢有怪異也棺至啟視面如生沈某以銀針刺之針黑沈某曰是有冤不可不白矣李太清走京師訴於都察院上 聞 命提王穀王仲漢偕其眾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開棺驗君尸其知縣驗有日矣包祥自山陽來謀爲之地也天忽大風雨棚盡撤不能驗山東按察使朱錫爵自至驗之君尸惟胸前骨如故餘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具 聞於

朝 天子震怒斬包祥寘顧祥馬連升於極刑而命官押李祥至君墓所摘心祭君王穀王仲漢各論如法江南總督以下皆貶謫有差 贈君以知府銜封其墓 天子自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於墓上君無子 命訪其家立嗣君卒時年三十餘

太史氏曰甚哉聽訟之難也悲夫李君冤理於 天子而情不白之於大府又聞君棺之歸也有卽墨人荆某者少與君同學長而爲吏於縣中暮出門見輿馬僉從甚盛有偉丈夫坐轎中則君也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吾聞君死矣今胡爲者君曰吾固死也死而爲城隍於棲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甚苦盍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問之君婦方慟哭欲開棺視

君也荆某後數日果卒鬼神之事儒者所不道然沈某疑君死端緒不發於荆某君之叔懦愚人也何由敢訴諸朝哉傳君之事者不一余所聞沈某事乃得之於吾從子希祖聞於吏部楊君者

右傳陳用光撰

楊岳東

君諱岳東字曉巖一字愚山晚號鳳泉姓楊氏世山東甯海州五臺南邨人幾世祖燦明大同府經歷擢福府審理曾祖傳日照縣訓導祖居元太學生 贈修職郎考好生乾隆四十年舉人借補平度州訓導 贈文林郎妣氏李繼氏林皆 贈孺人君幼有至性讀書尤敏慧年十二以背經補縣學生學使仁和趙公佑以學有根柢深器異之乾隆五十四年本省鄉試中式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四川親老告近改直隸十五年補撫甯越六年調遷安再踰年兼署灤州是年大計卓異第一明年以憂去職道光二年至四川踰年署榮縣又踰年補營山再踰年署

合州明年以俸滿送部引 見道感疾乃乞長解歸七年而卒春
秋七十有三方君之始至直隸也卽檄賑高陽饑又勘定州淤地
富室或賄吏爲奸利君於盛暑中親料量繩尺日昃不自休訖事
吏不能有毛髮欺撫甯三面距河多水災戶籍紛錯歲久不可理
君徧歷災地鉤稽精密貧民咸得受撫卹有感激泣下者復上書
行臺省具呈河淀今昔形勢異同隄陘興築所宜緩急得請則擇
邑士之廉正者授以工凡三月而竣自是迄君之去民以無害寡
婦馮郭氏訴九歲子馮某被勒死案久懸無主名君至逮素與往
來者詰以某日夜若在何地所爲何事眾辭直默謝某語恟恍更
詰之曰馮與若何能乃手絞之謝色變然恃無左證堅不承復詢

餘人則魏某是夜曾見謝乃並閉置室中謝窺室無人與魏往復甚苦盡輸其情則殺馮者果謝某也吏伏幕後備錄其詞已集眾出示之具引伏眾駭以爲神遷安地尤曠多姦宄治不少貸獄訟爲清聞至三屯營宿逆旅顧問此間客舍凡幾所主人悉數以對旁一人忽曰業此息亦微耳豈若遠賈不見駱駝店主者某入都未幾歸銀已若干矣君默記其名字及閱故牘有喜峰口外商人婦以夫牽駝九頭入口久無耗具控者君憶前語密捕其人復至其家發視牆根新土未及尺赫然屍見遂抵法或稱君善發伏則謝曰冤不終沈天道固然向之問答豈逆計及此邪比將至灤州州民其集雷行中一人有獄事哭尤悲進曰吾獄豈慮無白時第

兩明府判事如目擊今且無問出直願得一言也乃爲駐車出片
言而訟解先是府君以白事忤直忤上官及癸酉秋畿南軍興屢
嚴檄辦兵差皆不逾期集上官亦意解及那公彥成爲總督知君
者多以爲言特疏薦之未及遷而君以憂去旣至四川總督爲蔣
公攸銛尤稱其明慎繼之者戴公三錫亦雅重君然皆不果薦也
所莅三州縣疆畝繁簡各不同一如初政復以其閒建義學興文
教進其士之秀者而教誨之久而四民皆勸雖笞杖未嘗數用焉
其在合州耕者鋤地露人首刃傷重而面目不可辨或以無驗勸
勿報君不可異日以事適遠鄉道旁一人企視復亟引避召之至
自言爲寓傭初其背有符痕則曰以竊故乃窮詰之曰汝事已破

何僅供竊也且竊亦有具今安在復言有布裹在某處起之獲利
刃有血跡度不可隱乃曰某日由銅梁劫夜行者慮面爲人識別
埋之卽前人首也讞遂定前以無驗勸勿報者至是乃大服所著
經義若干卷詩有初月等集都若干卷配任孺人同邑太學生文
龍女性慈勤善體君意閭門數百指無後言後君一年卒得年亦
如君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四應奎縣學生兆奎道光
八年順天舉人浙江分水縣知縣調蕭山聯奎昇奎並縣學生女
一適李重勳孫九女孫十曾孫五曾孫女六銘曰
惟昔循良同軌殊科楚敖鄭僑民化民歌降及漢世治道崇古德
禮所先明發亦與豈知政術如繩如砥勝任何愉得情何喜抉獄

國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一
之要端在窮經根柢之學如金在型茫茫九寓山教川濬民無異
性治無異迹厲以霜雪和以雨風既芟既柞禾麥芄芄噫乎我君
惟吏之師縣縣千祀君藏在茲

右墓誌銘劉儀撰

劉斯舉

皇上卽位之初登進儒臣以激勵天下凡以進士起家而才守著
稱者類邀不次之擢其不試守他郡而卽畀以首郡者劉斯嶠以
編修擢西安丁兆祺以知州擢武昌賀長齡以中允擢南昌三人
而已而西安之從兄芝崖亦卽以道光元年由霍州知州擢大同
甫二旬而 特詔調守太原太原亦首郡也海內蒸蒸更化謂庶
幾觀儒者之效芝崖兄弟兩與其選世尤以爲榮願西安武昌南
昌三人者今皆擢觀察而芝崖守太原甫四十餘日而遽卒矣芝
崖之世父誠甫司寇余叔父履堂府君選拔同年也芝崖來京師
輒與余相見甚歡而余從孫今復爲司寇曾孫壻司寇長子前宛

平令斯瑋與芝崖之子敘來請銘曷忍以不文辭君諱斯譽字芝崖建昌南豐人也曾祖霽康熙乙酉科舉人官內閣中書祖秉彝乾隆丙子科舉人皆以司寇官浙江布政使時 贈通奉大夫曾祖母趙太夫人祖母揭太夫人皆 贈夫人父某某邑庠生以君官霍州時 贈奉政大夫母甘氏 封宜人君少而聰穎好學世父青渠編修及司寇皆器之長而益力學甲子舉京兆戊辰成進士以知縣用選山西和順縣君時年三十耳而明察勤敏士民稱之和順與滑鄰嘉慶十八年之警君既團練鄉勇爲衛守而遣兵來和順者君能戢其眾使民不知有兵之在境也調大同號難治君戢暴決獄猛寬相濟擒治土豪既置之法而於可化導者君能

感以言而使之知悔焉有商自遠歸者妻竊所得以與其女而先置諸鄰以失貨給商商欲重其事以被劫控牽連三十餘人有死者歷二年而莫之決也君廉得其實驗所售貨於他所釋其餘而治商及竊貨者之罪訊十餘日而事白有他邑賈攜貨至大同而以失貨控君訊同行者密使人得貨於去城五十里土中人驚服以爲神君曰此無他惟審其詞色詢其經行所歷地耳君之明察皆此類也調陽曲擢霍州勤敏如和順大同時而新陽曲贊宮修治韓侯嶺道路立橋植柳以芘行人君所言人莫不樂從及其暇則勸課諸生如其師陽曲之子弟由是多得科第者而靈石趙城士爭趨霍州講舍焉既擢太原釐挾壅滯雖病弗懈莅官四十餘

日而君遂卒嗟夫世之爲首郡者以供億大府趨走晉謁爲勞其於治民之事大都委於所延請他郡守縣令而已不暇及君居官甚暫而獨勤於讞獄如是雖特其爲政之一端而真足以稱朝廷特簡之意矣功未究而年促之非士君子之所同惜乎君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四十三妻李氏子幾孫幾某月日葬某山銘曰縣令非卑秩也而世不知親其民彼繭絲以自爲者天亦不與榮其身猗嗟劉君志拔乎流俗而生旣遇其時矣才奮於撫字而官旣晉其階矣譬騏驥之履乎康莊而終莫之馳也是豈徒家門羣從及知好者之悲乎

右墓誌銘陳用光撰

瞿家鼈

瞿家鼈字吾山湖南瀏陽人嘉慶戊辰進士由知縣改常德府教授起復授興化縣知縣值水災畱辦江甯揚州泰州振務查覈戶口事必躬親民需實惠爲江督陶澍蘇撫程祖洛所器再起授館陶縣知縣一以親民正俗爲務某紳謁見欲賄以金拒之後遂無敢干以私者修復陶山書院引疾歸著有醒心錄建事錄微雨春草書屋詩鈔

右傳李元度撰

163-180

1111

王景章

浙士吏於楚者余所識五人其居官皆有本末事跡可考然用法寬獨岷縣王君以嚴著所至一力振敝王君之言曰義利嚴而後操守固是非嚴而後聽斷審上下嚴而後職守定內外嚴而後探刺息有雨露卽有雷霆而淫潦以霑腐朽非澤也有禮樂卽有威刑而姑息以養奸頑非政也嗚乎由君之言以推之政苟且媮惰之習庶少挽乎然而勞矣君爲吏於湖南凡二十有二年初履辰溪出不意擒獲埽帚坪猾盜數十人論如法盜風頓息緬甸貢象使過縣境張甚役民夫千餘人君曰辰溪貧瘠且時方東作不給於役將爲使者簡料行李而棄其不急者使懼求解於辰沅道屏

息過無敢譁在零陵陰籍村市男女生業及游惰暴桀子弟主名
有事輒按籍收取嘗杖殺土豪唐祖敦之爲民厲者一邑稱快在
武岡一日吏告有數百男子持挺入城君笑受之蓋君偵知某村
有盜所遣州民縛以來而左右不知也其撻奸發伏類如此君身
軀不中人強幹精悍目炯炯有光力能舉鼎兼好言兵湖南北近
年數數有兵事趙逆於江華藍逆於武岡鍾逆於崇陽君皆從皆
有功其克復新田功尤最事平循資升直隸知州未越一級崇陽
之役以知府升用而君不起矣君在楚久三經保薦五膺卓異
天子召見勛以爲好官今太子太保湖廣總督裕泰公知君尤悉
不可謂不遇然卒不得乘一障爲國家宣力疆場迴翔牧令以死

爲可惜也君卒後一年武岡復有拒捕戕官之案大府捕得爲首者數十人駢斬於市或臨刑呼曰使王使君在吾輩何至是嗚乎是亦可知君爲政之急用嚴之效作文法吏可同日語也君姓王氏諱景章字星甫一字睢園浙江知縣人由嘉慶戊辰舉人文穎館膳錄議敘選授湖南辰溪縣知縣調零陵縣知縣升武岡州知州權知桂陽直隸州丁內外艱服闋權長沙府同知永州府知府充庚子科湖南鄉試內監試官最後補郴州直隸知州候選知府以道光二十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於長沙寓距平崇未兩月葬以勞卒也春秋五十有九祖學禮父忠亮累世有隱德皆贈知君官祖妣馬氏妣張氏皆贈宜人配張宜人先卒子紹祁候

選知縣紹祥紹祐女二皆適士族孫二人君幼慧善篆隸嫻騎射
喜鑒別古今名人書畫敏達明練疾惡甚嚴而愛禮賢士如不及
近官楚諸君子能致名譽爲人所稱者類多湘人如吾所舉五人
是也五人者鄞沈道寬栗仲鎮海胡鈞竹安義烏陳坡東屏仁和
張迎煦晴崖其一卽君也然皆不得大行其志東屏晴崖稍稍遷
秩矣亦未顯栗仲久以病休而竹安與君則相繼死矣悲夫竹安
之死余屢思爲文銘其幽以不得其家系履而止而紹祁具狀請
至再三不倦栗仲嘗語我銘君無如子宜今年至鄂見東屏其所
爲諸孤謀者備至臨別亦以爲言余按漢書循吏傳稱趙廣漢尹
翁歸張敞之倫皆稱其職然皆任刑罰今考廣漢諸人類皆廉明

通敏以習律法善鈎距威制豪強擊斷奸猾爲能其要歸於安民而已後世苟且之政因循姑息一切縱弛不問令長之庭與簿尉比而猶望其爲民除害哉此法令滋章而盜賊之所以多有也如君者顧安可少哉安可少哉旣爲之序復系以銘銘曰

天下安危視守令守令治忽觀厥政得人則利失則病漢法權重勢莫並銛箐乃制死生命下令如水桴鼓應盜賊稀止閭閻靜降及後世積漸輕豪宗悍族鄉里橫一指之巨乃如脛片言不合走而鋌恂恂鄙生奉法令仰民鼻息甘退聽我銘王君義甚正更于百年猶可證

右傳鄧顯鶴撰

丁周

丁周字星舫湖南醴陵人嘉慶戊辰舉人咸安宮教習以知縣分發湖北初署蒲圻蒲有土豪葉三者陷人重罪周抵任廉其實卽密捕三置之法邑頌神明會以隄務去官而蒲人如失慈父母乞畱者日數十輩旋開復題補應城在應一如在蒲時民懷吏畏旣調署來鳳來鳳故巖邑介巴蜀徭夷雜處號難治周曰是豈不足爲政耶爲立章程勤撫字每月吉讀法進父老子弟躬示禮讓諄諄訓誡不啻家人父子莅任數月民受約束唯謹未幾以積勞卒官宦藜蕭然著有農桑雜組救荒要錄籌濟新編諸書

右傳李元度撰

應先烈

閩廣居
高上桂

李方毅
王有年

張映蛟
李清英

涂躍龍
陳光詔

韓湯衡
繳繼祖

羅湛恩

應先烈宜黃舉人嘉慶中由郴州知州擢知常德府吏才敏給日
 理數十訟郡學宮修理未竣首捐俸成之朗江書院肄業者眾而
 膏火不繼先烈勸捐生息銀八千兩廣集生徒彬彬稱盛郡當沅
 水匯流隄垸每虞潰溢先烈修固石櫃增築護城隄郡多火災復
 鑿火星池建水星樓以厭之民自是免二患育嬰堂經費不給增
 捐銀四千兩歲活孩穉四五百人民德之至呼其子女曰應生後
 卒於貴州安順知府任 敕祀名宦祠嘉慶間湖湘守令著聲績
 者又有閩廣居陽曲舉人署知芷江縣時鎮筸苗變辰沅戒嚴廣



居練勇防守每出戎服乘馬若遇敵然公餘課士士多暱之擢乾
州廳同知廳經苗變居民轉徙田蕪不治廣居至首招徠之給籽
種牛具代輸未復業民秋屯錢糧俾及時耕稼廳向不產二麥予
之種教之種法歲因屢豐馭苗寬猛兼濟苗或與民訟一聽以至
公咸警服捐建各鄉石堡置礮樓十四給民器械令協官兵扼守
險要民遂得耕種安堵無恐先是各壇廟皆爲苗燬廣居捐廉修
復凡載在祀典者以時祀事暇日延見耆庶勸惇率瀆樸諸生呈
藝手爲釐正決獄尤明允卒於任經廣居讞定獄囚至有焚香流
涕者其感人如此 敕祀名宦祠李方穀成都舉人知綏甯縣請
免畱防兵米改併義倉民無轉輸賠墊之累尋擢永綏廳同知政

尙寬恕聽訟雖得情猶婉言導使改過不輕于杖譴值歲旱率屬捐俸救荒全活饑民無算卒於任廬人德之於東門建祠以祀張映蛟海豐舉人署知澧州多所興建授永綏直隸廳同知虛心聽訟不怙已過嘗判一訟讞已具越日訟者請質之俗所敬奉之天王神映蛟疑之覆訊盡得其冤抑平反之以兄映漢官總督迴避去映漢奏免三廳屯租二萬餘石其議蓋自映蛟發之云涂躍龍景東廬舉人乾隆六十年苗變效力軍營獲首匪石三保嘉慶元年擢知澧州每晨輿坐聽事西偏決遣諸務至日昃不倦民投牒多至百餘紙皆立爲駁詰洞見情事躍龍學深於易時以暇至書院爲諸生指授能發前人所未發居二年卒於官韓湯衡高陽進

士知桂陽州以清節自勵桂陽自乾隆中號繁富知州歲取礦利銀數萬湯衡至一無所受除夕官廚無米以朝服從典商質萬錢典商有從弟貧無行與兄爭產典商訟於官知湯衡貧別進五百金明年湯衡坐大堂召商兄弟以所進五百金子弟謂私進金有罪當杖商驚愕服罪願以三千金贖湯衡異其弟領歸改行習正業商兄弟泣涕謝自此敦睦後調澧州亦多善政高上桂鄧川進士知茶陵州減徵餉火耗革除漕糧浮收遇事履勘單騎減從人給予口食上獄不稍避就日甯罰吾俸不忍失入使人羅重譴也卒於官莫不傷悼王有年天津舉人署知巴陵縣性廉介不飾廚傳布政使某過縣其子壞廚中椀有年令廚人索償人服其慙衣

履敝貧不能易上官或笑之調知耒陽理獄周詳必使輸服而後已將解組有理直求伸者私餽三百金有年爲庭訊置金案頭詳鞠而直其理還原金而痛懲之李清英安溪舉人大學士光地之孫也達於義理之學初知永定時與邑人士講學士多化之嘉慶十一年知鄱縣值山水陡發城不沒者數版清英跪巨浸中爲民乞命水立退江西龍泉會匪竄入縣境勢洶洶清英捕得十餘人解南昌分別首從正法被誘者俱省釋案定江撫湖撫交章論薦擬擢知澧州格於例調知攸縣數月遽以內艱去任尋卒於省寓家屬貧至不能歸聞者惜之陳光詔斬水舉人知巴陵縣光詔初攝鄱縣適大水撫卹有加至巴陵江西商人以死罪誣陷縣諸生

張某提訊至省某已誣服光詔廉其冤亟力平反之某卒得釋光
詔子沆官翰林修撰漣翰林編修人以爲治獄之報繳繼祖東平
拔貢知龍山縣縣役某久爲民患繼祖廉其惡下車呼之來痛撻
之某號泣乞命請改行乃釋歸久之以劊死又某劇盜也胥役多
其耳目以竊盜控者數十事皆緝不獲繼祖微行迹其處率家丁
健者往擒之穴地城西以席縛某倒置穴中生瘞之自是吏不擾
民民不苦盜嘗以事至來鳳境遇眾博者命笞之則曰我鄰縣民
也繼祖曰汝官旣縱汝我復縱不笞誰懲汝者笑而笞之如例羅
湛恩石屏舉人知黔陽縣清廉勤慎導民以崇儉黜華爲先遇事
行鄉村必省僕從雖巨案不株連一人一訊卽結在縣三年卒於

官士民思之至今不置云

右傳李元度撰

按應公嘉慶十二年
郴州牧擢任常德守

山

宗霈

君諱霈字稼秋號靜軒先世自淮遷於會稽祖某考某增廣生君少穎異年十七補弟子員學使朱文正公極賞之嘉慶甲子舉於鄉己巳與尙先同成進士都下進士旣釋褐則醵金張樂設食如唐曲江宴例其時人眾未獲與君劇譚第知君能文而已及先癸酉使黔丙子使滇道出辰沅常澧聞其民言宗侯之賢不置夫君所治華容零陵距是地數百里且千餘里民安所聞而誦說若是後聞君歿零陵祀之以侑范文正公張宣公則信乎君之有以得於民也君性慈厚每科決一人若家長執夏楚以威子弟終日爲之不怡而遇事決斷凡糾紛不可決者恆數言決之其莅華容未

十日有董傳梅者久持吏短長以其術試君君得其奸狀置諸法
華容濱洞庭蕃水草大姓嚴氏與數小姓爭小姓度不能勝則斃
一人而謂嚴姓殺之訟且兩年君廉得其實一按皆伏沱江書院
學田少君積其歲之贏爲增購若干畝刊諸碑明山渡船利船之
覆而攘其貲君懲之無敢復攘者五田渡民病涉焉君爲設義渡
其俗歲正月迎祠廟土偶以驅疫相仇怨者則假神相齟君嚴禁
之癸酉歲水將壞隄君立隄上曰令與隄俱耳築之獲安時方行
保甲法他邑苟焉上名籍以應君周歷備稽必使其確然而後已
他邑待鄉約與庶人在官者等故佳士莫肯爲是君以禮聘之爲
之飲食略倣古鄉飲酒禮屬以善導誘椎魯者復請大府別其勤

者而獎之風俗一變其治零陵亦然民知君久訟益寡因以其暇
修取樂亭及張子思范堂時徘徊其閒蕭然有去官意堂卽祀君
處也當是時兩邑官與民不相能久矣故令謂之難治郡謂之難
治大府謂之難治民亦自以爲難治君至民始知有官且悔嚮之
玩其官而願爲易治之民君在二邑皆不過三四年而兩邑祀之
名宦勒之邑乘則民之與君者不可謂不厚也君子績辰舉於鄉
來都屬爲家傳因以行狀參考湖廣通志名宦傳慎書之文不足
言然區區不敢藻飾失實以誣君而負績辰見託之意則君可以
鑒於九京也夫

論曰民豈有難治者哉今執途之人問之謂之善良則喜謂之悍

且黠則怒則民之不願爲悍且黠也明甚俗吏之好惡事事與民相戾懼民之謂己戾也則張威以待之如鷲鳥將搏然其勢有時而窮民則激而相抗於是庸懦者懲之遂汶然一不敢問以冀民之暫安於無事而已得以善去也然是非不明則民氣鬱始則玩之繼且脅之苟爲令者盡如君民詎有難治者哉夫天下爲令者千餘人如君者百不能二三人然聞君在零陵時大府頗齟齬之以搢撫無所得而止嗚呼令如君而猶齟齬之固宜百人之不能二三人也

右家傳郭尙先撰

金錫曾

廣東嘉應州地瘠而民頑於嶺南最號難治治鮮能當民意者而
桐鄉金君獨爲民所稱無異辭道光十五年州人建君生祠祠成
設位君始聞懸書嚴誡不可將治以違例罪然後已無何君引疾
解組士相與謀於蠶農相與輳於野工商相與告於市詣廨攀留
君不許則書君爵氏爲祐送入祠君亦不能禁也蓋其獲於民而
淪洽之深固如此君勤慎廉明日坐堂皇釐庶獄案不畱臚問民
疾苦斟酌休息禮賢興學勸農糶倉諸政皆以實心行之不濟眾
不已歷宰恩平香山高要三縣署澳門同知暨知嘉應州所至民
愛所去民思二十餘年如一日尤善緝盜境內外蒞伏情弊罔有

不燭盜發捕之輒得無賴子弟扞文網者付之法無幾微怨屬吏
獻上鏡照著決無所瑩特以性質直與同僚議少可多否事大府
不爲唯諾以此難驟遷令恩平日嘗望吏議奪職雖開復而閒居
者六年會有盜魁奉 旨嚴捕逐捕者君立擒之勦其藪獲四十
餘人總督奏擢一階任嘉應前後凡八年始以平反巨案加知府
銜君自顧亦頽然老矣道光十六年正月病免不名一錢又候代
爲寓公十八年正月丙子以微疾遽卒春秋七十有二嘉應人且
泣且弔醮金爲葬費諸子以君廉辭不受乃益大治君祠四時奉
禋祀不絕嗚呼朱邑王奐豈異人者乎桐洛之祀其遺愛亦何以
尙茲君諱錫邕字椿穀浙江桐鄉人先世出漢程侯曾祖樟康熙

庚辰科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始由桐鄉遷居太倉州祖烈廣東糧驛道父埒廣西新甯州知州君其長子也新甯公以催徵鹽課不力被劾家產悉輸官君南北奔走罄館穀烝烝色養友於諸昆至老無閒登嘉慶五年拔萃科中十五年順天鄉試舉入校錄會典議敘選知縣簿書之餘勤於著述有古泉述記十二卷詩文雜著若干卷淹雅宏通直造古人與君之吏治並懋也初婚於嘉定錢氏舅徵君大昭嘗呼爲快婿嘉慶十年錢恭人卒生男子子一曰鳳沼廣東鹽運司知事副室戚孺人生男子子三曰濤曰鶴清皆諸生曰鵬尙幼女子子一字繫秦階道劉君喜海第四子霽采喜海君門人著金石苑百卷咸資於君是年五月鳳沼等扶櫬歸

三
十九年正月己未日葬墓在吳縣胥臺鄉十三都四圖鹽字圩之
原與錢恭人同窆銘曰

手霖能洋足雲能翔未竟其施而亡嗚呼宜斯民之不忘

右墓誌銘蔣湘南撰

李端元

君之惓惓於官卒於官而累於官也人以為君惜而余竊為君幸
世之宦者爭以肥潤身家為計以光寵交游為榮惟君忘私而嘗
以私所有者相貸忘家而嘗以家所餘者相傾而曾不顧己之為
累也君以兵部主政改司馬分發滇南借補晉甯州缺晉瘠地也
君不惟無所取於民且時有以周於民故其民愛之如慈父母然
而循聲以著滇省釐務借辦粵東是役也同官交相避忌君獨肩
其任前後四載此累之所由始也復任黑井井塌涵縮竈戶苦之
君慨然代輸而累於課署路南廠寢額缺而君累於銅調雲州徼
荒野曠而君累於邊既而權龍陵治日勤神日憊遂抱病以卒囊

無長物當事共高其廉而凡所莅河西甯州魯甸與夫元年調辦
逆西軍需勸制府慶多所全活者在在士民皆不忘聞之相與流
涕人惜君之累於官而余獨幸君之累於官而澤於民必有以貽
子若孫而食報於不替焉矣君工古今體詩公餘愛寫蘭曾寄白
柄來都余珍惜之此又性之恬雅固然也君李姓諱端元號日莊
生平篤友愛重施舍其先代由豫章家淶城凡十五世祖學陞公
父雲東公均多隱德君卒某年月日享年五十葬某山子二長家
譽余壻也次家鑾譽請爲誌墓余仕滇南與君同卓薦又締兒女
好不得辭銘曰

其生福民其沒昌後佳氣鬱盤精英護佑

右墓誌銘彭永思撰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4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飛熊。

周飛熊字載溪湖南湘潭人少遊粵東醫術時海寇猖獗嘉慶十五年賊船直犯省會自是日日戒嚴總督百齡遣人往招撫前後十數輩無還者飛熊輒以自任經歷某代取劄付入賊中賊喝令斬首飛熊談笑自若賊驚異延之坐情詞慷慨賊爲感動先是賊魁鄭一圖據安南爲巨礮擊斃其妻鄭一嫂及驍將張保復擁眾數萬至是保引飛熊見一嫂動以利害約於虎門納款而經歷某欲攘其功獨與總督往受降保疑有變揚帆去總督怒欲處飛熊以軍法有武弁代白其冤乃令入見面陳招降狀復入海挈保等數十人於香山投誠悉繳礮械願歸農或充伍是時賊分四路

其烏石二東海霸李三嫂三路尙擁眾負固總督令飛熊出海剿捕而自駐高雷堵截遇烏石二於電白洋敗之再敗之硃洲賊據雷州海港水師追及之賊窘乞降飛熊不許急圍攻之擒烏石二等頭目五百人以烏石二好殺白總督急斬之彊而後可適奉

廷寄謂不得姑息養患總督愈重飛熊於是東海霸李三嫂等皆震懾乞降數月間海氛廓清上功給六品銜 賞戴藍翎總督爲捐縣丞畱粵辦善後署香山縣丞駐澳門匪黨遠避十六年擊獲假冒巡船十七名置諸法英德清遠二峽重巖峭壁土寇爲行旅害飛熊入峽誘擒百餘人身受數創遂補香山縣丞十八年弋獲鄰境盜犯黃興富等十一名於擔桿洋引 見以知縣用歷署香

山縣廣州同知補昌化仍任澳門從士民請也澳向有關黑白夷民數千其長曰大班庇殺人者不宥抵罪飛熊卽請兵欲盡逐夷人始得首惡伏法自是夷人不敢肆前後任澳門十年庚辰夏旱步禱得雨已而病卒年五十有三總督阮元飭屬伙助歸其喪

右傳李元度撰

廣東通志卷之四十五

五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蔣作梅

甚哉廉吏之難爲也非獨廉之爲難而上官同其廉之爲難也苟不能同其廉則且害其廉旣已害其廉而加之罪則必以大不廉之名被之以爲非是不足以中仁主之深惡而去其疾也當是時而有辨其誣而直其事者可以回成命矣或出於事後而無所及雖後時而無所及而受誣者行事之本末得以此自白於世其死似可以稍慰而爲之子孫者乃益追痛於邂逅乖迕以平反得無死之人不及待十餘日之後命此其每一念及而涕泣不欲生者也灌陽蔣君作梅字念亭以進士令四川南川縣旋督理西藏糧臺事務時番僧鬪殺漢民君按致其罪其酋堪布賂金瓶而實以

珠求緩獄君怒揮之去乃倍其賂於駐藏大臣強君君益怒不從強君者慚其酋且重賂遂以監守盜誣君奏置之法君令南川敏而勤獄爲之空縣多山溪患漲溢君會之成川田以不敗及官西藏撫軍民有恩至是且爲之死皆感動罷市立廟設其像如生君之死在嘉慶十五年五月四川總督常明辨其罪甚晰然亦以五月內奏始至京宜朝旨責其馳奏之緩也夫古之受誣得罪死者多矣或冤抑數世而子孫故吏始白其事於朝方罪而旋雪之蓋寡矣而君已不及待命也夫君之子達官編修讀仁宗賜川督諭旨未嘗不流涕也

右家傳梅曾亮撰

易良俶

屏山先生者易姓名良俶黔陽人天資峻峭與人交坦夷真率初不顯其崖岸也屏山黔西之望蕤然以高廓乎有容取以自號黔人以與先生相肖稱之先生少無仕進志弱冠隸弟子員後讀書自娛視人世勢位顯榮之數澹如也既而感憤入嶽麓習舉子業蓋年三十矣登嘉慶庚午湖南賢書第一辛未成進士用知縣於是始以康濟民物爲心早游先方伯公門目爲偉器授以經世學未卒業迺發篋研究凡農田河渠邊防兵法及天文地輿奇門諸書推闡源流本末甚悉再造先方伯公秦中郡閣二年講求有得庚辰選河南盧氏令先生既擅經濟才居鄉久洞悉民間情偽善

因時地爲治盧故窳區萬山叢藪童禿少槎槩教民廣蓄樹株購
南方桐茶各種區分四路山岡栽殖盧境材木始蕃常乘一驢從
一役周巡勸課農桑與父老相問勞遇牙角事屬善爲排解聽訟
主於理喻不輕鞭扑豪猾怙惡不悛者始嚴施懲創修葺書院義
塾置膏火田聚城鄉生童教之先器識而後文藝漸知莘莘嚮學
後有掇甲科列詞館者盜發親率健役突進飛飭鄉民截擊無不
弋獲者越三年邑境甯謐政聲四聞有乞婦患狂易疾得食輒親
哺其姑以孝稱一夕殺姑死狀聞豫撫姚公祖同疑有姦檄先生
押婦詣轅比至力白婦素孝姑老聾且瞽卽有姦何憚而見殺明
婦無姦姚公疑未釋親鞠之婦默不應會疾發大詈姚公曰我活

爺爺知我汝胡爲者盧俗呼城隍神爲爺爺故以活爺爺呼官也
姚公寘婦於法恚甚盧距會城遠遣人密覘治盧狀三反俱言盧
民稱好官復大讚賞由此名重兩河姚公以事左遷程公祖洛撫
豫庚午楚闈座主也素重先生賢聞治盧惠政益見重道光甲申
調孟縣邑濱黃河岡阜平時高下襟帶溝渠先生沿坡岸勸民種
柳做楚黔山溪製筒車乘水盛激輪注田藉收灌溉之利孟民操
經商業戶鮮蓋藏邑舊析三十四里先生大會紳耆諭里置義倉
一所以備荒歉按里自捐百金爲倡令各集里中資贊其成效放
俾自爲政不經官吏督辦垂爲永制孟民德之聽訟課士一如盧
氏時丙戌夏王師西征回部自孟縣渡河而南時值伏秋大汎河

溜漂悍異常車驟雜遯舟中慮沂流覆溺爲患馳稟省會大府請
北路所派車輛送北岸河口截止南路所派車輛卽在南岸河
口接載汛期過一循舊制豫藩入南路某守言嚴檄飭禁程公遣
官閱視以先生言爲允萬眾晷藻南渡軍行無阻丁亥冬升鄧州
牧州境與湖北襄陽犬牙錯俗獷而狡句結襄匪狼狽爲奸先生
以地非盧氏孟縣比爲治稍尙威嚴程公通達政體躡之踰年程
公以憂罷州屬柏林里嘉慶閒襄陽教匪滋事里民有從賊者事
平逸歸逋誅久之倂張如故抗避差徭成俗至是巨猾數人倡首
糾合少年無賴集柏林里廟中私設公案刑仗威眾脅阻糧戶輸
官勒派按產出資供其飲博揮霍之費差至縛於廟簷之棄村外

周遭二三十里鋪戶不敢飯差有事聲礮爲號後至者罰抗不到者火其廬前牧憚不敢捕勢日橫先生以發之速則變小而害易除發之遲則變大而禍不測言於郡守誠先生勿輕動城守營張備廉勤有幹略與先生議合部署兵役乘夜發出不意往捕距村里許時天漸明霧四起隱隱見數隊環村左右立知爲所覺有備令兵役大呼州官來只擊首惡某某餘不問漸退走匪首率死黨出村突前呼嘯震村堡先生爲方陣以待槍四嚮稍近始施放擊踏其前隊數人餘驚潰天大明追縛首夥數十人論如律自是里民懼伏其遇良善鄉民赴愬爲霽顏曉譬諄諄如家人父子不事威嚴與州士談經講藝款接無殊子弟竟日不倦寒峻之有行誼

者資給而獎成之登科第者不絕治鄧久馴良者奉教桀驁者守法維謹調直隸光州光俗刁健強悍素稱難治先生以寬濟猛俗爲易癸巳春先生以親老乞養歸豫民思之不置蓋先生四綰州縣符旣因時地張弛以制宜復因其人之強弱順逆而經權互用以要於成故所至部民皆治然在先生特小試其端而其所蘊釀以大有爲者則猶未竟其施也先生嘗以天下狃於久安之勢豪吏漁奪叢怨巽懦者類姑息養奸失其相維相繫之誼無以制其相爭相奪之情民睽則心思逞民玩則氣日驕勢必殆而所在文恬武嬉晏然不以武備爲事大吏或不能進退人才飭官方而修戎政伸其長驅遠駕之權使姦宄之管我者形格勢禁操縱惟我

而莫敢相撓網解紐弛岌岌不可終日若非審其積薪厝火之由改弦而更張之一朝變作將敗壞難以收拾故之官輒簡精銳百名隸役籍陰用兵法部勒教以擊刺進退之方置軍械弩弓火箭應用胥出私橐爲之在孟縣日有劇盜十人橫行嵩廬內鄉山中州縣不能制檄先生往捕張示許山民格殺且有賞生擒者倍之盜卽四散就俘在鄧州日泌陽擒匪數百人踞縣境竹林鋪剽劫附從甚眾豫臬親督兵役往捕檄先生率所部前驅疾馳會營弁兜擊擒首王某聞聲遁蹤跡至偃師獲之擒斬次要夥犯百餘人卽時解散泌境以平每行信賞罰寬脅從用力少而成功多省府皆同聲推重然先生於義所當爲不阿長官意不曲徇同事請

毅然直行其志又戇直少寒暄語不知者疑爲簡傲畏而惡之者
詫爲詭激程公相知深薦於朝言先生曾有經緯堪稱禦侮才
知者以爲允程公性矜嚴見者不寒而慄獨於先生許盡言而先
生薦達賢能不使人知卽糾劾稍有未協亦陰爲之申理自斯氣
誼益孚先生得度外行事程公去撫豫者明不逮二三小人間之
事多阻終亦不得發舒方猺匪趙金龍擾湖南草有平猺臆說英
夷擾閩浙江南草有平夷條議俱能按切山海要阨形勢籌畫戰
守方略雖當時未見施行而其建議不可磨滅先生歿三年盜賊
起粵西東南相繼陷沒中州亦蹂躪幾徧若早用先生言當不糜
爛至此海內士大夫識時務者惜之先生剛介之操老而不渝奉

母里居黔令延主龍標講席令有幹名而居官不滿黔民意迺於
邑神之負重望者有加禮博好賢聲以弭謗先生恥爲所浼解館
後辭不就嘗言作官遇窮乏時須咬定牙齦全清白節作士不可
受不義財玷終身前後教授生徒數百人隨才質爲獎進剖析經
義紛綸人人得其意以去率舉此語爲及門誡鄰邑有知名士年
少不檢請執贄爲徒卻之三伏地固請先生曉之曰德行本也文
藝末也汝知此卽吾徒也何贄爲後亦卒爲善士生有異稟日能
記萬餘言過目不忘幼讀春秋左傳凡十九日而畢夜讀儀禮五
十餘葉掩卷不遺一字富著述有春秋撮要三禮撮要三禮考月
令考草木考山海切要大學中庸講義鄉黨考鄉黨圖中州風俗

說懷慶府孟縣水道圖說治豫切要治楚粵川黔切要天下用兵
捷徑圖記平苗臆說平徭條議平夷條議海防臆說儀禮集註讀
儀禮心解周禮析義恰克圖塔爾巴哈圖交易說江海扼險圖說
子史須讀天文俯察歸養後尤殫心於性命身心經濟之學著作
益富惜皆燬於兵火良可歎也詩古文辭奧博成一家言豫撫程
公曰屏山之文疏宕有奇氣誠非阿好時文不苟作念功令以入
股取士根柢經史盤深於理窟四通八達拈題構藝每字必析二
義一縷心血迨神攝魄無不直抉其題之真際而盤旋以出入人
意中出人意表不減天崇諸子體裁一與行墨符合來往南北經
其指授多獲雋顯名辰沅士有文譽者不問而知出先生門下關

中雷公成樸官長修文翁教賢太守也重先生楚西耆儒課士輒
緘諸生卷走數百里送其家就正先生批點畢爲揭經義以詔諸
生有私謁者擯不見其教士之勤守身之正類如此事親色養兼
至久而彌篤遇昆弟族姻有恩紀待故舊始終無間在京師脫同
年友山丹令於詔獄在豫脫塾師通山令於虧案累數百千金不
惜退居十餘年友人執訊至者雖臧獲引與同飯其諸敬而弗失
與人恭而有禮者耶屏山之巖巖疑若不可攀躋而吐納煙雲萬
狀飛植各遂其性屏山終古歸然先生亦並峙不朽矣母唐太宜
人年九十七考終里第次年丁未先生歿年七十有一先世自江
西遷黔世有隱德祖仁經父志楨庠生以先生貴 贈封如其官

子二紹濂庠生紹沆廩生有學行孫三伯乾監生伯坤廩生候選
訓導仲咸優廩生曾孫榮光鳴皋瑤光格非鳴健卻非鵬飛璧人
福封

跋正基曰先方伯公言作吏有二曰循良曰邊才時平則安靜之
吏務培養地方元氣稱治有變則非嫻將帥略能應變制賊死命
難以弭侮亂而使之安先生兼之使得如先生數十輩參布中外
則天下不至於亂卽亂亦不至於今日之甚余深悲之然先生進
爲良吏退爲儒宗已章章如斯後世必有聞風興起者先生弟畜
余余則視之猶師老矣無能爲悲先生行自悲焉嘗于役桂林道
黔兩拜先生墓下悼先生不可復作山頽木壞哲人其萎蓋歎歎

不能去云

右家傳嚴正基撰

易屏山師世居太平鄉少以豪俠技擊警服其鄉人迨遊邑之龍
標沅之明山兩書院山長爲吾邑楊晴園先生兆杏始有志於窮
理經世之學日經師人師無俟遠求矣嗣晴園計偕北上謂日子
不羈才亦不世才吾同年友澈浦嚴樂園來主講明山經師人師
無俟遠求矣歲庚午程公梓庭典試湖南得師卷最遲擊節歎賞
遂領解額及成進士歷宰盧氏孟縣適程公撫豫夙稔師賢一切
不拘以有司程式用得展所負循績大著遷鄧牧擒巨捻王三帽
纓子豫人尤稱頌程擢閩督去繼撫部不逮程而師亦告養歸矣

設教於家余往從焉備聞緒論嘗曰吾少時不可一世每雄談驚
坐攘袂赴義晴園師至則垂手斂跡若童蒙之遇塾師然綜吾生
平非揚師無以範吾才非嚴師無以盡吾學非程師無以發聞而
稍行吾志甚矣經師人師貴自己求也今老矣追維陳迹時事日
非願與有心人一吐胸中之蘊而卒不可得因把酒獻歎同學多
攻帖括有竊訾無病之呻吟者乃師沒不數年外患內訌而言以
驗求如師通經應變薪傳誰屬哉太夫人性嚴逾九表師亦望七
閒命跽香棊弟子環跽婉求香燼乃命起扶憩書室怡然曰衰齡
侍母吾福誠不薄惟無以慰母滋愧耳生等宜及時承歡也

右筆記周心鳴撰

傅瓊

貴筑傅庶常壽彤請予表其先贈君墓上之石子取其狀讀之知
贈君幼穎異六歲讀毛詩輒悟其義年十九經陽湖洪亮吉學使
取充邑庠生授以六書九數若 國初七八巨儒之學積日月不
厭悉鉤得其要領後中嘉慶甲子副榜充國史館謄錄改充八旗
教習官先後與遂甯張問陶常熟包爾賡大典陳雲高郵王引之
交善庚午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時曾煥巡撫貴州延主正習
講席凡八載道光壬午選授博野知縣適大雨潦米粟翔貴君至
則棄倉粟與民所馳全無算改署滿城大府某聞其廉未信也微
使人進餅金請事不可得大奇之改調豐潤縣旱蝗日督捕田野

閒歲易款爲稔未幾以艱去職服除改發廣西署知興安縣時江
華騷亂與興安毗連君募鄉勇守要隘日親巡厲之賊相咋不得
入境徙署蒼梧舊有獄株連數十人久不能決君一訊卽決遣之
署百色同知充廣西鄉試同考官遷全州知州將調西隆州以病
卒於桂林年六十四君諱璜字星北先世上元人後徙貴筑其平
生所著有詩義長編二十四卷庭訓四卷一朵山房詩集十六卷
子華新增貢生壽彤翰林院庶吉士能以經術文章世其家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原

右墓表楊彝珍撰

趙廷澍

趙邑侯名廷澍蜀人也嘉慶十七年權縣事歲大饑民多劫奪市中糶米者白晝被搶莫敢誰何侯微行城內鄉村廉行其狀捕渠魁治之眾情帖然有無賴子兄弟眾呼擗城虎擗街虎橫行邑中侯捕獲予以大杖令荷校遊於市羣無賴遂斂跡勤於聽訟每日坐堂決事觀者如堵余弱冠遊庠與諸生逐隊謁侯禮遇甚殷勉以學問一日集諸生鼓吹送學中諄屬司鐸孟廣文教之人咸謂侯之重士以培材懲奸以翼善得爲政之體云孟廣文名崇綸太谷人獎誘後進多所成就余師事之

右遺事黃宅中撰

按趙公權知山西河曲縣事

張琦

君諱琦字翰風別號宛鄰姓張氏江蘇之陽湖人初名翊故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願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刊正其舛悟爲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門德星里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爲業常州文人顯宦大都著門下籍故雖貧弱不達而爲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寄籍天津縣學生 馳贈翰林院編修妣白氏 馳贈孺人父蟾賓縣學生 贈翰林院編修妣姜氏 贈孺人贈君蚤世君之兄編修惠言世所稱臯文先生者方四歲而君爲遺腹誕彌之日則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傅無力行束脩族人外出教授率

半月有一歸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
解字義審句讀博覽載籍轉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
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
入真行尤沈酣蹈厲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舉子業三事工力
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襲也君故善隱憂蚤歲慨然任
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設既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遂捐
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歿遂嗒然意盡棄諸生以醫自寓及舉次
子曜孫乃浪迹齊魯晉鄭聞癸酉適至都友生援例強與順天試
領薦應甲戌春闈挑取膺錄庚辰冬傳補 實錄館膺錄官道光
癸未議敘知縣其夏籤發山東試用君年益六十矣以季冬署鄒

平縣事山東州縣倚錢漕羨餘爲生歲饑則無入項而供億餽遺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無禾君以封印之次日受事見大田皆龜坼未種麥時山東巡撫爲今直隸總督一等侯琦善承宣爲今廣東巡撫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卽下鄉諭父老僉謂初秋報旱被前官鞭扑秋災例不出九月今徵漕已竣何敢更報報且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輸漕筋力已竭上忙倏開徵又將安出若其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爲詞我徧歷四百七十二邨莊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邨莊以一人至城我新歲攜若詞進省白大憲當可蒙恩緩徵也父老莫不涕泣至期畢集甲申正月四日君旅賀二公畢復謁朱公呈牘備述所見窮困狀朱公以白琦公

破例准君贖而附近鄒平之十六州縣災形同者因得共贖二公
彙奏緩徵至秋後未幾長山縣解搶奪受傷事主至君受其詞則
曰賢父母莫問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與休賢父母毋
代人擔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毋有大樹不在大樹南抑北耶曰
在樹北五六步君曰若是則吾界也吾歲底徧勘邨莊見大樹知
爲長山分界處出官圖示之其人愕然曰小人見賢父母下車卽
爲合邑民請命在署每日堂訊五七次無不公允厭人意小人傷
已平復所失止布三匹錢兩貫若以此累賢父母擔處分小人心
不安且爲合邑父老所唾罵小人不願訟矣及五月卸事鄉民餞
送萬數以訖其境七月署章邱縣事章邱距會垣一程紳富所聚

尙氣好訟而院司道府五署書吏千數皆章邱人章邱例單日放告月十五期新舊事至二百紙五署書吏走書請託使長官不得舉其職負者復不甘上控五署掎摭官吏短長無虛日甚者薦越入都至難治君自鄒平回省而章邱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張君長者或非理劇才況章邱之健猾耶朱公曰正以章邱健猾欲得長者化導之耳琦公笑遣君章邱固緩徵十七州縣之一也壤接鄒平習君治聞君至則已悅服視事月餘民以瑞穀來獻者接踵有至四穗五穗者君謝罷之曰去秋旱無禾今春旱無麥陽氣深伏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一日當期君閱所收詞有原被中證皆鄒平人者不可

受理反之其人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然無如小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私念此情得白於吾父母前則不啻伸雪也故來此時同具詞者百餘人皆爲之嗟嘆有泣下者君莅章邱歲餘五署書吏竟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餘起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會朱公擢山西巡撫未行而奉諱君上省唁送因謁琦公琦公曰朱公知人君在章邱真不愧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也乙酉秋西府歉收次年春旱又遭風霾三日夜至對面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黍不能藝大吏飭郡縣籌接濟館陶在西府尤爲瘠悍其長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饑民聚搶富室之案已積十餘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

禱得透兩田可耕乃嚴捕諸搶案爲首者又嚴勘得富子藉借貨裝點圖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悉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察災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陶故徧小君造送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且過倍上游頗以君爲不堪事忽奉 中旨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唯館陶災情錢數悉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旣而臨清堂邑邱冠莘五州縣環館陶四面蝻蠶覆地至不見土而昆連館陶處一綫如界黠者拓而移置之則皆蠕蠕返故處及成飛蝗東面者東飛西面者西飛蔽天翳日而無犯館陶境者君前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飛館陶民素聞之而未信也至是乃

相與謳詠君德君嘆曰神憐吾民瘠苦宰官與食其福吾惟當勉
爲好官若等勉爲好人敬承神庥耳入秋禾黍芄茂忽大雹如盃
碎屋瓦君念嫩禾必不堪此卽出署履勘吏役諫不聽西門外故
有窪田千餘畝被水占爲泊深尺許不可涸君至泊而雹已堆滿
出水面比至大田苗殊無損傷召問邨農唯言午閒有大雨一陳
不見冷子冷子者東人呼雹也徧勘四境皆不言有雹初君禱龍
王廟見頽壞甚議與邑紳移建城內邑廟側隙地邑紳難之旣大
熟畢穫忽廟壁圻縫見物如蛇方首兩角疑疑徧身鱗作金色羣
謂龍見聚觀三日君詣拈香謂眾紳曰若神願遷者卽隱形語畢
不見移廟之議始決嗣後祈禱皆應迄君之卒館陶無歉歲君未

莅館陶前二載館陶民被奸民馬進忠呈誤者甚夥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須案發黨羽連五省州縣以失察被議者百數尹老須隸直隸清河館陶與接壤竟無一人汙染者論者歎爲儒效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七載年七十歲君爲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爲宗不緩爲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陋規可取者仍之錢漕則規前任十年內至輕者以爲額公事應爲者所費不多則任以獨力鉅工則勸諭紳富而已爲之倡至於服食起居取具而已通籍之前故有逋負四五百緡及宰縣所歷多優缺而身後遺累顧倍差於初集寅好賄贈乃克以喪歸其理訟也原被中證有一人到案

卽受詞而遣之以其詞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也若情事轉轉
甚及須履勘者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人不擾章邱至繁劇半
載後訟減已大半館陶後數歲常旬月無赴愬者御書役至嚴驛
騷小民者論如法然籌其生計必均必一故民懷而吏不怨生平
所著述有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已
版行自定所著詩古文辭目錄付曜孫去取甚嚴命毋得增採一
字纔三四萬言藏於家配同邑湯氏 封孺人前二年卒余爲之
志旣刻石而不克藏以今年十一月六日合窆於江甯府東郊龍
山之陰子息已前詳孺人志余與君爲道義交三十有四年申之
以婚姻知君爲宜深然君之文行爲宇內名流所共推崇治績又

東土士民所共聞見則人人所謂宜書者余固不得不書也而余所獨知獨信欲書之以告天下後世者又以雖善無徵而有所不得備書也曜孫依限結交代以八月杪扶櫬附糧艘南下須十月望後方達而葬期已迫故不待曜孫具狀就余所習聞於東人者編次之伐貞石以表墓門庶使誦詩讀書而能論世之善士有以推求小叩小鳴之故焉

右墓表包世臣撰

翰風皋文先生母弟也初名胡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皋文秀偉絕特温而能栗翰風慤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真率有過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

爲悅人語尤厚予閱時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皋文未達同
教授於徽之顏鎮歲暮來歸暨得接言論皋文沒君飢驅東西尤
無甯晷予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年五十中順天鄉試舉人
因畱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補館陶閱七年
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珏孫甚聰敏未冠而天蓋誤於庸
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掖縣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串
素問金匱旁羅諸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痼宿疾無不隨
手起治縣時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眾又其爲政慈惠故沒而民
思之以爲將沒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曜孫亦幼慧
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

爲治奏效一如君而皋文先生有子曰成孫修潔博習好沈思亦能繼先生之世

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事求其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有成效者觀其得失之故以規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嘗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險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略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畫著論甚具規置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於醫思以調變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社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右傳李兆洛撰

戊戌歲與楊君用明道見聞舊事用明云道光庚寅客山左館陶
時知館陶事者爲吾邑翰風張先生是年閏月下旬廣平譎言亂
作夜半人盡出車盡駕城中數萬戶父攜子女從母不及明東奔
百餘里越邱縣至衛河衛河界館陶館陶之濱衛河者爲南館陶
館舊治也又東四十里爲今館陶城縣治在焉衛河有官渡渡夫
隸館陶方廣平民之至邱縣也邱民先驚相率皆走及衛河渡夫
亦驚不炊許集河濱者益眾渡夫益驚時已薄暮莫測多寡以語
音有邱人遂撤船不敢渡而以邱亂奔告縣署時翰風先生方剪
燭會飲署中用明與焉門者以亂告舉坐皆驚先生曰必無之徐
又曰邱鄰邑吾知其民情必無之遂遣役往偵而飲如故俄而城

中驚沸謠言南館陶有變舉城將逃有謀者曰吾邑侯張君神明
盍往瞻動靜乎乃相率赴署見無所動作也遂分曹立署外以俟
久之聞會飲乃各分道然而濟東道某時駐臨清已飛檄達撫軍
撫軍某已分遣兵官行矣黎明臨清道檄至越三日撫軍遣兵官
駱驛至又翌日中軍參將某暨東昌知府某並至時逃民已散歸
久往偵各役前三日亦歸已盡得謠言所由乃各返云庚子初春
子衡偶以用明言詢先生子仲遠仲遠謂余廣平謠言實起磁州
時磁州廣平館陶地皆震而磁州極震屋盡覆城盡圯居民萬戶
得脫走者才數百人皆號嘵相攜持走夜半至廣平廣平方亦以
地震驚擾遂相率偕奔謠言於是作云子衡因從容問先生之所

以取信於民者仲遠又言先生嘗以公事遣幹役赴鄉半日役奔
回以鄉民毆役狀愬破面流血支體皆傷先生卽出堂皇坐呼役
入大怒曰某鄉民消吾知之敢毆公役乎必汝索賄故也不待辨
立與杖四十驅之出署中皆爲不平頃之鄉民亦赴縣伸理問其
詞果索賄云聞役已被杖於民無所問也遂歸民是以大服稱神
明焉用明名鑿後更名金監仲遠名隴孫皆吾友之不安言者故
牽連記之時庚子正月二十日也

右書事薛子衡撰

先生姓張氏名琦初名胡字翰風一字宛鄰武進縣人生而孤貧
稍長親師取友盡一時之名宿其伯兄惠言以學行顯名當世先

生穎悟亞於兄爲詩古文詞播於海內士大夫之口學者並稱二張先生也自年二十餘補縣學生以教授爲業恆客游嘉慶十八年癸酉舉順天鄉試年已五十矣道光三年壬午以館班分發山東候補知縣初署知鄒平縣事甫踰四月然去之日耆老垂涕餞送者屬於道繼署章邱十有三月繼署館陶二歲卽眞授焉其爲治視民之疾苦職己之由思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於心靡不盡而尤勤於農事倣古區田法教民種植使凶歲有備治獄刑故宥過一以經術斷之在館陶凡八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得疾卒年七十先生蘊深而志遠以遇之艱宦之不遂其所欲施之世者十未獲展一二然處則爲佳士出則爲循吏亦旣過人遠矣先生喜治

兵權謀書覃精地理其於山川要道路出入之勢如指諸掌治
古文自曾子固歐陽永叔而後於注孟堅氏詩工五言宗法魏晉
高者欲駕潘陸而上之詞則由趙宋諸名家以上溯溫飛卿韋端
己書長於分隸蓋懷甯鄧石如之亞而真行書與涇包慎伯齊名
慎伯推之以爲舉世無與比通方書始受法於歛金輔之後得黃
氏坤載書歎爲絕詣師其意爲人治疾輒奏奇效云先生旣卒子
曜孫收拾遺書謹謹無失都所著述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
義十卷古詩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
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
鴛鴦劍曲二卷其未成者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戰國

策釋地素問釋義古詩錄詞選已梓行世餘並藏於家

右述吳德旋撰

新編 漢書 卷之二十一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吳清皋

君錢塘吳氏諱清皋字小穀考諱錫麒國子監祭酒妣楊燕人生君兄弟七人君次六嘉慶癸酉舉人捐中書充國史館分校本衙門撰文以軍機章京議敘內閣侍讀充方略館纂修考御史第一未及補而以先所得京察外擢撫州府知府時道光二十三年也上召見曰汝師傅吳穀人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至撫州革舊弊曰釐金者商民便之東鄉民以徵糧捍官君會兵往將近村整隊以待告反者日數百輩曰事卽起眾且至矣拘我而釋回矣或曰進擊之君曰彼反形未成進則速之鬪矣然則退守縣城君曰彼以虛聲恫我畏我也堅持之眾必散遂以無事調南昌府

攝吉南穎甯道鹽法道事卓異入都至江都病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四配項氏韓氏子樑江蘇候補知州女二人適江適武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君與母弟清順天府丞者同年月日時生其言動狀貌工詞翰官皆至四品同也然府丞豪於詩以高第歷職清曠今益自放於病以極其才而君遇事精整慎名法內苦其心而必求無枉於人其壽命及所任之閒劇亦殊焉豈生年月日以推富貴壽夭者其說果誣耶抑列禦寇所云既謂之命卽命亦不能自識之者耶抑人成形象以後其自能變化其性命者雖天亦不能囿其終耶吾不得而知之矣銘曰

一幹而中分或支離而天存或扶疏而先神柰何乎天吾銘以奠

君之神

右墓誌銘梅曾亮撰

卷二十七 守命三十三

七

董敏善

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之亂自京師以下蔓延直隸山東河南河南則滑滑二縣被害尤甚九月一日滑縣民李文成等謀逆事連滑縣文成者習白蓮教與同縣人馮克善牛亮臣推宛平人林清爲僞天皇皆以八卦爲號一卦之長僞稱王餘亦各有僞號而統於林清清將以九月十五日起事文成等謀以其日應之九月一日滑縣知縣強克捷聞其謀掩捕文成亮臣置之獄九月六日雞鳴時克善踰城而入內賊應之共斫縣門強君闔門死難把總戚名彰戰死巡檢劉斌教諭呂秉鈞典史陳寶善皆被害訓導趙心戒降遂據滑推文成爲主分眾奪據滑縣道口鎮道口漕運貯兌

所糧之所聚也濬距滑二十五里城中兵不滿百人眾洵懼知縣朱鳳森守北城管河縣丞董敏善守東城典史徐嵩齡守南城訓導王三畏守西城佐守四城者邑之貢監生員而董君則予同縣人也縣城爲明崇禎閒重修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六尺樓櫓尙完固時民心惶駭董君備諭以城可守狀民志乃定自被圍後軍書皆董君掌之新鎮毗近道口賊爭不得它如東西十里鋪淇門屯子裴莊白寺皆鄉勇固守賊不能破城之西衛河環之賊至無所容故棄而不圍東南二門受敵最甚連請援兵不至朱以憂勞成疾不能視事內外軍書及督率捍禦並屬董君惟與上官文書則仍以朱名安眾心也時火藥將盡軍械又不足董亦憂之聞三

年前有私販硫黃賊貯於庫得二十餘斤又苦無硝括諸銀工復得硝近十斤縣民黃選能爲火藥得藥四十餘斤伐竹爲噴筒以廣火器初有鐵工五人爲賊製械時在縣獄至是出之俾造刀槍丸彈於是守具略備矣十五日攻城甚急賊掠婦女於浮邱山酣飲高會下瞰城中勢張甚初守城士卒有倦臥者呼之卽起後則扶之乃起至是扶有不起者董君巡行慰勞涕泣獎勸眾始復奮十七日河北鎮總兵及撫標中軍參將等各率師至圍城始有生望十一月二十六日滑縣西門開以食時啟脯時閉十二月一日城中獲賊九人董君鞠之送大營斬七人釋二人八日夜西北城下又有賊數十人欲乘城上巡邏者投以石始散去十日滑縣城

破濟縣始解嚴而濟之倉穀亦盡矣二十九日始造冊詳報被賊
殺害之官民及戰死之鄉勇團練之紳士是役也始於九月之朔
至歲終而止蓋四市月矣強君死事甚烈一門盡邀褒卹固已廟
食百世朱君亦荷加銜鼓勵之 旨董君則於守城最勞籌戰備
至家室已預爲死計而能讓功於朱而不居其後自以三汛安瀾
得遷可謂難矣使假以事權展其猷略功豈在疆臣闔帥下哉

右書事趙懷玉撰

武進藹如董君振奇人也嘉慶癸酉官濟縣丞值匪變宰以勞勩
成疾不視事藹如憑城固守以身犯難區畫中宵緊閱三月城竟
獲全藹如歸功於宰絕口不言守城事而比戶祝風謠播遠邇

卷中所載皆是也鍾泉鄒子卒讀而三歎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其是之謂哉設令藹如沾沾言功不過晉一階增一秩耳當軍務
告竣晉階增秩者不知凡幾何獨藹如之功微而顯久而益著令
人愛之慕之長言以詠歎之欲不爲之稱述而不自已耶蓋功不
自功功乃進於德而賢士大夫闡幽表微發抒公論方且藉是以
立言三不朽其備矣哉藹如以防河功遷中牟宰邑東境有蘭若
曰水月庵幽潔閒遠余最慕之猶憶甲申秋暮止宿庵中新月挂
牆竹聲鈴語如和如荅余欣然呼二僧起移坐紫竹林下烹茶話
月二僧頗善談據邑中瑣屑事助諧笑因嘖嘖稱邑宰不置且歷
舉數事曰徭役若何均緝捕若何勤聽斷若何明且平余方徘徊

竹樹閒蕭然意遠不甚記憶而二僧固覩縷言之恐不盡也嗟乎
水月庵特中牟小刹耳水月庵僧特中牟野人耳其地勢與邑宰
遠邑宰有恩未必逮及逮及矣未必加厚而公道所繫自然流播
何地非水月庵何人非水月庵僧哉然予嘗數晤藹如藹如抑抑
然恂恂然未嘗以循績自言也藹如不自言而邑之人能言之藹
如惟不自言邑之人乃能言之且言之惟恐不盡耳設使邑宰循
績自負累千百言而邑之人不言或且囂然大反其所言以視藹
如其意量爲何如耶吾閱斯卷而有意於藹如之爲人吾因斯卷
而憶曩事益慨然有意於其人殆功不自功者耶抑閱於世者深
不欲以嘒嘒皦皦急自表暴者耶

右書濬縣守城卷後鄒鳴鶴撰

余獨見趙味辛先生及方君彥聞吳君山子所爲濬縣守城紀事書後之文已悉董君藹如盡力守禦之槩今觀趙君黎陽見聞錄而益歎濬令朱君當時若非疾作或雖疾而尙能治事踔厲奮發勇於當先則董君以管河縣丞駐劄其地不過與於參贊謀畫以左右之其才不獲發見朱君病而同事諸君智計材武皆足以任戰守選兵練餉各得其人則董君亦不過分其力佐其勞其才亦不獲盡見而功固已不可沒乃朱君竟以病告而一切守禦之事盡以屬之君而君旣處圍城之中盡悴盡力而完之其功可謂大矣乃抑而不敘於是趙君目擊其事遂筆爲此書若爲君致憾焉

然而董君雖遲數年始循例得升知縣又遲數年以防河功晉同知銜年亦才逾五十一丁內艱遂歸田里優游歲月與故鄉父老敦布衣之好恤飢寒之患而子弟雍雍綽有餘權亦遂不復出而問當世之事其殆知幾者歟前年其少子已魁於京兆聲華蔚起得不謂非天之報施哉在董君之心或未敢承而在天下之人之心觀之則人事雖近而或爽天道固遠而難誣其爲守城之功效斷可識矣余是以附著之

右書黎陽見聞錄後李兆洛撰

按黎陽見聞錄汲縣趙如椿著

陸費鑿

陸費君諱鑿字舟若桐鄉人君之先諱賜者順治十八年進士山東平原知縣始姓陸費氏賜生淮縣學生淮生椿候選訓導椿生熙用雍正六年舉賢良官至山東武定知州熙用生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左侍郎是爲君考母一品夫人張氏君以四庫全書館騰錄議敘州同發安徽試用署鳳陽通判宣城合肥縣丞丁父憂去服除補亳州州同擢宿松知縣緣事革職尋復官選福建建陽知縣歸省張夫人卒於里第時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三配安人祝繼配安人蔡皆無子以弟元鎮子觀瀾後方君之充四庫騰錄也侍郎公實總書局君處

儕輩未嘗有所表異與人交若落落難合亦終無迂館事畢卽歸
讀書京朝大官稱佳子弟輒首君以爲清素恬退稱其家風也旣
試吏手批口荅案牘無畱滯暇則讀書如在館時其宰宿松也宿
松民悍而狡子弟讀五經畢卽讀律習訟辭術成武斷鄉里吏弗
敢犯君至驟以法繩之奸民大譁陰謀去君某生其尤也逋課積
年糧胥雖屢受杖相戒不以聞至是君索之急胥不得已伺其入
城探示懷中牒擁之而行某大怒拳傷數人然竟不得脫旣至訊
逋課得實移檄校官繫明倫堂約曰納課乃釋某生暴橫久猝被
摧折以爲大慚一夕自經死臨檢得書懷中列校官婪索狀辭連
君奸民欣然欲藉以傾令嗾其子歷控府司院以至刑部事下巡

撫奏請革職比鞠訊告者坐誣君奉 特旨開復以原官注選嗟
乎良吏之難其人也下者操行不謹爲宵小所挾持甚至束縛馳
驟不克自振拔其或稍知自好則務爲優容含忍冀且無事然閒
有一二武健不畏強禦者又易爲蜚語所中罷任待勘勘幸得直
大吏輒以旣革職爲毋庸議坐廢棄者往往而有如君者可謂幸
矣然亦卒不獲盡其才以沒則豈非其命歟余與君從子恩洪交
相善觀瀾將以今二十二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恩洪自湖北麻
城馳書請銘道遠不可以辭銘曰

君之宗本費氏舅氏陸撫爲子凡五傳始兼姓兩不忘誼之正越
秩宗門益昌名父子宜循良志未展吁可惜利後人固幽宅

右墓誌銘陸邴孫撰

按陸費公從子恩洪更
名琅官至湖南巡撫

陳藻

陳香海刺史藻浙孝廉生平服膺鄉先正楊園稼書兩先生授徒自給恂恂儒者也年幾五十始宰豫省僻遠邑覓新吾實政錄研摩昕夕期變通施行首嚴保甲堂左右列櫛貯煙戶循環冊歲強半攜冊赴鄉屏去僕從惟兩吏數役一與夫不許刻離捐廉備費傳示鄉民止飲杯水詳詢家世執業注於冊操豫音與子言孝與弟言恭與婦孺言勤慎與尊屬言身教諄諄往復若家人爭訟立剖釋非至要不取結不具案牘返卽日坐堂皇訟者無阻取循環冊指示某月日在鄉何諭顧背之復諄諄如曩時多相悅以解嘗謂余乏片言折獄才要使無情者盡其辭得聞而入批卻導窹周

知慮後庶無訟乎以是鮮赫赫名而人飲其醇歷數年大府廉其治檄權鄰邑邑紳耆額大府以借寇乞者彙集大府曲體輿情飭暫兼兩邑篆鄰巖邑也山徑叢錯爲藏奸藪邑訟師徒窟鄰境以避公故鄰令被斥公則剛勁明決犯輒懲而訟師悉遠屬民咸頌神君聞者又爭譽武健調繁孟縣嘉慶癸酉值滑縣軍興兵差駱驛供億無缺而民不告勞庶績復井井同官迂公者轉欽有理繁治劇能問曷克臻此公曰無他術譬醫然究心靈素臨證施治初不自必其效也時固原楊提督芳於司砦燿匪首李文成著奇勲事平遴難民女十美差弁護送固原將充姬侍道出公治公截雷署中訪家屬關提資遣或親屬無子遺與罔識閭里者耦書院生

童楊諧於大府遂登白簡會經新亂後滑令孟某納十美事發長
流黑龍江大府飛騎追彈章還尋補薦廣遷睢州繼擢光州直隸
州牧州屬界江北俗強悍健訟多盜公莅任未幾囹圄漸清萑苻
以靖暇則詣書院與諸生諄諄講貫勸以實行毋徒自命爲文人
由是士風日蒸蒸日上公子某領鄉薦掌教河北濟源書院書招來
省公子已不告而置筵懼督責道經汴梁乃以百金購女子百金
備衣飾馳書述已妾緣伴新人來公命掃除別室簪盞架梳悉具
雇老媪以待至之次日呼公子曰爾思余與而母久別意乎公子
默然公徐曰而母來爲貧儒婦糟糠井曰余慙感實深廿年來宦
途稍遂內衙閒靜白首相莊亦人生大願特以余勤撫民拙事上

不挈眷以廩己志不侈費以遺爾憂殆無日不作去官想爾今出
此孝廉之謂何公子含淚伏地請受杖公曰何杖爲當思補過速
返沐借女父母來比抵署命率女並所辦之具載以歸身價免償
川資外別贈二十金屬擇配良家子女父母求見青天公曰我教
子不克傳心法內愧之不暇其忍一見乎其父母若女望庭泣拜
奉長生祿位牌而去公後卒於任道光己丑晨遊豫備聞之惜忘
公初宰邑恐益不省記乙巳仲冬因援筆識之

右筆記羅鳳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七補錄

守令三十三

周錫齡

君姓周氏名錫齡字松崖其先岳州人有官都勻者遂家焉再徙始居貴定之文教鄉遂世爲貴定人父曰魚樂亭知縣有惠政君中嘉慶五年舉人十三年大挑二等授龍泉教諭十六年成進士選鎮遠教授巡撫令從知府察辦晃州六里疆界以勤勞課最截取選雲南永善知縣未上換廣西荔浦知縣荔浦去平樂僅九十里地僻不當孔道以巖邑故知府常巡縣至其地知縣以時至府有事閒有省府委員而已然其舊俗官往來輒按戶供夫役人任

一塘家無男子者女子亦行先期知縣出牒傳令至塘守候或守至四五日役畢奸役又索錢始放令去百姓甚苦之君到縣卽革其弊且言之上官立石塘側以爲永禁百姓便之俄調署貴縣縣地遼闊人煙未稠盜賊往往闖劫貨物曩時趁墟者辰至而午散於其散也舉號破者三破一舉齊至墟口三舉畢行行者必結伴至十餘人非是必遇劫君至密察盜賊出沒之所時單騎驟至時乘輿多從民壯而至盜賊爲之斂迹趁墟者可一人行而莫歸縣之三里墟有鹽販梁天賜者零丁無助販小贏輒爲墟中莠民所占乃結販者吳亞狗吳亞貓等二十人爲隊互相捍衛莠民惡之以焚香結盟聚不知姓名百人控天賜於官前知縣蔣慶錫信之

言於上官知府副將至縣以刑籀天賜且徧緝不知姓名之人無所得奸役因以良民名姓竄其中縣中騷動君至訊得其情僅論天賜戍邊餘俱釋不問縣有石峽墟去縣百里接橫州興業界奸民梁運隆者處其中墟側之富民歲供錢於運隆而後家財馬牛禾稼無盜賊之虞非是則雖有巨貲不數歲卽空乏矣典商當商亦如是運隆常使其黨句連胥役又有數百人爲扞衛文武官捕緝終莫能得君密察具知其所句連之胥役名姓又廉知每歲惟中秋日午前運隆放遣其徒衛乃微服密約其地之紳耆中秋日各集子弟潛伏於墟側至期晨起方大燕僚友於官舍已而以病發入內遂易服潛出馳至石峽日未午遽率子弟入墟掩獲運隆

以歸僚友方酣飲未已也論運隆如法石峽墟之民少安貴縣產
米往時知縣收米船陋規歲有銀萬兩君悉罷之荔浦平樂陽朔
之間有山焉曰烏木山高十餘里周圍數十里其旁悉產烏木林
木蔭翳常出雲作雨又有泉流出焉山下平地數十里悉資此泉
以灌溉其林木人莫敢伐以養雲庇泉也伐之則斷水原畝者最
忌之時福建湖南木賈僞爲畝山者以薄直質之於土人莫如岡
已而大肆斬伐連歲水原枯竭山下沃田變爲荒壤山下畝者訟
之官屢年不決上官數令幹買往察亦不決甚至聚眾拒捕會營
兵往捕亦不出乃令君旋荔浦君至廉知山中有訟徒袁甲主其
事乃單騎入山縛甲及木賈之首而出事遂平廣西有奸民結聚

號曰添弟會連蘇州縣蔓延於湖南貴州而以九千里八排爲巢
穴九千里者在古州之南柳州之西慶遠之北荔波之東宋時撫
水蠻地也八排在平樂之北桂陽之南永州之東郴連之西蓋五
嶺之峻絕處也其支黨所在布滿民間以時聚會約束出入恆有
暗號其黨相見咸不言而諭良民莫之知也暗號稍稍流露輒以
時改易謂之開斬蓋加殲滅之先兆云所居至數百戶輒有頭目
脅誘良善索富室巨商使之入黨爲之保護不從輒被盜劫多收
無賴出銀本爲之謀生且誘致知文字無籍訟徒爲之謀主厚其
饋餞無知之士亦有入其中者遇小邨落單戶輒號召其徒公行
劫掠近時且至於城郭市鎮其劫掠輒先使其家知白日持械至

市會且以報讎相告語於其旁居之民令勿動動則同虜故居民見劫鄰家咸不敢言雖有十萬戶之城郭但視之而已此風起於庸慶之末而盛於今始於廣西而盛於湖南君官荔浦貴縣之時廣西聚徒公劫之案歲以百計所屬州縣類有之惟二縣獨無上官以此推重之已而丁繼母憂去職繼又丁父憂終服揀發福建歷署長汀福安知縣興化通判補永安知縣未上調漳浦知縣漳浦負山瀕海盜賊多出沒於其間君召募壯勇分爲六路布滿縣界按日分巡於海口雇募民船以載出哨兵役事至卽集盜賊爲之屏迹漳浦居民好鬥少有嫌隙卽聚族購械或於入縣要涂虜仇閉禁甚至蔬米柴炭之小販皆執之以故城中匱乏常供者月

再三見君知其弊有報虜者輒褒其辭單騎馳往就驗立決風爲
之少息縣有崎谿諸社互二十餘里林氏居其上吳氏居其下初
爲婚媾吳氏之田資水於林氏以爭水構隙互相仇鬥各荒其田
設望樓以相準備君親至其地爲之相度地開溝撤望樓勒限墾
治其田二姓復爲姻戚如舊縣西霞曇九社以爭田故亦相仇鬥
荒田設望樓如林吳二姓之所爲君親履其地爲之畫界田始復
墾縣中舊俗許嫁及已嫁之女恆悔婚別嫁不以爲非君爲之嚴
禁又斷返舊鎮社鄭錦林妻陳氏林頭邨陳應山妻林氏樓下社
蔡振妻楊氏於是婚媾始正往時知縣以縣境多鬥以事至邨社
必會營官以兵往君以單騎速往爲恆父老每焚香迎送道光十

九年閩浙總督關防爲人所盜盜林齊在漳浦管內君單騎往捕
林氏父老縛齊出無敢拒者久之以勞瘁卒於官漳浦人爲之請
於有司福建巡撫奏請入祠名宦

右傳鄒漢勛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八目錄

守令三十四

胡世琦

鄭敦允

秦湘武

季麟

朱向隆

方履鏡

楊時泰

張星煥

陶章鴻

黎湛溪

王鵬萬

朱承澧

華端翼

劉承本
秦沆

周明德

魏毓讓

譚光祐

林聯桂
盧爾秋

趙瑜
李馨

單朝詔

武爾

鄭雲龍

周振之

李宣範

陸成本

賀仲斌

守令三十四目錄

補錄

補錄

方炳文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守令三十四

胡世琦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 國朝以來起家進士
者已十有三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自號曰玉鏹少岸異爲文落
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婁上春官不第以寫書 國史館議敘當
得知縣棄弗就益閉戶肆力經史閒出與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
郎中鼐歛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修亮吉金壇段大令玉裁皆嘗
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不區章

口與義理而二之其詩亦能自運繩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騫嘉慶
一九年甲戌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
山東之費縣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才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
搯擊歎息君顧自喜曰是豈不足行吾學邪莅費縣歲餘以事罷
旋牽復歷攝平原卽墨沂水事最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
爲前官受過註吏議失職君於是遂浩然決歸計矣君之言曰青
齊故懷甄俗民不易見德動輒齟齬其長而某所至頗相安旣去
尙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
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寮忌遂蹶不復振然亦安往
不得其爲我者此君與予相遇里中所以告予者如此適與予曩

所聞於東人者語相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後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之子捐千餘金於義倉以贍其疏族鄉里有小爭很詣君者輒爲排解使各釋然嘗謂予近日風氣儂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責予心韙其言烏虜孰謂君志未遂而竟歿邪君生乾隆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以道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燮國子監生父先操 贈奉政大夫本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 馳贈文林郎母某氏 誥封宜人本生母朱氏 馳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 贈宜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林女子子二長適同郡副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騏子某次未嫁所著書有小爾雅疏證三家詩

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君於兄弟行第二兄世璜弟世瑤皆先卒世璜亦出嗣伯父然友于棊篤君讀書應舉皆賴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璜善形家言既葬其先數世又相約兄弟同邱首如桐城方氏之爲者今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四月初七日合葬君兄弟三人於某地先期請予爲君銘予與君屬疏而誼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同業壯同游老而同歸於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曰

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於枯退而著書有何齟齬而不終弑其觚天邪人邪我勒此珉庶使其不亡者存邪

右墓誌銘胡承琪撰

君姓胡氏名世琦字璋臣玉鏢其號涇之東鄉人本余師損齋先生次子爲伯父嗣君之母余從姑也師夙稱老宿乾隆癸卯登賢書一計偕遂不他出設帳余族君髫齡省外大母頻來余村覘其器宇異常兒隨師入塾故少卽相識余長六歲弟畜之師又命從拙菴伯兄學操筆爲文俶儻不羈伯兄大驚嘆未弱冠補弟子員時師已逝甲寅與余同舉於鄉君年甫二十自是公車往來跡尤密余官翰林每邀君共寓嘉慶戊辰乃獨儼西郊之天凝寺讀書俄聞母訃慟幾絕余急偕二三友赴唁徹夜畱寺中并爲撰指行裝黎旦慘然別君屢試禮闈先己未侷得復失以謄錄給事史館例出宰矢不就銓曰吾將博進士科成前人之志逮甲戌示余闈

藝余披覽數四語之曰此當必售如弗驟則請君無庸再獻卞和之璞矣榜發果捷房考爲宜黃謝向亭學士學士素號能古文者也旣選庶吉士須攻詩賦在君固擅場比散館名稍殿仍改原秩遲之十餘年恰如上三神山船風引還不離故處殆其數然耶尋授知山東費縣順俗化導頗有方兩襄秋試所搜拔率才彥中暫攝沂水旋移曹曹地教匪紛集劇難治而大府保奏有稱職之褒君顧澹宦情遽乞病休不允值大府易人遂撫沂水前任事牽註而罷君喜符初願襍被竟歸適余告養南回無何君家墨莊觀察由臺灣解組亦至墨莊居咫尺唱酬稠疊余則主金陵金闕講席偶返里門輒預約談讌道光己丑春猶會於余家來青書屋余抵

蘇纔四句驟接凶耗知君忽遘暴疾四月某日卒年五十有五卒後撰著半散佚詩刻四卷僅及五之一不足盡君君久顯詩名陽湖洪稚存編修詩話中評品極優歎凌次仲教授謂爲學人之詩非詞章家所能蓋君雅不欲以詩人自命銳意窮根柢編修教授外桐城姚姬傳郎中金壇段茂堂大令悉與研究議論相上下四公皆一時魁傑君參逐其閒隱若勅敵然未嘗不虚心受益也曩箋疏小爾雅與大令辨證大令有書載經韻樓集今君彙尙存又闡明禹貢地理彙眾說之歧期歸於當書垂成余索諸其家不獲惟遺文一大冊多塗乙不可辨中有儀禮喪服傳大功章駁難歛程易疇學博足徵記者凡三一日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姪丈

夫婦人報舊讀丈夫婦人報統承爲眾昆弟姪而言鄭注斷爲兩節單承姪釋之一曰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舊讀昆弟二字下屬鄭注上而同之一曰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大夫之妾建首連下兩爲字鄭注以君之庶子斷句移下傳何以大功也數語於此經之下學博必欲從舊讀而君專主高密與馬昭之申鄭正相類世推學博精考據未易尋罅君不肖苟徇纒纒數千言意以鄭君集大成三禮彌粹宜深釋其義非挾己見而務爭固可質之天下特編入余所輯詁經文鈔冀他日刊行君別爲論學綜漢唐宋諸儒而持其平竝及末流之弊辭曰夫學必究其原也斯以殫吾

力必窮其流也斯以徵吾識不明乎此而逐逐於一世之趨向一
人之好惡雖終其身爲之而有得吾未見其久也矧亦未必得乎
蓋自三代以上古人之所爲小節小義大節大義者不逐物以喪
志亦不憑虛以祈理學術之根原亦學運之純備也秦火一燔斯
文失墜西京舉焉而偏東京全焉而雜十四博士之置各守師說
互相主奴自鄭服大儒出破專門名家之習萃六經七緯之旨論
譏成書粲然大備延及有唐義益求詳詞益求富敢於疑經不敢
於疑注承漢代之末流而其弊至此此所以適授宋儒以口舌之
柄也宋儒輩出舉而空之略棄前詁折衷已見於是向之南北授
受者變而爲伊洛淵源矣向之經師論說者變而爲程朱語錄矣

當其時惟東萊最稱淵雅而作史者入東萊於儒林別立道學之目自儒林道學判而三代以來之學術從此分途矣夫朱子之於學非不淹貫百家也朱子之於論學非不格致竝進也其務窮理以求其是者適以矯唐人株守之弊耳而其時弊愈甚何則自十四博士後師學之異同尙未顯立門戶也而道學異同之辨門戶角立亦可知漢以後之學覈諸實所以束縛天下人之聰明耳目一有所據依而不敢放言極論故其弊較遲宋以後之學淪於虛所以廢頓天下人之聰明耳目而任意高談無所顧忌故其弊更速也老子之言曰域中有四大曰天曰地曰道曰王荀子之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夫儒而不通四大不可謂學學而不通三才不

可謂儒道學儒林強生分別漫無實是此適足以見學宋人之學者不通訓詁之實驗也今之學者又異是矣矯明季講學之儒風而務求實學不惟不爲宋學也且欲越唐而六朝而魏而上之言易則荀虞焉言書則馬鄭焉言詩則毛鄭焉言春秋則賈服焉簪之入山者必陟乎昆侖探河者必涉乎于闐而下此之威夷遷轉沿緣升降之故俱可得而覩已然而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主於能剗爲所爲於舉世皆爲之後則期於善守彼世之號宏通馳名譽者或輯存前人所不存之書或講求今人所不求之學甚或竊漢人之古義而輕詆先儒挾許氏之一編而妄疑經義彼曰孔傳古文之僞此亦曰僞也彼曰集傳淫犇之非此亦曰非也彼

曰王弼傳易專尙虛無此亦曰虛無則異端矣彼曰杜預注左時
生穿鑿此亦曰穿鑿則曲義矣究其所學原未卽訓詁以求義理
之所歸而一倡百和隨聲是非其可哉其可哉然則如之何曰漢
學之昌明猶中天之景運也其唐宋諸儒之學之迭相盛衰猶三
代忠質文之循環而終始也忠質文同歸於弊而不可以識三代
之始主唐宋之學亦同歸於弊而不可以沒數大儒之苦心惟祭
川必先乎原取法必宗乎上爲漢人之所學而防唐人之流弊始
於一勺終於不測庶不使講空虛無用者之終得以反其道而行
之哉觀君此論則生平之學無空疎無執滯無隨人作計旁推交
通已可得其梗槩故做漢書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等之文之

例著於篇借乎所存者之止是而其餘終不可復問也君三子長芝林方理儒業二尙幼

舊史氏曰異乎哉才之多尼也如君天資英邁更勤學可榮世兼可傳世乃九上春官而始第一入承明而外補官赤緊未竟其施殫箸述不永其年嗚呼傷已君雖豪閒露芒角而待人有至性胸無藏怒與余最投契故其作懷人詩寄余者曰若論耐久盟寒意除卻園松便是君今讀之猶惻愴追思命酒據吟淋漓灑落時邈不可得余懼君之久而或沒也用據所知爲之傳以俟來者且以紆余宿草之悲云

右傳朱琦撰

鄭敦允

鄭公敦允號芝泉長沙人也年二十三登嘉慶甲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刑部主事稍遷員外郎中道光八年出守湖北襄陽府權武昌兼護糧道道光辛卯科鄉試提調官回襄陽十二年正月卒公博覽強記尤究心法家言在刑部屢決疑獄犀照觸解堂上官委重焉兩遇京察皆最其治郡有所興除不避艱鉅本之以精心輔之以勤力是以事無不舉下車觀風集七邑士周諮利病發策問所宜先乳泉書院圯新之令所屬學官各舉一二人闢署旁隙地居之優其餼廩躬親教育示風厲七邑士蒸蒸焉公以謂後世官民稍闕遠古之利民之政或至擾民去其害而民自利襄

俗樸直少訟游民潛匿教唆公嚴拘痛懲之皆竄伏公故長聽斷
判決常至夜分積牘爲空訪所屬衙蠹及莠民最爲民患苦者十
餘人論如律民大悅襄故多盜公請帑籌息充捕費邏者四出躬
督飭爲設方略獲盜百餘巨盜梅叔驍勇多徒黨人少莫能近以
眾往則逸公偵知所在卽夜率壯丁馳禽之榻上其徒追者數百
公令曰欲奪犯者殺而以其屍與之眾莫敢偪以叔歸訴者麋至
皆曰久不敢以言言輒火其居也公曰苦吾民矣宜城南漳之交
港汊紛歧壤錯安陸爲盜藪公親相度請飭兩郡各委官督兵役
巡哨禁居民夜渡便稽察河道肅清穀城陳家坑河灘險峻奸民
以巨石截流籠竹取魚日置方水沸涌舟近石則糜公嚴檄毀之

商民額首稱慶棗陽土瘠民貧客商以倍稱準其產田入客籍者
多公飭縣控追者許貸戶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漢水
舊至方山歧爲二分繞郡城南徑檀溪北貫襄樊至明楊一魁築
老龍隄南流絕水合益駛齧樊城壞民居十之四五公議發石隄
四百餘丈覓工程工二年而成不愆於素明年漢大漲樊城賴以
全襄郡屬高水下遇旱無從引漑公繪筒車式頒郡屬至今爲便
利焉江故有救生船苦闊不相及公權武昌益造複底輕舸旁施
漏棧破浪衝風不憂沈溺會異漲瀕江田廬盡沒救濟無算襄屬
雖水不爲災樊城石工有被掣者公固請回任及水落修之襄人
走迎三百里日夜牽挽而至議沿流增砌子岸護隄根刻期蒞事

而各郡災民以襄稍豐就食者烏而集公倡捐籌賑爲蘧廬數千
居老疾婦稚木柵環之壯者令赴工自食公日巡工勞勉會雨雪
工未竟而公疾始隄之成襄人亭其上亭臨漢水望峴山日對峴
亭公爲之記公卒襄人相與哭於亭其明年乃譔次公治蹟卓卓
者十餘事請祀名宦督撫學政會疏以聞 制曰可

周樹槐曰公與伯兄荔農同舉癸酉鄉試其後八年伯兄成進士
余以選人從始識公京師公在刑部已有聲又六年公出守京師
士大夫過余吉水者言公終當入掌刑部也公竟以襄陽終公弟
奔喪未至舟泊襄于二人刃而登勢張甚舟子襄人也出訶之曰
何爲此鄭公家迎喪者也曰噍則退舟子告曰彼襄中巨盜也以

名捕者五公殺其三矣曰不虞相讎耶曰公持法平人信之彼盜何敢然烏乎公勤民而民不能忘詰盜而盜不敢怨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信矣哉昔之傳循吏者一二端已足不朽余以襄人言彙次之備 國史采擇焉

右傳周樹槐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

七

秦緡武

君諱緡武字省吾系出宋學士觀十一傳維楨自常州居無錫考諱瀛官刑部侍郎以古學峻行爲東南人士望君以援例官知縣江西權十餘縣事然最久者彭澤人愛之及生時爲誌名宦傳也始去彭澤時所平反脫冤死者皆攀隨至江干拜別道光十三年父憂服闋復任彭澤去前任時二十年矣歲久荒民多負稅每令至吏出指計曰令以某年某月日上官某年月日奏銷處分滿某年月日官當罷以爲常無爽者君不事敲扑以文教告諭民戴前愛輸如額馬當鎮接湖廣安徽其閣排洲爲盜藪劫人君夜馳往盜不及越他界其果辦又如是大吏以爲能使禁督贛南會匪又

上江西省便宜四事其所歷他縣蘇民困得上請者在在有之然
竟終於彭澤縣人爲歸其喪子曰俊杰日照日麗昌麗昌嘗與余
書於古文詞有得也

梅曾亮曰國家常禁民立會而禁輒不行蓋名其爲會而正責之
一人得而千人驚其勢常以千萬人而互匿此一人是驅散者而
使之聚也惟中有罪者案致之不名其爲會如此則上所欲得者
常不過一二人而與上爲敵者寡矣敵者寡則所治者雖漸多而
皆使之失其眾此攻瑕不攻堅之術也是說也吾得之於姚公祖
同因君治會匪事故著之

右家傳梅曾亮撰

季麟

江陰季仙九尙書芝昌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至閩浙總督哲嗣
念詒亦以進士入翰林家門鼎盛而其贈公晴郊先生諱麟則以
知縣遭戍新疆卒於口外者也初贈公以拔貢舉人官直隸鉅鹿
縣知縣地方傳言有教匪事公方嚴拏總督遽飛章入告及上
命重臣來查辦公業將首犯擒獲並搜得名冊二本細爲訪問非
青蓮白蓮等比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爲斂錢計耳並無謀
叛情事及閱名冊則紳衿富戶幾居其半公籌思數日至郡見太
守曰此等人名爲教匪實非教匪而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俱是
良民一時無知惑於禍福之說與之往還冊上卽列其名並非從

之爲匪者也星使到時若將名冊上呈勢必將各戶拏問縱得原情釋放而二千數百人家已破矣太守曰子將若何對曰以某之愚欲將名冊焚之祇辦爲首者數人而已矣太守曰此舉甚善然子且獲大咎咎不止於褫職盍再三思之公曰某思之已熟一己獲罪而能保數千戶無恙亦何憚而不爲太守曰子願則好爲之毋令後人笑子拙也公還卽舉名冊投之火合署人皆大驚旣已無可柰何星使至將首犯審明後卽飭取名冊公曰某已查明所列之人俱係良民畱之恐拖累已焚之矣星使大怒顧亦無可柰何祇據實嚴參褫公職發新疆效力贖罪公怡然就道人或憐之或嗤之然此數千戶實良民雖漏網地方亦卒無事而公竟歿於

成所公歿後十餘年尙書卽探花及第孫曾鼎貴噫孰謂天道無
知而報施果不足憑耶

右筆記陳其元撰

朱向隆

君諱向隆字吉堂先世居歙後徙閩徙金陵明萬厯閒兵部郎中學始徙常於今爲陽湖人曾祖兆鵬庠生祖光奎父秉鑑皆太學生君幼英敏弱冠從父遊京師供事方略館議敘得四川達州麻柳場巡檢以軍功洊升安岳縣知縣署茂州直隸州知州告養解任旋被議丁母憂服闋入都捐復歸而卒於途次年五十嘉慶二十年十月也處家孝友在官清幹視猶子如子爲之婚嫁無子以叔兄子文哲嗣女子三其季之壻曰高式之子友也以君所爲行閒紀略見示予就而爲之傳其紀曰嘉慶元年正月予莅達州麻柳場巡檢任九月十八日教匪徐添德造反於亭子鋪先是安徽

奸民劉松以河南鹿邑混元教破案發配甘肅隆德縣與劉之協
宋之清等授徒惑眾蔓延楚豫秦蜀所在煽亂而添德則受陝人
孫賜俸教者也其黨半由乾隆末年征金川時之潰卒無歸者旬
日閒眾萬人又有東鄉人王三槐聚眾萬人應之勢益熾亭子鋪
距麻柳場四十里居民洶洶予諭之曰惟竭力捍禦以救死耳令
戶出一丁得三百人鼓而行離場二十里至風峒子賊至甚眾戰
不利還至麻柳則居民皆奔逸予眷屬亦已隨眾避入新甯縣城
予以麻柳無險可守又聞新甯之鐵山溝亦有賊匪將起乃馳至
胡嶺廟設卡集避亂者明日偵獲賊匪二人得鐵山溝首逆與徐
逆書請其應援予恐勢合則新甯危立率民眾往捕賊眾三百餘

出拒鬪半日始盡殲之巢中兵刃如林將束裝赴徐匪矣民眾死者亦四五人嗣又隨同夔府副將富明阿攻破馬鞍山賊砦賊爲稍挫會護理總督英善統兵至奏賊中情形並及鐵山溝捕賊事奉 硃筆圈出交部從優議敘未幾調赴老巖砦頭敵防守賊屢來攻圍屢卻之然礮矢雨集皆瀕於危而幸完二年二月署督飭令幫辦站務旋又奉參贊德楞泰調往隨營辦糧五月大破賊於達州香鑪坪斬教首孫賜俸等賊勢大衰六月追賊至楚北界子枕戈臥地上久感寒溼左足躄不任鞍馬遂告假醫治初老母就養袁州照磨叔兄瀚署元年秋由袁赴麻柳場至萬縣道梗遂僑居焉予至是始得省視於逆旅中九月以萬當賊衝移住梁山縣

城予疾亦稍瘥奉派梁山縣石橋河堵卡河去城七十里賊匪出沒不常予爲添設柵砦令附近居民之無砦柵可守者咸入居之爲設更番巡防之法賊始不敢犯會叔兄自江西解糧至知賊未能卽平仍奉母還袁州未幾奉總督勒保調赴隨營審辦賊匪予反覆研鞫脅從者十居八九皆給印票釋回婦女童穉道遠不能歸者捐貲僉役解送同事或諄其寬縱弗恤也時湖北首逆齊王氏桃之富等由陝流入蜀省與徐王合連陷諸州縣賊匪復大熾三年五月隨松茂道承勅剿賊於鐵山溝失利觀察欲自刎予挾之突圍而免四年五月山東總兵李□貴州協鎮諸將分路剿賊予隨營辦理糧務六月至太平之石岸口失道爲賊所基瀕河疾

馳五六里於下流淺處策馬而渡幾墮者屢一僕一廚役亦援馬尾得出同里汪君兆鼎官直隸棗強縣丞緣事註誤客合州刺史龔際美署不得志就予求偕行予以冒險力阻之不聽汪君年逾五十不任馳驅先一日爲賊衝散兵役尋求夜半始得將於前途分路仍還合州是日遂沒焉於亂尸中求得遺骸殮而送諸合州贈資俾歸其櫬是行也騾騎皆被掠夫役死者百數渡河淹斃者復十餘人予賴馬力塵而獲濟時始行堅壁清野之議以制賊之狂逞十一月建昌道劉清赴太平安設滾運臺站檄赴東屬周家河守站臘月大股賊七八千突至砦多屯糧而新立未固也砦兵少不敢出戰憑柵以守賊旋退予度其且夜至重賚鄉民勉以協

九防堵滿三下賊果至火光燭天砦三重賊已破頭圍眾恆懼時
郫縣令呂朝恩適以催糧至砦因與分地而守盡力堵禦砦頂有
關帝廟其禱焉天明賊逡巡去僉以爲得神助云五年撤站赴綏
定當差時齊王等賊皆已擒斬徐添德竄入楚地蜀中稍靖六年
冬太平廳屬城口經歷出缺檄往攝事城口毗連楚陝深山老林
人煙稀少匪徒竄跡出沒無時又當驛站衝要大兵往來支應孔
亟向無城垣結砦爲廨予至糾集居民動以利害旬連卒伍稽合
保甲結以恩信人心始定有賊二千餘人來劫砦鄉民奮擊大創
之後遂不敢復犯民居稍安得事耕種焉八年春教匪漸次蕩平
南山竄匪入境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統大兵抵境時追勦

嚴急軍行疾速沿途州縣多以軍糧不給獲譴城口屯餉已罄徵
調日迫子屬居民告之曰兵無餉不能進卽賊不滅爾曹能保身
家乎我固不避重譴於爾曹何所利眾皆曰諾出其蓋藏得糧數
千石皆籍而記之俟撥餉至按戶給還焉時參贊營米廠前見民
之輸將相望怪而詢之僉云我官素愛民恐其以乏軍餉得罪去
也參贊喜以爲能得民心奏言其功請擢授知縣奉 俞旨遂補
安岳縣知縣焉追思十載兵間死生呼吸然求生未必得生蹈死
未必得死封疆城郭之臣亦可以自壯焉故略記之

李兆洛曰觀君所自爲記才略志致大約可見矣於國事有所裨
益於民生有所利賴雖所施未光要無愧於效一官守一職者也

惜其於馳驅奔命所至形勢及當時大帥行軍曲折不能因事附
著然存此而進退利鈍之致亦藉有以參覈焉故可傳也

右傳李兆洛撰

方履錢

君方氏諱履錢字彥聞一字求民先世湖州德清人明初有錦衣衛指揮使覺亮者從蹕入燕遂爲順天人高祖康熙間翰林檢討諱辰幼就婚於常州徐氏因卜居焉故今又爲陽湖人而著籍大興君以嘉慶二十三年舉於鄉父永康知州諱聯聚宦二十餘年歿而家無餘貲君橐筆走燕趙竟豫淮楚間道光六年大挑一等來閩署永定知縣歲餘調閩縣一載暴疾卒君善事親每晨必至牀下問安移時飯必侍側永康愛之及仕迎養母馮宜人官舍猶然愛趙氏妹曰吾無弟倚妹爲弟篤於師友死生不渝博學於文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筭之典靡不綜

貫尤酷嗜金石文字少壯行萬里所至深山古刹必攜氈椎與俱
遇殘趺斷碣隱隱有字必手自捫搨以歸如獲拱璧足所未到必
屬所知代訪所積幾萬種多王氏金石萃編孫氏訪碑錄所未載
遊伊闕居山中彌月徧搜石刻得唐以前造像題名八百餘種近
嘗從室人脫簪珥質白鏹五十兩購西湖僧所藏碑搨本百種比
郵械至君已病竟未及啟視也詩詞外尤工駢儷文匯漢魏晉宋
作者之風骨神韻纏纏焉御風而行而陽開陰闔雲譎波詭神明
矩矱動與古會趙宋以來迄明一人而已余嘗示以黃石齋先生
駢體君醉心歎絕蓋其所詣若合符秣穰齊梁以下者也著萬
善花室文集六卷續集一卷詩五卷詞一卷河內縣志三十卷武

陟縣志三十卷永定縣志二十卷伊闕石刻錄六卷富蘅齋碑目
六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然君實不徒以文學顯初試吏持已
廉任事勇其宰永定時豪胡鳳兆與族人某甲不相能殺其子劫
其父棺棄深山中前令數年弗能捕君爲書諭之反覆數百言遣
一役持往鳳兆見書泣且詫曰鳳兆死矣會君勘事經其鄉徑出
踞輿前自首願歸死獄吏遂論如法南鄉民許開玉殺其族幼姪
而逃緝弗獲君禱於神開玉至廈門將浮海矣忽懵然歸徑抵縣
廨堂皇聞負手躑躅門吏有識者執之一訊而服求之古循吏傳
鮮有異政若斯者也夫非忠信慈惠之格於神人而能之乎在首
邑戴星出徧謁諸上官白事日昃甫返衙齋飯接賓客閱簿牘裁

函札哺則鞠諸訟者以爲常半載釐積獄凡五百有奇上官有所
諮必盡言無隱與同寮言必誠論事必侃侃無支飾鄉人士過從
必詢訪利弊所由其夏六月久不雨米粟騰涌從大府禱於山蘭
若君體素豐數徒步烈日中焦灼晝夜不少憩中暍凡五日易簣
之際猶問天雨乎再豈所謂爲民請命以身殉之者耶然使天假
之年其設施豈獨止於此耶嗚虜哀哉君往與江左名流數十輩
交遊最服膺者張皋文編修李申耆縣尹所最善者同年生董方
立今獨李君六十餘健在皋文年四十逝已三十年方立年三十
有三逝已九年君背哭之神魂俱痛而君年亦僅四十有二嗚虜
彼世俗造物忌才之說信有之耶韓子所謂嘲詠鬼神挑抉草木

者固足傷造化之情耶抑彫肝琢腎苦役心神於人宜易喪其生
耶雖然天能絀其命而不能絀其文能隄其身而不能隄其名君
之文與君之名胥有以壽於百世矣其修短榮枯之數又曷足爭
乎哉君之喪將歸其孤踵門乞銘余感君之相知而悲其志之不
伸也爲之銘曰
孰墨妙如淵雲而芝蕙之遽焚是殆諒輔之引戾訴眞宰而哀胡
不聞噫嘻乎方君

右墓誌銘陳壽祺撰

彥聞方君諱履錢一字求民其先世自德清徙居順天高祖諱辰
康熙時官檢討遷居常州而著籍大興考諱聯聚官永康州知州

君隨父官甘肅時尙幼同官楊芳燦驚爲異童中嘉慶二十三年
舉人道光六年以大挑爲福建知縣署永定縣有豪曰胡鳳兆殺
人劫墓經數官不能捕君至牒數其罪令自首免家禍鳳兆捧牒
泣立出論如法許開玉殺其兄子將浮海矣君禱於神開玉忽悟
然自歸徘徊縣署前遂就執大吏以爲賢徙閩縣決滯獄五百事
六月久不雨步禱於山中暍病五日問天雨者再遂卒時道光十
一年六月十八日年四十二君性豪邁博學能文章病爲駢體者
氣弱不能持論故其文獨震盪飄忽氣逸不可止不復以駢體自
囿富聚金石語曾亮曰吾於古今著錄家缺二碑而已時獨游深
山古澗中樵訪碑碣過洞庭風浪急君方草檄江神文意氣益振

然與人交詳重有終始居官勤民能耐雜不以文雅薄吏事望空
自高可謂文行君子矣著詩文詞集三十卷伊闕石刻錄碑目希
姓錄泉譜共十四卷妻馮孺人繼娶呂孺人子駿謨駿謚駿謚駿
龍爲弟版銘後以道光十三年月日葬於縣之某鄉某原侯官陳
編修爲撰旣誌其墓矣駿謨來鄉試京師乃請曾亮爲之表

石墓表梅曾亮撰

臣等謹將前次奉
旨二二二二

三

楊時泰

楊時泰字穆如嘉慶己卯舉人工醫事自明以來江南言醫者類宗周慎齋善以五行制化陰陽升降推人臟氣而爲劑量準雍正以後變而宗張路玉則主於隨病立方遇病輒歷試以方迨試徧則束手時泰於醫深得慎齋間與尤善以脈之竝見變見揣測人臟腑寒熱虛實其用藥一準劉若金備得金元四家補瀉開合精理凡值錯雜難明病每每斂數味成方一若挾而去者人咸推服焉以道光丙戌大挑一等署山東莘縣知縣卒著有本草述鈎元三十二卷卽約劉若金之書而薙其繁蕪者也

右武進陽湖台志

劉雲密先生若金著本草述其旨以藥物生成之時度五氣五味
五色明陰陽之升降實欲貫串金元四家聯成一綫顧文辭蔓衍
讀者幾莫測其所歸楊君穆如以博雅通儒精治素理爲之芟繁
就簡汰其冗者十之四達其理者十之六而其旨粲然以明後爲
令山左循聲卓著以良吏而兼良醫活人無算惜乎簿書勞瘁不
祿以終越十餘載其門人伍仲常閣讀始付剞劂以傳

右記羅晟撰

張星煥

今天下州縣莫急於振荒弭盜而江南北爲甚江北縣令以能著者不數人張君掖垣其一也凡爲令十二年歷二縣未遷一階而卒其弟星照星炳以其喪歸將葬爲狀具書幣介吾友黃虎癡來乞銘余不識君然素聞其賢不敢辭按狀君諱星煥字厚培一字掖垣湖南善化人曾祖開模祖國瑗父忠鵠世韞德不顯祖父皆贈如君初官母彭安人溫惠嚴明聞於嫺黨君生有異稟十歲能文十六卽教授里中爲童子師十八隸縣學生旋試高等餼二十人中以優行貢太學爲優貢生嘉慶二十一年中順天鄉試舉人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道光三年散館改知縣除安徽繁昌

縣調太和縣兩充江南鄉試同考官以十四年六月六日卒官春
秋五十有三君早負文譽又體孱善病眾謂宜文學侍從之任既
改縣意不欲行顧念太夫人年高欲及時祿養乃勉之任至則值
歲大禳邑濱大江靈滂尤甚江北故多盜萑苻惡少所在持白梃
與餓殍爭食君惻然曰是尚可委哉則晝夜講求荒政最先發文
符請振念振易冒莫先清戶口清則振不濫而盜亦易蹤乃躬履
勘手自注冊吏胥無敢豪髮隱振不足則勸富戶輸捐減糶又以
其開出不意縛猾盜數人凡活饑民無算盜亦頓息君爲吏無赫
赫聲而義之所在行不踰時繁昌在江東其西則無爲州地也有
回空糧艘匿私鹽泊西岸爲游民所奪旗丁訴之州州黠吏給使

訴縣或勸宜無受君曰東西隔一水耳敢異視乎亟禽治之既得情念無以爲解運官某地不欲竟其事而某遠以盜奔訴行臺省大吏怒下其事於繁昌久之得白始歎服在太和平反前令重案別緝獲正身故事平反死罪例得保舉幕僚以爲言君曰此囚無死法出之足矣復何求且人誰無誤而因以爲利耶其居心仁恕不自表襮多類此君歷二縣多善政二縣人皆能道無足爲君異不具述夫作令之難至今日而亟矣江北郡縣幾於無歲不災無處無警彼冒振諱盜苟且干榮利以玩民瘼者無論矣一二賢者或先事引避不遑其敢於任事者又或制於上官不得有其志否則用法嚴爲下持短長以是敗者多矣其得美名大官以去者百

不一二焉君始莅繁昌今兩江總督陶公方巡撫安徽雅知君公督兩江君所治縣皆其轄地宜無不得行之志矣然竟不及遷一階以卒昔唐孫樵爲何易于傳唐書據以入循吏世謂文人之文重於史筆而余又非其人也其遂能使君傳耶可感也夫君有至性事太夫人純孝自以失怙早事兩叔父如父與人言輒流涕友愛慕篤早喪其婦以兩弟未婚不繼娶年四十三弟先後授室始置一妾生平恥言利祿官居如寒素而喜推解族無宗祠譜牒以所積俸勑爲之其篤於內行又如此此君治之所由美也君一子福楚縣學生先君三月卒孫男二承昌承祐妾生子一上恬女二一字淑浦舒君夢齡子舒君同官江北有聲今再遷至鳳陽府知

府者也一字同里劉氏君卒後不名一錢太夫人篤老持服孫幼以其年月日葬君於某處分任其凡役事者爲兩弟宜其言之有餘哀也銘曰

勿乎張君文而儒手抉雲漢翔天衢下視泥潦霑衣裾鮫鱷蠢蠢哀鴻呼君不之避扶且扶去其害馬哺棄雖衙彊綏憶孚豚魚其學經世道古趨眾肥身瘠不自腴政成上考命倏殂有母篤老童孫孤我銘其宅心惻如義嚴事覈詞無諛後當有考信史書

右墓誌銘鄧顯鶴撰

陶章滂

陶章滂字季壽湖南甯鄉人山西鳳臺知縣有嘉樹堂詩集八卷季壽天才橫逸交滿海內與吾友歐陽礪東尤篤又壻於臨川李氏故余得論定其詩季壽卒官鳳臺松甫比部致其喪歸以遺詩兩巨冊屬校定余稍加刪汰釐爲八卷刻行季壽善古文工書法詩凡三變今所存多奇峭警挺之作出入蘇黃爲多集中多用蘇韻其微尙也甯鄉陶氏自密庵先生後五微庶常二老繼起風流未沫松門天石並主詞氏嵇山毅齋聯軫藝苑季壽出宗風獨關先緒益恢充其所造豈直陶氏才子耶惜屈於貲郎又不永年未見其止也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黎湛溪

黎侯湛溪治奸民最嚴人多化爲善無怨之者宰南豐時有積蠹
六人橫於市人無敢忤侯甫蒞任飛籤擒之鞭笞數百使六人共
荷一枷徧游城市觀者稱快由是終侯任市井肅清某寡婦築黠
貪污侵凌市人人尤側目侯廉得之比役嚴捕眾役至其家重門
洞闢寡婦短衣紅帔首手雙刀閃鑠如雪立堂前而大呼曰來汝
不畏死請血是刀役素畏其勇不敢偪誘之使前則又曰勿多言
汝眾我寡試決命而爭首役卒不敢近廢然而返然寡婦雖桀黠
最畏其姒其姒技擊尤精力尤猛而持躬以禮寡婦夫在時每奴
使其夫姒見之輒訶止稍抵觸則出諸門牆之外如擲瓦然寡婦

無子女自侯嚴捕之後匿迹不復爲非至今猶在侯後調南昌尤
善治盜捕必獲情必得役無需索獄少畱滯識者方之于清端公
云

右書事尙銘撰

王鵬萬

王鵬萬字夢梅湖南衡陽人道光辛巳舉人以知縣發河南署中
牟洪新鄉三縣事廉明勤政調上蔡以疾解官就醫居祥符會河
決將灌省城起鵬萬督丁夫乘城薪不屬建議伐萬柳園柳株以
濟填河之用眾難之鵬萬曰苟無城安用柳卒伐之冒風雨昏夜
奔走視工城得不壞疾增劇遂不起女德貞殉父得 旨旌表

右傳李元度撰

朱承澄

道光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樂城令朱君卒於官殯於龍岡書院父老婦稚月朔望皆祭拜以暨其喪之歸者一年蓋君愛民出天性先是令以徵取物於民例不供物而倍價以供君悉罷去終其任民以緡計者省十萬聽事偶誤常徘徊胸中覆訊自引過乃已終日坐齋閣中士民有故輒進見聞者無誰何所用僕從多啣舌癡步或問之曰樂城民皆吾僮僕吏胥也嘗借車馬於民曰官以某日借某日還馬羸車敗者官償之胥吏作權者民以告既集事皆如某言故有大徭役君嚴辦居最而民不傷民有殺妻而以妻亡告者君密捕得妻尸廢井中人以爲神或曰君於民如腹心視手

足夫以手足詐腹心必無幸矣知言者以爲然樂城縣固貧瘠令
暫至輒改他邑使先償所負於官大吏以君之獨完也安之至六
年始以治行卓異薦於朝未遷秩而卒君徽州歙縣人名承澧
字藍湖曾祖德明祖馥皆贈中憲大夫考諱芑會進士官汀漳
龍道兄承寵禮部精膳司郎中弟承厚以書名於時皆先君卒君
父兄皆以科第顯自年十五爲諸生輕財好施文彩動人旣試不
第家益貧年五十六矣乃以貴得是官非其志也故彌策厲力求
異俗吏所爲而竟死不卒其志可悲也已君配江甯侯氏子五人
祖轍祖輅祖穀祖輪祖輶女一人歸洪氏女孫八人以道光二年
某月某日葬歙之浯村祖墓側君於曾亮爲從母夫祖輪又妹之

夫也故知君爲詳

右墓誌梅曾亮撰

華端翼 劉承本 秦沆

華端翼字鳳成江蘇無錫人道光三年進士任直隸靈壽知縣持身廉介前陸清獻隴其嘗宰是邑端翼追慕其爲人居官一奉以爲法未久遽卒民感之其同年進士劉承本字仰儒任山東金鄉縣治行醇謹旋乞養歸杜門不出以制舉業教授里中力追先正知名士多從之遊其卒也貧無以爲殮同時有秦沆字小泗四庫館議敘江西縣丞擢知臨川縣興學校鋤強梗修城垣隄防建育嬰堂輯縣志十四卷在任十年民情大洽遷南昌府同知監寶昌錢局知錢法之壞由料價不敷乃覈例支外歲需銀二千五百兩乞倉庫三萬緡生息津貼巡撫入告報可升直隸永平知府禁

統所屬供億瀕海多荒地沈禁吏胥索升科費報墾甚眾祀臨川
名宦祠于國枌道光辛巳舉人工詩文沈卒後哀毀尋卒鄉黨惜
之

右傳楊熙之撰

周明德

蜀於中國在西北邊徼二百年來數有兵事故文武官吏從事行
閒者不少其人或飛芻輓粟或磨盾草檄皆以功名顯然馳驅萬
里之外俾荒服之人得聞中國聖人之教而變其俗則助齋周君
有足多焉君諱明德字某助齋其自號也先世家於吳門曾祖敬
侯祖維新皆太學生父大倫侯選縣丞君以祖若父游幕泗州因
家於盱眙君幼好讀書十二能詩十三學爲文年二十歸蘇州南
北鄉試皆不售以四庫館謄錄議敘縣丞發四川試用時金川平
定京兵凱旋君卽奉檄辦理回兵差務敘勞加一級西域之用兵
也君隨大帥至兩藏辦理軍務西域之俗人死不葬而齶其肉以

餽鷹犬雖人子於父母皆然君請於駐藏大臣尙書和琳出示嚴禁並指荒山以爲義冢夷民感動其俗遂革西域人向不出痘閒有一二卽拋棄山谷以避傳染君又請於和設立醫局藥餌凡有嬰孩出痘者卽送局調治由是保全甚多夫人孝慈之心稟於天性而殊方絕域未聞中國聖人之教遂至鬻割其親而不知非棄捐其子而不知惜君因利乘便使數十年之惡俗一朝而革其有造於斯人爲何如君歷官多政績不勝書述其大者以示後人君官至四川敘永直隸同知援例改六部員外郎未赴官於嘉慶六年告歸時年纔五十二亦可爲急流勇退者矣在林下優游二十餘年道光三年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四配王氏淑慎持家言不

出師先於嘉慶二十四年卒孤子冕卜於道光五年十月朔日奉
二親柩合葬於長洲八都上七圖海淡字圩白坊之原索予銘其
墓予與君同官於蜀知君行事稔因敘其生平大略而爲之銘曰
偉哉周君人中豪服官不憚勞人勞馳驅萬里行荒徼佩刀橐筆
隨旌旄運籌帷幄參戎翰視彼荒服如同胞移風易俗惠澤饒情
情大雅德音昭佳城鬱鬱宰木高銘茲幽宅非過褒

右墓誌銘石韞玉撰

譚光祐 林聯桂 趙珍 魏毓讓 盧爾秋 李馨

譚光祐南豐人前雲南巡撫吏部侍郎尙忠子道光中知寶慶府初政尙嚴旣乃一以鎮靜處之民無所擾邵陽縣役謝定以魚肉鄉民蓄眾怒會郡試其徒與應試士大開大府聞之怒將興大獄光祐請緩之士類多得保全善騎射治圃於廨舍左飯畢集諸賓賓從更番習射日以爲常尤工詩學政程恩澤按試畢與光祐甚洽在任六年卒於官時邑令有林聯桂吳川進士知新化縣以廉惠稱每集邑人士試於庭復屏騎從就試諸鄉嘗刊所試課文爲古梅百二十村觀風集監稱一時在任六年調邵陽縣舊習民間自盡與老病僵屍在途者里長具告株連至數十人勾結胥役詐

取財物聯桂至告卽往驗其所株連人虛則重懲誣告者豪猾斂
跡甫數月卒於官貧不能歸喪民哀悼之先是聯桂嘗署綏甯縣
講學虎谿捐置書院田租著有虎谿講學偶話及卒綏甯人設祠
祀之趙瑜太和舉人知桂東縣善理冤獄囹圄空虛有骨肉成訟
者動以至性俾式好如初調任去民赴省城籲畱不得皆涕泣以
歸改知零陵亦有政聲尋調瀏陽協興賢局積田租以資士之應
省試禮部試者祀明殉節長沙通判周二南於縣之官渡嘗奉檄
勘醴陵水災力籌振卹多所全活所至稱趙青天以卓薦入 覲
卒瀏陽人立祠祀之魏毓讓東阿舉人知益陽縣性廉儉居官一
如寒素子某數餐魚杖而跪之按察使過縣境其僕婪索財物毓

讓重懲之卒於官宦橐蕭然盧爾秋墊江進士歷署湘鄉華容知縣清釐積案訪緝奸民政聲甚著尋授芷江折獄明決民無冤抑
擢建書院捐俸爲膏火資士尤德之署城步當前令貪虐後善良
喪氣爾秋至懲姦宄振士氣民賴以蘇調武陵江水漲爾秋躬築
城東北斗門購舟拯救民之漂沒者歲大饑發常平倉穀並勸商
民捐穀設廠煮粥以食飢者全活數萬人以積勞卒於官貧不能
歸喪芷江民立祠祀之李馨四川人署知沅陵縣勤於治事每晨
起坐堂皇決事至夜分不倦尤善治盜一日課士庭中士屬橐未
半忽傳馨已往近郊擒盜歸邑中巨盜捕治幾盡以勞卒於官民
祀之前守陳嘉穀祠中

右傳李元度撰

按譚公道光五年任寶慶守

三

單朝詔

單朝詔字亦廬湖南平江人幼號神童能日誦五千言爲詩文絕異流輩道光丙戌進士以知縣發浙江語人曰某九歲喪父思所以昭母氏苦節者不在世榮苟爲令不如古循吏非孝也初署遂昌聽斷如神莅官僅數月遂昌人尸祝之及補上虞未上事卒年三十一前十數日語其僕曰某日時我當死已而果然

右傳李元度撰

武肅

前河南鄭州知州卷阿武君以道光戊子二月十二日壽終長安里第越五年癸巳二月三十日德配孟宜人卽世孤子錫齡將以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合葬於咸甯縣南之新阡持狀來俾志其墓余與君舊同官相知不容以不文辭按狀君諱肅字敬伯號卷阿一號曉巖先世系出河東有諱尙賢者前明宏治進士由山東東昌府知府升雲南知府卒途出岐山病卒遂葬焉於是子孫爲岐山人歷傳至君考諱達觀乾隆壬午科順天舉人大挑一等籤發四川用軍功改發河南補武安令有治聲武安公三子仲挺季尚君爲之長君故嗜學能文章以久隨宦不克卒業援例國學生

考補內廷方略館膳錄議敘布政司經歷分發河南丁父艱歸免
喪來豫歷署汝甯府通判禹州州判補本缺方伯某公以固始鞏
縣向有稻米煤炭之供詢及君君力陳其道遠費繁大爲民害竟
獲蠲除又某方伯以市肉細故怒屠者俾君行杖君以爲有乖大
體寢其事蓋其畱心民瘼知爲政之要自爲閒曹時已然矣旋委
署新鄭縣事以保薦補偃師縣知縣調署洛陽升鄭州知州甫踰
年以積勞溼左股不良於行乞病寓大梁各大吏屢勸其出不得
已起病赴都奉 旨發往河南以知州用適舊疾復作卽於途次
報明繳照歸而卜居長安簾杖芒鞋日與田夫野老相儔侶闢園
樹蔬以自娛如是者十年而後沒此君一生仕止之大略也君宦

豫年久循績不可殫述其判禹州也有王漢明兄弟爭田訟二十年不決君親勘明確並反覆諭以同氣之誼咸感泣以去新鄭人軍功千總韓某太猾也君至恍之以法誘之以善幡然改比去任邑之人送者如市有獨遠而涕泣於道旁者則韓某也其在偃師首除民間輸差車馬之費歲省金錢數萬計又立徵收錢漕版串法胥吏無緣爲奸而民亦輸將恐後焉癸酉歲大歉君已力請緩徵且不待報聞輒發倉中粟以廩之倡捐米穀數千石卽鄰境多來就食者又值洛水漲發瀕河多遭淹沒極力拯出之俾食於市而官給其值洛陽舊俗凡僦屋者不得於屋中生產謂於主人不利葺婦每就門外結席爲廬寒暑風雨多病者君至嚴禁之其俗

遂革鄭州四達之衝供億駱驛君多方裁汰凡可省一夫減一車馬無不力爲之而事亦無廢大約君之居官主於儉以飭躬廉以恤民勤以集事明以斷獄所至之處必葺新廟學捐增膏火田畝皆設誠以行之故任無久暫而民信而懷之至於久而不能忘也然君雖恂恂儒者尤長於應變之略當武安公在蜀 國家正用兵金川君以弱冠隨侍出入黃泥壩長老坪大烹壩諸險隘屢瀕危亡卒以籌度得宜獲濟其來河南值教匪煽亂防勦甚亟屢奉檄經理軍儲奔馳西平盧氏秦楚之交艱難崎嶇轉輸靡誤及息縣寶郊聞有反側君皆身在行閒親冒矢石復襄辦河工三次飽更勞勩累受知於中丞馬文靜公任偃師時適靈寶地震隨姚亮

甫方伯勸辦災務周歷山僻無濫無遺函谷以西山多傾頽道路
梗塞君於嚴寒風雪中募人修闢更夷坦於舊時方伯故悉君循
績至是尤以爲豫中治行第一云先是武安公之歿岐山人請祀
鄉賢武安人請祀名宦奉部覆准及君之歿偃師士民又以入祀
名宦請得 旨允行父子同祀名宦又同在中州此豈可強而致
者哉至君於兩弟極友愛待戚儔以恩皆詳具行狀中配孟宜人
同邑四川參政醇之後年十八于歸武氏淑慎勤儉克孝以敬治
家嚴正內外秩然君之得盡心官事無內顧憂者宜人之力爲多
累舉丈夫子不育勸君置選室今錫齡實劉孺人出也而宜人視
之無異己出宜錫齡之言及聲淚俱下也君生於乾隆十八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距其歿壽七十有六宜人長君一歲距其歿壽八十有二子一卽錫齡娶傅氏女子二人同里庠生楊樹甲洪洞縣庠生劉鍾淇其壻也孫男二人長忬次鑲孫女五人銘曰

宣武街南鳳翔有館詢厥始基君力是倂岐山城東宗祠崢嶸大署武氏君力是營菲食惡衣寒士不啻襲義重仁乃難數記如君治行我所親見 國史他年誰當同傳榮名可寶廉吏可爲式昌厥後視此銘詞

右墓誌銘張井撰

鄭雲龍

道光十三年湖南猺民趙金龍倡亂永州煽連州八排猺兩省連
官兵 上出信臣經略之事久乃定先是鄭君心田知連州以四
十八排猺三隸州五隸連山性愚悍又積受漢民欺易生隙乃嚴
民猺內外防條上十事務先事絕機牙總督某公以非常事重發
之君卽引疾歸時嘉慶十九年事也夫先十餘年而慮變變卒生
不可謂不智變旣成軍功多越等君睹幾先不敢一日安其位以
去遇合之利鈍信有命焉而安之如君者爲不可及也君慈谿人
諱雲龍字心田自宋元居縣之鶴雀村考諱明母氏馮少孤習吏
事兵部勤而材有貴人贈以衣謝不受議敘清江關官歷清河縣

引疾歸改捐直隸州權湖南桂陽州條列利病事不行謝病去嘉慶十六年河決李家樓總督張文敏公奏請君董官局事以勞先選得廣東連州盜案十七人當論死君廉其實釋二童子時騎行田間訪疾苦捐金助學舍故在官未久而繫人思居京師普濟育嬰養濟各堂院歲出家財助官葬無姓名者百餘棺有姓者王胡二棺友人貸金卒往弔焚券紙錢中而去又知名非深友者邑人某負官銀二萬憐其得罪重倡捐代償歸其羨於家噫君志慮深噤不得施用於成法出餘緒惠老存孤此固凡人士所樂道而君亦遂以善人終君以道光十二年卒京師年七十六歸葬於慈谿丈山之巉頭娶張宜人繼室盧宜人子七人邦彥丙皆邑庠生錄

候選州吏口銛刑部主事重舉人錫文進士戶部主事最幼者珠
女六孫男十女孫六君起家艱難而好儒學爲兒子延師居解衣
出借乘甚重且恭歸安孫編修辰東卒未葬子憲儀困於奔走君
資之曰請歸葬而還館吾家憲儀吾友也乃表以應其介邦彥之
求

右墓表梅曾亮撰

163-364

115

163-364

周振之

仲甫先生嘗問於其門弟子蔣湘南曰天不雨而多風何也湘南對曰蒙徵也洪範曰蒙恆風若是也官與民不相親而胥吏蒙之奴僕蒙之戚友蒙之聲色貨利官亦自蒙之蒙之象爲晝晦晦生於風故風者蒙徵也少陰并力而乘消息天以風儆乎民父母也先生曰嘻吾其有以祛吾蒙先生名振之字仲甫湖南益陽人道光十五年進士卽用河南知縣先署虞城縣事虞簡邑也濱河而磔賦稅多不給官民交困先生召父老十餘人予食問地方貧苦狀數十年來所以盛衰者何在今當興何利利興弊伏何以能久無害旣得要領次第修舉之坐堂皇終日民來觀者皆招與語其

訟者皆直至案前自訴卽日具兩造立決遣之或據單辭斥其矯詐各懾服輸情以去視事一月虞城人謠之曰民情通小周公蓋先生年方三十無鬢民以小周公呼之云逾年實授商城縣虞城民數千走臺省乞畱格於令甲不獲許商城居江淮山中產豐民饒魚米竹木藥材之屬皆有落地稅以給官衙而淮北綱鹽又以商爲暢岸出其奇羨佐辦公費故自來居縣者輒豐積其饋遺亦倍於他縣自道光十年裁綱行票鹽規無所得落地稅又爲前令所賣虧庫帑四萬有奇巡撫奏參三萬畱一萬二千檄後令爲之彌縫先生旣莅商念法錢不足萬而徒冒脂膏名上下肆應勢必竭澤漁或虧庫爲前令續因條列其出入不敷狀奏記各大吏刪

一切饋遺之禮歲可省金萬用蒼頭四人人給月費二千革門包
堂規請名目布衣疏食日程月會節度支一歲千金而贏期以十
年爲前令填庫先生曰治商城與虞城異虞民貧而商富不煩官
爲興利也虞士科第少而商多且多世家大族不煩官爲設教也
鄰皖比楚山徑阻深稂莠錯處不可得究老胥猾吏以時簸糶其
閒教民食於倡賭姦盜儻募道在重法以繩之法立則知恩然後
可以用吾愛故先生之治商城較虞城稍猛然其與民相見者如
故也商俗多訟每期過百牒先生不論告期日出開閣聽之朱書
牒尾而令其人自拘其所控以故誣告者不敢再見其待理者計
鄉亭近遠限以日十日內必完兩月後遂無訟者惟與父老談桑

廣諸生課文字而已凡質訟殺人及盜坐二堂事連婦女亦坐二堂否則皆坐大堂其有親屬相爭關孀婦處子例應對簿者則單騎入其家曰吾父母官也諸皆吾兒女各出見勿避勸而戒之立予判給民不費一錢各歡然曰真父母麻城羅田民各以事來訟先生慰遣之曰吾河南官不能理湖北事也民怏怏去當是時承平久吏治弛視民事如草訟數月不理一理或數年不結其健者談刑名催科有餘而其養威重嚇民神廟其衙廨則一也笑先生者曰是何爲者瘠身家而餓子孫何樂於居官忌先生者曰太矯情沽一己之清名而壞數十年之腴缺且減大府之供十年不調矣又有代先生慮者曰水至清無魚官至清無徒胥吏無所取錢

何以供役儻有重犯不得而胥吏皆貧困孰爲憂公奏效者而先生不顧也開封知府鄒君鳴鶴曰仲甫以古循吏之法爲今官甚善光州知州周君起濱曰自仲甫爲商城三年商城人無訟於州者其殆無冤民乎先生殊欲然不自足謂湘南曰憶當日祛蒙之言乎上下不闕則情通情通則能用戚友奴僕胥吏而不爲諸人所用此極易之事不知人何以不樂爲之湘南曰愛民易親民難國家法度修明直省大吏皆厲精澄敘州縣無敢顯顯然以貪酷著者然而庸吏多循吏少得親民之道者尤少惟昔湯文正公之撫江蘇陸清獻公之宰靈壽洞開重門百姓直入白事與吾師三人而已先生貌瘠而修目有光瞬瞬然四射日理百牘無倦容性

不好讀律而折獄皆當律意退堂手一編如老學究每行鄉先召
儒生考其誦讀得失次召耆民老賈談稼穡美惡百貨貴賤及無
賴苦閭左者已乃見保長雜問里中事鉤距諸所聞信否各登記
籍百里外銖兩之奸皆知之道光十五年十七年兩爲河南同考
官薦佳文不售手之而泣湘南卽十五年省試出先生門下者也
夙病嘔血又積勞益困道光十九年七月某日卒年三十有四商
城人巷哭野祭羣慙無福而虞城老弱數百人來商城弔有哭死
逾日始蘇者嗚呼孰謂民之無良也乎先生無子兄揚之以子某
爲先生嗣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晤湘南京師屬以所知者譔次銘
幽是時距先生之沒五年餘矣虞商兩縣人請祀名宦業奉 旨

報可其捕蝗慎獄修溝洫建考棚諸政具見禮部牒中皆不書書其與民相見之心如此銘曰

鸞鳳一言貴於笏排笏千牀慚鬼神清白兩字寶於穀堆穀萬倉
孝子孫親民之堂天爰立耳畢眉箕呼瘼急悴癯之吏天旁求兄
蒲弟密三千秋千秋遺愛今誰歎天年不遂悼王渙金岡截業灌
涵清丹旒冉冉人吞聲桐鄉祠兮安陽亭廟食兩地洵無爭嗚呼
民心不死公可作庶徵普頌時風若

右墓誌銘蔣湘南撰

李宣範

道光十八年吾友李萼村授江蘇知府過辭曾亮述生平少孤母子相依危苦及至所欲就祠墓祭田義莊事甚悉且曰吾聞江蘇官漕事難病民病官何若而可未久而聞君以病歸卒君之孤楨以狀走京師乞表其墓嗚呼君於別我時命之矣其曷以辭君諱宣範宣城人曾祖志洪祖夢夔皆縣學生考諱承時娶王恭人生君五歲孤奉母走京師供事內閣日養母以傭書八千字冬夜手指僵就火倦臥袖焚王恭人割衣綴之母子相視泣下初試吏爲驛丞後選南昌縣丞有老民堂銀丞收其羨君盡衣食於老民太守張敦仁聞之出二子事以兄禮母憂服闋補房山縣丞方守缺

時佐天津府決積案闔廣市舶闕有詐死者以術穢其尸君察其脈叱役曰是當急火之其人驚躍起服罪徙密雲縣丞地瘠歲屢旱村逃市空自免去者三令君狀其事於大府卽以君宰是邑且賑之蘇枯贍災民以大和捐金五百兩建書院民慕效者七千人又建義學由是縣有鄉舉士徙寶坻蝗起四境人見蝗聚如車輪者浮水東去遷通州知州時訟未決者千事君日夜裁判以鄉村道路遠近定傳訊期日被告在城者手書付原告呼之民感甚或堂下獻瓜果千總誤捕人君釋之上官曰此總督意也擅縱懼雷君笑曰某所畏者天上雷俗以上官瞋爲打雷也未幾徙涿州而君是時政聲已浸淫上聞遂超授松江府知府君所至必自刻

屬務有以益民而松江民久病漕苟輕有變置不便官漕且失期君至思所以計深遠者恆鬱鬱不自得未兩月患風溼遂以病歸先是君以王恭人苦節不逮豐養每遷秩必設祭而悲故生平於名節尤所重烈婦貞女必表其墓密雲張生死於義成立其子於通州志補閻忠烈傳建其祠及家居所營建散贍必先亡後存先族後身緩利急名蓋以君所爲者磨世敦俗計有餘矣然竟其志則未也君賢遠矣君以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卒年六十八娶丁恭人繼娶倪恭人生子棟候選知縣女二適烏程朱涇商城周文佶以二十四年某月日葬君於建平縣南鄉畢家橋棟好古而甚文故以表屬曾亮嘗讀其狀問通政李公菑且曰君鄉在城東何

水也通政曰李君去寶坻時吾邑人送者皆百里外通州失名捕
賊吾邑人購得之以報君也聞涿州人感君亦如是自君去寶坻
後令者益難爲工耳蓋其邑士大夫言如此嗚呼卽民可知矣銘
曰

丞爲世嘗孰民是毗吏走邑荒勇言其疵遂流政聲達於天墀
膏歟脂歟不戀其厚惟其嘖呻我則疾首我歸雖痛我心則愉胡
不百年以福鄉虛表詞山阿靈其奠居

右墓表梅曾亮撰

陸成本

嘉慶之初教匪蹂躪川陝湖北郡邑被擾者百數 朝廷選將命帥討之八年後定閩閩元氣未復也又擇賢守令撫循久之乃蘇道光七八年間猶有未盡復者其間陸君畫村以循吏稱君名成本浙江蕭山人唐忠宣公之裔也始以諸生援例得按察司經歷至四川值教匪亂從川北總理軍務劉清軍中德參贊賞之調赴大營甚見委任事平授宜賓縣知縣歷署三台儀隴清溪諸縣雷波通判潼川敘州二府知府所至以撫循瘡痍與民休養爲事或請蠲免歷年積欠或移社倉入城官爲經理以除民累兵弁有虐夷人激變者君捐貲撫卹得兵治之不戮一人夷安而民頌之道

光七年升巴州知州地在萬山中極遼闊逃亡未集豪強者多以賤價典質田廬得之遂爲己業而不納官租及田主歸無力贖田賦不得免君憫之悉令計質價而分其業各任輸租賦乃有著而民無困州鹽有引無商民賴僭負以濟日用官人朦結執照私爲商秤苛剝之復多設鹽差搜捕走漏者民苦之君急請以課歸丁追照毀秤民勒其示於石而祀之君復捐廉代償民逋十分之二不三年民皆歸復如承平時其他善政甚眾十二年乞歸時年七十六歸十餘年卒於里年八十有六里中恂恂不談從軍及爲吏時事率子弟以禮法力行諸善義事而已先是雍正中有請以忠宣公從祀聖廡者禮部謂公未講學中止道光五年君言於學使

吳公曰諸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皆未嘗講學而已從祀先臣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徒以年少得君入參帷幄未遑著述貶後避謗故不著書奈何以此少之吳公奏上明年遂從所請君嘗重刻忠宣公及楊椒山集劉蕺山人譜陳文恭公四種遺規監懲錄式敬編其汲汲於世道人心如此又自以所見集經驗良方刻之得其方者如證投之立愈亦忠宣公集驗方之遺意云

論曰循吏不可緩於世也久矣矧荒亂之餘乎陸君書生從戎不矜其功而孳孳爲吏惟愛民是務年至耄耋恂恂儒者觀所行事可謂不忝其先矣癸卯秋余奉逮過吳君孫次山候余乞爲君傳

諾之久未復也次山頃以書來云昔蘇州卓契順持蘇邁書訪東
坡於惠州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魯公絕糧江淮間明遠周之
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蘇公亦善契順君獨
不憐幾而與之乎感次山之言乃敘次協相湯公所爲墓誌而爲
君傳次山名幾方通判蜀中君之第二孫也

右傳姚瑩撰

賀仲瑛

蜀道棧閣之險曰褒斜其地在今陝西漢中府留壩廳境廳治始於乾隆閒垂八十年未有專志善化賀君官此實勗爲之君治留壩前後凡六任以卓異候升而竟終於留聞者惜之將葬其弟仲瑛以畱志及狀來求銘余未識君而徧交君諸父不敢辭案狀賀氏爲唐祕書監知章後世居澗國朝康熙中有官湖南按察司司獄名宏聲者能恤囚有惠政卒官貧不能歸畱家湖南遂爲善化縣人司獄生某某生國華有詩名詩見沅湘耆舊集皆以孫貴贈榮祿大夫榮祿之子贈總督公某舉丈夫子八次子名壽齡力學早世以弟貴贈編修是爲君考君諸父多賢其貴顯者

爲前雲貴總督長齡前京畿道監察御史熙齡今廣東卽用知縣
桂齡皆以文章德業伏一時君少孤育於諸父儻有志量總督
公器之自翰林出守積官布政歷江甯山東江蘇皆揭之行中惟
一歸應試得餼於學餘卒隨任時多總督倚如左右手君得以其
間增長學識通達治體卓然爲用世才適 朝廷開酌增常例總
督公乃爲報捐知縣分發陝西大府以君名家子諳習吏事深見
引重時回疆用兵檄赴甘肅襄辦糧臺事竣署華陰城固洵陽沔
陽知縣題補褒城奏調長安升畱壩廳同知兼權漢中同州兩府
君在陝垂二十年凡歷縣六廳三府二所至有聲於畱壩尤習畱
在萬山中最易藏奸又當鳳嶺柴關之衝爲川陝通衢羣不逞之

徒往來必經君陰籍其名姓里居出沒蹤跡有事按名收取無所得脫君爲政持大體於農田水利戎政講求素裕而緝捕尤力嘗云今之州縣莫切於振荒緝盜荒政修民不爲盜卽有亦易緝是時陝中方有西事又連年大水饑民乘之所在滋擾君所履多繁劇災區於華陰值西師過境儲侍豐備民不知兵旋偵獲因姦謀殺叔父遠竄襄鄖之某甲伏法人心大快風紀肅然於城固偵知土匪假災糾黨五百餘人潛伏三谷謀亂克期解散隨以應運興安振米五千石照二穀一米例分起撥運力除碾戶粗去糠秕之弊匪黨無所藉口全境以靖於洵陽請於府得米六百餘石減糶煮振立鄉助法捐貯各村以時收放而貧富相安得以不擾於

襄城鄰境同時告災相率請振獨以襄距省遠躬先履勘出私緝
買米散給全活無算府符下詢實乃大嘆服又以餘力改修襄谷
棧道八千餘丈樊河橋鐵樞七十四丈以便行路他善政多類是
追由長安奏升聲隆隆日起至擒獲甘肅奉 旨嚴緝之巨盜劉
得祿等四人大吏以聞 朝廷將待以不次而君遽不起矣君有
治才明習律令生長名家故書雅記多所瀏覽善書法勤纂述其
所著畱壩志十卷足徵錄四卷漢中地圖說數萬言於山水疆域
道路輿地形勝關隘言之綦詳尤通於開方測景鳥道準望之術
說者謂其書與前漢中守嚴淑浦邊防紀要埒是可銘也已君諱
仲城字美恆別號葛山書法得力於北海故又自號虎師性至孝

事母陳太宜人曲得歡心母弟三人仲璫附貢生邦彥廣東新會縣潮連司巡檢其一殤女弟二人一適今廣西布政使同縣勞君崇光一殤巡檢卒官君痛之甚所以卹其孀者無不至其至性然也卒以道光二十七年五月某日春秋五十歲廩貢生誥授奉政大夫陝西雷壩同知娶長沙陳氏 贈宜人繼娶婁縣陸氏 封宜人側室趙氏子式同式恩式毅庶出陳宜人有子三皆殤女七人陳宜人出者三懷甯潘賢俊侯官陳福長無爲高慕越其壻也餘未字君卒後三年母夫人始棄養仲璫將以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兆先期乞銘書屢至而不倦乃序而銘之銘曰
褒斜二谷連雲棧鳳嶺柴關天一綫誰其尸之速郵傳叱萬疊山

平以鏹有美賀君國之幹衙疆綏億無遺算政成四達地四扞勒
成一編明且辨我讀其書銘其竊其言炳若揭霄漢幽宮永闕光
則燦歷千百年猶可案

右墓誌銘邵顯鶴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八補錄

守令三十四

方炳文

君姓方氏名炳文字雲石一字梅丞其先江西之浮梁人有曰道
鈴者遷湖廣之興國州數傳當我世祖順治中有官定襄知縣
者曰師誨君之六世祖也君之祖曰志字懷清考曰敦字理川皆
學生 贈甯鄉知縣理川贈君績學不偶挈二子游秦中 仁宗
嘉慶初稂賊偏亂秦蜀襄郿之間贈君遇害君年十三負弟以逃
逃復遇賊賊欲殺之君哀懇曰吾父既爲諸君所殺吾又安得全
然將軍不念殺幼穉之無名乎賊感動欲釋之就訊之曰女所負

者何人君曰弟也賊曰不可棄乎君復欷歔曰既已無父安可復無弟賊愈憐之乃曰吾不殺女女自有死法弟不可棄弟手中所持之錢獨不可棄乎是卽召殺之媒也君悟卽棄其弟所持錢僅以免於難君既逃歸里中無一椽之宅一畝之田又復伶仃孤露然卒能刻勵自學二十四年中湖北舉人 今上道光六年成進士八年試鄱縣知縣十一年補甯鄉知縣課最遷善化知縣十八年入都引 見卒於都門得 旨照死事例入城治喪而其年君之愛姬幼女亦休於江中烏乎慘矣君凡官鄱三年官甯鄉五年官善化二年其官鄱也有劉媪者寡居而訟其子君以至性感之卒爲母子如初官甯鄉也荆湖南北大水民多流於縣境君以白

金四百振之且諭其縣之富者曰減一膳之資即可爲流民百日之食損一裘之費即可爲流民百日之宅是孰非秉性含常者忍坐視其成溝中之瘠乎令之力盡於此矣諸君獨無意耶富人感悅皆有所振卹卒全活數千人縣有孝廉馬君維藩者廉節君子也君有所餽遺於馬君馬君卒不受君每過其門必式後馬君之弟某以事抵法當死馬君不言君知其馬君弟也曰善人且十世宥況親其弟乎卒輕之於是甯鄉之士人發心勉爲善且警其頑昧者曰苟爲不善將使愛我者欲輕之而不得矣吁非君用法之平烏能至是耶官善化也其治獄則民蠹必懲株連勿問故居善化無幾而善化亦治劉猛將軍者治蝗神也 功令頒諸祀典而

湖南行省地舊少蝗以故祀亦闕自十二年徭變以來蝗數至境
且集大府府中樹食樹葉頃刻立盡適大府新易始舉猛將軍之
祀君之同事長沙知縣陳君謀請帑君議捐廉卒從君議而廟以
成蝗患亦息明季晉江蔡忠烈死於長沙事最烈至今二百年湘
中人猶慟之有閩人官滇者過謁君君得忠烈之手蹟卽摹拓上
石置之祠壁以慰湘人瞻仰之心此尤非俗吏所能爲也君秉性
至慎常言治獄之要曰人有隱情雖兄弟友朋且不能知況官民
之懸隔乎加之以聲色威之以筆楚民隱末由得矣吾意古之慎
刑者必不爾也君有弟曰桂森字秋綱卽幼時遇賊所負者官湖
湘時委以家務誠曰弟治家吾治吏兩勿相與也故簿書偶暇弟

第對坐秋綱詢公事君卒不言秋綱伉爽慕禮義人也豈於其兄
之治有所媿亂哉而君之慎乃至於此是詎非深知吏治者乎君
與吾縣鄧先生同官因得識余秋綱之于海涵又與余交善以狀
相屬余故得爲之詮次以傳焉

右事略鄧漢勛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九目錄

僚佐一

徐邦俊

張初旭

任文騰

馮雲程

王之佐

蘇本眉

隋林

竇可權

朱瑛 龔廷歷

符國瑞

劉體安
宋元洞

吳元正

林譯

朱應昇

陳思珊

劉鼎

趙長慶

張光烈

過松齡

龔起田

蔡來衍
陳直

王雀山

吳淇 林雲銘

吳鏡

羅君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四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僚佐一

徐邦俊

故鞏昌府推官徐府君葬有日其中子大生來請銘余與府君始
訂交於河陽校士時故明崇禎十有五祀也郡邑知名士雲蒸霞
蔚一時嘖嘖稱盛事比來落落如晨星今徐府君又且封樹矣徐
陳應劉之感可勝悼哉憶爾時流寇新陷河洛諸君子恍於黃河
衣帶水人人氣沮府君獨呼酒狂歌意氣豪宕笑謂諸子曰生死
定命柰何效兒女子掩面含涕哉余聞而異之曰壯士後余過府

君舍府君舅黨薛氏含一崧齡俱在座府君飲食坐起惟薛氏是命薛氏醉謂府君曰徐甥爲我滌觴府君唯唯無難色余微窺其執禮甚恭情誼甚摯不知其爲繼母昆弟也余乃知府君非止壯士蓋循循孝子也無何沁水汎溢膏腴變爲斥鹵闔邑有滄桑之慘府君力請於上官蠲除徭賦其利賴邑人皆此類府君自順治乙酉科舉中式河南鄉試累上公車詘於一第謁選除陝西鞏昌府推官曲意推鞠情可矜宥者無不委婉生全人知府君彊直不撓不知其加意好生也然遇豪宗右族城狐社鼠人所憚懾不敢問府君苗薶而髮櫛之必使無遺育於茲土往晤秦中督學使徐子靜庵爲余言秦督門下掾有門姓者梟雄虎視奴隸官吏監司

以下皆憚之府君廉其狀具悉於巡方使者移書讓秦督秦督立
置之法三秦震竦人知府君祥麟不知其威鳳也鞏昌戍卒迫於
庚癸之呼衷甲謹譁變起旦夕閒守令皆股栗府君大呼曰死生
定命吾獨不能效韓昌黎之諭王庭湊乎單騎馳壁壘慰誨以
聖天子聲靈赫濯萬國翼戴爾輩小一狻猊 王師颯至頓成灰
燼妻孥戮辱噬臍無補之至情眾皆感泣曰良是嗟飢號寒公何
以爲我謀朝夕府君曰那移權宜爲爾輩籌之熟矣於是士卒解
散三秦賴以安枕然後知徐君真壯士非夫碌碌因人者比也府
君以丰稜峻厲卒爲上官所嫉遂投劾解組了無畱滯人皆知府
君功名中人不知其勇退君子也然府君歸無幾秉政者厭絕巡

方并裁司理所在輿臺吏胥猙獰無忌至有竊弄大吏威權富擬程鄭勢捋許史守令媚寵惟恐不得當其意指者假使巡方復起府君仍作理官上下砥礪廉隅併力誅暴鋤強虎狼當道必不至是賈生所謂長太息也府君諱邦俊河內人生某年卒某年享年若干銘曰

宦情反覆人皆逐逐誰賦歸來獨往獨復有子克家將大爾族閭高容駟君其瞑目

右墓誌銘蕭家芝撰

張初旭

張公熹若諱初旭青之臨朐人也先世自北直徙朐一居郝莊一居廟山居郝莊者卽今參我太守君也徙廟山六傳有諱英者以拔貢佐治平涼有能聲英生七子第五諱五美爲理學名儒歿而謚爲貞懿先生者卽公之父也自貞懿先生以上數世皆篤儒行邑中遂推爲文獻家公幼而岐嶷孝友出於天性貞懿先生復勸之以理欲善惡之辨於今昔成敗皆爲一一道其窾要公益刻勵以古聖賢自期弱冠母夫人卒公毀瘠骨立貞懿先生撫之曰汝兄以母病憂鬱中道亡汝今如此暮年人復何所賴公爲朝夕稍進溢米以慰父心及壯補弟子員值貞懿先生歿公呼天搶地絕

而復甦者再三鬻產營喪事祭葬一如古禮公雖苦終窶然時時以隕越家學爲念發憤曰世人以一科第了卻讀書事余所學於先君子者寢不愧衾行不愧影求爲天地間完人足矣於是爲諸弟子講明濂洛關閩大義環胸百里負笈而至者皆以聞所未聞爲快丙子領鄉薦益大肆力於學一不問家人生產值甲申鼎革寇訐於郊公登陴與鄉人誓守又時時募死士斫其營賊宵遁去至今胸人猶曰張公活我丙戌登進士高第授辰州司理公束裝就道及抵武昌常德失守沅陵道第不可前抵秋分房校士所拔皆三楚雋才一時稱爲得人會直指公疏公赴任違限落職公毫不以屑意遂反轡里門課經問業蒔花種竹若有終焉之意癸巳

滇黔兩粵未靖 世祖章皇帝命重臣經略五省撫藩僉以公先
駐湖廣日久諳悉情形又前以非罪罷黜徵赴軍幕以參謀畫公
建議謂湖南兵燹頻仍師難宿飽非屯田積粟何以經理兩粵兩
粵阻則滇黔皆甌脫耳大臣深然其議卽以公經理甯鄉闢地七
千二百有奇繼調星沙收放江糧四萬餘石常羨例金絲粟不以
污私橐當事者益以爲廉幹擬補長沙司理公曰生平讀書考究
思得一當以不負所學湖湘戎馬之區以一書生崎嶇荆棘蹂躪
中開墾轉輸使 朝廷知勞臣於封疆尙有小補敢用以梯榮取
祿耶遂固辭歸里值公長男及元配相繼告殂公意緒忽忽不佳
益復絕意進取家居教諸子惟以敦行誼樹人品爲先務所著有

大易心鏡舉業家傳心法四書宗旨並勸孝寡過諸篇及病亟屬
續太守君涕泣訣別公坦然如平日曰俯仰無愧死亦何懼囑諸
子曰汝改過遷善學喫人虧庶可無墜余志遂晏然而逝嗚呼若
公者可謂無愧於生死之際矣余弱冠時遊胸山得侍公見其無
褻容無謾語粥粥然飲人以醇久而彌摯二十年來雖不時奉公
顏色然心儀爲篤行君子也公歿又二年公之次子以狀來索余
傳余知公最悉可不狀而傳然余之所知固與狀符因詮次其行
誼以授之公次子名嘉賓與余善是當能繼公之世者

右傳安致遠撰

任文騰

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新鄉雪潭任公卒於里第訃至余偕
丙戌同舉進士者凡若干人哭於其子庶常璿京師寓所庶常旣
奔喪歸逾年遣使持書來請曰先君子之葬也幽堂之石益都相
國馮公賜之銘矣墓上片碣未有刻文敢請先生一言以不朽先
人於地下先生平日直道無諛辭且知先君子久當不至失實庶
可信今而傳後也余與公同舉三十餘年仕宦中外相晤對之時
絕少然公江右之政風裁凜然遭讒而歸不得大用於時此可爲
國家人才嘆惜者也居鄉行誼中州人樂道之余嘗想像其風
靡於行山衛水之間微庶常請猶將爲文以章之其何敢辭公諱

史騰字聯璧雪潭其別號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徙新鄉高祖諱
守志祖諱國喜皆有隱德考諱道重邑庠生以力學聞公幼貧困
耕且讀孝友篤誠不苟訾笑世之徵逐聲利者視之蔑如也年二
十三補博士弟子員聲稱藉甚壬午登鄉薦而伯兄文朗先於丙
子登賢書矣時寇亂河北公淡於仕進偕兄奉太公避難百泉之
耘斗峰李逆僭稱關中僞令迫公西行中道碎檄而歸時人偉之
丙戌捷南宮以太公年老歸省未及 廷對丁亥成進士授陝西
鳳翔府推官未之任丁父艱服闋起江西之廣信當是時江右伏
莽未靖有楊文者據九仙山爲亂撫軍蔡公提兵進剿委公督餉
山水迂折公乘小舸或策單騎晝夜轉運芻茭充峙文遂授首後

又偕諸將搜擒餘孽令軍士裹餉先趨舟粟繼之深峒絕壑訖爲
樂土撫軍嘉其績上言於 朝曰是役也雖師武臣力司李之功
實多將校獲賊婦女有贈公者必詢問姓氏居址令其家領回完
聚將校亦爲感動云爲政則鋤強除暴不避權貴而遇疑獄必虛
心平反未嘗以苛察爲明時南昌郡守被誣通賊法當族其母年
八十詣公申訴公力辨其枉得減等尤加意文學月課獎拔多知
名士甲午分校得人爲盛楊公廷麟遺孤廢學已久公勸掖讀書
列名膠序至屬官借名餽遺者必峻卻之無不嘆公才足有爲德
能澤物而守之堅確更不可及也會當計期眾咸以公治行當膺
丙 召矣無何以爭疑獄忤上官意遂爲所中至落職公無幾微

見於顏色歸家奉母晨昏定省惟謹母卒喪葬一準古禮與兄同居五十餘載內外無閒言家居不干謁有司晚年結社百泉與孫徵君郭公望劉一六諸君子講論河洛奧旨後進問業者趾錯於戶風日清美杖履自適賦詩飲酒篇什甚富卒時年六十有六其子孫世系詳相國誌中不備書獨紀其生平大者以告後之人使知天下有清節雄才不幸見忤於時鬱鬱山林以老而隱居積行垂裕後昆生平蘊而不得舒者後人猶能昌大之公亦可以無憾於九原矣付庶常鑄之墓上過而覽者尙臨風想見其人云

右墓表湯斌撰

馮雲程

峪泉子姓馮氏諱雲程字海鵬世居郿之湯峪因號峪泉生七歲而孤外侮內難並臻感憤思有以自立從師肄業刻苦倍功冬不鑪夏不筴篝燈午夜食寢俱忘久之經藝大進下筆絕塵見者驚異十八補博士弟子試輒前茅每爲督學使者賞鑒以數奇連不得志於秋闈逆闖僭號長安考選職官峪泉子義炳幾先遜跡不就順治丁亥拔萃成貢選判賓州廉以持己仁以及物於地方利病興革職所得爲者爲之不遺餘力不得爲者力請於守減供應捐常例竿牘苞苴槩弗之納弊絕風清惠義丕著諸上官聞之莫不傾信事有疑難悉心咨訪人方慶峪泉子居下獲上而峪泉子

淡於宦情林泉興思任甫半載卽浩然賦歸諸上官咸惜其去相
與諭畱峪泉子辭益力歸而棲懷物表笑傲煙霞流連圖史寄興
篇什與同邑李雪木鍼投芥合相倡和逍遙於太白溫泉之間自
適其適自謂脫仕籍出樊籠覺耳目心神始爲我有爲人率意在
眞遇人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有懷必吐言無矯飾性介直面斥
人過惡至無所容狡僞之徒動見矯拂然素悉其爲人咸爽然自
失古稱劉四罵人人不怒今於峪泉子見之矣生平視人猶己熱
腸擊誼人情所難耆儒王麗澤者勝國蒲宗也至鼎革後流寓二
曲訪友於郿遇盜被劫峪泉子憤若身經倡紳衿呈究盜懼還其
所劫密以重賄乞哀斥去弗顧從姪貧夜見殺於警峪泉子挺身

鳴冤其人謝以重賄亦力卻居恆視不義之財如饔甘貧賤如飴
嘗曰予一身無長物止有四肢勁骨耳苟見財易操則勁骨折矣
此身將奚賴也又曰酒色財氣慾海也人所易溺余性不喜飲與
酒無緣若乃聞姦夫則刃淬聞淫婦則劍鳴花街柳巷過而不問
秋胡輕薄恥而不爲二疏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
其過敗名蕩檢皆此物也予雖無似於斯三者差覺近岸而於氣
則不免由無養故也今將就木而猶然如故母乃蓋棺方定乎語
云欲做好人須尋好友氣動而遇友則消故李溫陵以友爲性命
自謂一日不可離良有以也我平生有友五人焉本邑則雪木李
子文章道誼不悛本求二曲則名世趙君剛方正氣嫉惡如讐不

幸先我而逝每一念及不勝人琴之感鄩邑則爾緝王子言動弗苟內外如一塵軒冕而芥金玉有覺世之思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劉茂林肝膽氣誼流俗罕儷與我莫逆殆有宿緣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君山水墨竹妙染偈真我與此數友時相盤桓以樂餘年置死生得失於度外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此則峪泉子生平爲人之大略也峪泉子無子人咸嘆天道無知致伯道乏嗣峪泉子則悠然自得視無若有毫弗介懷有一女二曲中孚子爲長子慎言擇配嘉峪泉子名行之美遂聯朱陳之好峪泉子緣是流寓二曲垂三十載中孚子熟察其履歷之詳不禁心折峪泉子近因年偈桑榆西返故土以正首邱中孚子不勝睽離之感故爲之傳以

當晤對

右傳李中孚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四十一

國朝四庫全書

九

王之佐

王別駕潤州人字爾庵諱之佐明末以諸生上書言國是將用之俄聞逆陷京師未幾闖逆遁洪經略入檢奏疏得其書大異之授以通判懷來試其治有政聲尋改補兩浙嚴郡倖政聲益起清介自守困同寒士書無不讀見聞甚異善斷疑獄剖燭若神其尤奇者攝篆武康時有山氓某姓者詣案白事云其兄爲虎噬傷曰屍何在曰焚之矣別駕曰旣已焚之爾盍去其人洋洋出明日別駕集胥役命駕往視焚屍地胥役曰山中人死於虎恆事也其地在萬峯之中去當窮日且荒穢無憩止地奈何別駕曰無多言必欲往山氓忽見別駕至色爲奪至溪口見孤懸一屋爲氓居焦土一

區其焚屍所也詢其遠鄰云其兄之死未見也其事氓向某等自
言之別駕潛令役人搜其室得半段槍於牀下槍點血別駕曰兇
器在矣汝將逃弒兄之罪乎氓色沮而辭不伏別駕曰無怪爾之
不伏也吾檢驗以示汝胥役曰無屍矣將奈何別駕命熾炭於焚
屍之地撒胡麻於上而旋埽之屍脂出麻膏入遂相融結而成人
形手足肢體無勿具左脇下爆胡麻數十粒腹臍要害所爆不一
皆其受創處也觀者駭異別駕顧氓曰弒兄之罪今伏乎山氓股
慄叩首曰公神人也敢不伏遂盡吐殺兄狀邑中其以爲孝肅再
見也

右傳陸次雲撰

蘇本眉

壬子秋九月予患瘍吾友蘇劍浦日來視予冬十二月予病少瘳劍浦之病乃大作癸丑春正月予強起往候之劍浦猶能自理醫藥二月初復視之則氣逆不下執手哽咽但曰拊予雛者是在君矣予忍淚頷之而已初九日黎明忽來報君疾亟予趨至則君逝矣是月之末竹浦返自南宮試予逆之於西村相向長號近無乾土已而視竹浦青衫廓落長鬚稀疏苜蓿席暖睠言百里有雙鏢據鞍之意而吾劍浦竟安在哉吾王人者童丱爲交迨於白首晦明風雨不二其音予既生還於遠塞劍浦亦稅駕於微官奇文其質疑義與析方將數晨夕而慰素心而劍浦竟安在哉竹浦戚其

手足予亦裂其肺肝噫吁噫吾誰與爲友矣劍浦平生積學攻文
視高第猶承蜩也而終不遇三仕名郡最得士大夫心而於舊賢
遺老尤加禮遇卽其治行高等可旦夕太守方面而竟以事誥宦
業蕭然敝衣糲食米鹽凌雜楮絮交互腐腊乾鮭李核芥子局鏞
絨糜身自料理形勞神困年止六十抑何窮也吾旣後死而不爲
之述卽誰復知劍浦者予乃按竹浦所爲行略而傳之君蘇姓諱
本眉先君子 封學士中憲公贈之字曰道生劍浦嘗語予曰吾
見宋文山公有子名道生吾且更吾字矣因稱劍浦考民部兩石
先生己酉鄉舉服官中外所至著聲母馬太宜人賢而治家有法
生三子長允眉次毓眉卽竹浦君其季也兩石先生老而好學課

竹浦與君爲舉子業甚篤禮先君子於塾相磨切予年十八先君子命隨諸君爲文會時竹浦年二十有三君年二十有一每會昧爽而至及文先成者必吾三人也丙子歲吾三人讀書西村時年少氣銳君朝夕孳孳屹屹於所謂文定文待者予鹵莽不甚畱意顧手錄莊騷史漢丹鉛而雜誦之先君子以爲食生不化弗善也卽雨石先生亦以爲李生文何語君獨勸勉之是在熟之而已後彭澤劉觀敬先生來爲宰命題試士一見予文而賞異之謂且先蘇生鳴因以鄧潛谷先生函史手授予而君之以撫州貳守歸也橐中無長物惟史函經繹及潛谷集耳是劉先生之所以誨吾黨者也君好學深思治二載禮務爲精熟丙子秋闈倂得而失之君

不能無鬱鬱遂患疽自是尪弱骨見衣表不復能豪飲矣而攻苦自如閒與竹浦及子論詩謂王李之風肆好而鍾譚之旨幽削吾於諸家取其長焉耳不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也自是二東諸君子之爲詩若文者皆屈指兩蘇矣壬午省試畢榜發子自往觀之而回君迎謂予曰子得之乎予曰甚愧君君感而泣予亦泣竹浦至亦泣君自是益落落不得志戊子以副榜充貢辛卯詔選人得平陽別駕平陽大郡號爲饒君溫恭自持不敢以廉加人嘗署太平聞喜兩邑篆去後人輒見思乙未升河閒府同知河閒畿輔地稱難治君捕治宿盜大猾無所假借平亭大獄酌法衷情不爲阿比掾吏洗手相戒每出入人輒指目之曰是髯也短而癯殆不可犯

督撫臺使者皆才君而重之薦剡屢上行且內移矣丁民部公艱歸庚子服除補江西撫州府君既早讀東鄉艾千子所著書至則廣搜其遺文而與諸士大夫論學清操益著民謠誦之有真不要之語值 覃恩授奉政大夫贈民部公馬太宜人如例君念太宜人老病將謀陳情歸養而以捉舟應大軍不如數與同事者皆議罰當降調同事者或不平君釋然安之歸則侍太宜人色笑無違甲辰太宜人考終君孺子嘯如喪民部公時也方君之罷撫州也予正蒙 恩旋里居先中憲憂君年四十六矣而未聞舉子子輒以書抵之曰君且歸矣君爲吏廉而仁必已有子有子則以吾女妻之時果已舉子君於撫州署發書而讀之友人江山黃子房在

座相顧歎異遂訂婚焉君長子鬻卽君病亟所爲託子而欲子女
過事其姑之病以理其家者也次子翼吾從叔庚戌進士南英婿
也三子粹而殤於疹在君卒後君配丁氏 封宜人故選郎念源
先生女有婦德撫諸子如己出劍浦所著竹嘯諸集業已行世不
復次

贊曰予與劍浦少時猶及聞天啟甲子乙丑間事每私指數當世
之貴公鉅卿謂富貴之幾何而甘以其身爲厲若念源先生之超
然評論其賢於人遠矣及予備員史局編輯前錄益有感於啟禎
兩朝朋黨交煽國是日非民窮盜起馴致亂亡以爲咎在人臣懷
欺事主欲繇周麻宜鑒有殷故不揣狂僭妄有論奏雖獲罪遠竄

亦以不負吾友也予既傷老友凋謝古道浸微後生來者不復見
昔人讀書爲文之法事上治民之道予是以論而著之俾後之考
文學吏治者有所觀覽焉劍浦又嘗謂予曰吾三佐郡而趨走於
上官其賢而潔者無論已卽甚有所誅求者予赤手侍不予索也
臺使者與司理其人足以廢其官而其官終不可槩廢劍浦之持
論有如此者并以俟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

右傳李呈祥撰

皇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四

隋林

不伏波樓船令諸蠻老夫長內屬守外臣今有其人曩年客京師
有自衡湘來者言辰徐司馬撫永順土官事永順土官遠祖隸安
濟火爲裨將遂世據其地嘉靖時胡尙書宗憲討海上寇徵其兵
戰勝陶宅禦兒港尙書欲以名姝王翹兒賜之奢寅叛重慶督臣
檄渠健兵五百黔江塞奢東出路張獻忠數犯數敗去以故永順
益桀驁遂黃屋左蠹雄長南渭施溶上溪三土司間矣 皇清初
土師屯長沙永順以五酋長屯保靖保靖渠要害也已而弗自安
願助兵一隊自大中丞下皆許之司馬徐獨抗聲曰南服弗靖旦
夕定爾奈何藉么麼爲聲援令夜郎有輕漢心永順懼斬山谷自

絕郡徐司馬遣漢把往宣慰曰日者大中丞以爾頗獷悍觀望欲
移衡永長常之在行者深入爾箐谷撐爾牙犁爾庭爾今日無永
順矣司馬憐爾力白止之欲命南渭施洛上溪分爾地七八百里
徧給告身擇爾國中之有才者代宣撫離結司馬憐爾又力白止
之今司馬且單騎西陽聽爾就約束於是宣撫大驚擐面縛詣轅
門請納地歸縣官自贖司馬大叱曰 聖天子撫八荒愛爾彈丸
區耶永順事大定客又言司馬前襄陽理時累出奇劔寇郎西諸
大帥爭裹旗旂去丈夫哉語未竟景芳泣血趨拜曰辰司馬非徐
姓吾父也諱林字某侍御公長子全蒼黃謝曰談談外史氏曰衡
湘人呼徐爲隋莫辨也音聲之譌豈不微哉作辰隋司馬小傳

右小傳李煥章撰

原任

117

國朝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一

十一

寶可權

順治中 天子思以廉隅風厲天下一時朝著歛然從欲於是始有君子小人之目皆知較邪正而別黑白矣顧外則督撫大吏其人雖多賢者而其不肖者亦盤互錯廁於其間貪恠之風猶未衰止也嗚呼士君子讀書服官未始不欲以功名自見而或見誦於上官進不得行其所志退而泯焉以終老者可勝道哉況又有耆儒長德奮立崛起守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而不肯詭隨以就功名者也公釋褐爲汾州推官大吏疾其剛直以事中公罷官去始公之在汾州也搜翦大奸劈解重獄侃侃自持有不可犯之色雖賁育不能過其勇而誠信樂易推赤心待吏民所至廚傳蕭然不

知有官汾州人稱曰寶佛行部沁州沁州守懷金十鎰夜視寢潛
置牀下公察知夜深召守來檢還守守大慙謝公亦不使人知曰
畏人知我清也汾寢以大治而上官愈益不悅汾有富賈人監司
某陰以事欲致其賂否則坐以法公曰此人無罪符牒往復至十
六七卒格不行巡按御史某性素剛好嫚罵人藩臬以下動遭詬
斥獨知重公最後公屬官有升秩者大吏謂其美遷也挾其陰事
諷以貨賄公執不可遂以此投劾去脂車之日捫揣篋笥無長物
典敝衣裹糗糧以歸汾州人念公貧競獻錢帛公悉慰而卻之自
汾晉至銅鞮山南數百里執香華夾道兩旁呼號之聲殷地公去
後汾人勒碑石道上父老至今過其下時時墮淚云當 世廟時

主威不測賊吏觸法縲紲繫關下 天子親臨問伏辜立置重典
不少貸亦稍稍知屏斂矣玉人猶罔上行私而使正人君子鬱抑
困蹇不獲自盡其才如此余是以覩公之軼事流連感歎而不能
已也公歸後築一室於溪流篁竹之間飲水食蔬率諸子稚戲娛
母太夫人側先人敝廬薄田盡以畀其弟母太夫人益歡蓋自公
歸養親垂二十餘年回視一時與公爲難者或身爲僂人爲世所
指目或聲塵絕滅而無聞焉果孰爲得失哉公爲諸生時與同郡
兩蕭君某某妻君某講學論文結嶽社丹林之曲至是妻君已歿
兩蕭君亦宦遊不得志而歸三人者晨夕相過從酒酣道故公曰
世與我違吾甯樂而忘憂焉高居天下之中於五嶽爲尊士生其

聞多忠信魁奇之人取義於嶽殆謂是與或曰今日服奇嗜古異
時當官臨事嶽嶽懷方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然則公所自命蓋
可知已公先世爲沁水人上世祖始遷於懷歷十世生春榮春榮
生三經公考也公諱可權字雲明兒時遇羣兒戲則竦肩袖手危
坐旁觀稍長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磊砢自異蓋性生也
丙戌秋再舉鄉試薦賢書己丑登進士第公樂道好修務爲經術
實學以天下之重自任一仕輒不利卒擯棄以老則豈獨公之不
幸也哉公以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初五日卒年六十有九娶尙孺
人繼賀孺人又繼趙孺人男子子三人賀孺人生旭晚趙孺人生
焜女子子二人一適福建福清知縣中錫子念慈賀孺人出一許

聘常德府知府高明子璜趙孺人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晚來請銘念受知於公不敢辭乃受狀而銓次公生平節槩如此銘曰

世祖英明剛斷知人善任使尤加意節鉞大僚而公誦於上官如此此豈非其命哉然假令公不誦或既誦復用將盡瘁王事以終其身欲優游講誦丹林嶽社閒得乎此亦可謂公之幸也嗚呼遇聖主而不見用沈於下吏誦於上官攬公之軼事可爲太息矣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河內東北偏古丹林之曲保聚鼎峙相距一牛鳴地寶府君雲明妻子健合暨余與家弟樹百在焉四人者童年交好聯翩登第自

謂一時盛事婁子採竹得桐城令未綰墨綬輒厭棄人間墓有宿
草余以西曹被謫家弟亦自農部歸來寶府君方授汾州司理未
幾亦投劾解組然自顧身名皜然無憾行且朝夕過從以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傲睨當世貴顯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今府君復
溘然長逝矣嗟乎人生盛衰存亡如迴飈轉燭詎堪追憶徐陳應
劉之痛不自知其涕泗交流也府君兩郎君屬余爲狀余追維交
譜惟府君知余亦惟余知府君其何忍以不文辭府君之先爲山
西澤州寶莊人其遠祖名宗者始遷於懷歷十世而生春榮春榮
生待贈公三經府君其冢子也府君兒時遇羣兒嬉戲輒竦肩袖
手作壁上觀其王父器異之曰是兒非鄉校俚儒可教以免園冊

者成童後以屬先大人使問業焉府君衣冠偉岸擬而後言翔而後趨余初疑爲僞久之乃知磊砢自異蓋性生也府君自槩鉛外家人生產一無所治辦又數奇屢阨於童子試會丁外艱日撫幼弟戀戀苦次閒百務廢弛家日益貧欲落業而謀買其母夫人疑之以問於先大人先大人曰寶子天下才奈何欲效賈豎子所爲乎趨使就試果拔童子第一人旋食餼先大人乃命余兄弟與府君及婁子健合剋日論文名曰嶽社其意欲四子者交相劇切今日服奇嗜古異日服官視事嶽嶽不羣勿隨時俗爲波靡云爾值滄桑之變章講而野牧馬羣嘶婦女竄伏林莽聞多遭詬辱府君呼閭族婦女羣聚一室乃躬自與族子數輩仗劍杜門厲聲謂遷

卒曰疇好頭頸當試此利匕首卒亦無敢犯者闔族婦女賴以保
全府君膽決不撓皆此類也乙酉秋闈余兄弟先府君著鞭府君
益自刻勵杜門卻跡雖余兄弟屏棄家僮徒步造訪未嘗不戒門
以絕也家人或相勸勞曰徐之何迺自苦如是府君笑不應攻苦
如故丙戌與妻子同薦於鄉又與妻子同成己丑進士丙申筮仕
汾州司理汾故膏腴府君願獨以淡泊自矢其監司利富翁懷璧
屬府君以事中傷之府君力請無罪監司初不懌其後符牒往返
十七次卒不肯阿監司亦爲色喜曰眞理官也行部沁州州牧陽
爲視寢懷金十鎰祕置牀褥閒府君檢還牧牧大慚謝然亦不以
此販鬻清操敗人名檢丁酉秋闈校士府君與焉時試典濫觴鎖

聞之後外論謹譁或謂某某旦晚將爲新貴人聞中不知也適有屬員爲某居間密請於府君府君厲色叱止之事遂寢府君所得士六人皆單寒名宿今學士陳公子端其一也彼中直指使者性嚴刻藩臬而下動遭嫚罵獨屏左右與府君移時密語歎若平生直指事竣寓書於余曰竇司理所謂鐵中錚錚惜無逢世之術恐終羅羅織耳已而永甯州牧陟西安太守大吏利其美遷欲挾其陰事大嚼之嗾府君爲介紹府君曰我豈爲人作牙僧乎卒不應遂以此去官比歸里築室於清溪綠竹之間一盂一盤率諸孫舞綵於母夫人膝下承顏無閒先人遺業屋數間田數十畝盡以畀阿弟母夫人益歡族人易其老有狎侮之者置若罔聞及其人家

難突起府君盡力爲之祝網卒免於難人皆稱長者府君過余手
剪園蔬余過府君樵蘇不爨非棗栗弄孫卽劇談說鬼動則篝燈
達曙數日忘疲不復知世上更有功名中人物也囊橐蕭然相顧
而笑曰聖賢不以是罪余朋友不以是棄余其於嶽社之義何如
哉同郡有位九列者其驕盈色態稍稍侵人卽相戒僕子永不登
門投刺故汾守郎公與府君素友善及晉秩中州方伯視事半載
未嘗遣一介候起居郎公向守令數數問府君田園幾許舉止康
強何似府君乃一班荆道故焉府君恬靜不競又有如此者府君
諱可權雲明其字生於某年月日終於某年月日其同年友蕭子
家芝爲紀其世次爵里生平梗槩以俟燕許手筆爲發其潛德而

銘諸幽室焉謹狀

右行狀蕭家芝撰

國朝通志卷之六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朱瑛 冀廷歷

朱瑛字晉白江蘇無錫人順治六年進士知常甯縣時楚南初向
化民流土荒瑛勞來安集歸者忘亡粵兵來擾洪承疇方爲督師
瑛籌備供億具著機略擢寶慶同知承疇特疏薦之瑛竟以親老
歸時有冀廷歷字玉臣武進人徙居無錫順治九年進士除湖州
推官上官有以叛黨陷平人者廷歷不可上官怒爭之益力乃罷
歸廷歷好讀書手不釋卷與邑中秦詔最善詔明諸生隱居學道
歿後廷歷銘其墓謂如郭有道之無愧辭云

右傳秦濂撰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符國瑞 劉體安 米元侗

符國瑞字楚珍湖廣龍陽人順治辛卯副貢兩任荊州府訓導歲
得常俸址給寒士署知沔陽州事值討西山賊民苦奔命國瑞撫
之有恩威德之同郡劉體安武陵人由歲貢爲黃陂訓導著祀典
輯要具言禮器樂舞之制改茶陵值草寇陳丹爲亂體安唾賊大
罵自刎不殊賊遁復蘇士服從其教一時彬彬稱盛並著三禮會
通時又有米元侗字同人辰谿人順治甲午與兄元侗同鄉舉元
侗講求性理身體力踐涵養充然元侗官東安教諭少從元侗學
詩古文流離艱險未嘗輟業元侗嘗稱其詩以意運法不蹈襲古
人形質其文亦然著滿竹園集子七人皆諸生四云秀六云蕤能

傳其詩學云疑著同文要覽羣服其精審

右傳李元度撰

吳元正

予歸自燕臺戒作詩文而吳君六翮以繼洲先生狀來屬爲誌銘
繼洲先生者予向所推爲三輔達尊者也獨爵未貴耳而予家與
之世有媿連義不可辭則爲之誌曰公諱元正字叔貞繼洲其別
號也先世洪洞人有敬甫者始遷華陰至進諭先生中嘉靖甲子
舉人初授山西太平儒學訓導升萬泉知縣歷任山東招遠四川
梓潼縣有惠政是爲公公生而惇敏舞象從族叔文煥學已乃
受業經賓張翁之門張翁學行爲時宗者也弱冠督學洪公首拔
之尋食廩餼瀛洲公捐館舍葬祭盡禮事太孺人唯謹每嘆漢法
孝弟力田得先王遺制故常身親稼穡督力作以給俯仰今里中

稱農事之善者必首吳氏云辛巳歲大饑公出所積粟賑之全活甚衆於同姓尤渥後有公議欲以上聞請表者公以近名力止之甲戌潼關以驛傳之苦欲分縣馬之半在關供應民將不堪公首倡議爭之臺使者事遂寢其爲德於鄉類如此公旣博學多才而以數奇不遇壬辰以歲貢次授鳳翔扶風縣儒學訓導任月餘卽挂冠歸時長子六翮司理湖廣襄陽公以平恕勵之及六翮迎養於署公見其清冷如僧寮喜曰兒作官如此吾無憂矣畱旬日而返比六翮爲金華太守復迎養公公笑曰吾樂田園不可再也公修眉豐頤軀幹魁梧端方誠慤言動無或苟提命子孫奉顏氏家訓爲著蔡丁巳搆建吳氏宗祠置義田歲時聚族講諭事甫舉

而公逝矣配簡恭人爲河南汝甯府同知養直女性溫而莊寡言
笑與公相敬如賓七十年猶一日雖貴膺榮命荆布自甘秩秩
如也公子二長卽六翮名翀崇禎壬午舉人仕至浙江金華府知
府次擢縣庠生公生於萬厯二十年八月卒於康熙十九年四月
壽八旬有九古所云五福公實備之其積善之所致與因爲之銘
曰

卓卓吳公人倫之表伉儷齊德亦旣壽考奠萬古宅世亦永保鑄
辭無愧視諸有道

右墓誌銘王宏撰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III

林譯

嘗披往史見前明海公忠介爲南平學諭時所著論謂抱關擊柝皆以行道而尤莫如教職蓋將以造人才挽世道其任尊且難如此當忠介著論時持風力抗揖上官然卒不聞有所訶責而忠介竟致通顯成賢者名因歎當時資格之寬其所號爲學士大夫猶能相砥以道未嘗遂目守高不阿者以傲吏之名也今平流序進居是職者皆旅進退不敢有所是非一言不當風議及之所稱行道者其安在乎以予所傳林先生則甚異先生以海甯諭來教授臨汀初至郡卽卻諸生贄不受且積一歲薪俸所入以爲先師宮廟費每當春秋祭典前期濯具灌埽張幔拂主卽上一茗拜跪

惟謹夜設筵簞立露中若人子視食息於父母必欲聽於無聲而後已者壬辰春當歲試凡學使者按部例有舉劾優劣先生獨不應學使曰例也先生再拜曰諸生皆不爲非而必使職誣以罪是職先無狀請坐罪職學使廉其誠遂從其請嗟夫林先生小吏雖廉法終無大望卽不下競錐刀之利一言清節人爭笑之若俎豆几筵久已視爲故事至於不惜殺士以媚要津者安敢謂今遂無其人哉嗟夫林先生乃獨爲於舉世不爲之日也轅固謂公孫子慎無曲學以阿世漢孝文亦曰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則林先生而豈任一教職也耶干鈞之弩以中鼯鼠非不矯且捷而由基爲之泣下霑襟者傷未盡其才也今先生左遷

以去矣求所爲致通顯名當世如忠介者旣不可得然士歌於宮
誦於途又謀爲貞砥以圖不朽他日荒煙斷蘚之下有人指名歎
息相與徘徊而不忍去然則先生固不必其致通顯也卽如此而
亦何負先生哉夫世之身致通顯名滅沒而不傳者亦何可勝道
也公名譚福清人

右紀政碑黎士宏撰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71

163-450

朱應昇

寶慶自順治四年內附後屢爲明兵攻陷尋亦屢復數年之間戎馬蹂躪寶無甯歲十年 世祖章皇帝命貝勒屯齊爲定遠大將軍率大兵進討始克定而上元朱公乃以是年除寶慶推官公名應昇字允升崇禎十二年舉於鄉入 國朝後爲潁州學官用巡按御史薦擢授茲秩被 命單騎就道未至郡受大府檄權知新化縣又明年偏沅巡撫袁公廓宇以張際龍爲新化知縣乃檄公還治寶慶既至郡招徠流亡撫綏殘黎不遺餘力民以爲漸覩天日也公善知兵沈勇有大計先是明將馬進忠令其部將劉大埔圍守紫陽河大埔不戢將士肆掠鄉村樟木嶺者桂王遊擊武元

高駐兵地亦被淫掠元高大憤公知有變可乘密結元高圍大壙
一日大壙與元高歃盟樟木嶺宴飲方酣其別校三人投民舍狎
婦女公至禽之大壙驚竄去元高亦降邊境乃肅未幾武岡寇侵
軼將及邵陽邵城東北瀕資水西南負山公於山隈要害所立敵
臺置角砦大募丁壯守禦別令人於江中具艤艦植旗幟揚言荆
鎮大軍至矣城內外譟聲大起寇見之信爲實乃遁袁公上其
功奏以本秩權分守下湖南道兼知府同知事於是以一身縮四
印諸務填委公日攜兩僕乘一羸馬往來列署據案決事裕如也
時經略洪承疇及巡撫袁公俱駐寶慶戎騎充斥相戒勿犯朱推
官令其政教嚴肅如此民間利害力請於上官以次興革得允乃

喜否則抗論不得勿休也郡民喜訟嘗有獄稽滯數年公一訊卽
決上官嘗檄取一囚將置諸理公曰此囚無死法殺人以媚人吾
不爲也卒不遺暇時喜與諸生講學諄諄然如師弟子之誼邵人
士多知自好服其教也又嘗募勇士教以擊刺騎射法曰寇亂甫
平武備可驟弛耶公廉介自持居官不名一錢去邵日至質袍帶
以行士民尸祝於學宮復繪像於五臺庵祀之其在新化也招徠
撫綏一如莅郡時新化士民感思不已亦爲立祠於縣治南之福
景山公之去官也以歲貢芽茶後期鐫職在郡甫二載云時經略
駐節長沙檄公至襄助幕府一夕飛騎報敵人入境公曰不鼓鼎
不媿隊而驟至者是敵內訌非犯順也遲明果孫可望奔潰來降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一 三
趣經路開門納款公尋以母老乞歸歸時猶至邵陵爲母徧徵壽
詩郡人獻者眾公事母孫夫人至孝愛弟盛符最篤孫夫人以苦
節著明吳中大吏嘗疏請旌表云

右述鄧瑤撰

陳思珊

先生姓陳氏名思珊字翠池坊市人窮苦岸立自爲諸生時不肯狹隘壓擗引天下事爲己任義有所不可雖刑禍利祿未嘗控變出入皆爲其大者先生旣冠是歲李自成兵潰潯陽狗狂狐竄襲桐縣中民先生以身隱母蓬蒿中鞞手曳足謬爲死屍狀賊過見之長刃揲其頭後騎陸續三嘗之先生弗動也賊去忍創起母血淫淫走他處免順治甲午舉於鄉五上春官不第杜門寡處終日恬然端坐讀書惟或不及也康熙十三年白頭兵起縣東西南三壁捐爲盜區彫城圍邑猖獗彌甚縣令鮑泓呼門請起先生曰吾茲其戰撫交也縣南多迫脅吾欲解賊先生無吾行不革面於是

明日大會文武於南城鮑令親起行酒三巡既先生慷慨濟河從行者貢士蕭引鳳生員汪起龍選委鄉約盛永齡練長張禹門里長張居午盡降其眾以來鮑令立河干先生半濟明日列其狀以聞而先生前已授南城縣教諭未之官自滇醜震鄰所在煽惑奸凌與王家爲難南城當要害瘡痍復肉之始公私枵盡士民斷肱破踝失子遺親嘸號晝夜上官以先生仁而才可昇親民縣尹亦虛已託城社澤乾蘇困民以大和先是前教官某落賊手一夜亡去怨家以從逆上必誅之先生力排上官議謂夫人見危卽不能勇決死苟全以遠墁其肺肝猶可出也奈何爲蜚語所使上官申其辨於是南城諸生以從逆橫枉者數十人一時盡白尋丁內

艱子甯三年起廬陵教諭遷瑞州府教授朱相國文端出門下先生嘗許文端子巖廊可待也吾於南城得梅生今得子子必勉之梅生者詹事之珩也窮而隊隊童子試先生內之署中後與文端皆貴盛而文端尤爲名臣秩滿當遷先生以老辭致仕歸十餘年卒壽八十有七云末年家居知縣事青浦蔡維城潞河王簡之嘗問起居先生使人謝不可

論曰先生父宥之母王氏初宥之驚賓客豪於酒盡亡其家財人爲先生譙讓宥之宥之陽伏私於王兒非人比也而王日備女事以資教自常斷食平居鄰富人不通一錢時節富人御酒肉王乃橫柴椹上刀斷之有聲先生以此發憤爲學卒爲當世名人嗟乎

照日月蒸山川凡厥庶民高世度俗成名於時有自哉有自哉

右傳張望撰

劉鼎

卓泉劉君諱鼎字禹功其先自南昌徙安陸再徙武昌今爲江夏人實梓溪派也君生九歲卽操筆爲文京山李公維楨一見異之爲擇師已應童子試縣令督學使者並奇君會有忌者以蜚語中君不及格君益自淬磨縣帳翳燭手一編達旦一時呼爲神童後衡文者至君試輒冠軍督學高公世泰尤奇君才倡濂溪書院聚江楚高才生講誦其中而君爲之祭酒嘉魚熊公開元拜杖歸里簡抗少所當意獨重君至則握手醉呼累日夕不厭君名顯赫矣然屢絀於闈試君亦恬然不以得失介意甲午歲始以明經貢於廷又三年謁選得平江縣學職司訓七年三臺使者咸薦之升

開封陽武縣丞非所好也將之官以疾卒於學舍年六十六以某
年月日葬君江夏龍泉里南山之原初獻賊犯武昌君父少池翁
先脫身鄉居家累困圍城中城破君棄妻子扶母冒賊營以出遇
數賊手刃及母以身蔽號呼曰甯殺我勿殺我母賊憐其孝縱之
去少池翁望城中火起徘徊村落聞方植杖悲泣忽見君母子踉
蹌至相挽入門驚喜未定君子王猷亦扶其母至鄉人以君母子
夫婦三世獲免於難而會期不少先後謂劉氏有天幸夫孰知翁
之積德與君之孝有以致然哉君在平江廉頑立懦士風一變生
儒貧不自存及才行素優者俾館讀學宮日與考論而醉飫之生
儒故震君名由是益感激自奮故君死至喪歸哭者填戶送者塞

途至今稱劉先生不忘云嗟乎君自幼及老能必當事之知而不能邀一日之遇以慰羣望之心能摧賊人之鏑而不能緩二豎之災以膺百里之寄天之所以隄君而不盡見其才者殆將何如也君父少池翁諱某母某氏配余氏男子一人卽王猷爲博士弟子員有聲請余銘君者也女子二人孫男一人方蘭茁玉立克顯家學者也婚嫁俱士族銘曰

惟江漢挺生哲蘊之久澄之激胡少伸力中折石不磨名不滅

右墓誌銘查容撰

趙長慶

康熙壬子予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充二趙子心抃
心普兄弟尤卓犖奇偉因獲聞其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
年心抃官給事中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
不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抃者不啻辟咎提命以
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
抃擗踊泣血次先生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
先生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明初徙蜀
西充至夏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士子純純子延年家益起
好施予鄉鄰待以舉火者恆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卽先生諱

長慶行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 世祖章皇帝順
治十一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棗強縣丞爲政平恕
莅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大徭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
上官重之有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口祝之
會以武邑逃人案註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留不可則宿舂糧
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先生旣歸開門授徒戶履恆滿其
訓心并兄弟曰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畢章句梯榮媒利爲
仕進羔雁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章身體而力行
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
遵古禮兄歿撫兩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

并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舉逋欠契煎
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吾得正首邱幸矣彼窶人子
勿更苦之先生泣受教及獻賊躡蜀屠戮靡子遺齒骼狼籍道路
亂定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而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雨大至先
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於土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
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
大亂之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賙給無倦
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
邑化之以闕諍爲恥獄訟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
檄至蜀脅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乃復

故廬謂心抃曰 天威撻伐四方甯謚子可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教之曰小子幸叨 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 簡命視工於淮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而逝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厯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秋八十有四官棗強縣丞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配李氏 敕贈孺人有闡德黽勉有無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子科舉人以

太平令內遷兵科給事中心普王子科副榜貢生心鼎縣學增生
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孫五人梓檉松柏栴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王烈居近何岷孰
曰幽京閩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後昆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九十九

五

張光烈

余戊子由太學舉京闈實出丹陽聶宗鼎先生之門凡十有二人
上谷張君與焉此十人者相聚甚懽獨不得一見君心竊念之乙
未君成進士乃過余邸舍余觀其人蓋光明洞達君子也則益恨
相見晚君自是令夏邑同知平陽府垂九年余不敢以點墨累知
己顧益念之然聞君治行高旦夕入春明門何用怵怵思遠人爲
也居亡何有素冠款門者肅以入則君之二子喬年松年也亟詢
君則涕泣對曰客冬十二月棄諸孤矣嗚呼余與君但一見盡生
平耶喬年松年又長跪請曰不孝無似無以揚吾親惟先大夫修
己臨民不可泯滅者足以自傳儻邀惠先生錫一言於墓石死且

不朽余屢謝不敏其請益堅既而思之合四海九州得百餘人稱同年又於其中得十有二人稱同門此十二人又物故大半而二三人中又惟余曾待罪史館以闡幽爲職其子又不乞言於祿位足以動人者而擇一窮老父執使之言而余猶以不文辭毋乃負良友而傷孝子之心乎此余所以按狀而誌君也君姓張氏諱光烈字覲揚先世籍汾陽後遷爲宣府人祖國柱 誥授榮祿大夫都督同知妣趙氏 封一品夫人父名世中書科中書母董氏 封孺人孺人事神謹禱而孕彌歲乃產產時經三晝夜孺人見一異相僧踵門立君遂生榮祿公視之曰是兒不凡必光吾門因以光烈名之七歲就傅不好嬉戲十歲能爲舉子家言十七補博士

弟子員躡省門一被放遂痛不自勝下帷擁書不復出獨時時念
兩尊人自朝及夕入而問安出而開卷如循環然然不屑以章句
自了凡山經地志河渠水利農田兵制務講求貫穿而後已丙戌
中副榜戊子乃得舉君文奇峭沈雄非吾師宗鼎先生終亦不識
也舊例春官下第者得司鐸自效其志不過霑升斗責執贄而已
君訓內黃士風厲考課一以古教化行之初有告余者余未卽信
及承乏學政過其地詢其事然後嘆君之不可及也乙未歸里待
選會宣鎮有養馬之役撥夫騷擾人心皇皇翁直指察有吏才因
以屬君君按籍公派以貧富爲差民乃悅服家居四年一馬一蒼
頭遇所識雖寒賤無不下而揖者戊戌知夏邑邑故多狡獪有鄭

相者渠魁也君廉得其實立置之法羣奸屏息不敢爲非斥冗役
除厲徵平物價稍累民者一切報罷惟未完錢糧勢難徵而法難
貸則爲立限期勤勸諭亦無終逋者庚子大饑流離載道捐俸設
廠作粥飼之又請於上官告於紳士皆觀感仗助全活甚眾土瘠
民貧生鬻子死裸葬不以爲怪君一有見聞必使得贖得棺而後
卽安邑紳梁方伯卒於秦其家六椽在堂三子俱幼君惻然曰此
守土者責也傾倒度囊以庀其葬馬鬣纍纍過之者輒感極涕零
焉君未第時有外兄弟客死永城嘗曰吾異日有四方之事過其
地必使歸窆夏邑適與永鄰下車周咨久乃得其埋骨處卒成君
志居五年百廢具舉修皇華臺築相山祠又因高址西建關帥廟

北搆眞武閣雖不取於民然其汲汲如不終日之意人竊訝之未
幾洪水灌城凡急走避廟舍者皆免於溺捍患禦災用意深遠而
人不知亦奇矣擢同知平陽府士民格於例無以畱君造祠勒碑
君不能止其所誦述皆實錄也平陽旁帶三十餘城丞雖自好稍
與諸吏俛仰猶可使甌無塵君獨肅綱紀絕餽遺眞郡伯有風采
焉不是過也榮河臨晉山徑田薄上官械逋糧者付君治之君盡
去其械敕縣緩比但令徐徐措置皆次第報完蓋不忍負君也郡
中無敢驚官馬者馬驚偶逸則責之僨民人王學禮以此負子出
賣呱呱而泣君遇而憐之立白主將主將素敬君遂置不問臨汾
缺令撫軍集三司問曰臨誠難治誰了此者同聲應曰張軍廳清

廉能治劇因以君署事臨之大害有四火耗之重半於正銀君悉革羨餘雜派之繁甚於正項君飭使畫一衙蠹之累勢如虎狼君煎除剛決新役之僉重若幫貼君更換有法歲省民財約萬有餘金典史丁大全病則料其藥餌歿則代補解餉時所折銀爲兩一百三十有奇脫其內弟於械繫又資遣其輻以歸居臨一年蚤起視事抵暮入舍校文書常達旦不知其囊中裝云何也比謝事君病矣病革謂諸子曰吾五十年窮達踐履庶幾俯仰無憾獨垂白二親不獲終養甯非生平大玷乎語畢而逝時康熙丙午十二月也壽五十又一元配孔氏宜人副總兵孔公登科女先君十年卒孺人與君合德胡進士以溫述其行略曰孺人以將門女所習與

所養可知也胡不詩書而行無不詩書胡不女史而行無不女史
若恭若勤若孝若慈若和約若惠敏犁然具備垂訣猶勉其夫子
終善事堂上人蓋相夫之孝生死以之不獨二十餘年如一日也
余讀而悲之因并書焉繼室羅氏宜人副總兵羅公星章女子六
鶴年喬年松年堯年文年大年女三孫男一聯奇鶴年出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於葛峪之原嗚呼生民之困極矣爲天子命吏不以
愛養元元爲意擇人而食旣失其本心不可復責聞有駢然見志
欲自別於流俗一爲上官所持搖手不得雖有卓魯之行終於折
辱顛踣而無所及於民昔稱一命之士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
殆若爲君言之也夏邑褊小君不以此得罪上官且能立名譽佐

大郡可謂難矣自此位漸高牽制漸少其所施設必有大過於人者乃忽忽奪之以去由此觀之天未嘗不生才也人未嘗不容才也能生之能容之而不能保其死之不速吾將何從而怨且尤之乎哉蓋於是而重嘆生民之不幸也爰拭淚而繫之銘銘曰
弓正之裔源何長篤生偉人志節強帶經視膳晨葩芳致身上慰
太公望拔籬抱兒古循良堯都宋邑豐碑昂位如配道惠無疆松
摧孰知爲棟梁維仁維孝後蕃昌彭殀顏壽胡測量我爲勒辭永
其藏天地不合毋毀傷

右墓誌銘熊伯龍撰

過松齡

過松齡字佺期江蘇無錫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鎮江教授己亥
海寇突至官弁皆匿松齡獨抱印不去曰吾一介書生當與此共
存亡耳事平進服俸

右傳秦瀛撰

龍起田 蔡來衍 陳直

龍起田字見庵湖廣攸縣人順治丁酉舉人授靖州學正故事士
子錢糧由學徵收詞訟先理後牒有司起田除耗羨絕請託監司
嘉之遷漢陽教授著澹園詩集同邑蔡來衍字幼杜歲貢生邵陽
教諭每月集諸生講學濂溪書院闡明儒先經義分立課程嚴其
甲乙攝縣篆決獄平允有以私干者諭之曰門生投謁在講學時
則邵無棄材在攝篆時則邵有冤民矣其人愧而去壽九十二同
郡又有陳直字古愚茶陵州廩生以才略自負會征南將軍勦吳
逆直從征楓木嶺獲捷授祁縣令辭不就改武岡州學正州被兵
最烈適學使將按臨武岡直請造難生冊招還避亂諸生百數十

名就長衡補考士林嘉賴勒石紀其事

右傳李元度撰

王雀山

維康熙三十有四年歲次旃蒙大淵獻陞月甲申日太原王澈等將合葬其顯考廣德州學正王公雀山暨妣武陵顧孺人於吳縣之十二都竹則里之墓次而請誌銘於廣平宋寶穎穎不敢辭因紀其世著其德行宦蹟以識其葬其世曰系出宋文正公諱旦之後至寶慶間進士同鄉太初公徙宅金陵四傳爲彥能公當元末隱居不仕有孝行始自金陵遷長洲之永昌里洪武初連辟不赴賜諡孝節立祠祀之四傳爲筠軒公筠軒公生三子長爲醉石公以子水部郎永溪公貴贈奉政大夫季爲思木公以詩文名世自思木公再傳爲高祖鳳池公鳳池公生曾祖起鳳公舉三子長爲

伯清公季爲叔衛公仲卽耐庵公配楊孺人單傳卽公也世之本於名德舊族如此其德行宦蹟曰公生而濬敏性嗜學年十六補郡庠名譽鵲起爲高材生定鼎初耐庵公困於糧役織造公代服其勞供役之暇未嘗不喑啞徹旦也甲午益發憤下帷北闈試已雋以數溢復失公自是磨礪益亟非夜分弗寐聞雞卽興於是吳中薦紳先達閱公文咸卜其速蜚矣丁酉世祖章皇帝有意振興斯文特加慎重以太學人才之藪親簡曹厚翁宋其翁兩先生爲順天主考是科得人最盛如彭子雲客計子甫草暨余門人繆子念齋其文爲都邑傳誦而公之七義奇瑋磊落獨闢戶牖余計偕至京曹宋兩先生咸謂余曰吳門有王子某真奇卷也公平

日謙謹抑退未嘗自誇於人卽子弟輩亦未知而余則知之獨深也戊戌正月公奉 御前覆試之旨四試於昭德門外蒙 聖恩簡錄會試禮部數詣公車屢躋歲庚戌就吏部揀選知縣公以二人衰老終鮮兄弟恐一行作吏色養是艱辭不赴選居亡何而耐庵公與楊孺人相繼捐館舍公執喪盡哀凡含斂妻槨以及度關之祭必誠必信卜吉壤梅灣山之麓悉按朱子家禮葬不踰制服旣闕甲子春復奉 命改授廣德州學正初莅任之日見文廟及明倫堂傾圮公卽庀材鳩工修葺輪奐一新時召生徒闡發聖賢經義分題面試以定其甲乙又著學宮教約一書以訓之一本洛閩重德行而後文藝之旨桐川之士心悅誠服風尚翕然丕變蓋

數十年所未有也居官六載決志告歸思季鷹之尊撫元亮之菊
謂與二三故舊焚香烹茗彈琴賦詩勝昔年苜蓿盤萬萬也公眞
可謂勇於樂道淡於宦情者矣其德行宦蹟又如此癸酉之歲公
遭元配顧孺人之變每念孺人孝養舅姑患難忻戚無不與其輒
忽忽不樂明年三月公亦歿嗚呼悲哉銘曰
太原之王知其後必大也文章以爲富曹宋其知己也仁義以爲
兵讒人無高張也六年有成其教大行也更千秋而萬世有如此
銘也

右墓誌銘宋實穎撰

吳淇 林雲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麓岡高祖將仕曾祖待價祖與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 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許氏 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清辭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舉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補甯陵庠諸生屢試高等嗜讀書日記萬言喜怒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匿荒蓬斷垣中生死倏忽猶暗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

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鮮藏書聞旁郡舊家有異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累日夜鈔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妍一說讀書既多時出其新奇者資譚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詫爲語怪或操論闢之公不與校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益肆力於學天文麻法律呂音韻易占句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詣戊戌入都問麻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窮思幾廢寢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疆大案公聽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坐臥不安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

仁人也而不能活我誰復活我者巡撫刑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
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蹈萬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星
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惡某亦安敢隱哉
巡撫感公眞誠欺爲長者察溥屬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樸
事簡無學士大夫遊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省會山行水宿蠻煙
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況冷絕幽憤無聊一寓之於
詩自粵西升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切爲
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讓同官故聽事寂然雅重學校賓
禮寒素市書萬卷與文士校讎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
長歌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署丹陽衝邑驛費浩繁歲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十五
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疏鐫二級歸公念太孺人
春秋高諸子姪皆善屬文構書屋數楹寢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
分以爲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
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伎點拍失度卽笑語諠闕
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同契諸書塵埋千年
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滌筋髓丹學祕訣悉傳人間海內好
道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
少陵後徧究四唐含咀英華歸詣自然論詩上下今古升降正變
可出鍾嶸上其辨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彷彿鄭夾漈云偶
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稟必數易嘗有一字

未安一韻未安收視反聽審諦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
綜而不知其謹慎如是獨不喜爲酬應之文如序記碑銘之類爲
人所強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深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
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盡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
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惜哉公生平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
第時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徧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得白
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不相識更爲之下石
者比比也若公者眞古人哉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
者叩其所得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
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進而未已者此

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墳石不一
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雨蕉齋詩集選
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
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乘資睢陽人物誌雨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其
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
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 封宜人子二學灝廩生宗
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
大麓岡先塋之次銘曰

羽陵宛委搜祕笈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故義皇畫地負海涵
驚奇特鏗錫震曜貫冥隲揚風挖雅追三百胡不履颺丹陛側百

年禮樂會生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灘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一
月石至今父老淚霑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奕葉
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右墓誌銘湯斌撰

林雲銘

林雲銘字西仲福建侯官人題名碑作閩縣順治戊戌進士官徽
州府通判有挹奎樓集吳山駁音

右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吳修撰

按林公有評選古文析義初集二集

日本書紀卷之八十四

八

吳鏞

君姓吳氏先世自江南徙歙代有聞人其居溪南者人稱爲溪南
吳氏則君之所出也曾祖時儀由南雍遊學武林樂其山水遂家
焉時儀生叔度爲諸生祭酒配王氏生子八人長伯玉是爲君父
伯玉經明行修推擇爲國子生配汪氏生君諱鏞字天朗初名元
暎會試北上舟次通州感異夢更今名君生而嶷嶷嶄嶄不妄狎
笑五歲工屬對八歲能文顧家中落館舍不具就傅於施明則先
生家先生置酒高會漏盡客散聞君咿唔不絕歎曰吾每夜聽吳
孺子書聲往往酒醒亟索所作課觀之期許鄭重由是知名是時
吳越聞徵逐社事如飲狂泉君裹足不往杜門砥行嘗割肉以療

汪太孺人之疾人無知者出遊數百里外聞弟邁危疾徒步而返親調湯藥疾立愈咸以爲義感焉一日泣語弟曰太史有云家貧親老歲時無以祭祀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堂上髮種種吾能安坐待三釜乎於是稱貸所親稍徵貴賤不數年家粗給而學殖益富未嘗以生計相妨害人以爲尤難甲午余主考浙闈好學深思之士多入彀者君其一也戊戌成進士君素習爲廷對之文尤精九成宮書法宜得上第以卷污置二甲當爲李官需次子舍退然寒素世俗所爲表炫宅里者舉不屑爲至嬉戲遊冶之事未嘗一顧也王太君憐愛君甚嘗言是兒可大吾門是時年垂九十卒待君南宮之捷以瞑目君終以祿養未及中宵號泣喪禮舉羸一

手拮据不知其爲子之子也辛丑授廣西平樂府推官託甘旨於朱孺人單車就道甫至卽條陳五事謂今刑官之病民者二刁俗之自病者三初招不慎失入陷人後視爲成案牢不可破而民覆盆無以見天矣責成不專互相推諉欽憲大件會同審勘會同者以事屬主稟漫不經心主稟一官又獨斷獨行並無關會偏私互執動經歲月及至某人應釋某人免議而人已蚤填圜土矣至民犷悍不馴輕生健訟一詞而牽告多人小事而動誣大獄甚至假命誣人子忍檢父婦忍檢夫事雖不實求其得白足矣安望反證其他乎皆因誣告不懲越訴不禁檢驗不嚴之弊也議上大吏嘉納爲之通諭九郡粵民最畏監候故拘喚甚難君力言於上小事

案不禁繫卽在獄重囚糧缺君捐貲致米按月給散奏銷令下富
川逋僅三十餘金而開報諸生多人賴君代償而免賀縣黃自清
白晝劫殺君談笑擒之總督屈公之勦富川徭寇也君犇刀冒矢
石以從連破白雲韋峯諸砦徭悉平近徭之民李遇泰母妻子女
俱爲兵質泰泣求贖母餘無所願君哀其意義諭同官悉爲贖還
貴縣以妖賊用兵近賊之民如李遇泰者無慮千百君具揭中丞
不避勞怨按營稽察諸弁素重君受檄卽發無敢違者督稅賀邑
凡事例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地廣人稀鹽引行銷最爲民累金中
丞具疏酌減惟富賀懷三邑例屬東省考成不得與君援江淮折
引行銷之例一體請命三邑於是乎免向隅矣粵東徙海之民入

其境者隨便安插多所全活郡多火災勸民撤茅屋興版築以備
之不幸而有變則賑卹必至宦遊之殞於瘴癘者十常八九如陳
昭明鍾富川旅櫬暴露皆君倡義伙助以歸無所於歸者躬瘞之
若夫釋周扶頭五載論斬之冤解唐信所株連一十六人之斬王
華宇爲兇犯誣扳雷月華以假命論抵廉得其情立見生全者不
可勝數癸卯充同考試官盡心所事不以文物未盛之邦而忽之
故得士爲盛其他修城垣建學舍興義倉則固垂諸紀錄者嗚呼
君治行之異以此而勞且病亦以此矣每念二親年至七十有五
請代題終養所司以荒微藉材未允及奉裁候補幸得便省覲而
遂以病卒於漢陽之澣時康熙七年三月也君生於丁卯五月距

歿時春秋四十有二配朱氏子一甲偉女五適某甲偉將以某年
某月葬君於某山之原因顯亭嚴公馳書徵銘余讀其狀而悲之
嗚呼君之祖叔度公博學有遠略見新安子弟負才籍浙者日益
盛每試多遺乃勸商籍子弟之議主者報可自時厥後由商籍之
試以紆金紫者蔚然相望至君而乃一食報於其家人皆謂君之
所就殆不可量及施於有政緩刑尙德息事甯人皆有自致於遠
大之理此余所倚爲後死之託者也憶甲午之役博覽冥搜如探
珠於龍領求劍於斗閒至寶旣得惟恐一日之去諸懷而十六年
來立乎寢門以望越水每不勝喪子之慟亦難堪矣而君又若此
余其何以爲情乎其尙忍執筆而銘君乎雖然君之行已服官卓

然自立固不假銘以傳而使後世因余銘而知余之知君是則君之傳余也奚啻其後死也爰拭淚而繫之銘銘曰

豫章之植植海門三吳聚精四世騫峯飛潮涌壯詞源囊底扣智
速雞豚出爲廉吏祿不言尉安貧弱籩無根其顙有泚一夫冤椎
髻歌舞匏笙誼排鼻齟齬施尙屯瘡瘡勞人闕寒原遺書滿家遺
愛存先號後笑眎後昆

右墓誌銘熊伯龍撰

羅君聘

羅君聘字文奎湖廣湘陰人順治中從征雲南時洪承疇以大學士經略湖南雲貴大兵至雲南饟運不給因分駐宜良富民姚安等處就糧以君聘督轉運有成勞檄授姚安通判能因事立功而不擾民病歸徜徉山水以終

右傳李元度撰

按大兵克雲南在順治十五年冬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目錄

僚佐二

姚文燮

邵廷琦連應鄭

李必泰

唐巍然

鄧之科

岳修如

徐芳

馮鎮鼎

黃學和唐文華

劉為先

王燦

張銓倪一奇

曹翰京

金玉譚紹程

王佐才

蔡璧

萬閔中

蔡叔度

俞鳳章

王省

錢大培

李德明鄧鍾喬

石攻玉

國朝名臣傳卷之二十一

盧挺

張堦

張金友

連蔭

盛楓

劉湛

陳璋

蔡志奇

孔衍球

孔衍棡

朱嘉徵

劉之珩

周之謨 扶朝盛

蔣常晉 周廣綸

陳鵬飛

李中素

李嗣善 向兆麟

黃師憲 張佳晟

吳宏初 陳襄

谷旦如 衛良佐

程之澍

馮壅

朱璘

張芑

劉翼明

王登魁

左臣黃

李堪

湯偉

李天祥

夏寢大 王禹書

文鵠

張龍弼

補錄

葉涑

廣佐二目錄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之四十一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僚佐二

姚文燮

姚文燮安徽桐城人順治十六年進士選福建建甯府推官建甯
居閩上游崇山峻嶺爲盜賊淵藪俗又獷悍以睚眦相讎殺者案
山積文燮片言立剖未數月囹圄爲空有方祕者殺方飛熊前官
已讞定大辟矣文燮鞠得飛熊始爲盜時嘗殺祕一家旣就撫因
乘閒復仇不可與殺平民等請之上官終活祕由是大吏以文燮
爲明允凡疑獄悉委決之其平反者多類此時耿繼茂猶建藩其

下多怙勢虐民往往貸民錢而奪其妻女以償息文燮悉使訐發爲捐俸並募同官代償贖民間妻子歸者以百數閩疆初闢總督李率泰檄文燮俾主丈量事建郡環山鑿田如斗大帖岸以石自岸至巔勢極陡峻不能施繩索弓日文燮授諸吏句股法計田之廣狹爲畝之增減區畫悉當邊海戰船歲久壞會欲新之費不貲按戶口出緡文燮上陳疾苦籌款代之民乃安秩滿報最適裁推官缺改直隸雄縣知縣邑渾河泛溢城東南皆水樓榭傾圮田廬漂沒康熙八年文燮莅任修城築隄造橋以利涉者人名之曰姚公橋俗以渾河有龍爲暴乃做韓愈祭鱷魚故事爲文檄之水果退其歲有秋邑苦歲貢狐皮乃條十三難上大吏題請獲

免立屯丁爲團長以守望而盜賊不敢入境凡報墾地蠲耗羨減
鹽引恤驛政拊循瘡痍民慶更生焉以捕逃功擢雲南開化府同
知尋署曲靖府阿迷州值吳三桂叛文燮陷賊中乃密與建義將
軍林興珠約同歸林發之早文燮不得行爲賊繫於獄乘隙遁還
安親王岳樂軍前與珠先以文燮謀告安親王文燮至安親王以
聞 召還京 賜對甚詳滇寇平遂乞養歸避居龍眠山中顏
其堂曰樂耕未幾持母喪以毀致疾卒年六十六文燮博學工爲
文所著有耕湖詩選薤簾吟壬寅詩雄山草滇行草黃柏山房詩
文集李賀詩注又工畫做荆浩關仝董源巨然諸家皆偁肖片縑
尺幅人以爲寶云

國史館本傳

右 國史館本傳

邵廷琦 連應鄭 鄭蘊宏

邵廷琦蘭谿人順治中任岳州府同知公庭闕然人稱吏隱及西山用兵躬親行陳克著勞績又連應鄭樂安人岳州府推官亦以西山用兵檄運芻糧刻期立辦嘗督夫三千人至九灣溪水暴漲不得進應鄭令伐篁爲纜募善泅者繫之彼岸眾遂渡公餘輒集郡士講學以裁缺去任岳人廣五賢祠爲六賢祠祀之鄭蘊宏桐鄉進士任寶慶府推官清理郡縣積獄出其沈滯凡蠹役奸胥土豪爲民害者密偵得之寘諸法郡境肅然

右傳李元度撰

按邵公順治十六年任岳州府同知

三十一日

三十一

163-512

李必泰

廣濟有李大復先生者願而山立峩冠危坐門弟子侍側數十人終日無欠伸噉唾蓋鄉里長德人也其從子巖詹亦然里居授徒徒常滿門函席森迥肅如也鄉舉後過蘄州州王刺史望見偉之執手曰君臺垣中人旦日皁髮白簡言天下大事汲長孺豈得獨有青史哉已而廉其爲諸生時義不苟合鄉曲數面數人過宵人憚之有所爲輒計曰李君得無譙讓我以是逡巡謀竟寢王刺史告人曰我能望氣向者期李孝廉言不謬顧巖詹上公車輒下第久之試爲天官選人家食雅好客典衣償尋常酒債良苦妻陳賢急則脫簪珥治具或勸就署教諭官雖冷俸入甕能糴秬十甍之

脯亦足以充籩於是例陳乞改官得武昌之蒲圻既之官葺廟學
完垣墉增廡舍別構雪堂待客時時取粟麥故鄉泛舟西上雪堂
木蘭大放縣令山東韓君北平佟君屏從排戶入騰觚飛爵無算
蓋風流豪舉名籍甚江漢閒矣巖詹是時亦若不知學官之外更
有若臺垣者之爲樂也親戚故舊拏舟過存帆影相望雪堂剝啄
無虛日由是日困妻陳夜分洗醃質明料理薪粲勞苦視故園有
加焉巖詹一褐袍至十年紉縫出對客陳至手指皴裂口未嘗言
貧浮沈冷暑忽忽十七年秩滿且遷遷有日遽以疾卒蓋王刺史
之言於是乎無徵也悲夫

贊曰鄉舉當順治庚子廣濟凡四人余與張寶持藍石雲俱縣籍

巖詹補州諸生第一人故舉於蘄也辛丑遊燕市逢術人相骨相已徧徐問曰公等四人一縣同榜然無一知縣起家者已而余三人試教職巖詹不就曰毋成術士名然寶持學正沔陽石雲教諭攸縣轉當塗令余教授安陸垂遷縣令矣壬戌成進士入翰林而巖詹卒以蒲圻教諭老術人之言其偶中歟抑果有命歟天壤閒負才而鬱鬱以終者何止巖詹也初大復先生自傷其數之奇歎曰否極思泰不於吾兒則諸子乎命巖詹名必泰字曰元闕厥後四十餘年有司舉先生鄉賢而必泰以孝廉奉主入祠讀書砥行亦足以慰先人何必通顯哉

右傳金德嘉撰

圖書集成彙編

卷一百一十四

唐巍然

唐巍然字功有河南睢州人貢生順治時仕撫州推官先是知府羅織富人置獄罄其資而斃之者七十一人巍然立揭於巡按御史卒抵於法巍然清介執法關節不可通居其上者人思去之惟巡按御史倚重焉御史受化還巍然亦以毀去百姓爭留之

右傳查岐昌撰

鄧之科

鄧之科湖廣澧浦人父啟聖順治初賈於外爲亂兵所阻無音耗之科棄家往尋聞關至湖濱夜夢神示之處乃得迎歸父病劇刲股以療後官什邡縣丞攝縣事田苦旱爲捐俸數百金鑿山開堰導水溉注千餘畝民感其利號鄧公堰橋曰鄧公橋卒祀孝弟祠孫欽錫篤孝有祖風有司旌之

右傳李元度撰

五十二卷
五十二卷

五十二卷

1

岳修如

宜民曹姓者有姪逋漕八十餘斛無償其妻已聘未婚委而他匿
叔氏代爲繫鞭笞備至無以償私計曰鬻彼之妻不少補乎已而
復念曰吾兒亦有婦將婚其存姪婦而鬻吾兒婦乎然私心竊自
計而淚已盈盈下矣用是鳴於公貳尹岳君司漕政得其情慨然
歎曰吾不忍無辜桎梏士女此離至此極也 朝廷有賦小民有
室均也無室則無民無民且無賦專目前之急而令 朝廷戶口
半零落於追呼筆楚閒亦非所以爲 朝廷也且曹之爲此難矣
情足悲矣鄧伯道棄子存孤姪也魯婦棄子存姪孤也曹某鬻兒
婦而存其姪之婦姪而孤也義也義不可絕吾業知其事而不委

曲周詳轉爲之所負吾民并負吾 朝廷任使之心矣雖然公家之賦不可缺也捐爾賦且獲戾於子可若何於是計常俸外多方稱貸代償之曹氏子姪之婚媾如故君子曰岳君能用財也恤民隱也善體國也且知所重輕而吾宜風俗之厚爲足尙也一舉而數善備焉聞之宜民岳君償酒後呼曹之子媳至于以服飾簪珥等具令夫婦二人同禮拜於公堂爰命肩輿送歸寓處戒令勿有所變更羣宜之人有感而泣下者咸稱頌岳君不置云

右記周啟燾撰

徐芳

芳字蔚子本姓徐長沙人育於湘鄉簡氏故又從簡姓字在雍當
 時徐蒞子簡在雍之名最著實一人也順治末以歲貢官常德訓
 導有種竹亭橐王船山先生序行夕堂所與遊多肥遯苦節前朝
 遺老蔚子官 本朝夕堂待之不少減知其致此必有道矣豈亦
 有不得已於中耶 船山先生種竹亭橐序略陽禽回翼地遠天孤
 一綫斜陽疑非疑是江湖皆烟繖之鄉沙塞杳
帛書之寄刀兵隊裏有意無詞生死海中當離言合蕭蕭笳吹酒
 夕驚寒此蔚子所為磊落之胸哀歌河上者也蔚子之心遠矣余
 與蔚子雙影相憐不禁神盡又何足以長言耶嗚呼悲愉之情極
 乎壯老俯仰之致況有滄桑矧自把臂以來莫匪銷魂之地乎其
 此湘湄各有眇眇愁予之旨而余少於蔚子衰乃倍之袁伯業老
 而好學陸務觀取以名庵蔚子交遊半天下存者幾也余幸而存
 不禁為蔚子流連亦何
 能不為蔚子勸勉歟

四月... 卷左二

右沅湘耆舊集小傳鄧顯鶴撰

按篇中夕堂
即船山先生

馮鎮鼎

年月日歸安縣儒學教諭馮君以疾卒於官舍年七十有四其子金滌舉柩歸貧不克葬後若干年葬於某原馮氏世爲嘉興人君之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少好讀書有孝行父病醫言割股可療君遂如其言母疾亟亦如之補秀水縣學生工時文兼善韻語與松江王廷宰慈溪劉繩之同里項真同學真推餅山大宅舍君序其排輯無事編雕刻行之願省試輒不利年六十五以歲貢試京師又二年銓授紹興府儒學訓導歷七年遷於歸安未期而卒君平居好爲善言以勸鄉里徙宅者八之官者再所至鄉之搢紳耆老門生弟子聞其言輒目爲善人無異詞嘗村居過鄰人飲

鄰有怨家爲盜率其黨來報仇盜先至闕鄰人戶見君方持酒敷以善言勸其鄰出戒其黨勿入君歸及舍盜殺鄰人妻女火其廬而去嗚呼自世日降躬行之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苟出其善言以導人爲善抑其次也夫盜至不仁猶感君言之善相戒勿入況夫吳越之士聞其言有不遷於善者哉則君之所施遠矣君諱鎮鼎字子晉初名亮嫌與古同名乃更焉娶俞氏早卒再娶胡氏賢而無子君有子一人金滌也女五人其一歸於我銘曰
言之善行乃踐遇則蹇施諸遠誰爲銘其女夫彝尊名姓者朱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黃學和 唐文華 劉輝

黃學和字二調湖廣善化人與兄學謙弟學良齊名由副貢授瀏陽教諭課士以行誼爲先學生二子鈞鈞順治甲午舉人華陽知縣鈞順治壬辰進士吏部郎中著洞庭釣叟存藁同邑唐文華字宗舜由歲貢授甯遠訓導品潔行修與邑中李文韶交最篤文韶注周禮爲參定考工次第文華注孝經刊謾斷感應章釋至德三才章釋要道文韶嘗極稱之其他小學楚詞各有論纂時又有劉輝麻城人任湘鄉教諭嚴條約勤月課士貧者不責費不率者訶責不少假借日與二子居廡下寒暑一槩書聲達戶外非朔望不與邑宰相見廉介自守士林敬服

列傳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右傳李元度撰

劉爲先

君劉姓諱爲先字予覺行三其先出漢楚元王交之後自長沙徙永新自永新徙廬陵小淪里遂世爲廬陵人遠祖浯溪須溪須溪宋博士會孟先生也由浯溪五世而生河源縣令濟積九世而生鄉飲大賓以遊以遊生魁吾公諱一元是爲君父以德行崇祀學宮魁吾公娶於李生二子孺人卒繼室以其女弟再生君君生有異兆五歲卽能屬對垂髫失怙哀毀如成人事母盡孝康熙癸卯以春秋中本省鄉試君廉靜有守從子首拔已先君舉鄉書叔姪互相砥勵謂吾家世以忠厚爲信寶甯敢自吾身小有失墜日兢兢講明理學敦飭倫常爲事凡可坊俗利眾者知無不爲建義倉

振貧乏凶饑水旱待君而舉火者常數十家屢上春官不第詣選
人例當得爲州縣長君不就願得一教職自効遂選授安遠縣學
教諭安遠處屬僻邑人士簡樸清苦非人所堪君不自菲薄盡心
職守一切束脯之貲不問捐俸入建談經樓於啟聖祠之西每日
進諸生環坐左右函丈啟居爲析義解疑鐙火書窗不殊家塾遠
近聞風踵至人以爲徂徠安定之賢再見也又以餘力考訂祀典
製祭器樂器刊臥碑條解皆關學校重大歲甲子君應閩省徵聘爲
同考試官得王君汝楫以下八人俱一時名士歷俸久當敘遷以
予一日之長數移書相商欲解組歸田予再三諄復云學博一席
可以養高可以行道無事要約林泉沈冥石隱不謂君一疾遂至

不起也沒之日諸生哀慕不已請於學使邵公稱君學術純正既
紹關閩濂洛之傳應從周程張朱之席學使廉其誠立檄有司祀
君名宦就君才地可以入承明副天子左右啟沃之選不則任郡
縣治一方有餘乃仕不躋要官年不及中壽爲同人深所歎息然
生榮死哀公卿三事有歷世通顯而不敢一幾望者君則父爲鄉
賢子爲名宦俎豆兩鄉名垂千載君亦何所不足哉君生於天啟
乙丑四月二十七日歿於康熙辛未正月十七日以是年七月二
十五日葬於車田耐魁吾公右元配王繼李皆先君卒繼曾孺人
生一子首揆邑庠生娶李氏孫三慧生濂毓崇賢孫女二首揆續
學能文章將必有以大君未竟之緒者銘曰

其德孔濶其世也儒至君益大乃穉乃稌何忒何求一甌自足所
謀者道匪干者祿梁木萎矣誰適人師我作銘章曾無媿辭

右墓誌銘黎士宏撰

王燦

公名燦字子美萼庵其號也康熙甲辰科進士授陝西延安府甘泉縣知縣延安邊塞苦寒而米脂清澗閒固成獻兩賊所自起也公偉軀幹長八尺腰闊餘十圍初至甘泉人皆懾謂爲武健吏然公故文儒見百姓語喁喁如家人甘泉人遂愛公謂公慈母其桀黠者亦以是稍玩易之已而吳逆反滇南勢張甚四方無厲蜂起相應和鄰邑有王士成者亦聚眾數千劫掠郡縣烽火連晝夜不息公蒼黃撤車輪門扇補城垣之闕壞者料丁壯簡兵仗輦冰而窖之並鑿井十餘處大爲城守計尙未備而微察左右胥阜多目動言肆者知其爲賊內應度城不可卒守乃日朝服視事日吾辦

一死待賊矣無何賊僞爲難民至城下內應者果啟之城遂陷公
方坐堂皇遽簇擁之去至賊營賊見公狀貌大駭有老賊曰此甚
似孫尙書孫尙書者明督師孫公傳庭也皆羅拜請公爲帥公大
罵曰豬狗大兵至女方爲齏粉吾 朝廷命官肯從賊耶賊怒欲
手刃公然終惜公狀貌而賊中有甘泉人謂公好官爲公乞命乃
械公手足納之獄先是公朝服待死至是遽爲賊篡去未及死而
朝服故在身踰數月王師至賊竄走主兵者出公於獄雖破敝縷
縷尙朝服大歎異且亦奇公狀貌謂之曰若可將也檄署延安府
靖邊同知其後閩賊敗於衢滇賊擾湖湘扼於常岳閒粵賊終惕
息不敢動四方草竊者漸次剗削勢大定上官欲以公抗節狀請

於朝加超擢公頓首謝曰某所領縣城池倉庫獄囚無完者且併所佩印失之於律當致法得免死足矣敢邀賞乎乃卒受靖邊同知以歸又二年病卒

論曰三藩構逆時吾邑有胡尙書升猷以大節著今按公行事幾幾乎與之埒矣當日者連雞并起變生倉猝守令中錚錚自豎幾人哉如公者蒼蠅不點完其趙璧而能卒知其罪可不謂賢乎邦賢俎豆尙虛一席嗚呼此固後來者之責也

右傳茹敦和撰

張銓 倪一奇 曹翰京 金應運

張銓中牟人康熙初任邵陽縣丞權知城步縣事值苗寇縣銓嬰城固守既而督鄉勇擊之苗遁去時湖湘庶僚著聲績者又有倪一奇直隸人在桃源典史二十七年武昌賊起其黨將趨白馬渡徑劫縣庫縣奸民萬人傑爲之內應勢洶洶一奇率眾力拒渡口盡毀其船賊不得渡城庫以全曹翰京宛平人任桂東典史民有訐訟勸諭再三令釋怨修好雖餽粥不給而意氣曠如知縣某旌其堂曰清心苦節金應運山陰人任會同典史歲旱禱雨金龍山徒步百里甘霖立沛以老辭職士民德之爲刊民愛錄

右傳李元度撰

金玉謝大任 譚紹程

金玉字輔石湖南新化人康熙丙午舉人揀選知縣回籍候選甫歸而滇逆變作僞檄敦促迫切玉以死拒既知不免乃易服遠遁滇平後自以身經劫禍不欲習吏事改就教職選蘄水教諭設經義治事兩齋分條造士成就甚多己巳荒旱玉商之牧守徒步募穀千餘石振活數千人 朝廷遣使者勘災復周旋籌畫其閒獲邀蠲免蘄人德之升常德府教授同邑謝大任字毅齋康熙中歲貢官永定衛訓導性和而介潛心理學人畏敬之擬於車无咎王元復譚紹程故有資郡四子之目既官永定力謀迎養衛士感其誠爭脩膳以供晨夕父卒於任所號慟慘烈哀感行路永人爲致

同治丁丑月... 卷之三十一
一
賻助之歸樞云譚紹程字雙巖康熙閒歲貢雍正時官臨武訓導
好學能文與同縣謝大任鄧可策齊名而尤服膺可策可策有輿
地全圖紹程所訂正也官臨武時教諸生日有課程臨人爲立長
生牌以祀有譚廣文遺集二卷

右傳李元度撰

王佐才

王佐才字伯英趙州人康熙壬子舉人吳三桂反脅以官不受籍其家拘會城者年餘終不屈釋歸奉母讀書山中 王師復滇授宜良教諭旋請終養服闋再補宜良致仕後年八十餘手不釋卷謙謹如後進及卒士民呈請入祀鄉賢詳見地志孝義傳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蔡璧

閩爲紫陽過化地至今風流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鼇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閒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其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選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才俾有成就踰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訃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歎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

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宏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
蒙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
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厯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
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橙萬厯丙午舉人累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
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焮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煜郡庠生以碩德重
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
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
兩試皆第一聲震一時會耿逆變作畱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
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顧時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
生日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雞黍亦不能奉親何仕爲丁巳

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歿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驕矜爲廣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藝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人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

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
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
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
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
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
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
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黃
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
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
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

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信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刑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寤寐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旣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祔焉因略舉其槩而爲之銘曰

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儒術緣飾者之所能爲惟其眞修實踐故能如

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派其流泱泱於此遊
形與天地長與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右墓誌銘張伯行撰

萬閔中

襄陽有萬君次可者名閔中以康熙壬子選拔貢入成均大學士
崑山徐公時爲祭酒甚才之由是六館人士籍籍稱誦其所爲科
舉文字蓋名課長安矣再試京兆不第歸而讀書鹿門萬山閒授
徒得脩脯以養其親先後闕省闈者十有二僂中者數矣然竟不
第需次校官非其所好也戊寅冬御史呂君條奏錄用恩拔貢生
如國初例 詔下銓部議覆君以久次當首選庚辰除目下得郴
州之永興縣學教諭君襍被之官教化甫行而卒其在永興也曹
生克用者無罪而死於獄縣人譁於明倫之堂曰士可殺不可辱
也曹生法當死當麗爰書肆諸市奈何死獄卒手君鳴鐘鼓爲文

告先聖眠食俱廢追諸生以事聞於上官君客長沙對簿自春徂夏曹生事稍白而君疾大作矣嗚呼君以義憤激烈白刃可蹈第令士氣得伸死亦與永興增重哉君之事父母孝與人交侃侃諤諤義所不可輒形於色成敗利鈍無足以動其心若君者可謂賢於今人遠矣

論曰士之不可遇者氣耳魯仲連孔文舉千載下廩廩猶生視張禹孔光則糞土耳藉令次可不跼踖於永興一官其施設注厝何可量然強禦不畏見義必爲在衰衣博帶聞或亦魯孔之儔歟

右家傳金德嘉撰

蔡叔度

蔡叔度字介士廣東海陽人康熙壬子歲貢也以孝友著於鄉兄弟親愛白首無私財家訓嚴肅病不問巫喪不延僧婦女不踰閭閔司訓石城振文教勸輸將在官十八載多士彬彬禮法焉手植木泮宮比引年皆合抱人方之南國甘棠

論曰潮有叔度空谷足音也俗尙鬼病者弗巫則心危僧有地獄喪弗佛人稱不孝叔度能以正勝邪不畏人非鬼責獨信其親爲篤行守道之親不敢文致其罪假禿廝以超度之權可謂仁人孝子矣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洛有化者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姻家或數十年未相識惟以信命贈遺通慇懃風何古也我思古

人忽於叔度得之善夫

右小傳藍鼎元撰

俞鳳章

山陰兩俞君工文章謂易庵與余庵也易庵以儀曹郎死於官而
余庵入成均殫志舉子業歷癸卯丙午壬子三科屢薦不得會八
旗教習員缺余庵乃上書謂舊制充教習員惟恩拔歲副四行而
今已俱停請得以官蔭准例補四行選獲 旨授鎮黃旗教習期
學規嚴鈐而厚誨之遴錄筆帖式夥於他旗大司成陳君少司成
宋君咸異之薦爲能將以正印官用部議狃成格不許值 朝廷
狩幕北沿途上書 上特爲慰勞敕所部議敘出常格外當是時
天下聞君風采者相望冀一見至有傳簡牘致慕思者酒閒各聚
語得悉其事以爲快予嘗與鼓山駱明府游明府君姊子也屬予

作一詩寄之暨于官京師而君以都運分司山東聞其初至有司
例金錢爲前官所格君直白御史臺曰分司有規例猶州縣有火
耗也州縣無火耗無以養廉分司無規例則無以絕貪夫當此月
進不給歲薪日減之時而獨有一人焉斷火耗黜規例挈母妻子
女賓朋奴客及閭中幕下之效才者而相率爲蟬爲蚯蚓能乎夫
知其不能而猶斤斤焉惟規例是黜此非不情也詐也夫詐則何
不可爲夫詐則必求之於恆格之外而其爲規例不可問矣夫詐
則何可以受國事臺使善其言許復其舊例之半而其言亦稍稍
傳都下乃予請急歸而君已先期首故邱將葬矣君之子於予歸
也造廬手君狀涕洟請曰歲之首冬謀筮兆於山陰封溪之鳳凰

山之誌之按狀君世從剡遷累以詩書嬗其家大父兩谿公生六子並餼庠而君父以成均聲於時生子三次卽君也君生而警敏七歲就學善誦聞塾師講黃童事歸而溫衾思效之十歲能文下筆越尺幅十二歲以女兄出嫁隨行揖讓禮旋折中規矩觀者嘆去閒因母癆訪醫不得療發黃素以下書精研之遂洞見幕理幾以醫爲世名又因相地得青烏法祕之旣長修髯偉幹言論慷慨凡事胸縮不能決君數言決之任天下彊稟不卽紉者見卽沮落生平尙氣重然信且諳於時事利害當前無所顧變故猝乘隨事捷給卽親戚交遊有所干請無不令滿願去以故人人稱之初筮仕河東運判河東鹽地僻互百餘里鹽盜來者以千數莫能撓其

鋒君命削數輩伏要害盜至縱之去第邀其最後者數人執訊之
悉得羣盜名於是始籍捕無或遺者然故從未減翻覆慰諭令自
新而羣盜之感激者爭爲良民運城地屬安邑而門者縣禁也民
聞婦姑偶諍諍無暇訴長吏門者立馳報木板到門需求之縛其
雞豚而傾其所蓄之餅與罌民不日便君語安邑令使立徙去曰
安邑自有城運城自有官何至煩貴役爲旣而議裁河東缺康熙
十九年改補山東其所轄六場延袤廣每場舊有隸催趨名坐差
而巡緝例按季換牌凡一牌繳費如干以爲常君旣除坐差而復
革巡緝之繳費者每獲大夥私販則依律科斷其以一二十斤易
米薪者柴釋之鹽贖白蒲關抵離關州銜不絕君但於隘地設一

人守之立串票注引鹽數日一存查一給艚司使雒關按票驗行而鹽政大治乃以復攝河東事至蒲會蒲臺歲災縣令催科過嚴急民有竄者令收其族屬不分男女老稚悉繫之獄獄滿分繫之門埃民既以飢餓而縲絏之後繼以扑掠死者道相望君捐金代輸而以焙虐責蒲臺令蒲臺令懇謝是年以覃恩贈其父如君官母張繼母董皆晉贈安人無何以他事歸君嘗念其曾大母苦節未旌已格於例乃於初任河東時請之裕親王手書節孝貞操二扁額以旌其門至是歸將改祖宅爲家廟而建坊以填之且念其母董安人家無嗣曾於其故里立一莊名蕭莊置田如干爲董氏祀產而未竟其業因於其歸時重至蕭莊將恢擴田畝作

祀產而溽暑馳驟遂得疾以逝哀哉君諱鳳章字九儀別字余庵
嘗顏其堂曰未能曰吾於斯道有未能也生於天啟乙丑十月六
日卒於康熙丙寅四月四日年六十有二由鑲黃旗官學教習歷
任河東都運陝西分司山東都運膠萊分司運判加一級 敕授
儒林郎配王氏 封安人子二長雲溥附學監生娶王氏次雲沛
附學生娶章氏繼娶朱氏皆望族朱卽山陰相公曾孫女也女四
孫五君博極羣書而工於詩所著有余庵集行於世乃系以銘其

詞曰

惟自命士入關棄繻況同東方慨然上書宜其判事環煎沮如開
軒衡論折漢大夫乃溯丕績劓之砥砭輕貲重信斯民所無況兼

孝友聞與德符嘗痛大母苦節孕孤以故稚髮飽蚊戴烏歸爲母
祀亡於奔馳惟此封溪山銜鳳唼孝思不置乃生兩雛堂雖未能
庵則在余伊墳然者先生之廬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王省

考城西三里而近爲東漢仇香化陳元處曰蒲亭傍亭而居有孝子焉天性純篤自幼訖老無往不徵其孝行父守志母安氏後先以天年終孝子結廬墓側負土成墳如是者三年致有靈鵲異犬之祥邑王禮部貫三贈之詩曰泣雷風未遠馴兔事何殊服闋於中門外築斗室設一榻坐臥其中朝夕哀慕如是者又三年家甚貧六年艱苦始終如一曰蓋心切乎親故忘夫境之逆也按長卷孝子爲童子時遇明末流寇攻考城其祖櫬在城內恐遭兵燹冒死負之出淺葬邨前亂定歸窆祖塋其父患病露禱不瘳竊取其糞嘗之以下瘥否後之廬墓獨居悉基於此長卷所載皆六年行

止儀文讀之令人感動血性之言更不必問其工拙也卷前有引
係邑王進士甸筆目擊其事故言不失實可傳於後孝子姓王氏
諱省字心曾邑明經任泌陽訓導廬墓事在康熙壬子癸丑間闡
邑碑其邨曰孝子里與仇香蒲亭相輝映是真吾邑之光也敬爲
數言以附二王之後

右書廬墓長卷後梁賓撰

錢大培

先生姓錢氏諱大培字樹棠自號異齋蘇州震澤人曾祖霑祖楷皆贈榆次縣知縣父之青山西保德州知州有惠政先生生而端謹少隨父在山西講求經世之學有樓煩行榆瓜謠等詩傳誦於時年二十四中順天副榜久而不遇乾隆甲寅始以資敘補盱眙縣教諭年已六十六矣十一月昇疾至任所明年乙卯閏二月二十七日卒先生與中丞陸公燿少同學書相愛公見理明達爲政清勤少所許可獨心敬先生館之數年公爲山東布政使時巡撫某貪侈凡試用令丞等受賕則進之無所納則退之公欲循年資上下頗爲所牽制先生從容進諷曰公與巡撫同事而不以狀

奏聞後恐不得辭其責矣再三言繼以書札公謝曰我有老母未
幾公以母疾告歸而巡撫卒被錢御史澧論劾以贓罪死先生事
親孝父卒教兩弟以學友愛無閒待人必以誠內嚴外和見者無
不心服平時精究六經三史不誇少以爲多不飾無以爲有貌似
遲頓而所見卓然其詩尤爲士林所重晚年寄居平望遠近之士
麇至凡後進儕輩以所作就正者必爲之講論點竄至暮夜無倦
容故其門人往往屬辭有師法中書舍人馬有章習司馬遷班固
書能文章辛酉會試第一乃先生客山左時所造就士也先生娶
周氏于錫會縣學生蚤卒孫男三子與先生相知爲深方先生之
將往盱眙也予訪之郡城客舍留宿中夜聞其呻吟甚憂之欲止

之無令到官又恐其無以爲家不能止也是時先生假貸裝辦攜一孫一僕以行逮予北上甫百日而先生之訃至矣其弟端培迎柩歸亦死未幾其弟翰又死踰年其次孫述太又死嗚呼是可哀也爰撰次先生之事迹授其孫彰太階太使藏之家以俟葬時請銘於世之君子謹狀

右行狀張士元撰

李德明 郭銓香

李德明字瑞毓湖南巴陵人由吏材授贛州府照磨康熙十三年吳逆陷石城時克復檄德明攝縣事增築城隍屢有戰功擒斬僞將陳益賊復率眾來攻德明力卻之又有鄧鍾喬字特生沅州人今分設康熙十九年從征南大將軍賴塔征雲南授河西縣典史見州志尋以進糧勞績委攝順甯府經歷擒獲逆賊郭壯行復經總督蔡毓榮奏 予實授二年以親老告歸子梓森

右傳李元度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攻玉

莘野石氏豫稱積善家濟源縣教諭 贈崇陽縣知縣崑陽公諱
攻玉進士知崇陽縣知縣如璉父也如璉母朱氏以太皇太后
升祔覃恩封孺人云如璉王子舉北闈予是歲亦邀鄉薦於公有
猶子誼嘗登堂瞻其宇知爲僮非常士已而父老更道執父喪
毀骨奉母河朔盡養篤族戚忘里中侮暴益歎公寬仁長者非世
所能及嘗乘鐸南陽之唐縣施絃誦於榛莽之區士論趨之及遷
濟源立法程課士益罄所施未幾捷南宮宴鹿鳴者踵相告一時
得人之盛爲前此所未有師能是是亦難已且攄偉抱不第此時
邑令病臥閣中弗事事郡伯器公委視篆旬月內案牘一清吏之

黠者畏如神方大軍駐牧鄰郡人情倥傯公鎮靜如平時發金就
近地儲糗糧省轉運力難者處之以易他如徵稅卻羨耗除產貨
常例人頌清白聲不知固天性使然然無難也噫公以明經起家
何卓犖不羈之槩風發電掣而仁心泉蓄芽茁卒使百物甲拆視
世之號爲百里才何如也會裁缺歸養母張太夫人終始無遺憾
更得朱太孺人內助力太孺人出自名門知大義事其姑惟謹佐
公育才施仁成令名不自以爲德以張太夫人春秋高先公歸養
出其明敏之才治家事如指諸掌邱園隴舍竹頭木屑一一經畫
無譌以故闢阡鱗充廩庾而飛棟畫梁俾門庭爛然者不異男子
事也性恭儉戒僕婦勿暴殄天物其於疾痛痾瘥以身體之無遺

於惠至卹宗族厚親黨以義方教子視公不二轍也晚年迎養崇陽值夏逆之變策如璉以身許 國寇平如璉請終養 詔許之比歸太孺人感亡孫故病轉劇越五十日卒距公卒之日十有三年享壽俱七十有奇子如璉康熙丙辰科進士令崇陽有治聲女四孫嵩生早逝岱生孫女一於康熙年月日合葬於祖塋韓原之阡銘曰

有莘之野元聖之鄉畝畝樂道爰造有商流風遞嬗厥產維良曰公敷教源深流長佐以閭德令範孔彰家稱禮宗訓秉義方帝綏多福瓜瓞能昌銘茲兆域以志無疆

右墓誌銘寶克勤撰

163-572

163-572

盧挺

盧挺字松士東莞人生五月而孤年十四就塾遇寇至與諸童子避匿寇搜得挺問其餘挺堅稱無人眾得免挺思母晝夜哭寇感動釋歸弱冠舉康熙十七年鄉試出入必跪請母命一上公車輒止爲歸善縣教諭訓士先德行後文藝講學必本於真知實踐邑田之逋賦者與墟市私斂舊歸師儒挺曰學校非壘斷何以溷我悉卻之故事提帥出巡廣文必送迎挺獨不往歲饑佐有司散振役誰就食少婦移令重警之遷瓊州府教授以老致仕年八十三卒遺命喪事不得用緇黃著有四書宗注羅浮山夔嶺南詩拔同然錄宮牆錄孝經童說安民三要家禮易知樸園詩集文集冷遊

言

言

草鶴和草每日書其言行以自考復名介悔錄廣州府志參邑志

右言行錄鄧瀉輯

張堯

始與吾友毋永光論學嘗嘆世儒汨沒於科舉之場斯道日以淪喪而有體有用真知實踐者之難其人也永光因爲余言長洲張淵如學道愛人理義經術兼綜條貫卽其宰登封治行當世無雙余乃喟然嘆息竊以爲真知實踐之難者難於隨時俯仰之庸流而不難於發憤自強之碩彥蓋修己與治人本一原而宰一邑與宰天下無以異也公諱堯字淵如其先世隨宋南渡自汧遷吳因於族長洲之封溪代有傳人公生而俊偉卓犖倜儻不羣好讀書尤熟於左傳國語趙明遠先生雅器重之妻以弟女蘇郡有彬社慎交社一時名公巨卿文會往還公皆與焉聲譽日騰嗣補博士

弟子員偕趙君子一錢君介臣及韓慕廬先生讀書於婁門之蕭
寺講道論業互相切劘公之學問本原淬厲於良師友者此其大
槩也屢試南北闈輒躋遂教習鑲藍旗期滿授登封縣令公策蹇
出都襆被一囊邑胥迂公者相遇邯鄲旅舍不知其爲令君也下
車日誓之獄神以廉潔自矢其催徵也除火耗積弊設櫃城隍廟
令民自封投納時或單騎巡行阡陌與黃童白叟講家人父子之
誼又作勸民俗語十五章刊成給散民間闔邑傳誦大約皆艱難
勤儉孝弟力田樹畜桑麻急公好義及鄉約保甲諸務又開中獄
廟會以便商民設立各鄉義學教窮民子弟亢旱爲災跪暴赤日
中引咎自責螟螣害稼爲文告田祖懸賞待捕而蝗害除登民向

迫差徭多流徙者乃百計招徠察給原產民皆復業歲薦餼煮糜以賑而野始無餓孍嵩陽書院傾廢已久公力爲興復捐置厝田與耿逸庵張仲誠兩先生講學其中鼓厲濯磨直追言氏絃歌之化以故英尤蔚起人知向道焉藩臬上公治行於都御史舉爲循卓第一擢廣西南甯通判公甫莅其地思親成疾乞歸省郡守趙君連城豪傑士也相得甚歡欲固畱公公堅辭去旣歸子舍滄瀟躬親不復有再仕意時湯潛庵先生撫吳素重公治行式廬敘舊每至夜分公築懷嵩草堂於虎邱之麓與汪鈍翁先生遊讀書談道接引後學執經問業者踵相接也嗣丁內艱哀毀盡禮服闋以父年高益絕意任進父屢嚴諭趣行公意猶未忍適耿逸庵寶靜

庵二先生同邀公至嵩陽復促公北上母違老親意始幡然赴部
秋選有期而公竟溘逝矣登之士民間公喪建祠立像歲時伏臘
老幼男女焚香薦茗如事神明焉余竊慨今日之爲政者大抵苟
圖晏安不恤民瘼甚且剝民膏以事人括民脂以肥己曾有實心
胞與痛癢相關無愧民上食舊德者比戶而尸祝之肖像而廟祀
之如公者哉公之學一本於敬而恕以行之其言曰敬恕二字人
人皆當體認精言之爲敬恕質言之爲小心公又曰爲民父母者
定要把愛民如子的實事一一做將出來不但存一點好心說幾
句好話便完事了又曰務使閭閻之中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
不得其所民之畏威如事嚴父民之懷德如依慈母疾痛癢癢一

體惻然然後謂之眞父母嗚呼誦公之言而可知公之積學厲行
體用本末一以貫之矣爰敘其生平梗槩以示來者云

右傳張伯行撰

張君堦字燭如江南長洲人出宰中州登封五年登封人家家祀
其位飲食必先祝去之日登封人畱其衣冠藏於中嶽歲歲逢春
昇出遊尊若神明卒之日登封人請其衣冠葬於嶽旁歲歲春秋
以時享親若祖考又先於四鄉各建祠堂東在潁陽潁考叔書院
之左西在唐徵君盧鴻乙故里北在唐莊中在嶽廟之左立像惟
肖以故中州在在稱登封張公云初君宰登封鄉衮耿太史逸
庵介睢陽湯太史潛庵斌上蔡進士張仲誠沐柘城太史竇靜庵

克勤方爲孝廉皆以講明孔孟正學程朱正宗相切摩君筮仕甫
五月卽修登封學宮與多士討論經義有發明孔門言仁之旨者
君進多士而教之日天地生物之心曰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曰
仁天以一元之氣運行於上而萬物無不發生長育吾人惻隱之
心擴而充之而萬物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取諸懷而予之矣君
宰登封本此登封古嵩陽地嵩陽舊有書院宋時天下四大書院
之一歲久廢圯構堂講學自耿太史始君實竟之上蔡張仲誠謂
使君歸美於太史太史讓賢於使君交相讓也說在張上蔡嵩陽
書院講學紀事中君起家由博士弟子員少時彬社劍鋒集名最
諫屢試南北闈不售以明經應八旗官學教習分教鑲藍旗從學

者多成材官學程滿銓試上卷得邑銜戊午除登封己未三月之
官騎驢過宿邯鄲與登封吏同肆吏旅客視之至登三日拜嶽誓
諸嶽嶽誓誓不取一錢不枉一人之謂也中州重私派火耗夙矣
君衙前樹巨石鐫奉 旨永除私派天監在茲又設櫃城隍廟民
自封投絲毫不許羨折封叩神西向坐折畢封櫃三揖出著勸民
俗語導民以孝弟教以忠信勸以勤儉自窮谷深山婦人童子無
不知有張公其治尙德緩刑杖以八爲十記其數月晦告諸天民
有祖父列宮牆與勞獨無告者非大過不加刑訟者則以片言不
罰贖輕生圖賴者取供立案不坐君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邑民申
爾瑞王進寶魏光大秦瓚皆能還金君暇則單車巡行隴畝閒課

農桑詣鄉塾視子弟正其句讀耿太史嘗謂此道自程張二子晉
城雲巖後數百年絕響民有閭有仁有義有禮兄弟構訟累年君
至又訟君問之故曰父母愛偏問以引罪否皆稱無罪君呼其名
顧名使自艾旣而悔之曰張公初政而吾儕兄弟鬩牆不已吾儕
無知張公教我矣兄弟大號泣相率詣庭自謝曰民等知罪矣有
媿婦高孟氏攜子哭夫高鵬舉家將自經君微行問俗婦不知爲
張公也問弗應固問婦告以凶歲姑舅迫嫁欲訴張公又不敢以
媳訐姑舅有死而已君曰我卽張公也至邑免其地戶差徭歲時
遺周恤婦得完節有晉民四人客登市棉履登人田大年張魁升
驢之楚年與升道關升立斃年遁楚隨州牧收晉客關回登封鳩

鶴無人形君聞關訊供憮然曰大年殺人在逃此四客何辜立釋
遣歸四客臨去望登邑城門回頭百叩號民有郭九合將赴邑完
糧夢其父言晨有虎勿赴九合以君麥秋遇荒緩徵今義不可後
徑行抵金星廟果有虎九合叱之曰噬我我何惜所恨違張公限
耳虎垂首出山南自此境內無虎患傳者比諸虎渡河云有妖僧
藥迷洛陽董生子或告董生日中嶽廟會五方輻輳登封張公神
明也盍往求之董生如言往君佯爲不聞密傳道士遇遊僧畱卽
報俄而道士報一僧領童子俄舍賣藥君命掩捕傳董生果其子
也童子不認君察童子目瞠舌橋必中魅佯叱去童子隨僧走喚
童子反取井水噴面拍額張目熟視生日父在此此何地徐泣述

迷藥狀君命左右杖僧若擊木石裸而視之肌肉似鐵君遙謂觀者此採生折割術炙人心肝腦髓腰腎合藥鍊成罪當死否觀者萬口呼當死杖折其足曳出境未幾報斃己未三月至六月不雨君囚服鎖項自暴呼天時馮家溝民范奇秀景店民宗澤廣等咸見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自在頂跳過山境內雨澍鄰境旱如故按南方神異經旱魃長二三尺似人自在頂而身袒行如風云所見赤地卽此是歲有蟲如蠶色青首赤食禾稼輒盡君日蝗可捕蟲獨不可乎爲文祭田祖驅之又懸捕蟲賞格數日盡滅年饑設廠食餓者移粟分賑購麥數百斛給窮民不責償邑南白家村有居民王心江家聞壁中多人語穉子十歲以下見有女羣行長尺餘

高髻靚妝衣淡墨色拋石擲瓦移牀發篋壞器無虛夕惟封題完
糧銀不敢動民曰此可詣我張公驅之民進狀君遣吏馳檄空中
荅語吾褚氏移家恨主人無禮破其家卽行原不敢犯張公吏歸
報據狀敘空中語詣中嶽伏奏書朱檄付江甫至道家人聞空中
泣語我固知張公難犯今奏嶽神誅我無噍類速去或免見巨鼠
數十銜尾穿墉走君宰登祝上官壽捐嵩碑傾搏所書福壽并登
志獻啟云邑志全編聊效華封之頌壽圖二字竊擬嵩高之呼千
古佳話舊例有以鷹隼雕膀虎貉皮鹿麋鹿茸蜂蜜木炭茜草何
首烏獻當道者悉取諸民君曰股下媚上吾弗爲也嵩產蘭邑宰
多採蘭贈人民亦勞止君絕不採贈其他攝篆偃師勘災汝陽孤

鏡草榻裹糧卻金所至冰蘖凜然癸亥六月大中丞舉卓異升粵
西南甯通守君行詣嶽辭曰知登封縣事江南長洲張堽受事日
信誓旦旦今去或可告無罪耳登封人列君治行興除之大者凡
四十條興者曰勸農曰墾荒曰招民復業曰修學宮曰明倫堂講
學曰書院課士置膳田曰立義學凡二十一處曰朔望講鄉約置
善惡簿示勸懲曰實行保甲法曰復中嶽廟會逢春自二月朔至
十八晝坐廟夜登陴命鄉壯同少林寺僧鎮壓不以兵盜賊屏息
商旅如歸罷一切地鋪牙帖無名稅曰修前明忠烈邑令閩鄆公
墓曰建古賢令祠自唐真定應公靖而下明姑蘇山公錫之嘉定
侯公秦邢臺傅公梅襄陽劉公安行永福鄆公廷誨中部劉公禮

本朝鄉甯成公躍龍凡八人曰歲科童試三首拔寒素府試道
試連冠軍景日眈今成進士除者曰首革私派火耗尙矣次革官
署行戶次革邑南產鐵鑄犁私稅次革廬店棧戶織帕按機徵銀
次革大冶里產土陶冶窯稅錢次革山中煤井歲輸官煤次革里
長支月次革排門火夫次革里役坐催次革歇家擾害建東西關
公所里長入城有所棲次革鹽買牟利賂官增價歲省登民錢百
二十萬次革流差馬騾草料次革學使者供應派民逐條勒石謂
吾登民世世食張公德且使後之君子教養有所攷焉復輯軼事
三十六書諸冊鏤版以行揭其大者如上所傳閭有仁等事是也
睢州聞君判南甯貽書耿太史曰卓異之典原以備臺諫銓衡張

父母治行超絕循例僅晉一官何以待平等者惜之也先是睢州
嘗云得如明府十數人參錯天下爲撫軍方岳各出所學衣被海
內萬物吐氣耿太史嘗云內則蔚州外則北溟明府積累功名豈
在蔚州北溟下竇太史謂君富教并舉識力過人宜上蔡張仲誠
以仁知勇稱語載懷嵩堂尺牘中君入粵望親舍積憂成疾乞歸
南甯守趙公連城愛君賢固畱勿從抵舍耿太史致書曰比聞孝
思榮懷辭職養親登封人無不懸切書院藏書樓成絃誦徹山谷
埽榻設函席共訂千秋大業趨命駕乙丑十月君得書赴嵩是冬
登封人遮道昇輿爭昇歸以先得供養旦夕爲幸君感其誼歸築
懷嵩草堂於虎邱之麓家居孺慕承歡凡六年庚午太孺人卒登

封人赴弔趾錯足重繭旣除服太翁引大義趣之仕壬申耿太史
遣公子子京奉書及邑賢焦錫三欽寵等公牘迎君適太史賈靜
庵過吳門邀君同子京行臘月至登登封人爭先扳迎如曩時君
始幡然癸酉由登入都補官甲戌之秋中州有治中缺出輿情引
領君以病逝矣中州士大夫在京師者咸至君所寓蕭寺設位以
祭道及遺愛無不泣下霑襟檢君圖書有手卷寫重遊嵩少圖耿
逸庵賈靜庵焦錫三與新太史冉永光觀祖皆在尺幅牟陽冉太
史跋云予應逸庵先生命主嵩陽書院知書院襄事張公力爲多
又聆父老話去思張公循良三先生賢者圖中人固予所樂爲把
臂也君爲賢士大夫所推重是時蕭寺主旅祭者賈靜庵見閩人

古愚子彭鵬祭詞數千言至夫撫絃重整抱器再彈幸霧豹之藏
身同神龍之見首感慨係之矣乃作書示古愚曰君之出也太翁
欲其子以登封之治治天下興趣相引覺天下無地非登封無人
非登封也勃勃不能以已克勤祭章力闡此意舍吾古愚未盡知
稟錄印正聞君易簣時語其友長洲宋聲求駿業云壘不違親命
而出今南北各天末由面訣知我者謂我爲捧檄之少節不知我
者謂我爲絕裾之太真悠悠蒼天此恨曷極言訖而終訃至中州
登封人比戶罷舂持香楮走哭於張公四祠匍匐弔唁如張太孺
人會葬時君昔重遊嵩少紀略謂風俗惇龐淳厚果然

右傳彭鵬撰

張牖如名壘長洲人既冠補諸生歷試南北就鑲藍旗官學爲教習師尋需次歸久之選河南登封知縣牖如爲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牖如至誓於嶽神革除私斂招徠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莅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推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細縕誠能廓摧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恫瘝乃身達天之要於是焉存矣故牖如爲政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鄉先生耿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

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勞獨
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閒決之進諸父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
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
牘如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
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入又能勸人作好
人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
則輸税金也疾走衙前佇失金者反之牘如聞詰爾端曰爾旣拾
遺盍克稅可免責而乃反人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
人之財牘如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
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

舅欲彊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經牖如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
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敕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
訟日愆奸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
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萼嶺二百里復古輶轅路建
古賢令祠修鄆公墓繚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
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饑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
老弱仍輸麥數百石俾及時下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
雨牖如囚服繫頸暴日中拜表引舉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
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
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尾明當避之時方緩徵且過

限九合念不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牖如位旦夕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先生稱之曰年來嵩穎間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亞匹乎二十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甯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既去立四祠於四鄉肖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甯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於旅館年五十六

右述彭紹升撰

張金友

張金友字聲子同安西塘人九歲能詩父斯壩名諸生也日課以經史數千字皆成誦年十六而孤遭兵燹託鎮軍幕府以自庇會草檄以其年少不之祕也友從旁言其不可鎮軍大驚卽囑署橐果稱意由是器重之其母聞之曰童子饒舌禍胎從此始矣乃自韜廢後海氛再熾逆帥聞其名欲致之因竄匿安溪山谷中數年迨閩疆底定登康熙庚申補科賢書初選得湖廣司理會 國家裁汰是官改補仙游教諭時有縣胥凌諸生訟之宰宰右其胥欲以闕堂罪褫諸生友力持不可旣而將交額於上官因從容謂宰曰如此必皆有試第某黜爲愛士公黜爲庇役輕重之際願明公

熱思之宰爲改容乃直諸生又有巡司攝縣篆欲於縣堂責士召
胥斗亟友爭曰學政全書此地無責士體恐後以爲例公何忍焉
亦得罷巡撫李公以友賢疏薦之友請歸養李不憚因備言母老
薦經播窻甫獲息喘不忍遠離狀李爲之泣下乃歸仙游人勒石
以誌不忘居鄉排難解紛族姓無煩有司判牘者人咸重之稱爲
旋圃先生旋圃者友之書齋也年七十五卒子迪太學生工琴弈
書法更精於繪事至今得其片紙猶值數金終身不履公庭以高
行見稱

右傳陶元藻撰

連蔭

連尉者名蔭福州侯官人也康熙十九年來爲商邱尉鬱鬱常若有大憾者或問之嗚咽垂涕曰家鄉五千里其能將父將母而來白首倚閭嗟予子行役嗟予季行役焉蔭其能爲情乎夜常啼聲徹於外有聞之感動泣下者除日其役辭謁尉拊膺大慟曰若等歸遂得拜父母子其罪人也乎失聲久之父三聘舊崇安丞也知蔭生平依膝下孺慕不能離強之仕非其好也必不能堪遂夫婦跋涉而來蔭大驚喜慰疑夢寐事於是始見舒眉焉未幾父母有念并望色蔭察之卽日以病辭官上官勉畱者再固辭卒得請奉二人歸商之人皆供張南郊外設祖道觀者歛歛歎咨曰孝哉尉

也吾見有母死不去繫墨纓披縞紈裼緇綺之衣南面坐堂皇上談笑而治邑政者乃有戀斑斕於親側棄冠裳之榮而歸於林壑者乎尉其善愧天下士大夫哉尉再拜謝送者曰慚愧爲吏無狀怡然御其親巾車而去

論曰利名之溺人甚矣哉方今以用兵之故開天下進身之寶有傾囊蕩產以要一命者矣有傾囊蕩產以要一命之虛階者矣有一要之而不得益之以再再要之而不得益之以三者矣且近世公卿大臣有糾彈之而不去削奪斥辱之而不去甚至甯死而不終去者矣尉雖卑秩亦人之所傾囊而未可卽得者也又泰然無他故何一旦掉臂去無少顧惜之色耶豈非所欲有基於利名者

哉嗟夫誰無庭闈尉也獨行其志異哉

右傳劉榛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3-600

盛楓

盛君諱楓字黼宸一字丹山宋文肅公度之後南渡時徙居臨安
今爲秀水人六世祖東昌守周高祖江西按察使萬年父桂陽令
民舉並以進士通籍君生而穎異六歲讀書一再過成誦八歲事
鄉先生顏初陽初陽故念臺劉公高弟學務爲閑博泛溢六經于
史數歲以意爲詩文不屬草頃刻盈數紙初陽奇之歲辛酉睢州
湯公斌典浙江鄉試公海內名臣慎衡校君遂被舉年甫二十一
再上春官不第時長洲金居敬常熟陶元淳華亭張曷等以文名
京師皆折行輩交君崑山徐尙書乾學桂陽公同年友尤相親重
力能振君使仕君謝歸獨闔戶著書念嘉興名郡文獻莫徵窮搜

有明一代人文自公卿大夫至山林遺逸方伎之士各爲傳系以
論贊盈百卷號曰嘉禾先民錄又別爲家乘若干卷俱成書己卯
居桂陽公憂乙酉循資爲安吉州學正州荒僻士習傲陋君獨喜
曰此職不舉久矣將小試吾道焉設程課士務實學示以躬行俗
奸訟日有訐訴君以理曉譬咸悅服士習稍興起嘗攝州事一以
甯靜爲理州民德之歲旱學校官無守土責君獨以爲居是邦當
爲民請命步禱烈日中月餘始得雨遂以勞卒年四十有七君天
性孝友尙風義視朋好有恩爲文宗曾文定公王荊公詩學少陵
雅不喜游大人門故名不大顯有文集三十卷墨屑一卷安吉耳
聞錄一卷觀瀾錄十卷並藏於家君舅氏檢討朱公彝尊學行爲

東南文獻世所稱竹垞先生者也君嘗師事焉疾且革屬其子某曰必得先生爲我傳二年而先生亦捐館傳竟不及成乃以屬臨川李紱

李紱曰今天下稱久安獨風俗未盡淳人才惰麻則教士之官失也古學官務擇淳師老德今持衡者以資敘而已其資可學不必可也學或可行不必可也至以貨參與弊也甚矣君蓋庶幾焉而中路賈落豈時固未耶竹垞先生有言後世學日以弛爲之師者不盡擇君子之儒使之不盡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然則先生欲傳君遲之又久不及成者其有所悵然於君也夫

同治十三年庚辰春三月二十二日

右傳李紱撰

上

劉湛

于宦京師寓鈞臺之鍾子聖鐸踵于門以別駕劉公黍山傳請曰
從于友文學蒼佩志也憶于與蒼佩晤接有年稔知黍山公長者
因爲之傳曰劉氏自鄉甯公至司訓公凡六世簪纓繩繩爲閭閻
家所式型舊矣康熙辛酉公以明經授湖南辰州府通判初至任
府僚空無人公獨任郡治凡繁劇艱鉅悉萃一身乃殫經畫不避
勞勩恤眾平獄禮士卻贖治盜戢兵諸政務各懋厥猷辰人德之
聲著聞中丞以才略可大用檄令攝沅試其可比至疾作未竟所
施尋致仕歸田後日奉其父司訓公色笑極天倫聚順之樂遭喪
哀毀逾常營葬無遺憾終三年食蔬素屏酒肉勿復進暇日課塾

國朝書志卷之二
子弟油油訂聖賢之旨更肆力左史李杜諸詩文悉加丹黃校讐
河南通志是非不謬於史有司行鄉飲酒禮延公爲上賓往往典
禮未諳當事者悉以諮公願得一言爲定晚年植花灌竹賦詩怡
情予讀書嵩陽道經禹敷登堂與蒼佩徹旦夕談古今事卒未嘗
一親公杖履詢之云屏居田間足不履城市云

論曰人之薄仕宦而饒道義雖曰學力使然蓋亦天性存焉天性
不局於寂寞之鄉雖欲以山水之樂詩書之腴易所好其將能乎
若泰山公殆天姿嗜道者歟當倅辰州期月乞歸曰吾以踐吾約
也夫皇皇簿書民社之是務遽以徜徉泉石閒爲快意乎雖經綸
未及大著然其意象固已遠矣後之子若孫循家學有儒者風豈

不足以成公之未竟而勵致遠之器耶

右傳寶克勤撰

圖書集成
刑名彙編
刑名典
刑名考

三

陳瑋

君之行周於其家君之能給於其事君之誼施人待博而當爲其難仕從小官清潔自治信於上下有子致新道述君事頌戚未已泣相繼也然告我曰所舉僅十四三餘不可竟盡君世爲儒及長而貧歎曰殆不使我復事詩書乃去之京師求生計數歲頗贏其始往有鄉里兩人俱三年先後死皆君具棺斂其一人唯老母寡妻恐傷心不遽以報每如其人爲之書出金封歸之若其自然曾不死者一人遺金數百在君所眾皆勿聞及君還卒召其家併返其骨與金其在京師聞有賣女者魚臺令罷官困甚自山東賃車來謀所依適逆旅中負車錢多不能償期券成塞債君曰吾雖未

識令誠不忍仕宦者窮辱若此卽計數代子且周令家由是長者
稱滿長安中年五十矣起爲吏得甯夏中衛典史塞邑近饒前史
率視民爲淵漁取以肥君獨於中衛之人同癢痛樂苦故卒官而
弔者不相呼涕者不相指方西邊用兵急運餽或期不至君始到
官卽奉檄行獨先至主者怪問之對曰無他毋多載私粟以求市
利則行輕而速予役輦者厚而嚴其偷則粟不耗主者喜立下令
自今運者一以陳史爲法其中衛又開渠築隄爲飛槽引水復
廢田四萬畝居八歲病卒中衛縣令入視喪見無餘資爲泣下甯
夏監司以下知狀各厚賻焉乃得以喪歸子二其季致祥致新長
也甚文以立不與世阿君諱瑋年五十七陳氏系潁川明初自上

虞遷山陰四百歲矣宗族科第或至華顯君不得於位有偉其躬
太邱賢風斤斤其宏不歿也已

右墓表方天游撰

國朝通志卷之六

卷之六

四

蔡志奇

乾隆二年春余至瀋陽瀋陽距京師二千里江右至此幾六千里矣吾鄉官此土者治中永新楊君甯海令上猶蔡君暨余三人而已蔡君齒最少試政甯海三載京兆君宋公疏薦卽真初夏入京引見道奉天一見如舊相識君爲人倜儻意氣豪邁爲余道乃祖庸子先生事甚奇先生少爲邑諸生康熙甲寅間寇訶江右鄉曲亡命率乘勢煽亂恣虐善良所在多有先生屢瀕於危輒以援得脫往往出意外尤異者邑人以紳士中或句賊爲亂偵得十餘人縛至學宮門外戮之仇家構陷先生入其中每戮一人先殺一鴨以祭隨斷其首次至先生鴨三受刃不死眾頗疑其冤時先生

所聘李氏女未娶陷城不屈死其母望見先生被誣且就戮頓仆
號冤先生因得釋寇平以明經授永新訓導時永新人亦有通寇
傾陷諸生者先生感已事爲力白其誣保全之然構陷先生者先
生至老死不以語人也夫人死生之命制於天時當昏墊小人意
天方亂命可逞其毒以加於君子然而不能也其死也或欲全其
身以沮喪其神必有物焉持之俾得致命遂志必不使人得而存
之其生也或欲滅其身以污其名必有物焉護之俾之歷百死蹈
百刃而不危必不使人得而亡之其大較然也小人竟何能加於
君子哉先生後復訓奉新致仕歸享年七十有三壽終於家子四
人邑學生一人國學生一人鄉進士二人父諱希舜字仲韶由明

經授推官值明季隱居不仕著書號雲溪集子二人先生居長弟
志廉舉人授始興令先生諱志奇字庸子甯海其孫也 覃恩贈
如其官

史氏曰昔漢丙吉當封而疾甚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吉當不
死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信哉斯言也余觀蔡先生之
爲人蓋古所謂長者以是歷險艱而不殆至絕口不言仇家尤人
所難也其後之昌也宜哉

右傳藍千秋撰

孔衍球 孔衍栻

衍球字伯玉先聖六十五代孫天性孝友家初饒裕中漸落有異母弟三人衍球仰體父志悉以分產讓之自教授以給食且以養親諸弟既壯皆不善謀生產分財都盡衍球復出穀以贍之者五十六年友愛彌篤康熙二十一年授都昌縣訓導端己範士學者化之尋引疾致仕卒又衍栻字懋法亦先聖六十五代孫嘗爲濟甯州訓導敦行孝友沈靜寡言舉孝廉方正辭舉鄉飲大賓又辭善畫深入宋元名人之室著畫訣題畫詩等書行於世

右家傳孔繼汾撰

廣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附屬

163-618

朱嘉徵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鉉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甯遂爲海甯人曾祖高明知縣浙祖國柱父 贈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厲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最盛而先生主持其閒捧銅槃而按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隍半墜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

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
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圍回者一
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
於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於亂兵其子起
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
資其妻孥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綱萬里尋
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遣手力
尋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驂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
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源贖之
歸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

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
隱之心隨地涌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僚友燕集卽問
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
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憮然曰僕從川北來
川西經途千里青磷白骨累累出草閒非復人世所聞見我輩莅
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願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
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褊穢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
喟然歎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潼關望嵩華攀老子繫牛
之樹其出蜀也灑灑馬脊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
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

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昔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詠閒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惟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游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厯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爾邁太學生孫

四人曰灝曰濬曰治皆太學生曰濬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會孫五人桓林模棫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翦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款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魯齋不欲立碑之意歟爾適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鑑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蹟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鐙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經術止谿文業

右墓誌銘黃宗羲撰

劉之珩 周之謨 蔣常晉 陳鵬飛 扶朝盛 周廣綸

劉之珩字鈍軒湖南安鄉人康熙丙寅拔貢其學以陸隴其爲宗於朱子全書致力尤久官永興教諭每教人變化氣質專力主敬學者翕然宗之覺舍至不能容憂歸起補甯遠教諭崗蠻爲亂攝縣篆數月力禦之坐在永興時失察曾靜案罷歸卒年七十八著有四書註餘講授摘要慎言集格物集近思錄增註同邑周之謨字丕顯母早歿事父暨繼母以孝稱康熙中由貢生授江陵訓導茅屋糲食無異家居致仕歸猶手不釋卷著有慈園草時又有蔣常晉字康侯湘陰人祖儒德歲貢生以孝友稱好施予常晉康熙中歲貢性孝友收恤宗族未嘗稍倦族兄某死妻易氏無子常晉

贈其衣食及沒爲營喪葬從孫世煌幼孤給產教讀資以成立官
城步縣訓導修學宮立學規訓課尤勤九年引疾歸年八十七子
繼曾舉人陳鵬飛字際五道州人康熙中歲貢蚤歲潛心理學精
於易著河洛圖解獨抒心得發前人所未發歷任學使疊相推許
後爲沅陵學訓導以壽終扶朝盛字子極桂東歲貢生康熙時湖
南北未分闈朝盛赴武昌試母以洞庭陰朝夕泣念朝盛遂不復
應舉父卒事母曲意承歡篤愛兄弟白首無違言居母喪哀毀踰
禮後除東安訓導以身率士動必循矩終不名一錢知縣衛封濟
時饋以薪米及卒無以殮封濟倡諸生盡贖之始歸櫬朝盛家居
時縣令州牧先後表其閭周廣綸字如絲衡山歲貢生任瀘溪教

論非義一介弗取勤月課捐俸改建學宮士皆蒸然向化三攝縣
篆除不便民者二十餘事攝辰溪學事一洗舊習在瀘凡七年以
母老歸養士民追送有泣下者瀘辰皆勒石學宮以志去思廣綸
天性孝友事兩繼母如所生弟早逝撫兩孤如己子人以爲難

右傳李元度撰

李中素

李嗣善
張佳晟

黃師憲

吳宏初

谷旦如

向北麟

陳襄

衛良佐

程之樹

李中素麻城人康熙中任湘鄉教諭工詩古文辭及書畫人有鄭
 虔三絕之譽巡撫鄧端聘充嶽麓書院山長凡經指授俱有法程
 時有李嗣善荊州人任攸縣訓導縣人陳之駉宿儒也嗣善師事
 之約生徒為文課彙而就正士有貧者緘金潛納諸袖病革易簣
 就正寢召生徒握手以終語不及家事黃師憲應城人任寶慶府
 教授課士懇篤士翕然歸之著夢澤堂詩文集為時傳誦吳逆陷
 郡以抑鬱憤恨卒吳宏初黃安人任邵陽訓導時知縣王省闢五
 經館延師分經教授宏初日督邑子弟受業而自行月課又嘗佐
 省清丈田畝人服其公谷旦如鍾祥人任新化教諭旦如治經有

國朝書林典故方編卷之三十一 傳佐二

三

聲日以經學教授生徒士習文教稱盛一時在任十年去士爲立
去思碑向北麟京山人任沅陵教諭工詩善畫人爭寶貴嘗作深
溪行極寫縣民疾苦以風司牧人比之元結春陵行云張佳晟廣
濟人任沅陵教諭嘗作書示士大要謂學者當以薛瑄讀書錄王
守仁則言爲法祛故習挽頽波以期至於古二人皆嘗寓辰者故
舉以相勸又出其平昔論學十議士皆尊信之陳襄江夏人任桂
東教諭縣學生某素端謹以事被誣令將置之法襄從容言於令
生遂得白精醫術有求者不憚道遠皆爲療治全活甚眾衛良佐
鍾祥人任會同教諭性嚴正常衣冠危坐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
士多效法程之澍黃安人任郴州學正一旣自守雖家無擔石而

訓課自如卒於任諸生執紼數十里外皆爲流涕

右傳李元度撰

按李公中素康熙二十六年任湘鄉教諭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三

三十一

馮壅

馮君諱壅字敬南代州人也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驥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君生而穎異好經濟嘗謁魏敏果公象樞奇之戊辰聯捷成進士初補中書已升梧州府同知衙無事每爲上官剖疏別案事特薦調補南甯同知南甯偏左江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置莫誰何君至陰誦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魁於法餘釋署爲鄉役率土兵伺盜自是盜未發而捕已至矣一巨偷李亞四聚數百人伏城鎮北橋期舉火諸官出救踏之大掠君知偵眾盜盡出而亞四在急擒之羣盜賊散南甯故以竹結屋覆之茅比簷

相亞每災輒延燒十百家盜因乘之劫略君命民門庀甕一貯水
驗無水者罰立保甲令遇災人撻水一石運至給籤翌日按籤有
無施刑賞又使役巡炊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卽執懲由是比年無
災而盜亦熄歲戊寅湖廣茶陵州有警嶺西南郡醜伏蔓南甯營
署聞謀旦暮起應當事者震驚計之君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
主名夜呼前釋盜諭以效力皆屑涕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入卽
士兵也質明戈兵蟻聚屯城中當事益大駭曰何爲者君曰無他
也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惴伏莫敢動因按名捕寘之法而犒士
兵以牛酒去庚辰攝府印剔甯關稅弊巡撫彭鵬疏薦適君丁外
艱士民攀留不得至感歎泣下辛巳李堦入都君浮家都門萬子

斯同亟稱君學者因相會抵冬君延萬子孔氏子尙任王子源及
堪論學堪餽以大學辨業萬子夙有講會壬午卒君乃邀同人十
日一會其廬癸未春堪又入都君廣集四方士列講筵推堪講堪
謝不敏坐或問理氣五行及經義略陳說日晡散去君畱堪喟然
問曰聖門所重者六藝今置不問學術烏乎振堪曰君知其由耶
三代以上以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以禮樂兵
農之事而其事則必習之學中一源其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
徒所以教萬民也無何遭秦坑口傳身授之學遂湮惟古聖載德
行與藝諸典籍幸有存者於是搜購爬羅誦說多而習行少謂傳
經爲儒者至宋明諸儒又以漢唐僅訓詁未窺本源乃舉聖門不

可得聞之性天之主靜觀中致良知等名以補苴之上之虛模太極下之日役章句至禮樂則以爲緩圖射御書數則以爲鄙事將子路之兵冉有之農公西華之相禮俱置學外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勘定宇宙者率用黠盜屠販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高閣束之待異日天下無事命以珥筆講書而已不知伊呂周孔當此時亦祇如此否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亡矣此學術所以日壞天下所以日靡而不可措也君立起曰然乃徧究禮樂經濟諸端夜深秉燭偕其四弟塵及子考辨娓娓不休堪復言修身齊家務君欣然期立見於行初君童歲詩文卽諫人口顧唾棄弗屑嘗學射應弦中相馬驚駭

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今古伸手布籌咄嗟立
辨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輾轉莫解君一覽立刻輒指畫
令人人可曉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鈐錘之類行則攜之時
考次躔度定刻漏早晚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儀器精巧靈
通事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
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
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冑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
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儒相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見成者僅有諸
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小帙製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
銅矩度器銅渾儀皮水礮乃甲申正月甫三十八歲遂卒矣

國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李堪曰聖道豈其莫振也哉何馮君之早折也予初交君時窺其
貌癯然目清露詢之則世家貴族疑貌何以不類乃卒短折悲夫
卒後聞有訾訾詎才尤見嫉耶抑所見者遠而左右周旋乃未至
耶使君不得盡其學將誰尤哉

右傳李堪撰

朱璘 張芑

康熙二十七年武昌裁湖廣總督員缺標兵五月十二日舊督徐國相還 朝裁兵百餘剛舟訴索餉國相急解纜去時武昌府同知朱璘署驛鹽道通判張芑署武昌府知府與署按察使黃州府知府蘇良嗣撫標遊擊馬駿聲等走白巡撫柯永昇遣督標守備胡定海詰之僉以督標中軍副將傅爾學扣餉爲詞覈算共銀五千米千石乃議傅爾學出其半各官釐給其半並諭以願歸農願充伍者分別安置眾歡呼去已而日譁於撫轅欲設武昌鎮總兵復歸部曲璘密獻計巡撫擇驍桀夏逢龍等五十人爲撫標親兵犒以金餘分隸他部官給船米行有日矣而副將傅爾學斬起功

千總胡耀乾等潛搆之又爲妖僧大元煽惑遂推逢龍爲魁而大元謀主逢龍使氣好大言以施與排解服眾皆呼夏包子二十二日黎明露刃圍撫署射傷襄陽鎮總兵許威於轅門入署奪敕印永昇投井死逢龍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挾諸官次第至迫以僞職璘芑罵賊被縛暴烈日中自辰至酉又拘之別室芑密與胡定海謀使守備李國俊詭附賊爲內應猝未有以得當也當是時賊盡招還前裁兵皆征滇百戰之卒又募江湖盜賊放兵四劫連陷武昌咸甯嘉魚蒲圻及漢陽諸縣召從數萬使僞總兵胡耀乾偕僧大元守省城逢龍自將驍銳犯德安連陷黃陂孝感雲夢圍應城將長驅荆襄又遣別將趙得東犯黃州丹蔽江下礮聞數十里

黃州副將阮述謀拒之而麾下已樹白幟應賊乃棄城走蕪水而
蕪州營卒丁原等亦焚掠謀變會朱璘張芑許盛皆乘賊西上以
計自拔逾城出東告急於安徽江甯時 朝廷已遣都統瓦岱爲
振威將軍調江甯滿漢兵兼程進七月復黃州降賊將趙得張芑
亦與蕪州守備李復延知縣喬文錦等斬賊將復武昌縣東路郡
縣皆反正距賊起事兩閱月賊平 詔贈卹殉難諸臣其受困不
屈者各復故職仍設湖廣總督迄今爲定制

右記魏源撰

醫草三才本草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劉翼明

亡友劉子羽以康熙戊辰十二月卒於家越己巳春二月十九日其從弟粹明書來始悉其病革時口既爲位哭之已念其平生相知未有如子之深者藐諸孤不知狀其行事予復隱忍不言百世後誰復知吾子羽哉時子羽業已葬欲誌墓不可乃撫其大節而爲之表君姓劉氏諱翼明字子羽世居諸城琅琊山下先世多隱於農至父元化以崇禎辛酉科舉入授高陵知縣劉氏始以文學顯高陵公放逸居官不嗜一錢旣罷歸栽雙杉種數萬竿竹與諸子姪人酒一壺茶一器日陶然竹中醉臥矣故人子閒有餽遺盡付酒家媪故其家日益貧公有子四人子羽其仲也少工詩喜交

天下士膠東王儻聞其賢亟以詩來相倡和子羽心知之靡閒也
儻負才有氣槩不樂接見鄉里兒偶相接率奴蓄之不則張目叱
去故鄉里兒恚益甚乘亂劫殺之儻無子其族人無可圖報復者
子羽乃走東萊控之臺使者盡取其仇寘於法東萊人士爭識之
而子羽則遜跡琅琊山下戊戌春始與余訂交海上後見辭臣所
爲八才紀容圖謂子貌似于鱗因登琅琊見懷有山如華不注人
念李于鱗之句明年高陵公歿遺命羸葬子羽不忍從期異日自
羸葬以慰厥考心每爲子言輒泣下周櫟園先生觀察青州時以
書招之曰慎勿學安期生合則留不合則去也子羽竟不往辛亥
歲卽墨知縣周斯盛中危法下膠州獄從獄吏得子羽所選王儻

詩大嗟賞已悉其爲憫復仇狀謂子羽歿已久此古人不可復得
後在東武席上有偃樓翁長五尺餘蒼髯鬚鬢沒齒頰者則詩人
劉子羽故在也乃一笑稱莫逆交子羽爲人坦易多所玩弄近於
不恭者之所爲至於事關大義則矧繳雷迅寓激烈於嬉笑之中
雖利害弗能奪甲子五月病輒死弔者在門乃蹶然而起是年冬
授利津訓導利津人皆愛慕之戊辰春辭官歸卒時年八十二命
三日後藁葬子六人袞袞餘某某嗟乎自朋友道喪死生易心不
行路視之者何人乎而報仇雪恥子羽之所爲是難能也至老親
羸葬一語從之不忍違復不能不得已嗛之沒齒必薄葬其身而
後卽於安誰識其中心之篤摯者歟近世風俗衰薄士大夫不以

務本爲重後生小子往往取有行誼之人而媻笑之以妄肆其詆毀此人心世道之憂也予自戊戌與子羽以詩文相砥礪又生在同里三十餘年閒尺素往來無虛日其不相見者宦遊十許年耳故知之無不盡爲舉其大者使天下後世知其梗槩焉其所爲詩多至數千首卓然有可傳者無力剗削藏於家

右墓表李澄中撰

王登魁

王登魁字階三遼東廣甯人貢生康熙己巳年守汝聽斷明決吏畏民懷捕滅蝗蝻振活秦晉流亡時魯山劇賊嘯聚山林公親冒矢石不俟官軍大至積寇立平轉運楚省協濟山陝糧米上不誤公下不累民興學勸農纂修州志牧汝七載擢工部員外士民攀留撫軍入告以原銜畱任旋調江西瑞州府同知入祀名宦祠

右傳宋立名撰

臨汝爲成周畿內地而陝洛以東之要害也治其屬縣得郊寶伊事事專達不隸於府刺史之權尊同太守而魯山當鴉路之衝山深野曠西連嵩盧南通鄖襄尤爲盜賊之淵藪守土者苟不得其

人榷符之警其孰埽除而戡定焉故 國家選才任用尤非他州可比也若階三王公之莅汝則得其人矣公生於南陽豐沛之鄉家世簪纓少負文譽歷試州縣所至皆有聲及其來牧於汝也駕輕就熟德化愈神慈惠之師神明之奉駸駸乎家戶祝而戶馨香矣康熙二十九年夏突有賊自魯之南山來夜攻郟城之西關而掠其商貨令親率幹役勦之殺一人獲六人并其妻子以歸繫之獄賊憤恨謀爲劫獄以復讐兩犯城賴郟之官民與兩鎮之客兵悉力備禦卒無虞當此之時城幾陷勢亦危矣而公以敦詩說禮之風流示上馬據鞍之矍鑠糾合鄉勇教練有法不三日而成軍遂身將以往駐魯山馳檄山中先諭以禍福卽有賊黨十餘人至

從容議請招安公察其詭縱之恐墮其奸計振袂一揮突出勇士數十盡縛之旋率兵入山攻其無備時五月初四日也漏下已數刻大雨如注人對面不能辨色從者難之公厲聲曰此雪夜入蔡州時也不可失銜枚疾趨比三鼓而至賊所值賊酣欲縱博官兵猝臨蒼黃格鬪公揮刀躍馬挺身而進軍士奮勇直前無不一以當百俄頃間擒斬殆盡遂焚其巢振旅而還昔漢之中世賊橫行南山有司討之歷歲莫能制用王尊爲京兆不旬月而盜清以今視昔何多讓焉由是商民始得投戈而夜寢遠近悉賴以安公勳在旂常澤被蒼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豈第一州之感戴已耶予謏陋不文不足以彰公之偉績聊述梗槩以俟後之採風者

右記許三禮撰

左臣黃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甯波府鄞縣人也 國初
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如姜編修湛園次之
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
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澀如吳淵穎從心變化
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
出入承明未央之庭並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
其氣力無由達於 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
疏散任本色威儀率略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肖少覽假嘗以周微
君鄮山未謝酬應累諷之一日諧之曰商容易代受甯王表問之

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並可傳也果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間所欲言先生默不答次日侍郎赴鎮廳猶畱關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寒毘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贊甚侈先生不肖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

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

不逢楊意有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草離離

右墓幢銘全祖望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

4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3-654

李瑛

李瑛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其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眾謂我目空並世人非

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
此名動公卿閒諸王延經師主閭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
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
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
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
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
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畱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
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
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
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

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儻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畱之爲口

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
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
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
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
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
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
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
從善皆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
正某年某月年七十有口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
指揮斌女明亡家落歸孝慈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

早天次習禮次習中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岐各
從所務安用詆媒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
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九原相
見宜無閒言

右墓誌銘方苞撰

李璠字剛主蠡縣人又稱恕谷者自名其里也康熙庚午舉人官

通州學正

四庫周易傳注提要

璠與大興王源同師博野顏元既而從毛奇

齡學所著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注二

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
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小學稽業五卷恕谷
後集十三卷搢學務以實用爲主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負氣
求勝辭氣不和又其自命太高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皆謂
之空談蓋前明自萬厯以後心學盛行儒禪淆雜其曲謹者反闕
於事情沿及國初猶存餘說故顏元及瑤獨力以務實相爭存
其說可補諸儒枵腹高談之弊然不可獨以立訓盡廢諸家其論
易以觀象爲主兼用互體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人事
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龍圖劉牧鈞隱以及探無極推
先天者皆使易道入於無用其說頗瀆實不涉支離恍惚之談雖

排擊諸儒未免過激然明人以心學竄入易學率持禪偈以詰經
言教者反置象占於不問蠹蝕經術弊不勝窮瑛引而歸之人事
深得垂教之旨固當分別觀之其於大學所爭在以格物爲周禮
三物謂孔子時古大學教法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規矩尙存故
格物之學人人所習不必再言惟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指
其入手而已格物一傳可不必補瑛於大學閒用顏元說奇齡惡
其異已作逸講箋以攻之然當時多躐瑛說焉四庫書瑛所著
各書提要及毛
奇齡逸講
箋提要

右傳阮元撰

余在江南卽聞北方之賢者曰李君剛主及與久故益信其爲人

而其鄉人雜然議之嘗叩其親故所病於剛主有徵乎曰是家貧以適四方造請干州郡而取饒焉妻無子乃別居倉廩充溢而食必粢糲子婦執苦身之役親之喪赴弔者渴飢皆之逆旅而求宿焉賢者固若是乎余告之曰吾聞剛主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未聞以干請也士友所共聞知者明索二勢家延教其子不就直撫安溪李公稱其學行於 天子不往見諸王交聘每避而之他乃以干請鈞錙銖之利乎至於食必粢糲妻妾操作而子婦從之則李氏之家法也親賓能遠赴其喪何惜旅宿剛主居湫隘家無僮婢創鉅痛甚而責以供具不亦難乎其與妻別居則余嘗叩之矣曰是多言不順吾常隱焉有女早寡而李張更嫁吾不忍見

故使別居既乃合併而陰絕焉絕之者何生異寢死異穴也合併者何生同宮而衣食之死則葬埋之也此古應出而不行之禮未可以病剛主聞者語塞而色猶疑焉他日以語剛主剛主曰人心不可說子安以辨爲哉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滋懼矣名則諸君子之過爾因并識前語作釋言

右釋言方苞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三

湯偉

湯先生諱偉字鵬乎宣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
倪甚和碌碌然不可見涯淡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
撲棗童子環啖之先生俯而笑曰盍爾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
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言言所至不敢仰視初
按江甯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
曰程生不特不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爲劣則
公知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甯先輩蔡鉉升
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乎坐故猾者也嫉惡
嚴過上新庵見僧奉富商木主與天子龍牌時生詆其妄捧而

投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爲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
人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慙悔三肅先生而謝江甯學舍
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露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擊蹙曰大
成殿未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卽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
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選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
年九十餘

右傳袁枚撰

李天祥 夏寢大 王禹書

李天祥字永年湖南醴陵人康熙辛未拔貢授永明教諭永明學宮舊墜捐貲修葺並增書院膏火邑有清溪諸徭歲額學租二萬斤有奇地磽輪重歷多逋負天祥酌減舊額十之三按數易銀分給寒士詳請立案勒碑膏攝邑篆適鄰縣江華有疑獄莫決檄天祥往鞠平反悉當同郡夏寢大益陽人以歲貢授武昌訓導博極羣書文章爾雅益陽徵糧舊假手里長民病侵漁知縣胡夢虎訪於寢大遂復細民上納之制寢大紀其事於石著寒帷寫趣望雲軒集王禹書字大夏湘潭歲貢生官大治當陽兩縣教諭新營舍勸義學捐俸助膏火士人爲立教思碑遷永定衛教授力辨某生

免獄兄虞書喪偶遺子甫二歲育如己子以田二百餘畝給之

右傳李元度撰

文鵠

文鵠字月林湖南桃源人穎異博學早歲以試藝通五經補諸生
兩中副榜授永興訓導課士首先德義士林則之祀鄉賢子志鯨
奉天府丞

右傳李元度撰

張龍弼

張彥士名龍弼先世從濠梁徙定陶遂爲定陶人彥士生而敏惠讀書數行俱下爲制舉業有聲尤肆力於經史家藏書甚富多手自鈔寫丹黃所及重複稠疊微文奧旨靡不扶掖旁及天文地志音律術數之學雖韻門無以過之幼卽能詩晚年工力深造古今各體窺前人風格文戰屢扼於有司以明經司訓黃縣規條可爲天下式黃令以私怨將寘諸生某某於法彥士率同官申救甚力監司出危言虛惻彥士以去官爭之不少屈監司義其請更益賢之夫天下惟利害之計太明而瞻顧之情太密故直道有不敢伸而公義常至於屈身當大任樞柄在握逡巡退怯噤不發一語者

往往是也彥士以卑官不畏疆禦如此謂非守道不阿者歟使之
立朝廷秉鈞軸其風采議論又當何如也觀一節可以信之矣性
至孝居母喪勺水不入口者累日父沒亦如之事繼母如其母鼎
革初有守將戰敗將大掠以逃一邑恟懼彥士冒死造其營曉以
大義守將感其誠城賴以完所全活萬計大帥劉澤清浮慕其名
欲延致幕下陷以美官卻其聘不受其孝義節槩又如此遷赤水
衛經歷秩徵仕郎不就年八十六以壽終鄉人私謚之曰文康余
請於學使者得從祀鄉賢所著讀史齋疑等書詩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子謙能世其學

右傳趙俞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補錄

僚佐二

葉涑

葉廣文名涑字肇沈建水州人明工部水心先生之孫生而穎異弱冠中副車率不得第遂一意博綜諸子百家靡不周覽一日方暴書客雜取試之應口成誦詩文奧古而於儷體尤長性情懶畏見人不事修飾衣釦或上下參差不齊不自知也然聲名藉甚郡邑守令時時延訪每敬其真而笑其疎廣文潛然自若不以爲意興至則懷餅餌獨入山野墟墓斷碑寺觀殘碣一事之微一言之美必錄以歸臨安文獻惟廣文爲得其要授南甯教諭到官年餘

卒年四十五子二

蛭人曰吾昔游臨安其間多博學好古人洵足稱西南文獻邦也而廣文文品乃絕不同蓋諸君子文足逢時品能邁俗如瑚璉圭瓚金玉之器用則登於明堂不用亦見珍於世獨廣文不衫不履若游於物之初者商彝周鼎出土斑剝苟識古無人豈能入於時眼也哉

右傳倪蛭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一目錄

僚佐三

王孫枝

宋基

孔毓恩

簡斌

雷克震
易方拔

曹耀珩

羅天緒

楊桐

黃飛遠

潘潔
周尚義

黃爾悟

任僕

李士藩

金烜

郭誌

譚又新

胡興
沈玉衡

顧開陸

李中

王作梅

李樹碩

楊縉

陳洪範

朱應瑞

彭璣

宋懷金

劉嗣孔

湯斑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十一

魏綰

王之麟

張應元 朱志登

華希閔

陳王猷

毛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相韓

僚佐三

王孫枝

順治初兵戈甫戢文教聿興於時齊魯之間有所謂東海社者六郡魁傑之士多在其後奮跡皇路爲國名臣者多矣而長山王先生桐實實有華路藍縷之功諸君子旣華貴接踵而先生晚貢於有司僅官昌邑儒學訓導以歿王充有言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嗚呼其可慨已先生諱孫枝桐實其字別字歷亭始祖宣爲元勳臣官忠顯校尉稱忠顯公始居長山累傳至邦治以文學贈處

州府推官子文林公化遠萬厯壬午舉人仕爲處州府推官子月
雲先生雲郡廩生卽先生父也先生生而孝友至性過人十四失
怙哀毀踰禮事母徐孺人以孝聞凡所以曲體母意者無弗至也
奉母之暇出與諸名士論文角藝無閒晨夕先生顧廚之名旣徧
於二東所居又當三郡綰轂之口請公車騎往來率主其家至輒
投轄閉關流連窮日夜乃去家以是中落而先生不恤也其友如
法方伯若真官江南宋方伯可發官東粵王侍御元曦官浙江蘇
郡丞本肩官河東地皆膏腴先生卒不一至其後崔戶部誼之權
關於杭以書招之乃一至焉會窪瓜期將代而額缺以爲憂先生
慨然出囊中裝百金俛助之垂囊而歸不知其孰爲主客也其意

氣如此楊少保捷提督山東謀館師於予予以先生應少保以禮
延致命三子從受經先生出入幕府將吏皆承望顏色而先生自
授經外一無所干預少保顧益重之及其再莅山東也敬禮有加
焉晚得昌邑訓導視諸生如子弟誨之無倦自著讀書範文範讀
書程以課士俸錢所入輒置酒召諸生會飲供張甚設而饗殮恆
不自給嘗質馬韉以飲客明日以公事徒步謁令令訝而問之先
生謝曰偶然耳令密詢左右始知馬韉在質庫爲持錢贖之而戒
先生勿復然居數日客至不能具酒輒又質之他日令知一笑而
已先生內行尤醇備孝友無閒言同母姊妹四人兩爲撫孤畢其
婚嫁一適韓氏者丁亥賊謝干陷淄川勒紳士具名籍亂定獲其

國朝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一
籍多所連染韓與焉先生鬻腴產千金身出入軍營卒脫其禍從
姊妹三人育於母徐先生爲具隘貨如其姊妹姑適鄒平張氏有
二孤先生養於家延名師教之長萬綏成順治丙戌進士適畢氏
者孀而無依生養死葬皆身任之嫁其孤女徐孺人一日歎歔流
涕顧先生曰汝爲姑姊妹費且萬金家日落產日削汝獨不自爲
計乎先生亦泣然曰兒知慰吾母耳邊計其他崇禎庚辰歲大祲
藏粟尙千斛或勸先生出粟易數千金可贖歸腴田千畝先生不
聽乃計僕役佃戶丁口按日給散又賑給鄉里之窮乏者全活無
算而先生卒以貧約自終先生爲人誠慤平生無妄語亦不疑人
欺己與人交油油然不爲崖岸就之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至於

任俠樂施予赴人之急如其私蓋其天性然生萬厯戊午正月二十日卒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一月初一日得年七十有七元配李氏前卒有壺德繼配曾氏子二人積秬皆諸生能讀父書女子三人適李之增韓維憲韓維素孫男五人光佑光裕光耀光振光

昌銘曰

骨肉恩衰爰及朋友先生挽之民德歸厚儒林獨行兩均不朽鬱鬱佳城保艾爾後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宋基

君姓宋氏諱基字維德別號似齋世爲商邱人請生貢入太學以候補中書外遷保定府同知尋攝南宮博野二令攝博野再闕月以疾卒官年四十有五君精練敏於吏事保定當三輔緊望號勅治君至甫數月名實爆耀自天子大臣皆許以國器上官知其能檄赴密雲督建廩倉數百楹料木石估工值纖鉅悉當不而月而工竣其攝南宮也披姦發伏吏民驚以爲神邑故有完費千金令藉入私橐踵以爲常君至盡革除之吏以例告曰吾知洗手奉法耳邑西八村罹水災君躬自檢勘計畝代償逋賦民賴不困有某甲牒訟乙於官其理直及庭鞠覺其辭遁呼詰田汝得乙六貫

錢欲爲脫罪耶甲叩頭服因笞而遣之是日邑御史鄭公楚君飲笑謂君曰乙懼罪實賄甲錢四貫耳明府有神君稱乃誤斷兩貫其善撻發多此類博野缺令臺復檄君往以疾辭不許至博野泊聲如南宮疾寢劇遂歿老幼相扶攜哭縣門者日平人而南宮人奔君喪奠醊亦以干計旣而兩邑並請祀君名宦蓋君之試於事者小而惠利之及人亦近故事迹可紀者止此宋氏得姓久遠於商邱爲巨閥君以明福山令諱沾爲曾王父以大學士交康公諱權爲王父而今大中丞開府江南名犖之冢子也君旣家世貴顯顧能自刻苦居官補衣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妻子不令至富舍男如金往省君怒罵曰汝來何爲汝視吾牀第閒有尺縑半縑張

物爲汝曹計耶遽遺之歸故其歿也肱篋不贏十金童僕一二輩
視含殮嗚呼可悲也生以順治辛卯五月卒以康熙乙亥八月元
配狄氏 封宜人壬辰進士官兵部主事諱某女與君同年生以
吳君致羸疾後一年卒子男子二長卽如金次岐金俱庠生岐金
連遭兩喪哀悴過毀一慟輒咯血數升未幾亦卒人或謂死孝云
卒時年二十未娶君仲弟至奉中丞公命撰次君行述使來告窆
期曰康熙丁丑十月某日告窆所曰文康公賜坐東南隅將以宜
人祔請銘曰子爲我銘予聞宋氏之先有莊敏公諱纁者於君爲
族高祖祖父明嘉隆閒名臣時爲之語曰南有海瑞北有宋纁蓋
稱其廉介云嗚呼儻假君以年其樹立甯渠出莊敏下哉而用未

竟才中道挫折果命制之耶予見世之闢茸而尊顯且壽考者比
比也所謂命果孰軒輕之耶然而生有榮名歿而俎豆視世之尊
顯且壽考者所得孰多耶亦可爲賢者慰矣銘曰
孰畀其才孰阨其施乃止於斯以永其傳竈石有辭

右墓誌銘邵長蘅撰

孔毓恩

我二東拱衛畿輔爲 神京左臂屬部有六惟青州城隍險固面
山背河壯麗深闊實甲東省山則雲門劈駝之峯律河則陽水之
縈帶鄆道元謂水出逢山北阜謂之陽水亦名繩水值夏秋暴漲
萬壑犇流與河合併注所謂長津激浪澎轟之音驚川聒谷以今
視昔未之或殊登堞俯眺怒潮西來衝岸轉石颯飛箭激跣避弗
遑常虞漂沒自義熙中作東陽城而水帶城陽逮天會中移治南
陽而水又環城陰引經度岸縱約千尺甃石爲梁用通徒旅已千
餘歲於茲矣及故明隆萬兩朝圯而再復長橋屹屹商賈輻輳室
廬鱗次至 國朝康熙丙寅已經百有三載六月徂暑凍雨連朝

山瀑河漲蔽岸塞川而下浮槎敗蘆壅遏弗宣水伯憤恚力與橋
關七門巍然遂墮其三勢若頽山響同崩雷蹲象臥獅之石隨流
衝激碎礫數里而橋上之塵肆居毗俱逐波東逝矣河流滂湃簸
蕩城基行旅往來齋咨病涉因循五載值聖裔孔公毓恩以廉幹
之才來佐青郡乃慨然興歎曰城址漫漶患及公家非義也孔道
熙攘利涉維艱非仁也工煩費鉅蒿目無筭非智也心維口授計
工量時有法慶禪林成行上人與公同憂共畫肉香燃指淚血告
佛不坐不臥時歷再閏復有信士卜夢麟等澡心潔體苦誠募化
於是閭浮大眾感悟讚歎佈金施粟積微成鉅公乃上憲背陬獨
貲倡導大集羣工平礎方版鬪角鉤心固以灰瑩束以鐵鐵截險

乘訃嗚呼邪許眾力偕作有同子來始於辛未之春成於丙子之
夏備值口粟之費通計萬有餘金穹窿洞門厥數仍七翼以雕欄
使行人有所憑倚鎮以龍祠俾水擊有所震懾巖巖宏敞望若崇
墉是役也不費公帑不擾民力舊觀頓還煥然更新非公之知人
善任力圖修復以固我巖城烏能建立鉅勳永壯金湯乎茲橋東
控登萊北走燕趙皇華之使臣宦遊之遐侶方轂聯驥嘽嘽僦僦
聽殷雷之隱隣瞻長虹之偃臥罔不羨歎雄風指顧山河以誇東
秦之形勝至於北門鎖鑰晨關乍啟邦人士女衽接肩摩南北交
錯河橋成市真可以鞏青社維城之鎮合王制與梁之規固吾青
億萬年無窮之利也孔公攝守之日正橋功落成之時公乃授簡

於予命之爲記昔西平王李公晟作趙郡橋命張或爲銘御史陳
公瑞作至德橋屬皇甫沔爲記予才不逮昔人願附公之宏猷以
傳永久比於劉晁之詠通津趙嶷之賦揚瀾並爲繩水故事云爾
爰系之銘曰

猗彼繩水其下建瓴秋霖夏潦萬壑競鳴電洩雷奔西來如瀉橋
名萬年羈鼻犇馬寅夏雨霍怒浪排空鎖斷支祁柱觸其工潛蛟
躩踞孽龍嬉戲鐵幢倏摧金隄立潰伐石重建人神叶謀七門穹
敞潺湲安流長橋之上行旅紛紜騰崖跨壑赤霞天津仰瞻雉堞
疊嶂層雲俯眺闔閭基佈星陳長橋之下清泉明瑟挹彼注茲利
我萬室時和年豐濯鬪蒸餼牛羊踳踳鶩鴨拍拍填海鞭山浮龍

駕鵲曷若茲橋
轟礮鑄礮襟山帶河壯齊拱燕維茲石橋既堅且
完我作茲銘永勒貞珉天啟大壯鞏固萬春

右萬年橋碑安致遠撰

簡斌 雷克震 易方拔

簡斌湖南邵陽人內閣撰文中書班從弟斌少與班同學康熙丁丑歲貢官通道訓導三年告歸斌學以守正爲主而術道尤力幼讀啟蒙卦變之說心有未通用手摹畫盡得其法又知其說有闕核處其見頗與周易折衷相合嘗以綸牒做古弁冕深衣之制使見之者皆可通曉卒年八十二時又有雷克震字九六祁陽人以歲貢授石門訓導值久旱不雨克震年九十一率諸生隨邑令祈禱卽大沛甘霖時稱爲壽星雨誘掖後學孜孜不倦卒於官易方拔字士尤甯鄉人貢生授龍陽訓導修學宮售產供經費振興文教士習一變龍陽恆苦水佐知縣董築隄防中溼病卒縣人德之

附錄三 方考 卷之二 三十一

祀名宦祠

右傳李元度撰

曹耀珩

君姓曹氏諱耀珩字鳴佩長沙益陽縣人父歲貢生諱景星康熙甲寅春避吳逆之亂挈家浮舟蘆葦中君生焉五歲授書六歲善屬文一縣稱神童然名愈揚志愈奮奮於家塾者數年年十一入學十三補廩結廬松林中名其園曰聽濤杜門屏榻大肆其力於舉業及詩古文詞然業愈勤命愈困困於秋闈者十餘次戊寅以選拔貢入成均雍正乙卯任甯遠縣教諭當事者以鴻博薦不就乾隆丁巳主嶽麓書院講席庚申春臥病亟棹舟歸未至家卒卒於舟生於舟所居園繹其名亦舟也異哉所著有聽濤園詩十二卷古文四卷子紹僕亦能文從余遊旣葬以墓表請余惟君之詩

文旣行於世矣其敦倫敦品讀其集可想見其人亦無俟余之闕
揚者獨六歲屬文一事頗怪猶憶戊午秋相晤於講堂余以此叩
君曰無之再三叩荅曰比長聞有之然其時已了不能記省不知
何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古來生而知之者莫如孔顏孔子兒時
陳俎豆設禮容而已未聞其贊易說詩也顏子稟氣太清以致享
年不永亦未聞孩提時吐詞爲經也凡史傳所記絕乳能詩甫齡
能賦者大抵有遊魂馮之幼而遊魂馮長則遊魂散若真魂而早
離也必死童烏是也卽真魂而未離也亦愧乎若忘前後判如兩
人其能自奮則神童不失爲名士劉士安八歲獻東封頌其後不
以文章名而以政事名李寶之四歲作徑尺字其後不以善書名

而以能詩名是也。其不能自奮則神童變而爲庸夫。王介甫所傷之方仲永是也。君不幸負夙慧名，幸而天假之年，又能自少至老勤學不倦，得爲詩人、文人。今其集具在，杜詩、韓筆無一字不從學問中得來，肺腑中流出者，而世俗惑於輪回之說，或誣爲慧業才子化身，旣沒其一生之苦心，且誤後生小子，高慕生安而下流爲暴棄，此君所撫躬不安，逢人滋懼，亟欲白於世而未逮者也。乃表而勒諸墓門。

右墓表謝濟世撰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羅天緒

羅天緒字慎庵湖南桃源人父人琮四川道御史天緒事父母孝
父沒廬墓三年康熙戊寅選貢授永興教諭以敦倫紀崇正學爲
訓時母年九十六卒於官署躡踊哭泣苦次皆淚漬再補通道教
諭與縣令謀建書院益勤訓課弟天純年十五餼於庠父疾日夕
侍湯藥及沒與兄皆廬墓雍正癸卯舉孝廉方正力辭尋以貢授
工部司務有點吏刻減匠作工食天純以法繩之自是吏不敢行
私擢主事卒官至無以爲殮

右傳李元度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

三

楊桐

按誌公諱桐字嶧山姓楊氏龍橋其號也先世本江南之金壇人
始祖裕以從平滇功授武肅將軍裕生昇襲職僑居雲南臨安之
張家營昇生儉素博學時石屏州牧初立書院延爲山長遂徙居
焉儉生均石阡府教授以次子廷相貴封如其官均生子二長廷
璧次廷相前嘉靖甲辰進士南大理評事累官湖廣布政使司參
議廷璧生濂濂生鳴鳳鳴鳳生一桂皆諸生有隱德一桂子三季
曰起雷號雨田由廩生登康熙癸卯賢書教授開化府三載自罷
歸吳逆構亂迫之不屈後 贈文林郎卽公父也公天性誠摯幼
承家教敦孝友奮志不倦戊辰補州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康熙己

卯貢成均授江川教諭擢潞江府教授雍正八年解官次年卒年六十有七歲公之爲諸生也意氣慷慨有志於經濟之業生平以崇正學厲風俗自任屏之後學咸奉爲楷模以爲關西夫子復生也既累困棘闈僅守寒氊一席晶盤苜蓿折芰燔枯居然老鄭虔矣其教生徒不以文章相炫鬻經義治事科條井然故多所成就賢者不可測固如是耶公爲人正直剛方屹如嶽立動與物忤而不介於懷及其扶人之危拯人之困義形於色計不旋踵里黨德之又以始祖自壇徙滇常睠然有鄉關之思因纂修族譜推本其所自惜乎業未卒而公遽歸道山矣公教諸子有法庭訓嚴毅不做辭色惟以恪守清白爲報國承家之本以子臚賜官翰林地

封徵仕郎孺人孫氏繼王氏並有淑德懿行長子臚命州庠生次臚書拔貢生次臚賜辛丑進士雍正癸卯授翰林院庶吉士次臚龍

論曰金壇楊氏自宋元以來代有聞人至今繁衍龍橋公之籍於滇蓋十世矣永念先人不忘桑梓自爲族譜其於水源木本之義三致意焉可不謂賢哉當吳逆時亡命猖狂士林塗炭公之尊甫雨田公身寄虎吻獨能抗節玉立不爲威懾忠孝之詒謀遠矣公永先緒思出其抱負以自效而大業未完不於其身必於其子若孫光昌厥後甯有旣耶公卒後臚命等奉公窆於州西朱吉村祖塋之麓倣朱公自誌親墓之意刻石而藏諸幽歲甲寅臚賜以候

銓來都下振與臚賜爲同年友臚賜出墓志相示屬余爲傳且備
詢其宗人之在壇者復告余曰鍾儀客而楚奏莊舄旅而越吟自
我先人未嘗一日忘壇邑也但吾方宦遊東西南北未知稅駕異
日者儻得釋纓辭冕復我邦族與宗親友執布衣幅巾佩蘭結蒞
於橫山洮水閉上成先人之志吾願足矣余太息久之旣爲年家
子又辱鄉誼故詮次梗槩俾後之掌史者有所援據云

右傳于振撰

黃飛遠

油溪

周尚義

黃飛遠字介子湖南黔陽人康熙三十八年貢任攸縣訓導生平
偶備稿答工詩古文詞投徒講學率多名士著有椒麓堂集六卷
同邑潘潔字廉伯幼穎異博涉經史有志義理之學凡先代禮樂
器數靡不精研綜貫年二十有三撰治平策及主敬圖說識者許
其醇正尤務實踐以朱子小學爲矩度孝友惇篤收宗族行古法
戒子弟勿與人爭以禮遜爲尚嘗謂忠厚爲聖賢真種子與子弟
論學有曰五德之外無性五倫之外無道學者當於文藝中求實
行勿徒尙浮詞其立言如此康熙戊戌以貢授東安教諭邑樸儻
士無威儀潔盡心化導周植桃李於學舍進諸生其中澤以禮朝

國朝志林卷之三十一
三
夕講明正學習爲之化雍正乙巳膺卓薦假歸明年將入都疾作
卒於家周尙義歲貢生任藍山訓導言動有法啟迪維殷時藍尹
以事議褫諸生十餘人尙義知其枉獨持正不少阿且於上憲前
再三辨白諸生名得全後歿於任藍人醵金歸其櫬至今猶歌思
之

右傳易變堯撰

黃爾悟

門人國子司業黃君叔琳躡予門而謁曰叔琳無似少無師惟先祖是師凡四子五經之書皆口授稍長旁及春秋內外傳史漢唐宋大家之文率手錄爲之音訓以授不肖自童子迄弱冠未嘗須臾離也而今已矣惟夫子之言質而可信敢以請予與司業有一日之長誼不得辭公諱爾悟字穎之別字因止其先青州樂安人始祖成以軍功官蓋州衛百戶隸籍焉數傳至廷美有二子伯良廕萬厯己酉舉人知蔚州仲善廕公考也二公俱以中丞公爾性貴皇贈通議大夫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之少也值明季喪亂流寓登州之甯海又徙濟南始授書中丞初仕爲漢中

府通判公侍父就養 國初中丞以撫定甯夏功 世祖章皇帝
特簡陝西巡撫已而選內外大臣子弟補環衛公與焉尋出爲沅
州同知年纔十九至卽攝州事遭城陷被急縛賊將剗刃不爲屈
夜半忽有人陰脫之問之曰州民某荷公恩德故冒死來出公於
難遂跳而免走軍前請大兵恢復丁父艱服闋補同知無爲州築
泥汊河隄上下四十里役畚鍤者萬人爲之較遠近均勞逸功成
而民不病迄今利賴之州人刻石頌德視巢篆除耗羨禁消費廉
民疾苦而噢咻之請於督學御史增童子試額士皆鼓舞興起於
學會大旱步禱而兩人以爲神尋請歸養而中丞亦 予告一門
之內融融如也怡怡如也晚歲杜門息機課諸孫丙夜不倦一步

趨一嘖笑勿敢苟也叔琳既以康熙辛未 賜進士一甲第三人
及第公勸之曰小子苟 國恩登上第爲文學侍從資以進學可
也勿矜己而凌物勿自滿假而怠於學性儉約耽禪悅衣粗食淡
終身不改其素與人交已然諾自湖南將奔喪太原人馬舜中者
贈以金始得歸後訪其家而馬君已前歿登堂拜母倍償其金而
去庚辰九月始得疾將易簀索筆書無罣礙無恐怖六字洒然而
逝生崇禎四年正月十四日卒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得
年七十配李氏 敕封安人子一人華蕃官大城縣儒學教諭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孫五人叔琳卽司業君叔琬順天府庠
生叔琪貢生曲周縣儒學訓導叔璫康熙己卯舉人叔瑄曾孫一

人元錦叔琬出也銘曰

生亂離享大年詩書之澤以啟後賢高原膺膺松柏九九過必式
焉曰京兆之阡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任俠

予始冠交任墨樵先生兄弟聚首十五年嗣登仕版一別二十年方還鄉里予又召試入京師北行墨樵執手謂予曰甚矣吾衰吾生殆有涯矣吾旦夕且死君必表吾墓別後五稔墨樵死嗚呼蒼天奪我良朋夫何如是之速也嘗論今人朋友生死之際蓋難言矣昔者張劭死見夢范式比葬匱不前待式至乃殯死者心生者之心心不死也徐君旣死延陵季子挂劍徐君之冢樹謂其人雖死吾心猶存死者如未嘗死今者墨樵死矣寔不我待我獨無延陵之義乎回憶昔言慘然隱痛乃述遺行筆遲遲而不忍下也謹按先生姓任氏諱俠字人英一字士若墨樵者別號也上世出

蜀蒼溪縣始祖諱彬前明景泰中由舉人來典石屏州廉而且介
貧不克歸占籍海東里至墨樵已十傳其王考諱重考諱中龍皆
爲州學生王考行醇愨考才尤雋不第三十一歲卒時墨樵方六
齡王太孺人旋棄世墨樵與伯兄相依以生幼善讀書補元江郡
學屢試冠諸生補食廩餼壬午齒方冠卽中鄉科兩上春官試不
捷乃就學官歷甯州彌勒曲靖三庠課士有矩矱公餘吟詠著詩
若干集庚子丙午分校黔闡稱得士官十七年引疾告歸里是時
伯兄亦弃官歸奉兩世 誥冊告先墓念兄弟少時孤露致有今
日而前人不待輒不能爲懷伯兄諱壽乙酉科舉人知江南繁昌
武進二縣事才識警敏能文而復能其官亦吾之執友也墨樵少

伯兄九歲生康熙壬戌某月日時得年六十一乾隆七年壬戌正月
月初五日某時卒里第配李氏甲子科舉人教授李公諱鏡女未
鬻子卒 贈孺人繼娶李氏歲貢生李公諱誕庚女 封孺人舉
丈夫子四女子子二長子堯仁次遂仁次聚仁俱學官弟子季子
煦仁九歲殤聘吾季女未娶吾悲之孫幾人女孫幾人兩世娶嫁
皆著姓嗚呼吾與墨樵可謂心交矣墨樵性穎慧詩與文務奇峭
不猶人標姿鳳舉肖贈公有嵇紹似康之目爲人度安恬而心無
陰鷲辟諸圭璧有潤朗而無角銳交遊胥重之如墨樵者儻天使
大著其才得以文學侍 闕廷家門州黨彌益光耀而造物者顧
吝不出此蓋才有餘而不足於命也彼造物者生才又限以命耶

雖然才限以命世又不獨墨樵也

右墓表張漢撰

李士潘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三月戊辰 敕授文林郎沅州府儒學教授 晉封翰林院檢討介庵李公卒遠近士夫師儒咸來弔哭相與言曰公崇本茂實行義達道遵古易名宜曰孝介遂稱爲孝介先生云先生年十七入鄉校越十年壬午舉乙科又二十二年官郴州學正十四年陟沅州又十年致仕歸里又五年卒自加冠至就木居師席食束脩未嘗絲粟不自書中出而行己教人以聖賢爲必可爲無不本於天理至性實無負於其書贈公負氣遇事常憤不能忍先生生八九年知爲嬉笑調解病墮歲餘與同辛苦僅秋比九朝夕不在左右引罪終身弟某斥喪先業至盡不問從子

屢易居宅屢贖子之無幾微詞色其官邴也邴長官黜黃姓七生而不直先生出印於懷爭直之曹生延所師教其子師試蹶逐之因相控有司爲辱蹶者先生曰試蹶文爲之無師是無倫也更扑曹先生爲學務敦實行心之所是身命貨利舉莫能移然與人和平樂易友教官私垂五十年如土潤木滋受者自化邴沅二州相習尤久宮牆內外無不親之先生自亡二親誕日矢不稱觴二州人士易其期以請先生堅卻之至相率拜門外終任如初及歸爭輿於家舟不得前湖南俗和蔗汁於飯以爲敬非大燕祭不與獨以奉先生曰非此莫報也嗚呼自世無眞修忠厚長者之道不見於天下遂疑儒者爲迂闊不足恃先生自爲人子爲人父兄師長

一盡以分所當然何嘗務爲奇傑而以天見天有相浹不知其所
以然者儻操尺柄盡出其學所就更當何如惜哉先生生於康熙
丙辰四月十一日壽終七十有七素恬讓能容物歸田後益寬裕
坦夷或加以不堪視若無有真莊生所謂其天全者乃脾胃之傷
遂不可爲臨卒命榻中堂不許婦女得近足露猶自蓋以衣治命
勿事釋道勿爲侈張精明澄澈如行遠然嗚呼非生有所自死有
所歸其能如是先生諱士藩字廷翰价庵其號世家黃陂僑漢陽
高大父諱本心諸生與幾復二社會大父諱代華大父諱春和皆
諸生而春和當明社旣屋棄儒茹素以終考諱德先妣劉以先生
貴得封典德先尙義勇於爲人病中督先生赴鄉舉曰待兒中

而瞑後果然可以卜其爲人先生元配吳繼配郭俱封孺人子
二長端早卒聘黃守貞死雍正閒表其墓次金臺官翰林院檢討
戊辰會試同考官女一適諸生陳會塗孫二曰美曰善金臺卜其
年十月八日葬先生於諸山椅子凹涕泣謂湘懷曰吾父從不言
宦蹟吾不敢傳疑草狀累吾父大德惟子質而不夸其就鄉里共
知及臺兩省於署所目見文於幽宮臺感不朽嗚呼不誣其親而
惟質言是徵禮也懷敢不序而銘請銘曰
內治於厥親外澡於厥身是模是範以勤斯人後千百祀聞孝介
先生之風庶其鄙竈而薄敦

右墓誌銘彭湘懷撰

金煥

越中以詞禪世者三人一呂君絃績一吳君伯憩一雪岫也雪岫爲絃績館甥曾學古今文於絃績其治古今文不啻餘力顧愛雪岫之爲詞因閒亦爲之而與之並名當是時雲閒蔣大鴻爲蜀詞宜興陳其年爲南渡詞各闢門桁以不襲草堂爲能而雪岫則上自六季以下迄金元殆無一不有而綺霞詞稱焉嘗游嶺表與絃績伯憩三人者爲兩廣都府吳君上客吳君故善詞而三人者以新詞與倡和角逐四顧無座人府中優僮充四廂樂部各能歌三人詞教頭曳長伯優僮扮演而民間效之凡里巷鬻色相竊歌新翻院本嗜嗜稱盛事時都府以良日請召賓客呼外廂鬻色承應

三人坐上座都府把金斗約曰吾欲做樂工唱涼州詞故事覘所演誰詞以下甲乙及登場則雪岫紅韎韜詞也都府擲斗令羣優實酒環獻謹譟達內外左右廂軍爭引領觀歎以爲豪云子歸田而伯憩死兩人故無恙也康熙壬午春絃績又死予以不得訃不能哭暨冬而雪岫卽以其年死於官是時子大病幾死未知也越明年孝子渡江持狀請所以題其墓者予乃爲位於寄堂之門哭之延孝子就坐問故孝子曰亡父客年官湖學司訓而湖無官齋賃居於天甯禪寺之僧房甫入門恍然曰若吾故游者何也乃於長至後忽不懌命榻萬佛閣左石壁所刻馬祖像係宋元符年從江西靖安所傳摹者展對久之次日索清泉滌齒取麻書視云午

時吉至午時遂起坐不語而卒是時頰白久及五日殮髭髯四張
忽變正黑色汗珠顆顆起兩頰聞不拭而曠嗟乎是豈偶然也哉
君諱煇字子闡明太常卿楚畹公之孫也生子四皆以遭鼎革不
仕而諸孫多通籍者予嘗爲君從兄鄴城君誌墓門石深羨其羣
從皆高才好學以文章表見於世而雪岫尤最願性孝每以父早
世不及躬視養事爲大憾而父伯星公則又以好善於崇禎之季
賑救饑餓死而享其魂在天帝所予亦有文紀其事而君於先公
所行必踵而倣之推所有以濟不足朋友之賴之比比也意廣喜
結納座中尊酒無虛日而又以門高譽遠天下之識之者眾嘗作
觀文大社於龍山之麓築觀文堂以接遠近之至止者自浙東西

以及三吳諸名下皆與通爵里訂氏籍而絃績是時則又以耆舊
爲前游實領袖焉君嘗之白門太常公會以侍御史督學其地其
所拔諸賢或通籍或不通籍尙有存者而君又復以縞紵與之往
來一時投贄者塞衢路觀者慕之君美儀度意氣慷慨每與坐談
具典午風槩咄咄爭上絃績夙善諧謔當之蹇澀願善於行樂每
疏勝地爲居游子嘗過其宅並過其所構竹屋必有花草書卷酒
具及座客斟酌詞意勃發其尤可念者宛委山邊闢廣園如千畝
葺太常公所築亭榭而散植竹樹引泉鑿石於其中暮春雨歇黃
沙漲天早食後登臺四望南鎮祠桃花與初日迸出灼然若朝霞
之晃於衣因大書綺霞二字於石壁而以名其詞君生於崇禎十

四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八日受年六十有二以前一年十月由貢士 敕授儒林郎湖州府儒學訓導元配何繼呂卽絃績君女也子八曰垓曰堉曰堪曰圻曰埏曰垂曰坊曰均皆能文有聲某月某日將葬某阡故人毛旌者哀之其哀詞曰

昔者三閩氏以英詞自文降此調六季變作江南春惟有崔蔡徒耀采驚殊倫用是屢施易五且六閒存少借美公子倣作蜀體新出走旋悔之棄置勿復陳山陰金雪岫時會西都賓觀文出麗賦諷旨追楚均四家駭謠俗三峽傾河源偶以調笑弄雜入鼓子絃因之諧技錄竊播句欄閒節度開幕府八部承賓筵獻觴走臚頭

羅拜驅梨園嗟君本孝友晤善之子孫乃以鄉貢入對策公車門
吳興舊學舍借作司訓官明經類匡鼎治事超胡瑗如何十閱月
竟卒於竺乾應是再來者新巷猶故阡結趺且拱別面目如生前
獨予年八十左顧誰比肩老友獨絃續亦既返我先贖此柴木質
詎足金石堅我將賦招魂附爾宋玉篇老年戒爲詞以此當俵言

右墓誌銘毛奇齡撰

郭誌

郭山題名誌字山題其先涇陽人名紹讓者始僑家於揚是爲山
題曾祖紹讓生茂英 封奉直大夫是爲山題祖茂英生子六
封文林郎名士璋者是爲山題父年四十四始生山題山題生十
九而孤家貧甚母呂太孺人勤女紅以佐餽粥伯士璟爲名進士
以工部主事家居恬淡高邁好獎借士類尤篤愛山題留之於家
親教督之以次子元鈺受業焉山題志意精銳攻苦兼人數年之
閒名聲先邑屋吉水李公振裕海甯許公汝霖先後視學江南有
國士之目丙子舉於鄉與同年生邑人魏嘉琬俱以制藝見稱於
時魏取徑偏仄善抉幽撻微山題矯健猛鷲有摧陷廓清之能兩

人各相視以爲不及而要皆自成一家言時賢莫之過也癸未成
進士戊子補司經局正字迎養京邸己丑呂太孺人年七十奉觴
上壽者傾朝畢至人以爲榮辛卯分校北闈得士十有九人曹鳴
秦靖然李如璐徐依輩皆一時之選壬辰奉母南還癸巳長子耕
禮中本省鄉試十一人山題喜曰吾無復仕進意矣爲紅薇書屋
之會以課弟姪而一時能文之士投卷請質每一戰藝必數十人
凡經山題講授皆能變正浮俗而一歸於大雅丁酉新例以中書
改補授鑾儀衛經歷聞命傍徨母促之行未幾出爲瓊州府同知
欲無行者數矣復以母命不可戚友或勸之曰子無兄弟例許終
養比往而得請數閱月爾太夫人雖春秋高而精力未衰可無憂

也遂以耕禮畱侍養以耕仁從行七月抵廣州謁巡撫楊公宗仁
一見器之傳語布政使郭某以繳憑日作到任期畱會城審諸疑
案吏持卷三尺餘進不十日而訊畢奏牘上一切報可廣州守沈
公澄曰君之無畱牘奇才也上官之無駁正非異數乎八月奉制
府檄攝新會邑篆新會山水名區而獷悍不可治多盜窟於山橫
於海託籍於兵在山海者蹤跡紛然捕之不行而在行伍者自命
捕盜益無從捕捕盜者矣俗尙輕生婦人尤甚縊傷蠱毒日以三
四爭山爭沙奮拳執械之徒蜂屯蟻聚公行格鬪一有殺傷轉相
誣引一獄或十餘年不決山題以實心研鞫不縱不支數月而囹
圄一空邑人誼誨得未曾有有孝廉某請見模糊稱折祠事但云

以千金爲壽山題笑而謝之質明閱卷乃孝廉與陳姓爭祠案也
孝廉世宦而素封陳暴起而不遜爭祠起釁死三人傷數十人然
祠實陳祠也自往謁勘一訊而服先是沈守謂曰邑有難題能手
好爲之卽謂是爾大盜李得瓊湯次崖者皆邑人李與吏卒深相
結湯招集亡命獲一盜吏卒庇之捕急歸湯則分散山海間山題
廉得其狀未發適提督姚公堂檄考千總得瓊與焉甫見應荅不
合與重杖三十械送姚公處次崖聞之且遠遁盜無領袖犯者易
擒矣請於制府行保甲法至邑之西墩有積賊伍阿狗曾文開吳
兆鏞高九老將諸人相率匿惟賊首伍道誼猶豫未決立即擒歸
令舉盜代否則斃之逸者以次獲革陋規千八百兩而民無額外

之徵燭周廣興清稅之奸而民免虛田空糧之累蓋新邑由此稍
稍安輯矣十二月人終養請於撫軍前川頭者三卒不許嗚悒而
出除日家人猶治椒酒修守歲故事山題失血數升庚子王正二
日入謁復申前請楊公齊顏謂曰姑待之時不遠也四月太孺人
訃音至解職奔喪邑人猶擬閉城留之耕仁語吏胥曰久病之軀
思親之切聞此舉動必不生矣乃不果留泣而送者數千人十月
旬有二日未至揚州四十里舟次瓜洲一慟而卒山題以孤生晚
育與呂孺人形神相依未嘗暫離一官萬里進退無據予親見其
就道時怛寒慘沮面不作人色所冀倖者呂孺人之康強有素而
不知其未久而病也所恃者終養之有例而不知上官之不聽許

也風景變易時序推遷蓋無時無事而非呼天號泣者矣未死之前夕猶執筆作祭母文曰兒歸矣兒病實不可支死亦何裨生將安用任天意之罰之任人事之推之但冀得少緩須臾力疾而畢人子之餘職既盡負土亦遂首邱以從我父母於地下是兒之願也聞者傷之山題生於甲辰年四月二十二日辰時卒於庚子年十月十二日丑時得年五十有七子二長耕禮癸巳科舉人次耕仁郡庠生需次知州孫七人芳式芳矩芳履芳聲芳楷芳馨芳徽論曰往予與弟繼祖暨山題兄元鈺弟元鈺元銳同里陳廷發鮑開宗楊潛尤璋諸子以文學道義相砥礪年少氣銳其所期待豈淺哉近三十年而死者半存者老矣或仕或不仕要皆不可謂遇

天下之人眾矣才者少不才者多曩時諸子豈不亦難得而可貴者歟由今觀之非才之難才而不屈抑挫折之之難也山題持身精整意思深遠於朋輩中稱爲有用乃一試於署篆而非其志事與心違怫鬱以死其又可哀也夫

右傳唐紹祖撰

譚又新 胡興耜 沈玉衡

譚又新字銘三湖南茶陵州人少孤苦刻意勤學康熙乙酉舉人
掌教城南書院多士景從尋授綏甯教諭升衡州府教授師範整
肅尤勤訓迪人文一時稱盛著有四知堂集時有胡興耜衡陽人
康熙癸巳舉人任攸縣教諭訓諸生以實行所撰周禮注疏詳解
剖析與義學者爭寶貴之又有名臣傳格言等書沈玉衡乾州廳
人康熙庚子副榜由訓導擢岳州府學教授廉靜寡慾言動必以
禮自飭士林咸敬仰之歷任三十年貧窶如常告歸一年卒著有
五經辨疑

右傳李元度撰

顧開陸

顧開陸字元臣江蘇無錫人祕書院典籍貞觀子康熙四十五年
進士知永甯縣值歲旱開陸多穿渠引洛水灌田民賴以活改知
遵義遵義地介黔而隸蜀黔民掠賣幼苗多徒黨而謀報歧迕開
陸設法爲置巡緝其後遵義改隸黔民吏稱便皆由開陸倡議官
終澤州府同知

右傳秦瀛撰

李中

嗚呼天之生牟山而止於斯也國家不及展其用生民未獲蒙其
施吾黨歎息流涕匪以其私蓋生才之難天之見牟山至於死抑
以不仁矣牟山李姓中名牟山其字始生禱於中牟故以命之先
世自湖廣荊門州遷河南歸德府之睢州明初諱官者者以軍功
屯中牟再傳諱浩調睢陽衛浩四傳而生襄水先生諱遙順治己
亥科進士知江西彭澤縣執法去位廷臣交薦其能再知湖廣當
陽祀名宦 敕贈翰林院庶吉士牟山其次子長諱初字元長讀
書任俠不治生產牟山分其所授之半奉兄牟山生而魁梧承家
學博綜羣書爲文搖筆立就娶湯氏工部尙書潛庵先生女天文

地圖兵刑錢穀之書無不講貫而一繩以先儒之理要襄水先生
卒牟山盡哀居墓傍三年朝夕思慕襄水潛庵兩家經世之術皆
牟山所有嘗匹馬仗劍歷古邊塞相其險夷再至京師瞻宮闕東
登泰山過曲阜謁孔林慨然以行古自在 天子西巡牟山獻頌
河南巡撫徐公潮薦其才再應江西提學道王君式穀聘南游吳
會居我匠門之孝廉船日與諸名士游詩文傳一時壬午歲舉於
鄉己丑同予第進士同改翰林庶吉士遠近翕然謂牟山從此致
身得發揮所學予尤喜日從左右觀其盛也壬辰散館再令教習
人皆惜之牟山夷然不介意補內閣中書舍人前蘇州知府今總
督河道陳公鵬年纂修武英殿薦牟山同事大學士太倉王公監

修春秋館舉爲纂修官牟山辰入 殿中出則編次經義寒暑不
輟筆又按日辦事內閣不勝勞瘁家甚貧常斷爨煙山陰故人何
君師儉爲捐金例升一階選授四川敘州府同知主永甯軍糧牟
山濟世才不得侍從 天子被薦數奇乃佐西川一郡隆冬單車
衝寒遠役親朋餞送都門外視其神氣黯然到官三月兼攝他縣
蜀人戴之而牟山積勞致疾遂不起噫吁天爲之耶牟山其如命
何旣歿蕭然無一物分巡永甯道高君其佩捐囊歸其柩與其妻
子計家中給餽粥予自丁丑冬得交牟山親若骨肉歷十有五年
或離或合喜則共歌笑哀則相哭泣議論古今分別人物無所不
合皆有志於任當事之重生民之艱予才不及牟山所以望牟山

倍切於己牟山歿而予殆無與爲矣粵未有韓范元有許姚今則
潛庵襄水皆同道而傳之牟山仕不達年不永名山大澤百年之
靈氣鬱爲龍蔥鬼戕之材將斲爲明堂之棟而雪霜摧之斧斤伐
之終於拔其根而棄之瘴煙叢箐虎豹嗥嘯之處已矣乎予尙何
言哉予雖爲後死者而焉能有所與於斯耶牟山之卒以康熙丁
酉歲七月年五十有七葬以某年月日某鄉某原子叢女子二牟
山遺命云它日葬我須匠門子銘我墓予弗能辭銘曰

嘗過睢造田先生饒山之廬稱張與李若伯仲當展其才以施於
時予自知弗逮每推舉斯人庶幾使之爲伊呂與臯夔誰其尼之
而一麾萬里以勞死妻子以其喪歸歿弗憑其棺藏弗引其輻傷

哉石可壞兮我銘無愧辭
它日再過唯歎歎酬其墓
爲天下惜爲斯人悲

右墓誌銘張大受撰

王作梅

抱甕老人姓王氏名作梅字巖公號二瞻蓋取陟岵記瞻父母之義抱甕老人其晚年別號也世居河內由康熙己丑進士初任江南合肥令以 詔舉治行有聲行取部曹旋緣福建臺灣新變特旨改授海防同知三年加正四品仍畱原任後告終養歸未抵家而父卒僅得養母五年終天抱恨誓不復出計自十三補諸生十五食廩餼二十拔入成均二十一登賢書三十一成進士四十而入仕五十而挂冠此其閱歷之大略也生平不能作一句欺人之語亦不能受分文非義之財聞善未嘗不喜疾惡自知其隘恤民如己病憂時如杞人豈有所爲而然蓋中有不可強者矣此其

志行之大略也與人以直道相期而暗於知止又舉動多疎闊徒慕汲長孺蓋次公之爲人而不知其不可及且不知其過慙而未蹈道也以是動多齟齬患與謗叢愛之者逾國士而惡之者如仇譬晚年雖痛自懲悔而學殖荒落德終無加焉止辦能謝絕人事抱膝杜門耳此其交游之大略也幼承庭訓於古今文源流派別頗少有得而不欲以文名酷愛兩漢諸循吏傳而屢任繁劇地與願違雖在官頗竭心力而不欲以廉能名嘗太息謂人曰文字之壞壞於雅俗共賞一言吏治之壞壞於名實雙收一言妄以爲近時確論而自傷命坐磨蝎恐名根未除增致悔吝故讀書以自情失業作吏以未老投簪其甘苦之故止自喻之當不直有識者一

晒也篤信乎聖賢之言謂經傳所載的然俱切於日用無隻字欺人但患不能體認耳居家不用釋老凡二氏之說近理而能亂眞者頗能挾摘其是非家世忠厚恆語子弟毋習爲浮薄以傷累世醇謹之遺又嘗謂治生之道惟農事爲善蓋農取之於地者也盡其利不爲貪盡其治不爲巧恆心恆產相終始焉其他無一可者以其棄信而害義也嗟乎吾之生平殆亦略盡於此矣昔先考妣之葬也墳記皆不肖自爲之不敢嫁名顯者以重子罪今老矣自恨學問行義無所成就以不愧先人於九原第撮其大略繕爲二紙一將來龔諸甄石納之墳中一畱家塾以示子孫存吾面目之本然而已其生卒歲月俟兒輩續記之勿庸計也

右自撰誌

余曩撰壙記時年未七十後以吾鄉多謀桔槔之利易世後開渠穿井慮未能免遂不欲納諸壙中此橐久置廢麓無問矣自七十九八十兩年夜患不寐私維當年作吏雖此中可信無他而或過於操切卽有餘殃難免爲後人之累因取從前舊事於臥聞細加點勘憶少時讀書篤信古人火烈鮮死之語故兩任劇地事叢民玩於笞杖誠少所縱舍然徒流以上諸關 欽部憲件減從輕典者十且八九矣故作吏九年從未杖斃一犯瘐死一囚余歷任正署俱置有日記堂簿可按察稽也訟牒有牽涉婦女者必曲爲省釋以養廉恥雖犯姦不笞下體止批頰代之而押令叩首於節婦

蔡金氏貞女丁楊氏之門蓋蔡丁乃余力請特題 旌表者亦云
愧亦云勸也又南中折賣奴僕質當婦女習爲故然故略當之風
無地無之而廬鳳之間強媒搶孀出門歌唱久成惡習余痛加整
飭又通詳兩院徧行上下江一時頓爲肅清計前後關提完聚之
案在江南者幾二十在海外者四十餘高安相國朱公嘗過肥邑
見余禁約大爲激賞嗟乎後之莅此土者若鑒余之心嗣申而明
之其有裨於民生風俗豈淺鮮哉康熙丁酉河南宜陽民變當事
請勦捕已越二載且屠一巨鎮矣余謁選入都適 特旨命韓城
大司寇張公往視師得便宜行事張公余己丑禮闈總教師也召
余計方略余謝鄉郵書生不知兵但河南安有亂民皆有司過聽

胥役驪之耳聞用兵以來百姓怨其郡守及河北鎮左營將兵者
刺骨若先易置此二人而開誠喻以順逆自當帖然矣公極爲首
肯遂馳渡河嚴飭按兵無妄動而易置其文武之不職者不兩月
而亂悉定計始終未戮一人首惡惟遠戍黑龍江而已雍正甲辰
朝議廣漕河盡取懷之丹水以入運儀封宗伯張公總督倉場主
其議溧陽史公時爲少宰贊成之以前懷慶守方公有賢聲俾董
其事余時有臺灣之命瀕行矣適遇方公於途次問其事余曰
丹水尋常不過一線耳公所知也然夏秋之交洶涌瀾漫輒里許
今築石隄障其南此里許者安歸乎懷距運河數百里所濟能幾
何水一發則沿河上下數十邨之民皆爲魚矣廬舍田疇墳墓無

論也覃懷爲公過化舊地不可不留意方公然余言而約偕至儀封所力言之事得寢其他桑梓諸事如廣沁隄但取土於隄內開廣濟渠但復其深廣之舊一切蠲目盡歸諸民而官無問焉則民不驚而事易集漕糧之徵運倉穀之出納雖時有未議當事者率以爲老生常談衰如也總之事無難易廣聽雖磐石如轉圜塞聰則萬牛皆回首蓋如斯矣此余二年以來午夜捫心勉期乎自反之三者其間時逾四紀案疊數千士民有口鄉里有耳耿耿此衷天日臨之豈能欺哉然區區之志亦良苦矣姑蟬聯記此以質同人知我罪我不敢計也

右自撰誌續

李樹碩

李君諱樹碩字簡臣以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閒其官修學宮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齋至內邑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蠲畿輔民糧乃內邱令以比歲不登多逋賦催科加亟日敲扑民鼎沸相率運坏木砌縣衙門令蒼黃無措君聞急往視諭以上下大義民乃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勾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矜生唆之竄數名呈甲甲呼君讓以不能束士君憫然正色曰民填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唆之諸生何尤且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簪甲爲之齋

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使人召君意倩之爲邑令調停也君揖使者曰吾老矣乞休矣不長於奔走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夏旋里將行之夕忽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偵之則成碑人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攜觴泣別蠶擁馬前不得行予嘗謂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在上位進退人才者也縣師在下位教育人才者也而今最閒無事亦惟此二職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爲用次縣師慳慳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文衡案臨造冊齎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贅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畱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禮游歷仕途君守身孝養爲邑人捍災患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

積學康熙癸巳科或謂曰諸公子文張甚而屢躓皆膳錄人潦草
誤之也近有賄膳錄者盍效之君曰不可是以賄進也既而是科
膳錄賄發而子用含入毅君諭諸子曰履正不亦獲耶僥倖甯有
濟耶鑒之率祖攸行無忘於戲君之守正素矣配某子五人用晦
用弢用含用煦用宏女五人孫七人享年七十有二將葬用晦衰
經匍匐求銘銘曰
職之任時之宜不周而去奚其悲呼沱之旁君子之藏白楊風起
苟無戕兮

右墓誌銘李堪撰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三

楊縉

楊縉字雲紀湖南武陵人康熙五十年舉人官龍巖州判

常德府志縉選闕省州佐歷汀州之武平旋授龍巖佐州俗尙桀
驁迪以禮義設社倉周窘急申請藩司特建書院捐膏火延師課
士立三舍校文自定甲乙龍士興起總督德以知府保薦引見
候升旋謝病養痾林泉足不履城市者凡十九年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陳洪範

君姓陳氏名洪範字禹書順天通州人考光肇候選州同知教子以義君力學爲詩文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舉於鄉第三十九人雍正六年揀發廣東試縣令七年知東安十年調知英德英德苗獠雜居有長岡嶺銅礦俗隉難治君勤且廉一切驍解輒剔凡剽桀者次知其主名聞君將至跳而走他邑戒其黨曰是君不可犯謹避之君益踔厲精銳日夜不休至於病憊制府使醫視之則宜投補益之藥君貧不能服也以是益賢君乾隆五年大計以卓異奏薦天子允之明年升浙江甯波府同知在浙三年署餘姚永嘉二縣一如治粵時其先在英德天久雨礦工數萬人乏食君借之

糧不待報至是挂吏議落職然粵人思而祠之十一年歸蕭然無
以爲資輒買書若干卷曰以是貽吾子願好急人之急閒則圍棊
賦詩以老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有子
河圖州學生勵志能文君教之曰吾鄉舉日汝祖曰嘻兒他日得
爲官不負廉明二字則吾有子矣某心銘之及至粵卽手書此二
字於座誓曰吾不能祿養忍違此遺命乎今雖罷閒尙無憾也汝
識之及其病革呼河圖而重命之曰汝他日儻仕乎汝祖廉明二
字不可忘吾瞑矣河圖述其語則悲不能止

朱石君曰儒者近文章砥礪廉隅尙矣子獨賢陳氏以儒守業至
於父勉其子子戒其孫勤勤以廉爲教當榮辱死生之際而不及

乎利可謂知義矣雖古之達者何以加焉

右家傳朱珪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十一

三

朱應瑞 彭瓊

朱應瑞字輯五湖南常甯人康熙甲午舉人性嚴介不少徇人時
武陟決口應瑞河工效用攝宿遷縣丞相地形緩急作河防檢要
書甚得水情會去職未上乾隆癸巳徵求遺書採入四庫著有梅
花千詠時有彭瓊字滄巖龍陽人年十四縣試冠軍入庠巡撫特
疏送監肄業崇志堂考授主簿嘗歷覽燕魯吳豫諸名勝著有聞
見錄選授江陰主簿勤慎廉介淡泊自甘手不釋卷雍正元年致
仕歸

右傳李元度撰

宋懷金

宋懷金字蘊奇河南商邱人性至孝年十八喪母哀毀骨立然恐傷父心時飲泣刻厲讀書康熙辛卯舉鄉試第五乙未捷南宮授庶吉士未幾以父坤病告歸父歿服闋出補山東鹽運分司卻商人私賄復竈戶舊業嚴禁胥吏苛索商民感之嘗親丈竈地過海濱百姓羣集而觀且曰窮居數十年從未見分司鐵面也尋謝病歸里卒

右傳查岐昌撰

劉嗣孔

漢陽楚北之劇邑也水則舳舻船舫萬斛之大小至舸舫一葉雁
寫蟬聯蔽江塞漢其陸坊居市肆彌望莽蒼爨煙轟霄盈日繼夜
五方所聚睚眦時起而探丸祛篋之輩日百其奸以嘗試縣官莅
是土者往往勞頓不耐其職去雍正中以衝繁疲難差天下州縣
漢陽缺爲兼全例調他邑之能者以補乾隆五年縣缺員兩憲府
揀於十郡之中得綏德劉公於襄穀城付以邑事公軀體魁岸鬚
髯浸淫于思望之凜然而御民子諒燠休心逾慈母事所可否認
真自得雖上官不能強初下車謂振教所以型俗晴川書院僅以
舊入廩士適沮厥氣刻養廉先紳士合金盈干人情欣然邑賦向

無實徵底籍吏慣飛灑公捐貲用親爲推收弊竇遂塞七年邑滂
無秋越春雪深五尺百姓艱食公節祿俸倡富家糜米八千餘石
活戶四萬七千育嬰堂實不赴名公屢請於上得帑金二千徵息
質庫存活乃眾劉長兒姦姚大之婦徐因其毒其夫事已寢公廉
得之或以無質者爲難公曰邑易匿姦從而匿之是爲府姦且如
死者何卒按實寘於法農家江明容輩誅草百斧池周克定夥其
儕夜竊拒捕公竊治之或以諱強搗臺憲謂檢舉可免公執不應
遞訊兩郡卒如公論盜發王世大家斃其事主制府訪獲潛沔聞
曾不良者趙大等十五人擬置極典持之甚急公知其冤故緩之
果得真賊於八吉堡大等遂不死楊澤臣及其妻妾四口俱爲盜

殺久之不獲督標武人得其弟楊上治陳二等刑而招之公疑情
形不符上官怒曰三參已屆汝甯不畏耶公曰某何敢殺人以全
功名及分守副使會黃州府鞠之果非是公宰縣九載不赫赫熱
凡所張施一歸於是細民婦孺皆見其心自初政延六經講師每
月旦望深衣大帶與諸生周旋揖讓辨難理道迄去不衰故終任
無生儒挂名案牘民訟於庭怡顏敬聽徐出溫語折之無不散
卽刁頑或唾其面或使自批其頰從不果於用杖訟者退輒曰公
愛我我何自苦向者奸僞萬端莫究其涯涘自公爲之漸以無事
真心勤民寡和惠生如芴在握由緒而抽故其績獨出諸大夫之
上公再膺尤異乾隆十四年乃擢同知福建邵武報至士民請留

不得既去之明年邑父老思公愈甚走告湘懷彭子請記大槩錢
諸石湘懷嘗讀唐孫氏樵書益昌令何易于腰笏引舟及剡茶詔
事至今名昭天壤懷雖不文而公之惠愛實過易于數倍且身在
治內親所聞見可辭耶至公令穀城及蒲圻棗陽保康諸邑較漢
陽難易皎然其政當更可知亦必有操筆於其後者此不及也公
名嗣孔字宗子陝西綏德州人曾王父諱彝鼎前王戌進士歷官
大同兵備道王父諱廷顧父諱祖憲俱明經不仕公以康熙丁酉
舉人謁選得四川大甯丁內艱起復乃發楚北云

右惠政碑記彭湘懷撰

湯班

公姓湯諱班字繡甫睢州人文正公潛庵弟也湯氏始祖寬在前明世以軍功著閱數傳文學蔚興公會祖希范祖敏父祖契生二子長文正公次公公少聰穎兩冠童子試補諸生食餼以歲貢選授開封府滎澤縣學教諭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四日卒得年六十有五娶袁孺人克佐公孝養子四孫若干文正公起大科出爲節使入爲卿太夫人軒太君在堂奉養晨昏惟公是賴故得一意盡瘁王事嘗一省兄京師一於吳門卽遊歸孝友聲聞通國方公喪父時纔十齡兒唬哀毀如文正公長讀書立行一以文正公爲師仕路聲華牽引子弟率易登巍科膺膺仕文正公又聲望動巖廊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既駢駢卓立無纖芥私營而公秉承家學砥節端正恬然義命自
安雖文譽騰踔壇場終其身不得一第居鄉里意念抑抑自下人
不知其爲貴介弟急師門之見脫諸園土園通友人墓道改營阡
隴瘞遺骼於高壤不使沈沮洳汲汲敦善行若不及嗚呼士豈以
昭晦論此足與文正公濟美矣

桑調元曰予至睢州拜文正公祠堂因世講得交其孫曾類謙謹
守禮法不侈世家不營競不以能文章自豪上有先正之遺風焉
況公親兄弟師友一堂其粹然樹儒門規範以教於家以型於鄉
宜哉

右傳桑調元撰

魏綰

公諱綰字帝臣號犀文姓魏氏先世田陝西榆林衛皇甫川遷正定始祖從信明季甲戌武進士官車鎮總兵殉難祀名宦廕一子用權用權生成由武科官貴州平越守備擢遊擊致仕遂家於平越生子四人次景舒國學生配劉氏即公父也公生七歲喪母十三歲喪父父病刲臂肉以進居父母喪皆能盡哀禮如成人以孝聞於鄉公讀書持躬以明道立德爲學嘗積石牀褥下藉警酣臥苦志如此爲文無詭氣有法度見賞於其鄉先生王公士俊旋補博士弟子員卽登賢書時康熙庚子歲也一應禮部試不第遂講學平遠求濂洛關閩之旨後學習兵部至雍正十年試用廣東知

縣令增城者三載令南海者八載既而署肇慶通判調石城令再
調新甯令一署嘉應州牧再署南海令乃擢廣州府澳門同知越
五載乾隆丁丑十二月十二日卒於官公歷任二十有六年所至
皆有聲爲其民者皆能尸祝之公之政不能備書其在增城也曾
放囚歸視其母三日如約至其在南海也修建學校教育士子文
風駸駸然又嘗治某童被殺獄求殺人者不可得夢一人以兩手
向公作離合狀乃偵得改革之工鞠抵之人以爲神石城有虎食
孀婦子公爲文告城隍之神得虎磔於市而奸民廖氏以五虎稱
者前官莫能制公盡誅之新甯嘉應澳門之政各能因地利民開
釋冤獄故新甯人嘗於元夕結鐙爲字以頌娛其官公之德教感

人何如也嗚呼幼以孝事其親長以道德教其鄉人及其仕也誠
信神明加之以敏至則愛之如不能盡去則挽之如不可及立身
有本末居官有體用如公者豈非賢大夫也哉吾又聞公性豪宕
以俸錢仁九族不少吝吝死者皆力返其喪故其歿也無親疎皆
哭之慟夫位不稱德者有後以是知公祚之興正未有艾也公子
九人孫九人配熊氏 封宜人公生於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六
日行年五十有八卒大文乾隆丁丑進士官翰林公仲子也葬公
於黔銘曰

孝能事親學足善人而其政復宜於民公苟不信囚胡以歸公苟
不誠虎胡以縶才足大用於世而官止於斯海南之人恨不得而

葬之平越之山何屣屣還神於天藏骨於土隆然覆夏屋者是爲
東粵循吏魏大夫之墓

右墓誌銘蔣士銓撰

王之麟

默城與余同舉京兆君妹余室也其葬也孤崇本來請銘余不能
辭君諱之麟字對揚默城其號姓王氏常熟人曾大父曰俞崇禎
癸未進士餘姚知縣大父澧與曾大父同榜成進士刑部郎中父
世傑 敕贈修職郎余之外舅也生子七君長次守謙守典守益
守恆守晉守貞君幼聰穎能文庚子舉於京兆屢試禮部不第雍
正六年揀選知縣君願改教職遂補淮安府安東縣學教諭君和
易倣儻有至性之任之明年淮屬大水臺檄君分查安東飢戶
時一望瀟漫君乘小舟行田中舟膠乘馬馬躓乃騎牛衣履霑塗
徧歷村戶得飢民二萬餘口以報縣令愕眙曰君所查一隅耳多

若此如合縣何請減之君曰我所目擊皆旦夕死孰當賑孰當死
不知所減爭不得馳訴於府府難之適布政使白公按行至君痛
哭爲陳所查災民寒餒待斃狀力懇照冊全賑白公心動許之旋
委君俵賑時無穀以銀代君計銀經胥吏手災民十不得五矣乃
按冊計戶口親自嚴析爲萬餘封三日夜始竟目眶盡赤是時飢
民洶洶縣令出賑裂其輿丞往脫其鬚君至則老穉懽呼曰活我
者師爺也於是他所未經君查勘者胥怨當事因並檄君覆查自
東邑至鄰境凡十八處復得應賑者數萬戶當事重君悉如所報
全活甚眾安東濱河小邑河隄危互蓄洩無所易旱易澇當事咸
才君每有災祲卽以委屬殆無虛歲乾隆二年邑復被水君奉委

查賑自八月至十月冒風雨霜露跋涉沮洳泥濘開無晷刻息者
至十一月嚴寒疾疫方作君感之卒病僵賑飢廠中星夜輦歸遂
不起嗚呼 國家設官分職自督撫至丞倅皆赤子父母惟博士
師也於地方凶豐百姓肥瘠卽秦越非愬乃職養民者遇災殺匿
不聞聞不實甯靳斗粟不甯多活一人以爲能君以學博士救飢
如哺嬰兒忘其身之委頓以徇民命而竟以是死傷哉使君爲縣
令其設施卓卓豈特於百姓顛連溝壑時一拜其賜哉其爲學博
士也修葺文廟不煩有司申按河標兵之醉凌諸生者置之法某
生方應試母病革白學使者放歸且出橐金助之生歸母已死卽
藉以殮某生逋賦當革君典衣得廿金不足自請扣俸代抵得免

其攝桃源教諭也有監生豪橫不法弟死無子奪其產倡嫁孀婦婦控於官邑令袒生君不可訴於府得直於是安東教諭嶽嶽有聲江淮聞君歿之春督撫同學使者咸器之行列薦牘而君歿矣君年十四母蔣太孺人捐閣晝夜號泣如成人君客京師喪其室及歸以父在不敢哭終身不再娶修職公歿庶出三子未婚君以遺產撥兩庶母外悉推與諸弟爲婚娶資弟守典病疽君調治衣不解帶月餘守典死無子以弟守謙次子崇健嗣之卽攜至學署教之補學生余室人在家時嘗病寒疾君日延數醫爲手製藥言之常感泣也君卒年五十八歲娶歸氏 敕贈孺人年二十九先卒葬於吳縣蒸山祖塋子一崇本乙卯科順天副榜貢生女四長

適錢某太學生次適韓芝乙卯舉人次適俞鴻馨辛丑科庶常磁
州知州次適宮在暘泰州學生孫男一孫女一乾隆六年崇本將
以四月某日合葬君於蒸山祖塋歸孺人之穴余爲敘君之生平
而爲之銘曰

師乎令乎民孰親師急民兮令不聞士有志兮善及人殫厥心兮
匪職存君何憾兮命之屯仁以爲壽兮同貞珉

右墓誌銘沈起元撰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張應元 朱志鉅

張應元字用和江蘇無錫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任舒城教諭詩
極排鼻著醒齋詩文鈔四卷鄒宗伯一桂華廣文希閔訂存同邑
朱志鉅字湘楫寄籍浙江以歲貢得訓導詩文書畫靡不工妙論
者比之鄭虔三絕著有研山草堂詩文集子宗瀚亦工書畫綽有
宗風

右傳楊熙之撰

華希閔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
偕制府卽訊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甲而守之森猶如乳虎非
著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嚮邇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
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旣抵廟門不得入而願見有官
人傳呼來帶弓韉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
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闐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卽又
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
客何爲者始吾以客爲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
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

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於今未冷今張公雖就逮萬一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夕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已無可柰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於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

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讐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云如何於是眾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徹屋瓦投之以瓦牛東西曳榱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閒豫原名希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

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卽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居京師遇江南人往往爲余言豫原周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兆試定交王翰林太史坐上視其人斂退就懦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召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職其事距燬祠蓋不數月豫原之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豫原又言方事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皋有姜自芸者與某相倚若左右手而先是張公與噶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幡率數萬人行詣闕上書郡長至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 俞旨而罷余恨未見表民而自芸辱與余善名耕亦一奇士

右書事方燦如撰

華希閔字豫原江蘇無錫人年十二補諸生由廩貢授涇縣訓導
兩得副榜中康熙五十九年舉人雍正十三年以博學鴻詞薦不
赴乾隆十六年年八十恭迎 聖駕於惠山孝子祠前 賜知縣
職銜尋卒自願高既歿道學衰息希閔力扶正學道南一脈賴以
不墜著大學約言中庸賡語論孟講義易書詩禮春秋集說性理
註釋又輯二程節要張南軒集朱子節要等書復邵文莊墓築高
忠憲水居重建松滋王侯祠族祖節愍祠皆鉅舉也平生慷慨尚
氣節巡撫張伯行與總督噶禮互揭主其獄者庇噶禮而罪伯行
希閔上書斥之幾罹禍後卒如希閔言尤敦信義一時聞人樂從

國朝一府表不示
卷之三十一

妻

之遊撫幼弟希閔成立先埋父遺金於地俟既娶予之

右記楊熙之撰

陳王猷

陳王猷字良可號硯村海陽人也祖衍虞平樂令父周禮太學生世有詩名猷年十九舉於鄉至性孝有異母弟四人祖父遺產悉與之昆季節養皆立孤爲撫養諸喪皆爲殯葬族祖百年絕祀者亦繼之歷曲江連州司鐸遷肇慶教授所至講經史明禮義多士負笈從學者廡舍爲滿絃誦之聲達街衢文風翕然丕變焉曲江射圃爲榷部馬廐汙及殿廡莫敢問猷力請上官得清還舊例廣文見榷部皆羅拜庭下猷以爲失賓師體挺然長揖時人趨之連學傾圮猷捐貲倡建醵金千餘成其事端州丁祭典禮闕略爲置爵俎俎豆祭器及樂器舞器集生徒學禮習樂入廟雝雝郡人以

爲創見云卒於官年六十八生平篤學力行敦友誼周饗助喪更
僕難悉數文章推淹雅尤工詩詩得力子美昌黎參以歐蘇黃陸
卓然成一家吟詠至老而不輟所著有蓬亭詩文行世

論曰風雅一道難言之矣補鍋之匠妄鑄湛盧不有君子其流將
於胡底乎海陽陳氏以詩學世其家推敲者甚夥頗自負潮人多
宗之猷其表表者也猷詩成一家言能淑其鄉之後學爲人有至
性敦行誼在學盡職無忝人師權庭抗禮凜凜乎臺諫風裁非復
苜蓿先生舉動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吾於斯人亦云

右小傳藍鼎元

毛健

毛先生名健字今培號鶴汀江南太倉人幼通敏弱冠補諸生食
餼聲籍甚祖中書公期以遠大欲令專事三場爲援例入成均然
先生性恬澹於科名得失如雲行水流殊不措意讀書外無他好
與友朋交談讌唱酬外無他事學貫經史旁及百家而歸於詩詩
不禁風雲月露嘻笑怒罵而歸於正餘而爲填詞散而爲名言時
出入於兒女瑣屑街巷諧謔而歸於風雅一切利欲攻取塵絆世
態曾無幾微犯其靈府丙子省試母弟俊獲雋賀者向先生稱屈
先生夷然又數年坐選得貴池訓導其地有齊山九華之勝李俱
奉杜司勳羅江東之所遊歷也山水文章咸萃於是欣然命駕未

而歲而丁外艱歸服除補選得望江以母老請終養不赴又數年
補選得祁門以疾謝竟不復出司訓冷官耳而先生視之猶若足
以累其高妨其逸者池陽一行勉循昔賢捧檄之義再而望江則
不以博倚閭之憂三而祁門不以易家園之樂也婁東詩社甲於
江左 本朝自梅村以下詩人輩出肩比踵接論先生之世首尾
康熙六十年間其初年則有十子之目十子以後雲蒸蔚起名流
益眾唐東江吏部王冰庵太守爲之祭酒而先生已綴其列執其
牛耳其晚年則有蕙帶涇東洗桐裴山敬亭之屬亦十餘輩張一
軍而先生猶儼然臨其壇而建其旗鼓先生一身俛仰聯絡蓋前
者以爲勁而後者以爲導初太原王秀才漢舒工填詞詞曰香雪

無敵手王涇東顧洗桐繼以填詞相頡頏王詞曰香濤顧詞曰片
香三香若鼎足詩家皆謂餘事因推讓焉二子頗自負獨下漢舒
王蕙帶效作輒病語硬舍去先生笑曰吾老於詩不律禿矣請嘗
試之遂取王洗馬所輯歷代詩餘攻之踰兩月不出戶一日讌集
出所填詞數闕示二子二子色然駭曰何工之速也斂手服膺相
顧歎異先生詩名三十年一旦與會所至忽降格爲詞又能上撫
晚唐絕調下掩南宋名家如此

外史氏曰毛先生修幹玉立意度灑然終日言不涉俗事余弱冠
時先生折行輩與交先生入少年場酒兵詩壘爭雄角勝忘其爲
老宿也商邱宋中丞撫吳耳先生名欲羅致幕下先生謝弗應中

丞益高之嘗序其臥茨詩集以送池陽之行中丞公自陳牘官恆
寄託風雅引名流以自重而廣文先生者秩雖卑其清風高致故
不等文俗吏少陵八哀歎舊懷賢鄭老並於王公卿相班曲江前
無所讓睨汝陽北海後欲突過之而毛先生一試廣文且病爲贅
何其曠歎卒之歲謂其子曰吾死慎毋作行狀也貴人乃有狀吾
生平所評選唐詩自謂發不傳祕誠得行遠垂久學者於此見古
人之心亦見我之心狀我之文奚以易此毛先生可謂知所自處
矣

右傳顧陳垺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二目錄

僚佐四

彭士商

蔣祝

潘果

王又樸

蔡謹

張汝治

李治 麻昌時

韋前謨

趙思植

衛萇

喬汲

齊以禮

尤世學

李本灝 陳亮虞

王詢

胡隆

馮濂

高慧

陳訂

李紘皋 耿採伊 朱景伊

姚肅

易祖栻

吳廷華

朱正行

四庫全書
唐待徵
卷一百三十三

唐待徵

吳翼祖
張瑗

補錄

蔡謹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僚佐四

彭士商

先生姓彭諱士商字克家號衡陬幼從父駿園贈公學穎悟人呼神童十三歲列庠生隨食餼邑中老宿見其文者命子弟相從贈公曰禮有之二十博學不教吾兒尙未二十非教時也而卒不獲辭先生且教且學經史而外無書不究一以宋醇儒爲宗主集賢書院時每登祝融絕頂望日出尤徘徊方廣書院方廣故朱子與南軒講學地語從游曰吾生平讀朱子書便覺親切有味吾游方

廣歸讀朱子書更覺至味津津不能喻人也其言如此登進士具呈就教得黃州府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懇懇與諸生言所以敦品讀書之道風俗翕然丕變士以不通經學古爲恥仕習廣文正副多不相得先生一洗其舊視副投如弟一切齋規應得之物悉以推讓惟以讀書立師道相勸勉副投感之一時爲廣文者聞風興起勉爲和衷咸以先生之教爲教他郡人士爭來就學儲左右屋以居談論至夜分酒食肴核隨需卽得蓋師母熊賢而善中饋故也而當是時孝感夏公觀川太史者鄉會同年友也齊名曰南彭北夏至是主江漢書院兩家門人互相師資極陶淑之盛先生語夏曰黃州二程夫子篤生地君寬宏請爲程伯子余嚴峻竊以

叔子自助焉於是倡修程子河東書院率門人講學其中徘徊景
慕如游方廣時他如赤壁西山黃鶴晴川不過一寄耳然其俯仰
憑弔飲酒賦詩文采風流與山水相輝映矣先生學博而精雍正
十二年議舉博學鴻詞辭後都御史李公穆堂於朝堂大聲曰湖
廣何以不舉彭某古文曰衡陬集詩曰曉松吟曰鞭後集制藝曰
恆農堂彙夏公序其古文曰識古書作古語倚馬削牘雖二三行
文詞必古以爲左國可以爲荀揚莊馬可序其詩曰諸體并佳古
尤傑出如俯斷崖下視寒潭百尺使人驚怖也如諸侯壁上觀項
王破秦軍無不一當百如半嶺聞孫登嘯聲也時藝有湖北督學
松陵吳公序之然先生詩古時文本渾而爲一善讀先生時藝者

卽以夏公序詩古文讀之可也先生每恨不得大題目入手雍正
十年聘修湖廣通志分纂精覈有龍門扶風之目又爲糧道崔公
纂漕務紀要三院重薦解梓贈公詩訖具詳致仕擬歸衡山結廬
先墓側舉生平心得別著一書以終庭訓尋病卒於官年五十六
卒前數日門人環侍常聞其吟哦雅頌詩神清音朗若平時視歸
學徒號哭失聲官吏至平民祭送數十里呈祀名宦批允存案衡
山議鄉賢者亦然生有奇表顙骨圓峙若太陽之麗天中耳白過
面目光炯炯聲如洪鐘美須鬢步履雍然胸次悠然讀書教人外
人世得失毫不動心而孝思欒欒老猶垂淚弟典文子坊姪陸俱
以孝廉出仕坊宰浙江之浦江攜先生詩古文以行浙人傳誦

苦不多得書肆別爲錢板門下士及千人隨才高下各有所得
聶燾曰先生每自評其生平止一樂字樂名山耶樂古書耶樂門
生耶先生曰吾游名山讀古書不得門生則不暢惟先生以名山
古書視門生故門生亦以名山古書奉先生鄉賢名宦祠中必有
位置先生者公論攸存固非阿好

右傳聶燾撰

彭士商字克家湖南衡山人康熙辛丑進士任黃州教授少負不
羈才既乃折節讀書在黃凡十八年每朔望集諸生爲文必先自
課尤勵以博通經籍敦篤倫理所造就多知名士著有恆農堂詩
古文集以學行聘修湖廣通志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

右傳李元度撰

三

蔣祝

蔣省齋諱祝字慶三省齋其號也先世居於歙後遷於杭遂爲杭州人祖某父某君舉康熙庚子鄉試雍正癸卯成進士以殿試第三甲二十七名改庶吉士充會典館纂修官兼充景山教習乙巳散館以第二等第二名授行人司行人間父疾乞養歸主講敷文書院高安朱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宋史載岳少保武穆諡君至西湖岳少保廟讀其碑得明王世貞所書宋理宗寶慶元年改諡忠武敕事據以入傳而世始知少保諡忠武其勤於事如此旋丁父母憂服除補官京師四川巡撫紀公奏請偕君往欲補君緜州知州旋至京師奉旨以知州發直隸用至則署樂亭縣事

清釐積案千餘遂知晉州吏部推擢雲南永昌府同知引疾歸時年六十九居家十餘年以乾隆戊子六月十六日卒距生於康熙丙寅九月十三日得年八十三初官知州授奉直大夫以孫詩

貽贈朝議大夫子幾人孫幾人曾孫幾人君之知晉州也興農桑濬河渠立保甲事無不舉州民有白某者習邪教君日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遺數十人縛以來真之獄使人勸諭之白卒泣悔爲良民州俗悍喜鬪君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蠟丸醫受傷重者俾不死而傷人者得免於抵所全活無算治逾年獄幾空州瀕滹沱河歲葺隄君於隄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謂爲蔭公柳隄制府方觀承薦於朝引見賜朝衣一襲曾報蝻災君自朝

京旋治所禱入蜡廟旋見飛蝗蔽渚沱河而南去民乃相率爲歌以紀事且勒石於城隅云永昌有土司頗飲法君單騎入苗峒曉以大義苗卒戢會他處苗有爲亂者君率民禦諸境賊不敢入永昌以無擾其自他郡避難來者君撫給其衣食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民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乎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以借義倉穀得不饑乃大服公言永昌產銅廠事屬於守銅有羨守取之君攝守時以其羨半歸之公半以給役廠民大府入 覲嘗舉君以對 上謂真廉吏云君旣歸家居課子孫以小學近思錄爲教蓋雍正乾隆間士大夫崇尚宋學如此君之成進士總裁爲朱文端公其同考官所薦則合河

孫文定公人謂君不負文端文定也

贊曰余與君曾孫詩友詩爲君行狀二千餘言視余屬爲家傳書
曰學古入官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君者其不愧學古而爲
民父母者與君家居時有直隸雲南數十人送衣物數事至仁和
縣庭曰蒞刺史去所治時不受民贈遺吾儕皆各以事受其惠者
今欲以歸諸其家仁和令以致於君而浙中大吏屬能畫者爲作
圖以紀事嗚呼觀於此孰謂民而不可感以恩乎

右家傳陳用光撰

潘果

潘果字師仲江蘇無錫人雍正元年進士選授湖南宜章令宜章地近粵徼苗猺雜處實爲盜藪又悍而健訟果首訪盜窩之最橫者擒置諸法境內肅然聽斷明察而歸於平恕訟風以息邑多淫祀悉毀其祠宇改造義學及節孝祠三堡屯田久編歸民田冊而軍戶輸賦如故請免之以廉能擢辰州府永順同知坐事罷歸杜門讀書教授弟子深於易學並工詩古文

右傳楊熙之撰

王又樸

天津王先生諱又樸字介山進士官同知著易翼述信十二卷經傳次序悉依王輔嗣舊本而冠以讀書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彖象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其注釋各卦每爻必取變氣蓋卽之卦之遺法其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特爲有識

右學案唐鑑輯

蔡謹

蔡君諱謹字經山金陵上元人少爲弟子員伉健尙氣有營弁某
凌人於塗君怒擒而搏之某訴有司有司笑曰而武人耶辱於儒
士尙何訴也以雍正元年舉人補貴州施秉縣知縣施秉者原偏
橋衛也去舊施秉九十餘里當黔省衝爲滇南之襟喉苗民雜居
向設遊擊官率兵鎮守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苗疆當事者誤偏
橋爲舊施秉地方謂離台拱大營僅里許足資彈壓奏裁此缺十
一年君抵任力請於大府仍復舊制大府聽之然猶豫未決十三
年苗叛破黃平凱里巖門諸城進攻施邑邑距黃平七十里無一
兵寸甲民間警逃君止之不可乃手握刀槩練鄉勇家丁百餘人

登城捍禦他邑有來奔者縱之入給糧安置揀其壯者從軍夜然
棒香萬枝徧插城頭苗疑礮火如星不敢偪苗攻南門陰使其黨
自水門入君偵知之密造釘板埋四路苗黑夜跳足來爲釘所刺
仆苗憤用火箭射北門門內草房焚君預備水龍數條激浪如雨
高數丈火不得熾一女苗有妖術張五色織畫符左右兩端公誦
咒舞鏢槍衝陣君噴烏雞血厭之而預設伏兵待之大破之君前
後大小三十七戰自夏徂秋不解甲臥者九十四夜羣苗奪氣各
走散一城獲全貴州總督張廣泗上其功 天子擢授大定府通
判未赴任又奉檄勘各處兵災兼清理新城苗砦在道勞頓受瘴
病昇回施邑卒卒之日其所得俸罄於贖兵家無一錢邑人罷市

致奠助其柩請建廟勒石 朝廷蔭其子寔爲監生所騎豆青馬
龍種也每戰跑踣先登君卒馬不復食後十日亦死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蔡君故文吏也能建武功眞古豪哉相傳君
抵任時施秉人多睨君而笑謂其貌類邑中城隍神厥後臨危制
變保障一方至今人呼施秉城爲蔡城然後知士君子寄百里之
命血食不絕亦若有數存焉而非偶然者

右傳袁枚撰

國朝元月交有... 卷二十一

九

張汝治

張汝治字台三湖南善化人雍正元年舉人官長陽教諭
善化縣志汝治官長陽教諭時長陽士習慕陵汝治嚴訓飭委曲
開諭士習一變爲學使所器重以爲真人師也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李治 麻昌時

李治字宇泰湖南瀘溪人雍正癸卯選貢任麻陽教諭值歲旱知縣他出治爲禱雨立降治優於文學性剛介不阿口吃然有所辨論雖遇尊貴必盡意乃止卒於官士民思之不置同郡麻昌時字際可辰溪歲貢生性寬厚家居時路遇惡少推墮田中衣冠俱污溼昌時無愠色亦祕不語人後惡少以犯罪拘縣見昌時自悔無狀任安福訓導嘗爲余生白冤士民爲立生祠雍正十一年巡撫趙宏恩觀風整俗使李徽給獎善扁額

右傳李元度撰

韋前謨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上策天下貢士於廷蕪湖韋子謙恆由
南巡 召試賜舉人官中書至是傳 制一甲三人進士及第授
翰林院編修時予以讀卷官再充教習庶吉士韋子旣旅進卒業
則越席抱狀請曰我先君之歿垂二十年生平學術官方流被人
口願乞一言納諸寤而同館鄉先輩具言韋子樸誠士不敢以溢
詞欺親先生毋固辭乃撫其行實之大者誌而系之銘誌曰君諱
前謨字儀哲鐵夫其號先世當宋南渡時有隱君諱許者自江西
卜居蕪湖累傳至公高祖 贈文林郎諱受薦曾祖 封朝議大
夫諱一教祖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諱弦佩考授

文林郎知河南新鄭縣事諱聖功所至具有聲蹟君以名家子治經曉師法年十七補學官弟子員五試不得解乃以廩貢注泗州訓導歷金壇訓導遷溧陽教諭尋移疾以歸君生平課諸生必首告之曰膚學飾經義亡實用其弊視荒經爲甚爾諸生勿蹈此諸生有內行不謹者所聞得實當庭跪其斥之其人默感悔無後言溧陽王生某者其弟率官武城令比喪歸遺孤猝殤於疹丹徒陳生故與王某郟遂以圖產謀殺介府教授屬君納其贖申治之君峻卻不撓而訓導某獨牒上有司窮治不得實然王氏以延累家竟破後兩學官次第暴疾荒忽呼王武城而斃君顧家人曰我嚮不受賕義自應爾孰謂冥謫不爽其信且速如是先是泗州積被

水額賦以次報獨後水勢寢落有司籍上涸出新淤二則分年復業竝請增設潼安衛理其事君奉調佐邑令勘實條具奸胥舞文狀甚悉大指請除一地兩科已報淤復報涸與報涸而實未涸者大吏采以入告 詔報可汰冗官釐正課歲減溢額租七千有奇民以爲便夫府州縣學宮儲材之藪也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人師之範也其秩輕其守重士大夫顧以早歲不獲躋通顯往往需次至氣衰日暮不得已俛首狎就之詬詈者且目爲贍貧優老地而上官亦僅憐其投閒憇棧不復以課最關之卽不自菲薄無以揚其職觀君在官所自效其有不泮顏浹背庶斯一雪斯言者哉君至性過人遵古太安人暨新鄭公之喪皆盡哀盡禮以弟病乏嗣

立遺三子成龍爲之後殮葬悉以身肩之晚繪授經圖一垂髻負劍捧書其側編修君也其志行醇茂爲學術官方之本蓋如此君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甘安人繼周安人竝有壺範先君卒生子七長天棟次乾隆丁卯舉人天棟次縣學生成龍出爲季父後皆甘安人出次卽編修君謙恆次縣學生震蒙次履泰次鼎復皆周安人出女三孫八孫女六曾孫女一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阡銘曰
匪道奚蹈匪教曷造嗚呼君乎神所勞其甯勿擾其貞用享嗚呼君乎天所旌

右墓誌銘劉綸撰

韋君諱前謨字儀詰安徽蕪湖人也祖諱弦佩順治中進士官吏部郎中祀名宦鄉賢父諱聖功以貢生知河南新鄭縣韋氏世以治經爲業至君益欲推所學大施於時雍正元年以歲貢生爲泗州訓導師道自嚴召諸生講藝進其賢者能者而勸導其不率者必使之悔悟自奮乃已縣有楊生數忤其父君爲開譬至再四楊生大感動折節自改及君去官楊攀輿而泣且曰微師吾終不可爲人矣遇水旱賑卹輒微服溷鄉人間問所疾苦畢得其幽隱從而酌劑益損之眾皆服無敢欺冒者康熙閒泗苦水有 詔除其賦至雍正五年而報淤報涸者紛起吏因緣爲奸又添設潼安衛追徵積逋民苦之已而 詔下有司清丈其地畝君因公委密爲

條議分析一地兩糧及無地存糧者共若干頃陳之副使何君宗
韓并請裁衛以便民何君竟据之以聞遂得減歲賦七千兩有
奇而潼安衛亦罷七年以父憂免十年服除補金壇訓導卻私饋
金壇學生畏慕之遷溧陽教諭又二年以疾歸年六十六終於家
子七人天稔舉人早卒謙恆一甲進士官編修

贊曰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物必有所濟信矣若韋
君者惟其所存者深也其有得於治經之功與何君宗韓可謂知
韋君者無薦達之言何哉

右傳彭啟豐撰

趙思植

昔程子有言士大夫苟存心利物於物必有所濟故遇無顯晦位無尊卑隨其目之所觸疾苦顛連苟有隱於心者急起從之如救焚如拯溺如手足之於頭目慈母之於嬰兒此乃孔門論仁之實而天下國家所以能聯爲一體也昔雍正元年癸卯山右大饑太平趙思植培元先生適教諭襄垣奉檄分振靈石霍州介休平遙先生聞命束裝衣不解帶日不交睫覈戶籍杜侵漁晝夜往來計口分食涕泣而哺之故四邑之民其得振也獨速而且周又復捐己貲分賑太平及襄垣之民當是時使少濡緩焉溝中之瘠不知其幾矣至於今數邑之父老子弟猶稱述趙教授之賢而能於其

職而又惜其僅以大同右衛教授終不得高爵顯秩盡展其蘊以樹偉勳於一時也然卽此已足以愧夫世之玩視民瘼或痿痺不相屬或亦知爲分內事而拘於簿書期會不能應機赴務潛斃嗷嗷之命於悠悠息緩之中者矣先生子厚五好學嗜古表章前輩遺籍不遺餘力襲官京師與余交有年今厚五之子遇坦需次來都以先生宰木成林樂石未樹願得余文以表之余夙稔先生家世行誼大抵忠厚仁慈風流儒雅不愧古人諸家傳誌敘之詳矣可無具述獨舉其犖犖大者俾揭於隧道嘗讀元史張文忠公傳家居七嫂不起後以關中大饑召之聞命馳赴痛哭從事卒殉於振故諡曰忠貞所作哀流民操至今讀之猶爲流涕今覽先生軼

事其於文忠雖官之大小相懸而已溺己飢之心誠足以後先相望凡百君子有牧民之責者其可以取鑑於此也哉

右墓表曹學閔撰

衛長

澹園衛君爲泰安通判以卒繼配安人張氏執喪沒於家其孤卜葬有日矣寓書京師并以狀來求志其墓余與仲君晞駿同年進士因知君質行君子也其承家以孝聞當官以勤惠第上考卓然有古人風烈是宜銘按狀君諱長字慕純別字澹園始祖全由山西太平遷陝西韓城十四傳至楨固明崇禎甲戌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直隸殉國著節是爲曾王父王父執躬大理寺寺副考仲舒山諸生入太學以君官 敕贈文林郎棲霞縣知縣妣李氏 敕贈孺人以康熙二十九年正旦生君賦材瑰特績學繼前緒雍正甲辰舉於鄉後二十七年選授山東棲霞知縣三年膺卓

異薦又三年遷泰安府通判又二年以勤事卒於任其治棲霞也
勞心撫字民安其教去久而彌思嘗歲荒開廩貸民不待報可人
或恤之勿顧也時方有開荒之令他邑報墾動以千百計而君所
部獨無其言曰地荒必不毛者終爲民累吾豈以此邀功哉在泰
安日值所屬七邑旱蝗力疾往來督捕所親憇之少休則日怠官
事則欺君玩民瘼則不仁欺上且不仁不如死洎災平而君疾益
甚果遂不起矣未壯而孤母李孺人末疾臥牀二十年性好潔婢
妾皆不得近獨君執事左右後館於三十里外閒一二日歸省皆
竟夜跣足往返故教學無廢而竟不使母孺人知其勤且貧也清
約自奉在官終不使過之歿未幾而其孤至無以自贍蓋非有所

矯飾而然方今海內無事吏道廓清而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悃悃無華與民休息尤其不可無者君以儒者試手爲吏雖塵塵翱翔一邑一倅間未究厥施其所以摩撫斯民者不已博歟夫循良吏凡以爲民而已怯於擊斷者必勇於拊循弱於毛鷲者必彊於保障君固溫溫長者及義形於色確乎不拔然後知其非徒以啣媪效小不忍者也君元配安人晉氏早卒繼卽張安人諸生迪倉女侍姑疾孝謹不怠年未三十髮盡白復以儉德佐夫子於官得內政之大者其他可無備著云君以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卒壽七十安人之卒後十有四月壽六十有五生丈夫子四長昂駒太學生次晞駿乾隆甲戌進士儀徵縣知縣次先甲不祿次先庚

太學生女子子二皆適士族銘曰

天佑忠貞俾其後之達也繁裕政以和民何惻怛也藹乎仁孝之
施庶不負所學也安人賢哉贊襄閨闈合祔韓原樹之松栝芘後
嗣人爲清白吏先生猶活

右墓誌銘王鳴盛撰

喬汲

君諱汲字敏伯先世籍長洲明洪武中有某者始遷寶應之柘溝至君凡十三世曾祖可聘明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國亡遁跡完節以終祖萊 皇清翰林院侍讀與河道總督靳輔爭議海口奪官父崇修用人才辟召既見以疾固辭授銅陵縣教諭自君曾祖復遷於縣城君弱冠領鄉舉壻於武陵胡氏舅期恆巡撫甘肅從學甥館是時故撫遠大將軍方貴巡撫爲之盡其力而偏愛於君君卽有求謁再轉則得請於 上當君在道州縣或郊迎長跪因門下白事君儉德晦名蟄居誦習人事饋問亡所通二族既敗有司迹君於蕪湖推問累旬卒以不坐選吳縣教諭故時居

是官者率倚富人爲緣君守官敦樸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未嘗詣
人束脩之禮非其道不以入諸生鳩民財以祀禹於包山旣成言
於大府君爲議曰禹食於江以南會稽之廟實爲命祀禮煩則瀆
諸生自有先聖先師不可以侍前古明王之祀由是中止縣爲布
政使治屋積材木於學宮君爭之不能得曰吾居其官是不可干
也去則惟公所爲卽日以病告歸學政晉甯李侍郎久之得其事
惜君之去表其行迹下諸學官以爲法君家居篤老三族之禮事
弔死而問疾未嘗不在凍梨植鱸有睟其容登降折旋終日亡作
多識 朝廷掌故先民德音出辭藹然依於忠信小大傾心虛往
實歸鄉人君子莫不歎息以是爲邦家之光人倫之表焉矣君恆

日自力寫書燭入則誦其文不中程不止既病惟諷諸經卒之前
夕次及禮記中遇誤文求書正之而沒於時年八十六矣是爲乾
隆四十一年九月甲午遺命三月而葬不營佛事禮也中之妻於
君爲孀甥昔操几杖婁接音談委宛平生情瀾不竭願望崦嵫悽
然身世之託曾不踰歲再經君里已在殯宮永念久要期亡慙負
而君之子士宗務求之達官固不具狀謹據所知敘而藏之且繫
以辭曰

喬維望宗三世著節遺訓之資爰張其烈秩秩庠門載灑載埽曰
食其官曰守其道大木百車聞於弦歌我義不安它人則那杖函
玉佩雖容井里洋洋話言充人心耳惟寢惟食惟學與謀屬績縣

同里三子月... 卷之三十三
二
縣雒誦其休廣川大業魯山德範既訓既親吾生何憾惟此善人
實以天全安其真宅式告萬年

右墓碑汪中撰

君諱汲字敏伯江南寶應縣人曾祖可聘明崇禎中官監察御史
祖萊康熙中舉博學鴻儒官翰林院侍讀以河督奏開淮安下河
上四不可議遂去官歸父崇修官銅陵教諭君其長子也少受業
於同邑王白田先生每舉先儒格言以相勸君輒自奮發既長補
諸生與鄉先生朱止泉梁谿顧昫滋往來講習日就矩矱其於出
處之際義利之閑持之斷如也雍正二年中順天鄉試七上公車
不第或勸以他途進不應已而吏部以知縣截取君自請改教官

乾隆二十四年選吳縣教諭既至謁大成殿階前草深尺餘呼衙役刈草不至君乃衣短衣手鎌親刈之役不得已皆奔走用命明倫堂舊爲居人納涼地君設欄以隔內外移兩廊居人於他所學舍肅然月課諸生爲設盤餐有送摯者必卻之學舍西接布政使官舍屬有興作吳令度明倫堂爲工所君力爭不可令艱然曰君不爲上官地邪君曰拂上官意不過去官予不能以一官而易所守請其謁巡撫白之令度不能奪乃已頃之以年老投牒歸君自少至老好學不倦每日必有課程五經循環諷誦下逮宋明諸先儒書未嘗去手疾亟令諸子檢檀弓一節誠必以三月葬無爲堪與家所惑復手持周易指示大義越日而卒卒年八十六子士宗

論曰士行之衰由於師道之不立師道之不立由於教官之失其
守今之爲教官者意乃在於爲貧世未有爲貧而不出於利者以
爲貧而教是以利爲教也士行之衰不亦宜乎喬君厲志束身去
官十餘年吳中士思其德不衰嗚呼若君者可以爲師矣

右傳彭啟豐撰

齊以禮

齊君汴子名以禮進賢縣人汴子其字也先世某以給諫顯祖汝猷父之干皆名諸生以古文詞擅長汴子少而穎異年十二應巡撫馬公試第一江右有能文童子之稱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治舉子業十八讀性理知學古貴於窮經讀書將以制用所學惟先儒是程再讀四書內外註日向者幾爲舉業誤返之於身作文在是矣徒以供作文用兩無得也讀六經究觀大義旁通百家俱有條理江右爲正學名區汴子慨慕前修心追而身體之有所知卽見之行薄夫記誦講解而不切於用者性孝友年四十依依父母旁不忍一日離離則每夜驚魂不甯親在未易三四宿於外也同

母姊三人庶出弟四人親愛無間長姊次姊沒凡二十餘年甥來必對之泣下三姊家貧周之三十年不少懈誨甥如己子父沒後誨弟授以程朱讀書法不急近功務令通貫融洽心理開明然後爲制義居喪襲斂奠祭一遵家禮不用僧道三年寢食喪次朝於奠必哭鄉人化之者過半近宅有魚池山地公之於眾畜魚種樹春夏禁之秋冬利用山田苦水涸出己貲築隄數十丈變磽确爲肥美鄉族利賴焉汴子家不貧以不善治生好施舍漸零落然行之益力五服之親無能家室者力爲成之助以生計孀居旁親授室以養併其子女字之門戶整齊嫡庶雍穆喜交正人相依如性命雍正甲辰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授瑞昌

縣教諭同人爲之怏怏汴子怡然曰卽此職便難稱風化之本人
才之基豈易易事莅任僅五月士習一變學制一新諸生事之如
安定之在蘇湖也病革潘生李生左右侍沐浴端坐而逝年四十
八歲

蔡子曰江右劉君吳龍舒君香嘗爲我言汴子生平行事甚悉求
爲作傳吾閩雷鉉與交語余曰齊汴子至性過人力行可畏嗚呼
如若人者豈徒鄉國之士爾哉僅試之教職未竟其施用以死可
哀也夫□□會試汴子卷在余房余未曾薦之主司評語深期以
遠大之器汴子顧不余愠反述於人且欲來見以余在海淀不果
嗚呼其虛懷可挹也其方進而未止者歟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

右傳蔡世遠撰

尤世學

君諱世學字武書先世家無錫諱臣者始遷於蘇州曾祖諱滄太學生以子侗官 贈翰林院檢討祀鄉賢祖諱佺諸生 贈文林郎父諱琦太學生授州判職 贈修職郎君少有異稟長而善屬文就省試弗售入都試職得縣丞待選雍正二年督撫舉送河工已而改歸督撫送鹽場署餘東大使君請上官曰恤竈戶貸以官鈔平價而收之時竈戶苦貧多私賣者君故以是爲請從之人以爲便旣而撤還待選還家丁父憂服除乾隆七年冬以樂善好施例選宿松縣丞十一年婺源被水災上官檄君運安慶諸屬常平米振之自鄱陽泛舟至彭澤遇大風蕩舟眾皆失色君曰此米乃

億萬民命所託 聖天子仁心實加被焉其必無患乃祝曰湖神
有靈急來相視頃之風定遂挂帆而渡既至婺源知縣卽邀入官
舍置酒張樂君謝曰災黎未撫其敢宴飲爲樂乎遂納米於倉曉
示居民翌日盡散之十二年以薦調臨淮異時官舍食鹽取給於
市賈君昌言罷之歲饑設法捕蝗爲諸縣最署泗州通判兼理懷
遠關務十九年汰臨淮並鳳陽君應歸部選遂家居二十四年選
南城縣丞旋署雩都知縣事以安靜爲治已復返南城三十年江
西大水建昌米價騰貴君請發常平社倉米萬餘石平市價從之
市價以平是歲攝縣事明年以疾乞休去官日闔縣人置酒街衢
或獻萬民衣及繳同官送者相顧語曰此愛民實效也君歸又三

年卒年七十三妻李孺人繼室施徐二孺人俱先卒子男四秉復
國子監生先卒龍光元和學生秉履國子監生秉節女五人皆適
士族孫男七人正德其承重者也孫女六人曾孫二人諸孤將寔
君於吳縣甄山之旁元期來乞銘余與君爲同學友稔知君遂爲
之銘曰

枳棘兮棲鸞露宿兮風餐惟爲政之子諒兮全令名於蓋棺脫埃
塵兮觀化樹松楸兮山下爰啟佑兮後人仰德馨兮無射

右墓誌銘彭啟豐撰

李本灝 陳亮虞

李本灝湖南龍陽人雍正丙午舉人初任新化教諭後調瀏陽守正不阿扶植士氣所至翕然稱之又陳亮虞字佐平武陵人雍正間歲大稜縣多積逋縣令以徵解限迫悉械致花戶轉相株引亮虞鬻田數十畝爲代償族人有因產構訟者亦捐產解之由貢生任辰谿訓導捐俸倡修學宮學故有田爲奸豪侵併亮虞悉清出歲以其租分給諸生及卒門人哭之哀

右傳李元度撰

王詢

筠旣爲婦翁之父王北臺先生作合葬墓誌之銘越二十年戊戌
又爲婦翁舜夫先生暨高夫人銘其藏石竇文其兩世之行筠今
行年五十而六親之尊行存者寡矣竇坻王氏明初始以軍功自
小興州占籍竇坻號北王按山水記大興州在密雲縣曹家砦東
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小興州在古北口九十里而近大興州本
漢上谷郡女祁縣也東部都尉治金元並爲興州俗謂之大興州
小興州在漢爲上谷之且居縣地元置興安縣屬興州或曰金末
興州嘗寄治此後徙言小者以別於大興州也自元中統初劉秉
忠請建開平府於金桓州地號上都至元五年曰上都路與大都

並稱兩都若輔車之勢大興州在上都東二百里小興州又在州之西南明洪武初常遇春軍進次大興州遂取開平進衛於此當時居民戶口殷然極盛逮永樂之末始廢興和守禦所徙大甯於內地而開平孤縣絕塞外於時百姓紛紛內遷至今京師故家譜牒往往稱永樂時自小興州來北王其一矣王氏世次詳見北臺先生誌中先生爲北臺先生之長子母天津解太夫人先生自少好讀書博覽不喜爲章句業其行亦不爲苟曲小謹要於事於人有實用與人語好噲噲大言聲徹屋達重楹外嘗曰舉事非爲一時利千人非愛一人也其後莅官頗克行其言其居於鄉而有所施也亦然初從父宦遊江南侍父數言吏治意父頷之康熙丁酉

試其縣補縣附學生久之雍正丙午父命入貲爲七品京官其
冬選授奉天府經歷丁未夏出關抵任所經歷署故燬假署於城
東隅問所職掌惟送入京師戶部會審事經歷當署稟發鋪遞耳
日暇則謁上官縱談上官異其才欲試以事一概攝廣甯縣再攝
府通判一攝治中皆舉其職八年癸丑聖事降調歸上官爲之太
息欲畱擢爲知州而先生以親老固辭徑歸其在官也數啟事於
府尹落落輒言其大者去後並見施行一言復州當改爲州治曰
復州所在廣袤數百里一切田畝錢糧盜賊人相殺與州縣等今
止設通判一員駐劄旁無所屬官吏一人不得兼顧請汰省通判
改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並請立學設官令復州士子故隸蓋平

者咸歸新學良便一言古義州當仍爲州曰今廣甯有古義州遺
址按其地在漢當遼西郡之秦縣唐置巫閭守捉城遼爲宜州領
宏政開義二縣金置義州崇義軍統三縣元以義州屬大甯路明
屬廣甯衛後廢州改衛我朝定鼎初義州閒錯入蒙古地界康
熙四年始隸版圖十六年設巡檢於此雍正初元分錦州府通判
駐義州五年又移通判於復州而義州仍設巡檢隸廣甯縣按義
州當廣甯迤西九十里中間以醫巫閭山山西一帶半隸錦州旗
界錯綜人易滋事加以毘連蒙古部落五方商賈雜逕涉訟徵糧
越嶺阻險延稽程日官民掣肘受事累月以來備稔其艱請改設
義州州治以復古名州東則當以牽馬嶺嶺脊爲界其三面並據

見在義州城守尉所隸界無論錦與廣甯所在地丁當界以內者悉歸隸新州州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且請廣建學宮定諸生額如廣甯數增設訓導一員訓迪士子而界內一切知州吏目治之有餘裕矣時府尹武陵楊公超曾大俞其言曰吾行奏請之既而雍正十二年竟升隸蓋平之復州所在爲復州隸奉天府又升轄以廣甯巡檢司之義州爲眞州隸錦州府於今兩州人士冠蓋相望甲關以東矣其議並始自先生寶發之又以世廟有宣諭直省先事備火多貯水桶水銃鉤鎌麻搭之旨請令奉天民家家置水缸及桶一於門貯水恆滿官出入爲躬驗並移奉天將軍令各旗處處行之以備不虞又言奉天錦州兩府所屬諸倉廩積糧

多至十餘萬石年深糧腐所司代去數以償逋爲病今請大縣存糧以十萬石爲率中縣六七萬石小縣三四萬石計歲款足以備民食餘悉糶賣輸直於盛京戶部充餉庶以歸實濟而釋官負又言北鎮廟在廣甯縣西自虞舜封醫巫閭山以鎮幽州歷代並加封祀著爲令式比者益崇修葺每遇大典遣官祭告而守土有司未獲以春秋致祭近比混同江例殊異詢愚以爲當移文盛京禮部以時具備祭物檄廣甯知縣行禮宜凡所言者先後悉被采用先生在官輒據所是爲上官言侃侃不稍推隱幾忘其官之爲七品也先生旣歸年甫三十有五逮終事父母家居者四十餘年中簡歲癸酉再入貲晉秩府同知甲戌再晉加分巡道銜加四級得

封其父母爲二品蓋薄於宦以厚其親先生之微志也先生以故家居閒而業豐則好行其德乾隆乙丑會歛洪肇楸來知縣事重葺明袁先生黃所建城東文昌閣濬閣前池如泮壁狀中植齒莖環以隄柳先生喜爲力肩其事輒出橐金營社學於閣下延師以教鄉之秀者凡數年人人或成學以去先生宅後買隙巷地近學宮出入不容車乃曰毋使吾後人漸侵學宮墀讓地闢巷大之刻石曰新開路家故自縣北王甫營數十里遷城中則蠲所分受田若干世世爲遠祖祭田閒一遊盤山爲少林寺僧修石壩之圯者他所利及輒類此平生慕重蘄李先生孔昭之高行爲刻其遺集秋壑吟一卷凡遇前賢遺墨自晉唐宋明以來或家所藏及假

諸他氏者召工摹勒上石銜諸櫪園之壁園中築青箱樓高出一
城中中貯書萬卷先生登樓讀書暇則周眺環縣諸山以娛老焉
筠自授館爲王氏甥閒與先生談先生於古今利病掌故山形水
道往往洞悉而詳言之其氣盛而才健宜若有所用者顧卒老不
竟其施惜哉先生諱詢字舜夫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冬十一月
七日寅時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冬十二月四日申時年七十
有九 敕授文林郎奉天府經歷晉秩府同知晉投資政大夫分
巡道銜加四級配靜海高夫人生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正月十
四日卯時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正月二日戌時年六十有
八 誥封夫人賢孝以順能佐夫之不逮其行詳筠所作夫人行

狀中故不具于三長兵部司務振聲高夫人生先卒娶固安楊氏
次貢生振翮娶同縣杜氏次振翹娶大興朱氏筠之季妹也振翮
振翹並側室楊生女四一適固安楊維誥一適豐潤曹燕一適筠
一適同縣劉傳經孫十一振聲生者三鍾秀發秀聚秀振翮生者
七挺秀韞秀掄秀毓秀松秀蔚秀振翹生者一擢秀曾孫一
夏韞秀生銘曰

土竺竺水澄澄海東寶坻光蒸蒸北王四百年猶興官七品著兩
縣封二品隱一縣一出出兮一處螻屈而虎變閣下關社泮中央
宅邊讓路贊一旁祀遠祖田十世將吁嗟乎先生足趨趨口滔滔
目若燒才與氣不施濟篤老而後凋松邪柏邪覆先生之魄邪子

子孫孫吉爵斯墳吾烏乎測邪

右墓誌銘朱筠撰

胡隆

君諱隆字景初號岫齋先世有軍功自許州調大嵩衛因家焉九傳至君父振卿以君弟璉貴 贈明威將軍母李氏 封太恭人君起家戶部寶泉局大使再爲丞凡四攝令事所居不越濁碎之職得尺寸之柄不肖少自假借歷有循績可紀君之初爲寶泉局大使也局中役匠數千人米鹽零雜率取辦於鑪頭恣所侵剋往往負官錢率以身質經年不得出君至懲鑪頭之尤橫者酌平物價匠困大甦歲終停鑄負者猶什錮一二君悉縱遣之與約開鑪畢至無一後者遷江南涇縣丞令數以疑獄相委當機立辨攝旌德令革雜征之累民者遷建文廟拔姚士勤於童科卒成進士文

教蔚起富僧不戒於火弟子燔焉僧懼入金求解君叱之曰死可
以賄免乎苟無他何以賄爲僧感泣去旣去旌士民走送者數千
人所過環號曰好官行矣改攝盱眙歲饑君首倡輸米市價頓平
民賴以濟事往以餘金爲義倉總督邵公將疏薦會疾卒不果戊
子歲涇大水民舍漂沒渡舟爭攫財物君亟下令救一人者予一
金凡活數百人庚寅涇復大饑亡命者集千人將爲亂君馳往解
散之語縣令亟開振不則民且變令辭以未得上命君力任其責
廉得亂首子杖毋敢譁者巡撫劉公爲好言勞君曰是役也微君
幾殆涇令缺攝縣事邑久旱禱烈日中走七十里至岑樓峯潭有
蜥蜴三遊水面貯以竹行不數里雷雨交作四境霑洽邑人呼曰

胡公兩君雖未卽眞方次第施行所欲興革者遽以母憂去職服闋補浙江奉化丞攝鎮海令事其治行如前時以勤死官嗚呼君之施於有政者如此其赫焯也而內行尤茂方康熙壬午癸未閒東土薦饑君罄所積散之親族明年大饑道殣相望君宿儲旣空貸錢粟貽諸弟戒曰親族有一饑而死者非歲也我也是年三族皆賴以全活遭母憂時已及耆年戚戚如嬰兒行營善地墨食克協身臥土窟中驗氣冷煖凡三日夜封樹旣畢結廬墓側家雖至近不一顧也鄉人卽其處樹碑儒官鞠濂紀其事大吏爲聞於朝朝議旌其門齊魯文學之士莫不知有胡孝子者君以雍正四年某月日卒春秋七十有三明年子文伯葬君於雙山祖塋之兆

以君元配蔡孺人耐君本階授修職郎文伯爲禹州知州例得封
奉直大夫不及待 贈如其官其子女嫁娶閥閱詳德州孫大理
所撰誌銘中

右墓表杭世駿撰

容化長子諱隆字景初五六歲時卽知愛敬父母父喪哀毀無節
後得微祿養母羈於官道遠母不能就養屢乞身不許遭喪徒跣
日走二百里旣歸自責不可爲子哭數殞絕前此父葬地卑下小
改葬啟穴積水盈壙號慟遽躍入時天寒風雪冰凌徧軀體不知
也旣舁棺出穿新壙每夜寢處其中候氣溫乃合葬旋結苫次居
墓側風晨雨夕哽咽如嬰兒聲鳥獸皆悲三年不一歸里士人感

其行書胡孝子廬墓處以識之初任寶泉局大使歷任吳越邑丞署邑宰事再俱有善政曰莅民苟不盡心懼貽父母羞凡書上考皆孝思所流注也胡旣以孝義著卽婦人女子亦以節列表見於時

右傳沈德潛撰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胡氏世家也至孝子父振卿而家日落孝子爲奉養計弱冠走京師父卒奔歸營葬哀禮各盡後賢授戶部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丞任事數歲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慟毀骨立歸舍見母匱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

葬之旬日啟父攢見積水蓄壙中迅奮躍入抱棺長號與土工昇
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冰人爲慘慄孝子不知也既開新穴
孝子置苦出其下臥數夜驗有溫氣乃慰於時爲冬仲之中旬而
孝子是年爲六十有四合葬後結廬依墓側親負土築墳面鬚手
皸瘵見者傷之於是海陽及鄰邑士大夫高孝子之行爲立碣以
識書其上曰胡孝子廬墓處云旣除服補丞澗之奉化尋攝事於
鎮海而先是丞涇縣嘗權知其縣事又嘗攝旌德攝盱眙歸震川
先生之狀州判許君也言州縣官簡自天朝惟權攝則監司得自
用故或某人不稱必不以攝或少試之旋卽牒去君之署篆至於
四五可以知其選矣余於孝子亦云孝子於當官所至皆有仁恩

士民愛戴之而其傳爲異事者涇邑久旱孝子步禱烈日中至七
十里岑樓之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筒攜之以行不數里而震
電大作四境雨霑邑人呼爲胡公雨鎮邑縣蟲爲災田野厚積數
寸孝子齋三日牒告於城隍之神蟲遽熄滅一時謠語驩然謂仁
人之感冥莫如呼吸通也其諸惠政見於孫太史莪山先生之誌
銘詳矣故不具著孝子有弟五人其爲計畫者無不盡蓋孝子入
仕籍自傷不得事父則致孝於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而不
復自愛其力亦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爲吏餘三十年矣其歿也
至無屋爲居平生敦古誼專趨人之急事類豪舉而一出於誠其
施於人人者皆本原所流注也

鞠遜行曰余過孝子廬墓處廬無籬落孤立山谷中廬之東孝子墓也余悲敬交作延竚久之其長子文伯語余曰廬居之明年歲歉先人掘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一至也文伯於雍正丙午九月以訓導引 見奏對稱得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曠典也時孝子養痾奉化疾劇矣得家書伏牀褥北向叩頭蓋猶及見之於是鄉人嗟惜以爲孝子榮余謂根之茂者其實遠孝子之植根厚矣則其得是於文伯也固宜

右傳鞠遜行撰

馮濂

甯晉馮先生名濂字周溪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絕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議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句一周往復無閒

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中朝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右學案唐鑑輯

按高文定公斌雍正四年任江蘇織造

高慧

高氏世居鐵嶺爲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棨戟布列中外其官於南者文良公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爲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甯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於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天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胸擊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沈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憲章德正應和與人交坦中而肅無賢不肖皆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襍囊抱釜至君家而炊焉故事游徼簿尉流外職也俯伏拱翼趨走於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自重忱以利無所不可爲君獨疑疑自

立遇事必問於義當否雖享錢萬不妄喝一咎大府檄下可者請
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散散於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哀聲
嗷嗷賄賂引費者接於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爲尉猶
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肖以不
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帖妥而恢恢之量
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孚物而祿位之不
足以格人昭昭也世之榮貴炫赫十百倍於君者其相懸亦可觀
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勳臣諸侯伯子男
於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爲奉直大夫
鑾儀衛治儀其僚公之子名慧字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

俱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銘曰

有幹有體歷百僚底人以爲必起而竟已矣嗚呼此之謂有命無
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只

右墓誌銘袁枚撰

按兩高公其倬任閩浙總督其
位在江南提督在雍正四年

同可之月步才牙糸

三

陳訂

浙江之大患莫若海塘歷朝修築糜帑金至千百萬至今日而尤
亟矣六世從祖宋齋公生於海甯居於海鹽於海塘情形最爲熟
悉嘗謂兩邑之近海隅同被海患同而修法則各不同甯邑海在
南面離山旣遠塘外沙時坍漲潮自東而西不慮其平滿而慮其
方來潮頭雖高而急水必從沙底滾刷沙愈去則水愈近塘而塘
難保矣古人修海甯塘設立排椿木櫃之法蓋用排椿以護沙用
木櫃以護排椿皆於塘外著力使沙日積而水漸遠迨潮至平滿
齊塘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所以甯邑海塘只用條石不須過於長
厚惟審其捍禦之道全在塘外也鹽邑海在東面離山甚近塘外

沙不坍漲潮自下而高不慮其排決而慮其衝吸石縫稍疏而內
土必隨潮滾出土愈去則石無所附而塘亦危矣古人築海鹽塘
設立縱橫疊砌之法蓋石大則負重難撼水曲則勢緩易當要於
塘身著力使土日固而塘可久儻石有敲斜墊垛千金之隄濱於
蟻穴所以鹽邑海塘不用小石必須極其長厚惟審捍禦之道全
在塘身也甯邑海塘莫患於潮頭偏塘入手毫無阻攔塘外日深
難於措手鹽邑海塘莫患於潮頭頂衝修築務期堅固餘外次衝
便易著力至於大風沓潮名爲海嘯又有非人力所能捍禦然古
人慮之深矣故甯邑海塘內有六十里塘河鹽邑海塘內有白洋
河旣以取土培塘可使上塘常加堅厚又以各路分消不使海水

灌入田畝此則海塘善後之策也公關心桑梓於海塘一事講究不遺餘力當時治海塘諸公咸稱公之經濟能得古人因地制宜之意奉爲圭臬故雍乾以來數十年浙西無海患者以此也公諱訂字言揚別號宋齋曾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公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兼署布政使入 觀蒙 世宗垂詢公年齒履歷 御書松柏堂扁額并人獲貂皮甯紬等物以賜公并諭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欽此公因自號歡喜老人以志恩遇云

右筆記陳其元撰

阿摩利人姓名表

四

163-876

李紘皋 耿埰 姚肅 朱景伊

李紘皋字虞臣號雨村河南襄城人歲貢生官息縣訓導好讀書不求甚解爲古文辭賦數千言灑灑立就兼工制藝補諸生十試九冠其曹一時聲名藉甚劉太乙嘗稱其才思橫空不可一世乃數奇竟以明經終著有白石園詩草同邑耿埰字錫公號問翁歲貢生官睢州訓導博通經史尤長訓詁之學著四書讀注提耳姚肅字六嚴歲貢生官鹿邑訓導研精經典尤長於春秋著五經論說朱景伊字子嚴號柳阡歲貢生官祥符縣訓導性閒適與葛西田李扶萬田霓裳周林石等日以詩酒往還士林傳爲盛事晚年關別圃於令武山旁種竹栽花吟嘯自樂有古隱君子風著臥山

堂詩文

右傳張邦伸撰

易祖栻

易祖栻字張有號俶南湖南湘鄉人由國子生供事館閣性敏妙
工書畫流傳 禁中有 御題祖栻墨竹詩旋授江南清江主簿
獻畫冊 賜尚方物更 命爲雨中山翠圖一時榮之

右傳李元度撰

吳廷華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尊崇儒術由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班固以爲祿利使然旨哉言乎自祿利之途開而學行遂判而爲二窮經守正者往往與時齟齬而曲學希世者每頡頏而取富貴故守正如董生申公等甚者胥靡其次下吏而公孫丞相匡衡韋賢父子張禹孔光諸人並以媵媵取宰相自後若熊安生許康佐陳暘高閔等皆頑鈍諂佞而史家無識以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猶並列之儒林傳蓋經術之僞上以釣顯位下以博名高漢代以後宜乎經說愈多而經愈晦若余所見中林吳先生其庶幾窮經守正之士矣先生學醇論高含咀諸經精洽貫弗三禮之學

尤爲專家雍正初以乙科官內閣中書舍人居二年出爲福州府海防同知以經術緣飾吏治侃侃不阿暹羅國初入貢世宗皇帝嘉其向化詔以三品服寵其陪臣其返也行臺欲循朝臣三品出使恭請聖安例先生爭曰督撫持旄鉞爲天子殿海邦當示外夷以威重向陪臣請聖安非體也事遂寢夷使以晉秩自倨欲以屬禮接郡守先生折之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序諸侯上使者秩雖高猶陪臣也天朝自有制度夷使爲悚屈琉球國貢硫磺還必稍挾中土物以歸關吏持之急先生引周禮環人送迎門關無譏及野廬氏第禁不時不物爲請關使謝之其居官引經持正多類此久之以疾致仕今上初元用大臣薦修三禮總

裁諸公詢纂修之要先生曰周禮儀禮多爲後人參雜宜識其眞
僞禮記出於漢儒多與古不合當辨其是非注疏舛繆者經有明
據則證以經無則集眾說而折衷之庶皆有倫有要矣諸公頗趨
其言然體例先定未遑正也在館凡十年用力最深其分輯諸圖
請發祕府所藏諸儒禮圖得七十餘家詳審同異多所訂正書成
得晉一級尋歸教授於崇文書院以經學課士乾隆二十年八月
二十日卒年七十有四所著三禮疑義儀禮章句曲臺小錄東壁
書莊集凡若干卷先生諱廷華中林其字也先世自休甯遷海鹽
今爲錢塘人曾祖文祖谷皆不仕父昌齡 贈如先生官妣許氏
張氏 贈宜人娶沈氏繼娶金氏 封宜人子三可馴副榜貢生

先卒壽祺舉人待次知縣壽平舉人保安州學正女一適國子生
陳啟洙孫六嘉穀縣學生嘉會嘉定崇典嘉師崇禮孫女二余初
識先生父子也於其姍沈椒園所談論相合雖未獲盡讀先生所
著書然知其爲質直好義之君子也乃分符疾罷禮館十年皓首
窮經矻矻不倦先生之遇亦蹇矣然著書滿家歸老湖山嘯歌自
得視董申諸公未爲不幸區區青紫及當世名又何足爲先生輕
重哉壽祺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奉其外舅椒園之狀來
請銘銘曰

六經初厄秦火燔漢更利祿汨其原詩禮發冢笑漆園或飾六藝
文奸言折角五鹿乘朱轡三經新義尊璵璠斷爛朝報誰更緝三

禮聚訟尤爭誼偉哉先生理絲棼欲從九派探崑崙繼公崇義圖
紛紜大手筆定如斲輪五禮秩秩肅駿奔十年禮局甯遭迤拂衣
一笑西湖濱遺經獨抱貽後昆經師循吏傳八閩千秋萬歲此銘
存

右墓誌銘陳黃中撰

仁和吳先生諱廷華字中林舉人官同知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其
書以張稷若儀禮句讀過於墨守鄭注王九溪儀禮分節句讀以
句讀爲主箋注失之太略因折衷先儒以補二書所未及每篇之
中分其節次每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亦間采
他說附案以發明之於喪禮尤爲精審

右學案唐鑑輯

朱亨衍

府君姓朱氏諱亨衍字潛伯清江其號世居粵之臨桂縣祖 贈
奉政大夫諱任腊考 贈奉政大夫諱履謙贈官皆以府君貴府
君資稟穎異博涉典墳爲文擷經史之華年二十赴省試歸迎娶
郭恭人合卺之夕捷音適至遠近傳爲美談公車不第從師荔浦
益汎濫於諸子百家學乃大成贈公家本貧乏負米近邑供母伍
宜人白華養府君代贈公定省溫清無違禮贈公與妣趙太宜人
相繼歿擗踊哭泣哀感童僕附身附棺勿悔鄉閭奉爲居喪式屢
與計偕不售乃就揀發補直隸靜海令受事之始邑遇水災委查
災戶匹馬單輿周行阡陌日躑躅泥淖中弗顧饑民環叩求振檢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三
視荒籍無名實前令遺漏府君毅然補振史請呈明乃發府君曰
昔第五訪治張掖韓韶治麻縣皆先振後聞若待報可民填溝壑
矣用是忤監者意以他事糾劾吏議鐫級調用適莽公鶴立巡撫
甘肅請府君以隨引見 天子問獲譴狀具以對復府君官罪原
劾者由府君廉直素著也初署固原州州多回民爲盜有武職家
居者悉羣盜姓名居址適其族人行劫案發府君邀之至署謂曰
君食祿於朝而令子姓爲盜吾一紙聞於上官君齎粉矣其人戰
慄求救府君令詳疏以告呼集州庭諭以自新皆稽顙願爲良善
爲政數月盜賊屏息軍興以來應辦騾馬駝隻所需不過什一胥
吏盡將民家豢養者拘留於城廂至乃釋府君獨召聚里老示之

額吏不得爲奸民自感奮急公州有沙河數道山水漲溢危及城垣府君倡議築隄十餘里遂成巨防州故用武地文教未廣府君設義學擇州之英俊延師教之命子觀察君同往受學人比之張綱之守廣陵何易于之令建昌蔡襄之知泉州時當運糧巴里坤嚴寒遠道人憚於行府君曰均王事也皆任其易孰任其難踴躍就道應期至軍同運者多後時大將軍怒詰其故府君曰此運值車馬健壯故得迅速餘或徑險馬疲故後時大將軍意解府君之保全同列如此通判甯夏駐花馬池司三郡鹽務清積引革陋規處膏不染以公事會議府署俄而地震同坐者皆死府君偶步中庭不罹於禍非府君盛德安能脫然劫灰之外巡撫某爲言官所

皇朝詩林卷之三十三

四

刻詞連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按朱公復官在雍正五年
莽鶴立公巡撫甘肅時

唐待徵

唐待徵字孚遠號曉村湖南武陵人康熙末歲貢生官湘陰訓導
著有梯霞堂集

武陵縣志待徵動止不苟以古賢行誼自勵

右湖南文徵羅汝懷錄

按唐公雍正六年任湘陰訓導又著有德山志桃源洞志

吳翼祖 張瑗

吳翼祖字念庵湖南湘陰人父宏鼎附監生有行誼爲族弟某置田八十畝三喪而三子之所置田有人先世祖塋召其人割還之翼祖雍正己酉拔貢官無錫縣知縣爲政清介識大體南海塘泛溢白骨遍野捐金瘞千餘棺有兄弟爭田者羈一室令同餐對坐旬日彼此涕泣交讓丁憂歸服闋補南安縣民頑好鬪手書讓字逐戶榜之風遂變數月調同安理冤獄判疑案時有反風滅火蝗不入境之異擢廈門同知同郡張瑗字崑石湘潭人雍正癸丑遷士入翰林桐城方苞盛推其古文出爲襄陽同知多惠政尤悉地方利弊上官倚重之歷七年歸與兄璨閉戶著書不言世俗事至

辨論古今口若懸河座客無敢警欬及璨在則拱手默侍聽受維
謹卒年七十五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二百五十二補錄

僚佐四

蔡謹

雍正十三年貴州古州苗作亂諸苗響應破黃平州及凱里巖門諸城乘勝東下施秉縣適當其衝遂蜂擁薄城時平靖日久兵屯多併省今縣治乃故偏橋衛也去舊治九十里許先是奉文清理苗疆大吏按舊地圖不知縣移治本末猶承前謂距台拱大將屯駐處道理近遂議省舊所設遊擊員并其兵盡撤焉而施秉遂無守禦之備雍正十一年上元蔡君謹來知縣事謂地荒遠民苗雜居備不可弛言於大府請仍設武員鎮守如舊制大府聽之而未

卽行也。邑無城，君亟城之。至是而逆苗之亂作，民卒聞有寇，惶駭欲逃。君亟招集鄉勇，合家丁僅百餘人，授以兵練習之。令登陴固守，鄰邑民來奔者，內而安輯之，擇壯者令相助爲扞禦。夜然火，城上微明，城有水門，賊使其黨潛入爲內應，獲之，得其謀取大板布釘塞其處。苗人素跣足，乘黑夜入，輒爲釘所刺，賊憤射火箭入城。城內多草房，君有備火，不得熾。城西有半山，君恐爲賊所據，得形便，城必危，帥勇士先據之。苗女有習妖術者，佩符張蓋，舞鏢槍前衝左右，號端公者爲翼衛，禁矢使不相及。君取雞犬血厭之，設伏以待。大破之。黔地苗窟穴多，乘毀相挺而動，官兵分道勦撲，救不時至。自夏涉秋，凡九十四日，大小三十七戰，逆苗始散走，城賴以

全總將張公廣泗以其功入奏擢大定府通判未赴奉檄勘鎮遠等處災道病仍還施秉以乾隆元年九月卒民爲建祠立碑君所建城及橋梁民皆以蔡氏之 今上嘉保城功賜子寰陸國子監生

舊史氏曰余客金陵君之里也聞君之先本和州人少孤隨母育於外氏遂家上元令其習藝謝不能也見塾師課童子書則聽之少長遂能文勇力亦過人通技擊之術嘗手搏武人之害鄉里者莫敢抗雍正首科舉於鄉君文吏耳而有武功其兼材信素具也抑古之儒將著名者多矣尙不足爲君異若乃糾率市人而與之共處危地卒非素練器非素習岌岌乎不可終日而卒能轉危爲

文科教學研究會

安民免糜爛之禍則由君之見幾早備事豫堅城屹然故可依以
為守也最君之功故當在此不在彼君里後生顧淞學於余能言
君之事君字經山且云君之子今與其母居三山門外屋數椽以
賣鍋為生則又可為太息者矣

右施秉守城記盧文弨撰

163-898



21101000160816